龙·神话与真相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何新 著

他在中华古典文化方面的研究，

更为独树一帜。

惊世之论，石破天惊。

欲寻民族文化之根者，

不可不读这一套千古奇书！



时事出版社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龙

——神话与真相

何新 著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神话与真相/何新著.—北京:时事出版社，2007.1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ISBN 978-7-80232-055-0

Ⅰ.龙… Ⅱ.何… Ⅲ.图腾-民族文化-研究-中国 Ⅳ.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64499号

出版发行:时事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寿寺甲2号
邮　　编:100081
发行热线:(010)88547590　88547591
读者服务部:(010)88547595
传　　真:(010)68418647
电子邮箱:shishichubanshe@sina.com
网　　址:www.shishishe.com
印　　刷: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16　本书印张:19.5　本书字数:340千字
2007年2月第1版　2007年2月第1次印刷
全套书总印张:236.5　全套书总字数:4100千字
全套定价:680元(15册)

我们原是英雄种族的后裔

“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

1 面对21世纪的中国，我们有必要抚今思昔，追溯传统。

华夏民族的先史中有一个神话时代。这个时代实际就是华夏民族肇始和文明滥觞的英雄时代。

女娲是敢于蹈火补天的英雄。伏羲、神农、黄帝、炎帝、蚩尤、大禹，或创世纪，或创文明，或拓大荒，或开民智，或奋身为天下先，或舍身为天下法。

鲧与大禹父死子继，以身济世，拯黎民于水火；蚩尤共工九死不悔，虽失败而壮志不屈，天地为之崩陷。

夸父逐日，体现了对于神灵的藐视。而精卫填海，则表现了对于宿命的不驯。

由此观之，中华民族的神话先古时代，实在是一个群星灿烂的时代，慷慨悲壮的时代，奋进刚毅的时代；是献身者的时代，殉道者的时代，创造英雄和产生英雄的时代。

传说中华民族是龙和凤的传人，而龙凤精神，我以为就是健与美的精神。

所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龙飞凤舞，龙腾虎跃，这些灵物就是那些先史男女英灵们的象征化身吧?!

2 然而，“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后人对传说的上古英雄，三皇五帝，其名或能知之，其事则鲜能详之。

近世以来，疑古骂古之风倡行，时髦的是数典忘祖。

许多人因此也忘记了我们中华民族本是一个英雄种族的后裔，忘记了我们这个民族原是出自一种久远的英雄世系。

“中华”得名源于日华，所谓“重华”，所谓“神华”。“汉”之得名源于天汉，《小雅·大东》:“维天有汉。”郑玄云：“天河谓之天汉。”《诗经》:“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晋书·天文志》:“天汉起东方。”《夏小正》:“七月，汉案户。”《埤雅》:“水之在天为汉。”《广志》:“天河曰银汉，又曰银河。亦曰天汉。”由此可知，“中华”得名于重华，即太阳。“大汉”得名于天汉，即银河。[①]太阳与银河，正是华夏民族上古的始祖天文图腾。

明有奇士张燧曾著奇书《千百年眼》。其书序云：“世有千百年眼其人乎?非迷目阿堵(阿堵，即金钱别名)，则泥首典籍作蠹虫耳。迷于利者无足论，即迷于书籍者，多从耳根入，偶拾前人舌余，即以为定案……非是千百年胸次，谁能上下剔其隐微，晰其源委?”

面对未来，世途多艰。而多难兴邦!我们今日更需要慎终追远，呼唤一种英雄的精神!“打开窗子吧，让我们呼吸一下英雄的气息!”(罗曼·罗兰)

---

①天汉本为天河名。传说汉水源自天汉，刘邦封汉中王，取天下后用“汉”为国号。汉武帝用“天汉”为年号，纪为纪年之名，后乃为华夏族名。《淮南子》:“天河者，天神之关也。”《孝经援神契》:“河者，水之伯，上应天汉。”张衡《灵宪》:“水柱为天汉。”

3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所产生过的一切文明中，最优秀、最智慧、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渊源于远古的文明。

5000年来流传有自的系统世序、历法、文献记载，以及近百年来地下出土文物、文献，与这些书面记载的惊人之印证和吻合，使人可以确信，夏商周文明绝不是建立在所谓原始巫教（张光直）或野蛮奴隶制（郭沫若）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当时举世最为先进的天文历法知识、理性宗教哲学和最发达优越的农业及工艺城邦文明基础之上的。

《易经》、《老子》是中国天人学与哲学之源。《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是中国政治学之源。《孙子》、《孙膑兵法》是中国兵学之源。《论语》、《孟子》、《礼记》是中国伦理学之源。三部《礼》经是中国制度设计之源。《素问》是中国医学之源。《诗经》、《楚辞》则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之源。

然而，这些经典古书数千年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际从未真正透彻明晰地被人读通。而读不懂、读不通这些书，就根本没有资格讲论中国文化。

多年来，我不揣愚陋，一直有夙志于全面地重新解读这一系列古代经典。自《诸神的起源》、《龙：神话与真相》、《大易通解》以下，我将陆续出版一系列重新解读诠释华夏上古文明和经典的著作。这一套书是这一努力的又一续篇。

可惜我目前的脑力和目力也许不允许我作完所拟构的全部工作。那么，我拟出版我在1983—1999十几年间的研究札记。这一札记中汇录着我的思考线索和研究脉络，希望以后会有人将我所不能作完的工作给予完成。

何 新

2001年5月22日于沪上雨辰斋养庐

著名人类学、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贾兰坡先生对本书的评论

何新同志：

赐下的《龙：神话与真相》我正在拜读中。

书写的很好，考证详实。这是目前解释“龙”最好的一本书，给了我许多知识，再一次地向您致谢。

敬礼

贾兰坡上

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一日

---

* 贾兰坡，中国著名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人类学及古脊椎动物学声誉卓著的权威学者。

新版序

此书此次出版，已是第三个版本①。

书中所论“龙”的生物原型乃是曾广泛生存于古代中国大陆的大型凶猛鳄类以及形态近似鳄类的蜥蜴类爬行动物。此说近年已被日益增多的考古新发现所证实，真理终归是颠扑不破的。

所唯一想略作补叙的一点是，本书中曾论及海洋鲸类也是传说中龙的原型之一。但本书对此所作论证有所不足。远古神话中称北方海神名禺京，风神名禺强。禺／鳄古音通，京／鲸／强古语言中亦同音。则北海神之传说原型正与鳄鱼、鲸鱼有关。《庄子·逍遥游》所传说的“北溟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为风神即凤鸟，而鲲鱼，正是鲸鱼之别名。鲸鱼巨首似猪，此应即红山文化出土玉器中常见之龙首如猪的生物原型。

训诂考据之学，费时费力而不易见功。余早年对此道下功甚深，近年屡为脑疾所困，心有余而力不足矣。谨提示于此，是耶非耶，有待来者考证之。

何新

2001 年岁尾记于沪上养庐竹轩

①本书第 1 版，1989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第 2 版，1999 年上海人民出版出版。

龙的精神

——第 2 版序

1

所谓“龙”究竟是什么呢？迄今已有过多种说法：

龙是图腾，龙是实体，龙是信仰，龙是幻想；龙是生物——鳄鱼、鲸鱼或者羽蛇，龙是天空中的风、云，水中的浪花，宇宙中的星座；龙是宗教中的雷雨之神，文化中的镇邪之神，艺术中的音乐之神，钟鼓之神……

总之，龙，不仅是一种文化的实存，也是一种抽象的象征——它是一种信念，一种意义，一种精神，一种力量！

2

华夏民族的先史时代是极其灿烂而浪漫的。但是，宋明以后文明臻于成熟，成熟则呈老暮，老暮则失去了浪漫的华彩。因之，这个民族在清代的语言考据和 20 世纪初的新考据学(古史辨学派)中竟迷失了民族文化的自我，数典乃至忘祖，竟迷失了民族的本源。

殊不知，华夏民族本是来自天上的民族。

我们民族先祖自称为“华”。有人说“华”是花朵——但大自然中最美丽灿烂的花朵、最伟大的花朵并不在地上，而在天上，在太阳系中，那就是太阳。“华”的民族，本源正是日之华的民族。“日月光华，华灿灿兮”，太阳是我们民族的始祖图腾。

我们的民族先祖又自称“夏”，又称为“汉”。汉就是夏。这个名称来自一条大江河，这条江河古称江汉，又称江夏，又称江水，又称夏水，又称汉水(古之夏口，今称汉口。古之夏水，今称汉水)。这是一条综汇万象的大江水，它发源于华夏民族的圣山——青藏高原，这个高原就是“天之原”，也是江河之源，古人称之为“昆仑山”。从一源而生二脉，一脉称作大河，一脉称作大江，合而称之则曰“江河”，也就是“江汉”。但是，江汉之名不仅是指地上的江水，而且也是指天上的江水。银河古称河汉，又称“天汉”。“天河亦一名天汉。”(《渊鉴类函》)“天汉起东方，经箕尾之间，谓之天河曙也。”(《晋书·天文志》)“河水上应天汉。”(《河图括地象》)黄河之水天上来，长江之水天上来，我们的祖先认为，江汉之水是来自天上的银河的。所以，自称为“大夏”的民族，自称为“天汉”的民族，也就是认为自己的来源是天河之子的民族。

3

而太阳与天河的神主是何物呢?

这神主就是龙伯。《艺文类聚》卷 78有“河伯赞”:

“身傍日华之精气,采食于宇宙之八极,乘着飞龙浮沉来去,往来于天涯海角。它就是水中的神仙,名号叫河伯。”

[原文:“禀华之精,食唯八石,乘龙隐沱。往来海若,是实水仙,号曰河伯。”]

我们的祖先是多么骄傲呵,是何等浪漫呵!所以他们自称为“华”,自称为“夏”,自称为“汉”。而华的民族,夏的民族,汉的民族,就是太阳之子的民族,天河之子的民族,也就是龙伯后裔的民!

4

这个民族的始祖之神是伏羲与女娲。这个民族的英雄之神是黄帝与炎帝。

当宇宙大爆炸之际,沧海横流,九州陆沉。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女神挺身而出,收拾天地。

她采来金木水火土五色之石(后来成为五行),以火山为炉冶炼而成液,浇在天裂的大窟隆上。堵住了自天河下泄横灌人间的大洪水,从而拯救了她的子女们——她从黄土中亲手创造的人类。

而伏羲——女娲的兄弟兼配偶,这位主持天体、执掌日月轨道的浩气之神(太昊/太浩),它的形象正是青龙。

黄帝和炎帝是这两位至上神的继承人。黄帝的现代语译,可以命名为光帝——“光明之神”,即太阳神。炎帝,火焰之神,这位手中挥动着巨斧的灵神,本相乃是雷电雨之神,农辰之神。

黄帝是鸟,因为太阳所乘的座骑是一匹巨鸟——一头黑褐色的鸵鸟。而炎帝是龙,因为雷电的母亲是大海,而海中的巨灵神是长鲸与巨鳄。

这一对龙与鸟的伴侣又是仇敌,一时相伴一时相爱,既是偶又是仇(通于俦),难舍难分,缭绕纠缠。正是龙与巨鸟的结合,产生了炎黄族裔的绵绵不绝。

这就是这个被称作龙的传人的民族的起源。

5

在龙身上,古人曾寄予了多么浪漫伟奇的想象呵!

龙是文字的发明者。在远古的传说中,发明文字的人名叫"仓颉"。有人以为这位神话人物是历史中的一位人物。殊不知,在汉代的壁画中,仓颉又称作"苍精"。苍精,苍京,即苍鲸。所以,苍精并不是人,而是一条苍黑色的龙精,它就是黑龙,就是北海神"玄冥",其生物原型,就是北方海洋中的黑色巨鲸(这苍精也是能化鸟的海兽鲲鹏)。

龙的精神是一种尚武的精神。因为龙神是兵神,是战神,战争之神。

炎帝就是蚩尤。蚩尤是一个英雄。是一个大英雄,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他的头被砍下来,但他没有了头仍然昂立于大地,昂立而且战斗,他的对手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太阳之神黄帝。

蚩尤战败了,被黄帝斩首于夕阳之山(常羊之山)。但是砍了头后这位勇士还在作战。

这位断头之神在《山海经》中被记作"刑天(颠)":

"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

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挥于戚以舞。"(《海外西经》)

译成白话是:

砍头者与上帝斗争。是上帝砍断了他的头,将他葬于夕阳(常羊)之山。但是,他以双乳作为眼睛,以肚脐作为嘴,挥舞盾牌和斧头,继续作战!

为什么蚩尤被葬于常羊之山呢?因为此山正是炎帝(蚩尤)的出生之地:

"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帝王世纪》)

这位龙的儿子是何等勇武呵!

6

龙的精神是健武与美的精神。

易经的第一卦是乾,此字在帛书中书作"健"。乾卦,健卦,健武之卦,也就是龙卦。撮其大义曰: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

九三,见龙行天,健。

九四,龙跃动在深渊。

九五,飞龙在天。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隐龙无首,吉!

闻一多说:"易经言龙,谓东宫苍龙之星。"

《尔雅·释天》:"龙(星)为天马。"《史记·天官书》云:"斗为帝车。"龙星是行空的天马,

北斗则是上帝之车。天马驾御着北斗之车，运行于天空，威武而雄健！

蚩尤是龙神的儿子。他是一位勇武的战士。而在远古的传说中，蚩尤也是青铜的发明者，是兵器的发明者：

“伏羲以木为兵，神农以石为兵，蚩尤以金为兵。”（《太白阴经》）

“蚩尤作五兵。”“蚩尤以金作兵器。”（《世本》）

马王堆出土汉帛书《五星占》中哈雷彗星被称作“蚩尤之旗”，“见之则主兵”。

蚩尤，这位龙的儿子虽然失败了却精神不死，肉体死亡了而精魂犹生。因此在中国的远古神谱中，蚩尤乃是作为“兵主”——即勇武的战神，而永远被后人所祭祀和纪念：

“兵主祠蚩尤。”（《史记·封禅书》）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龙的儿子蚩尤，乃是最终胜利了的失败者！

（1999年11月20日）

本文是应《经济日报》编者之约稿为庆祝2000年龙年来临而作。本书此次新版出版，以之代序。

序 言

1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可以看作继于拙著《诸神的起源: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一书的一部续作。

在《诸神的起源》中,我曾试图将远古神话、考古材料和语言文献材料三项结合于一体,作系统处理和分析,从中找到理解华夏文明远古历史的钥匙。在本书中,我继续致力于这一探索性的工作。

《诸神的起源》一书出版后,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兴趣和学术界的注意,这是出乎我意料而又使我快慰的。

但是坦率地说,对于《诸神的起源》这本书,我自己并不满意。之所以不能满意,是由于此书固然可以解决和澄清上古史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但在写作此书时,我已感到其中仍隐留下一些重大而棘手的难题。对于这些难题,似乎并不能从太阳崇拜这种原始信仰作出全部的解释。此外,在方法上,我虽然在《诸神的起源》中即已领悟到了通过语言分析方法,可以重新认识和解释古代文献这一道路,但对于采用这一方法的哲学意义和历史依据,尚未作出足够充分的论证和说明。所以《诸神的起源》一书,的确只能算是一部尝试性的作品。其中所包涵的各种结论或假说,都是寻绎问题的线索,而并非问题的最终解决。

《诸神的起源》出版后,我继续循着此书所开启的研究方向进行工作。近年来,我进一步收集和积累了一批历史文献资料、语言资料和考古资料,对这些材料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和比较。由是,我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其中一些结论,对前一书中的假说和结论具有修正性的意义。我认为,这是符合科学发展的规律的。从现代的观点看,科学不是一次性努力的产物, 也不是一堆永恒真理的集合[1]。科学乃是人类追求真理的一系列认知活动——对于未知现象提出假说,用事实来验证或否证假说。“科学只能通过‘试错法’,即通过推测和反驳而获得进步。”[2]科学与伪科学的差别,并不在于科学本身必须不包含错误,不能修改已作出的结论。相反地,根据波普尔的理论,科学与伪科学的差别,恰恰在于前者是可以证伪的,因此是包含错误的;而只有后者才是不可证伪的——因为只有伪科

①参看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

②A. F. 查尔默斯:《科学究竟是什么》,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学和宗教信仰，才需要宣称、并且敢于宣称自身绝无错误。从辩证法的观点看，真理不可能一次完成，而只能实现于认识的全过程中。这本来早已是常识，但在实践中却似乎常常被人所遗忘。

认为人要么应该一举提出一种完善无缺的成熟理论，要么就根本不要提出任何理论——这是一种在传统学术中流行已久的偏见。这种偏见，是一道盾牌，可以用来防御对传统理论的挑战，保护对陈旧观点的因袭，并且掩饰知识结构的僵化和呆滞。但可笑的是，竟然有人将此标榜为所谓“朴学作风”——这真是对朴学精神的极大无知和亵渎！对于中国学术中伟大而深厚的朴学传统，我个人一向怀着极深的敬意。中国古代的朴学精神，具有一种深刻的科学性(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论及)。但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朴学？难道朴学只是一味地抱残守阙，陈陈相因，不断炒前人剩饭么？或者就是埋没在故纸堆和烦琐考证的丛林中淹而不得出么？予浅陋，却期期以为大谬不然。章太炎论朴学之道曰：“审名实，尚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①]

陈寅恪则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求新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家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②]

所谓审名实，断情感，就是要敢于启疑致知。“大疑则大解悟，小疑则小解悟，不疑则不解悟”耳。要敢于破除人我之双蔽，敢于超越自我和前人！这就需要有一种打破玉连环的精神和境界！章氏和陈氏，都是20世纪朴学界的鸿儒大师。然而一倡发疑致知的精神，一倡启新思、预新流的作为，这正是当代学术，特别是史学中所极为需要提倡的！

加拿大哲学家M．邦格曾经在我国《哲学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什么是伪科学”。[③]这位哲学家在这篇文章中，开列了如下一个表(见表1)，对真正的科学精神与伪科学的态度进行了一番深刻的对比。

直到现在为止，人文科学中的大多数领域——尤其是历史学，还远未臻于真正科学的境界。但是我认为，我们新一代的学术工作者，现在已经到了追求这一境界的时代了！

2

在中国远古艺术中，最富于神秘意义的象征绘画，恐怕无过于伏羲和女娲的形像了。这一对夫妇，常现身为一种奇特的长尾孪体连生形像。伏羲神往往一手捧日，女娲神则一

---

①《章氏丛书》卷四。

②《金明馆丛稿二编》。

③Marrio Bunge,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克基尔大学哲学教授。此文刊于《哲学研究》1987年第4期。本书引用时略有删改。

鉴定的标准	科学的态度	伪科学的态度
承认自己无知,以及需要作进一步研究	肯定	否定
认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充满困难和漏洞	肯定	否定
对自己的理论乐于提出质疑以期改进	肯定	否定
对不同于自己理论和新假说和新方法(即异端)	欢迎和容纳	排斥和扼杀
努力寻找和运用规律	肯定	否定
追求理论的统一性	肯定	模棱两可
追求严密的逻辑性	肯定	在不利于己时扭曲逻辑
寻找不合于自己理论的反面例证	肯定	否定
依赖传统权威	否定	肯定
隐瞒或歪曲不利于自己理论的资料	否定	肯定
不断更新知识	肯定	不认为必要
征求和听取批评	肯定	否定
理论和通俗性以使每人都懂	不认为必要	认为必要
容易一举成名	否定	肯定

表序.1

手捧月。伏羲又于一手中执规——象征天圆和行星运行的轨迹(天道),女娲神则手中执矩——象征地方和法度。[①]尽管在汉代砖石刻中,由于年代悠远和工艺简陋,关于这两大神圣的图形轮廓,常常是那样的粗糙和模糊。但在这一形像之下所积淀的宗教文化意涵,就其丰富与深刻来说,却远远超过了通常人们之所能想象。

我在《诸神的起源》中,曾指出伏羲作为黎明之曦神的象征,就是黄帝和太阳。而女娲,作为同时身兼开天辟地者和崇高母亲(高媒)的原始女神,不仅是司月之神,而且也就是神话中那两位著名的女神——西王母和嫘祖的合而为一者。实际上,伏羲与女娲的连体孪生形像,正是体现中国古典哲学中阴阳参合观念的一种涵义深刻的艺术意象。

但是在解决了这一问题后,我心中却还隐涵着几个新的疑问。简单地说,就是如下三点:

(1)我实在难以理解,为什么太阳神伏羲与月亮神女娲,都要具有那样一种奇异的、

①参看《汉武梁祠石刻》,北京图书馆藏本。

介乎于蛇与蜥蜴之间的躯体形像(见图序．1)?过去人们常用所谓蛇崇拜一类的想当然说法为之作出解释。但由于这种解释仅仅是想当然的,缺乏人类学、动物学与历史学的实证,因而始终难以使有科学头脑者信服。

(2)．我在《诸神的起源》中,曾揭示出娲——嫘,亦即蜗——螺的音转关系。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一古音学的结论是对的,经得起考验。但是,为什么中国传说中最伟大的两位母亲女神,一称作娲——即"蜗",一称作嫘——即"螺"?我却不能不感到难以理解。虽然在《诸神的起源》中,我参照一些考古材料中发现的仿蜗螺形陶器,而假定远古人类中曾存在过对蜗螺类介壳动物的崇拜,但我仍然感到,对这类动物的图腾式崇拜,实在是不可思议!自然界中值得崇拜的事物很多,为什么早期人类却偏偏会对这两种体形微渺、其貌不扬的小小动物产生独特的兴趣呢?在这一现象背后,是否还隐藏着某种更深刻的东西呢?

(3)．伏羲与黄帝是中国的龙神。但是龙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我在《诸神的起源》中曾假定其真相是云,即一种非生命的物理现象在传说中的生命化。但验之于古文献中关于龙的多种记述和传说,这一假说——就其表明龙与云之间具有深刻关系言,虽不无道理,但却显然也存在着某种漏洞。而从历史文物看,关于龙的图画形像大体上可分为几个时期。新石器时代到商周为一期。那时的原始艺术中,已经出现了多种曲身似龙的动物形像,只是这些形像常常被考古学者假定为"龙"。但其实,它们究竟是否都可以如此被判定,原是很有疑问的。因为迄今尚没有任何文字或其他实证材料,足以支持这种假定。在商周的青铜和玉石骨雕艺术中,我们方确切地看到了龙的出现。然而,一方面,那时的龙或像猪,或像蛇,或像蜥蜴,或像鳄鼍,或像牛马羊,其形像似乎亦如原始时期的"龙"一样,尚未最后定形。但另一方面,有一种形像似鳄鱼的动物,则渐成为商周以后龙的主要



图序.1

形像,并且深刻地影响了秦汉至隋唐的龙艺术造型。直到宋元明清的绘画中,龙的形像才彻底地转化成为一种超世俗的怪物——具有马状的头,狮子状的眼和鬃,羊或鹿状的角,鸡状的爪和具有浓厚装饰意味的背鬣和尾鬣。通观古代造型艺术中龙形像的这种演变,是否象征和暗示着关于龙的观念在历史中的演变过程呢?

类似上述的一些问题,曾使我困惑,也使我感到:《诸神的起源》所给出的答案不是最终的。我决心通过更深入的研究,找到古史的真相。而在这里,还有一个对于古代神话传说究竟如何认识的问题。

在许多人看来,神话就是瞎话,是古人由于缺乏科学知识,智能低下等等而凭空编造、想象的鬼话。如果说它们具有某种研究价值的话,那也只不过是可以对之作一种纯文学性的解说和评述而已。神话不可能是真话——不值得给以认真的研究和分析,这似乎早已成为神话学中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和信念。但是,根据我自己对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研究,却使我不能接受这种所谓正统性的看法。我确信,神话是远古时代人类经验的一部分,其中既有他们的客观世界,也有他们的主观经验。近代中国学术界的偏见之一,就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把神话看作凭空臆想的虚构产物。实际上,精神分析学家既然认为就连人类主观经验中最离奇的梦境也是可以分析的——其中揭示了人类心灵中最深刻的无意识存在,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种分析方法转用于研究神话呢

近几年来,我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从先秦神话到魏晋隋唐志怪(如《山海经》、《神异经》、《穆天子传》、《搜神记》、《述异志》等)古代神话传说。我现在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那些关于牛鬼蛇神狐狸精怪的种种神秘奇异故事,大部分可以通过分析找到其深层结构中隐涵的经验原型。它们远非过去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荒诞不经。

在本书中,我以中国古代关于龙的神话传说为线索,探讨了古代动物学问题,图腾问题和历史传说问题。我希望这本书能基本揭示和解决中国古代所谓"神龙"这种神话动物的动物学真相、语言学真相和历史学真相。

现在看来,在远古时代的中国大陆上,曾居住过两个强盛的姓族团体。其中一个以太阳和风鸟(姓姬)为图腾,另一个以月亮和神龙(姓姜)为图腾,他们结成了一对人类学上所常说的那种两合婚族组织。这一对姓族,就是构成后日华夏民族的起源和始祖种族。而羲与娲,作为王父和王母,则正是这两大姓族的领袖和象征。我希望,通过《诸神的起源》和这本《龙:神话与真相》,自清儒崔东壁和晚近"古史辨"以来,对于中国上古史、古代文献及华夏远古文明所提出一系列重大问题和挑战,将基本上可以得到初步而有系统的澄清或解决。

3

《诸神的起源》出版后,有一位来自台湾的批评者认为,这本书"征引宏博、用力之勤令人钦叹",但"方法学上却显示陈旧"。[①]我知道,这位批评者之所以说我的方法陈旧,主要是因为我既没有照搬弗洛伊德、弗雷泽、荣格以后在国外神话学中流行的心理分析和原型分析方法,也没有因袭列维一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方法。其实,对于这些西方学者及他们的著作与方法,在理论上我一直深感兴趣和作过研究。但我以为在研究中国远古宗教神话问题时,简单袭用任何一种外来的方法,基本上是不灵光的。这种尝试,海外已有多人作过(如杜而末、苏雪林、张光直),国内近年来也有人尝试。但无论是把中国神话看作某种普遍宇宙或人类意识的翻版,或是把中国神话看作一种"使人界神界得以沟通的媒介",如果连起码的文献考辨与语言分析这一基础性工作还没有做过,那么无论构制的是一个表面看去何等辉煌的金光大厦,其根基还只是立在沙滩上的。社会语言学家陈原先生在一封信中,论及《诸神的起源》的方法学意义时曾讲过这样一句话,他指出:"这本书是从语言看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证据。"[②]这句话可谓深获我心。实际上,中国神话是中国历史和汉语语言文化的一种独特产物。因此,研究中国神话的首要方法,是必须掌握传统朴学的训诂和考证方法——这实际就是通过语言分析工作,重新认识和真正读懂古代文献的方法。《诸神的起源》之所以别开生面,即得力于这一点。读者将会看到,本书对此则有更深入的开掘和阐发。我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语言文字分析和语源语义的历时态探索,重新识读和阐释古代经典。从而以语言文字研究为手段,达到真正理解和认识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方法,乃是语言分析和解释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恪守"传统的",但对于20世纪西方学术来说,语言分析和解释学,恰恰已成为当代哲学中最具有先锋意义的研究方法。

了解20世纪西方哲学思想发展情况者会知道,20世纪西方哲学在方法学上的一个突出转变,就是由本体哲学、逻辑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转变。20世纪的西方哲学主流,在方法上常被称作"分析的时代"。[③]所谓分析哲学,指的是逻辑语言和日常语言的分析。迈克

---

①陈云根.《评"诸神的起源"的方法学》,见《香港时报)1987年3月27日。

②见《语文导报)1987年第8期。

③"我们的时代有时被称为分析的时代。这种称呼虽然过于简单,却能使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当代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占统治地位的分析哲学的出现。"(《当代分析哲学》.M·K·穆尼茨著,第3页)

尔·默里指出:“分析哲学自称是语言的哲学。而语言研究,并不仅仅是当代哲学诸多课题中的一个,它已被认为是解决所有哲学课题的关键,它是哲学的基础、方法和超级理论。语言哲学在当代的这种重要地位,可以与传统哲学中形而上学的地位相比论。”[①]

解释学(Hermeneutics)[②]不属于分析哲学,但它也是一种语言哲学。“解释学可以广义地定义为有关解释的理论,特别是对原文的解释。由于原文是语言的文字记载,所以解释学必须研究语言的本质和与口语相对的书面语的本质。(西方)古典时代的解释学包括:圣经解释学、法律解释学、文献解释学及文学解释学。”[③]实际上,中国传统学术中的经济、考据学,正是具有经典意义的中国传统解释学。而训诂学,则正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分析学和生成语义学。

4

1725年,意大利学术界出现了一本名叫《新科学》的著作。这件事在当时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④]但是对于近现代社会科学史来说,这却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其意义完全可以比类于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工具》对近现代自然科学史的意义。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维柯在本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他试图构拟一个科学地研究人性、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方案。这一方案的模型,就是伽利略、培根和牛顿等人当时已建立的自然科学。这一方案的目标则是构造一门研究人的“物理学”——“人文学”即社会科学。从那时到今天,两个半世纪流过去了,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已经建立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成就。但是,除了极少数的几门学科(如语言学、逻辑学)之外,迄今恐怕很难说当代社会科学中有多少成果和结论是基本没有争议的。距离维柯所设想的把研究人、社会、思想的学术科学化这一目标,我们还有相当远的一段路程要走。

在这部著作中,维柯还表述了两个极其重要的思想。一个与神话学有关,一个与语言学有关——这两个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科学都具有极其精湛的启示性意义。

---

①迈克尔·默里1983年在北京大学的讲演:“美国现代哲学的新潮流。”

②Hermeneutics一词,现在通行三个释名:1.阐释学;2.释义学;3.解释学。我采用其最通俗的一个译法。理由是,西方学术中最早的释义学理论著作——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在汉语中正是这样被翻译的。

③迈克尔·默里1983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美国现代哲学的新潮流。”

④值得注意而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国内目前已出版的多种《西方哲学史》著作中,几乎都没有维柯的地位。由此可见,这位对现代影响至深的近代思想家,一向是多么地受到忽视。

维柯指出，对于原始神话关于天地万物的创造，及社会组织的建立，文明的起源，万物的命名等常见主题，现代研究者不必过于拘泥于其表层的文学化叙述，并且以为其幼稚、荒诞和可笑。

这些神话，对于原始人类，是他们认知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所谓“诗性的智慧”(Sapienza Poetica)。这些神话，体现的不是关于事实的“谎言”，而是如何认识、命名和表达这些事实的一些方法。它们不单是现实的装饰，而且是应付现实的一种手段：“因此，人们学会的最初的科学应该是神话学或者是对寓言的解释；因为，就如我们将看到的，任何民族的历史都肇始于寓言。”

维柯指出，如果正确地评价所谓的“原始”人，就会发现，他对世界的反应不是幼稚无知和野蛮的，而是本能地、独特地“富有诗意”的，他生来就有“诗性的智慧”，指导他如何对周围环境作出反应，并且把这些反应变为隐喻、象征和神话等“形而上学”的形式。

因此，如果恰如其分地解释神话，便可以把它看作是“最初一些民族的文明史，这些先民，都是地地道道的诗人”。任何神话在古代人一般经历过的实际经验中都有其基础，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试图把一种令人满意的、可以理解的、人化的形式强加于这种经验。

毫无疑义，维柯对于古代神话的这种观点，至今仍然具有现代性——并且比之国内学术界目前流行的一些神话学观念，要远为深刻得多。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维柯不仅对后人启示了关于神话学的一种崭新观念，而且他还揭示了研究神话学的基本方法——文化语言学(符号学)的方法。

维柯认为，人类认识中所谓真实，实际是他通过自身的观念和语言所构造的一种真实。(这一观点在20世纪哲学中已是极为著名的。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伽达默尔说：“可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这些诊断都继承了维柯的这种观点。)人类创造各种神话，就是以语言隐喻的方式，理论地和实践地把握现实世界。在这一意义上，神话不仅是文化的象征，而且被看作隐喻思维的一种符号系统。(因此，维柯也被认为是符号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这种隐喻式的符号语言逻辑，被维柯称作“诗性逻辑”。又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于语言符号和象征的解读活动，就成为理解神话式隐喻思维的关键手段。

维柯的这种观点，在近现代语言学中，导致了被命名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设”的语言决定论。根据这种决定论，语言不应当如传统观点所认为的那样，“仅仅被看成是解决人类交往或思考中各种问题的一种附属手段。”萨丕尔说：

“事实上，现实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团体的语言传统之上的。决不可能有两种不同的语言，在表现同一种现实时其见解和叙述却是完全相同的。不同的社会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不同的世界，而并不是只贴着不同标签(语言)的同一个世界。……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听到和体验到许许多多的东西，但这仅仅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语言传统预

先给我们提供了用以认知和解释世界的那些基本范畴。”[①]

由这一观点出发,很自然地引申出了这样一种重要的社会语言学见解:

“这种看法并不意味着现实(客体)本身是相对的。而是说现实是由不同文化的参与者,以不同的方式划分和归类的。或者说,他们注意到的或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乃是现实世界的各个不同的方面。”[②]这也就是说,一种社会文化,只有通过特定的语言符号手段,才能对现实(客体)发生联系。把这一观点再作一下推广,就自然地引申出了如下结论:构成人类文化的整个社会生活领域,事实上都处在语言符号系统的组织和约束之内。在这一意义上,人类的全部文化活动,都不过是一种语言、符号性的行为,即与自然(客体)和人类自身(主体)的无限对话活动。

正是由这里出发,20世纪的现代哲学,由古代哲学的自然本体论以及近代哲学的思维本体论(认知论),转变为语言本体论。语言哲学由此取代了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神圣地位。而在方法论上,则由康德、黑格尔时代的泛逻辑主义,分别转变为伏尔泰、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索绪尔、萨丕尔、列维一施特劳斯、伽达默尔等人所代表的不同流派的泛语言主义。当代英美的分析哲学和符号学、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德国的解释学,就是体现这种本体论和方法论转变的三大主要语言哲学流派。

然而实际上,语言哲学和解释学对中国学术传统来说,并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它们的根早已深扎在中国古典学术的深厚传统之中,并且形成传统学术方法的一种主要特色。在汉代以下两千年的中国古典学术中,经学是主干,而治经学的基本方法,就是汉代古文学者所重视的训诂——语言分析,以及与之相辅相成、为当时的今文学派和后来的理学家所重视的哲学解释学方法。

在探讨中国学术传统与西方科学传统之差异时,有人曾指出这样一点,中国人没有像希腊人那样构造一个严格形式化的逻辑斯蒂系统。

为什么没有呢?

我认为,这一点恰恰与中国古典学术的特点有关。实际上,在古典学术中,逻辑形式被“消解”在语言研究的过程中了。就学术传统看,中国与西方截然不同。但是从当代西方学术由本体论、认知论和逻辑哲学,向语言哲学和解释学的上述转变中,我们却可以体会到,中国古典学术的方法,未必是完全落伍的。它的价值,正有待于我们重新研究和估价。

---

①《萨丕尔语言、文化论文选》英文版,第162页。

②转引《关于交流的探索》,英文版第136—154页。

5

读者从本书中将可以看到，无论在古文献、古语音或古文字的研究中，我都广泛地使用了传统训诂学中以声训求语源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科学性究竟如何？其所推导出的结论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和可以信赖的？早在《诸神的起源》一书出版时，就曾有人——特别是那些对传统训诂学及其音训方法缺乏认识的青年朋友，对这一点表示过可以理解的疑问。因此在这里，我想有必要着重对这一方法的由来与发展从理论上作一下说明。

传统所谓“小学”，实际包括三种学术：

(1)．训诂学。

(2)．文字学。

(3)．音韵学。

常有人以为，训诂学就是古代的文字学。其实这二者无论就对象、内容或来源看，都大不相同。训诂学所研究的主要是语言中的活东西——自然语言(口语)，特别着重于语词的音义关系及其生成——转换运作。文字学所研究的则是语言中的死东西，即出现于书面语言中的文字记号系统——这种书写记号的来源、象征，及其所荷载的信息内容。《尔雅》[①]与《说文解字》，分别代表了古典学术中训诂学与文字学的两大不同类型。至于传统之所谓“音韵学”，实际上相当于现代语言学中的“发音生理学''和“音位学”。

清代学者王庆麟指出：

“文字之学有三。

其一，体制。谓点画有横、纵、曲、折之殊，《说文》之类。

其二，训诂。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尔雅》、《方言》之类。

其三，音韵。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沈约《四声谱》及西域反切之学。”(《玉海》)

在清代学术中，这三者虽往往被综合地进行研究，但以音训方法探求语义的训诂学，却正是这三者之中具有纲举目张意义的主干。清代学者研究古代文献所获得的主要成就，几乎都是通过音训方法而获致的。段玉裁曾说：“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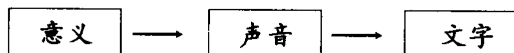
---

①有趣的是，《尔雅》虽然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词书，其名称却至今未得到过确当的解释。其实“尔”当读“泥”，“雅”当读“义”。所谓“尔雅”，即一连串同义词的粘连、归纳和互释。这一书名所陈述的，正是此书的内容和性质。

又云:

"(古)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今)学者之考学,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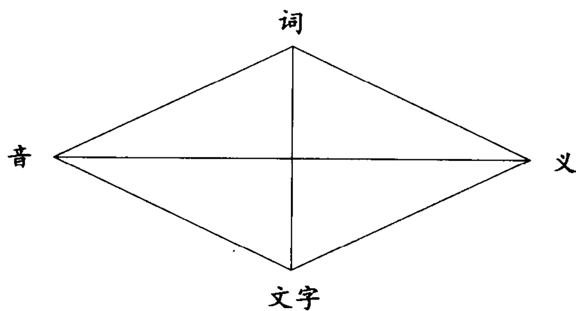
段氏关于语言文字起源的上述观点,在清代学术中是颇具有代表性的。在他看来,文字的起源是:



也就是说,在意义(所指)、语音(能指)、文字(记号)三者的关系中,音义关系是决定性的。有了意义与声音的结合,就产生了人类语言。是先有语言而后才有文字[①],而绝不是相反。文字是表达语言的,是为语言服务的,而不是相反。正因为如此,语言——音义关系是能动和主动的,文字则是被动的。汉语的特点是,一个固定的语言音节(单位),往往就具有一种确定的意义。换句话说,有一个音节、音位,就意味着可能存在一个词。汉语的这一特点,必然决定了文字的单体化——即方块字的出现。

由上述,我们还可以注意到,15 世纪末西学东渐以来,由西方近代语言理论中引入而在国内语言学界广为流行的那种"象形文字论"——即认为汉字起源于图画的理论,[②]无论从汉字历史看,从汉字功能看,[③]都是根本站不住的。

在汉语中,文字记号、词、读音与语义之间构成如下的一种菱形关系(见图序.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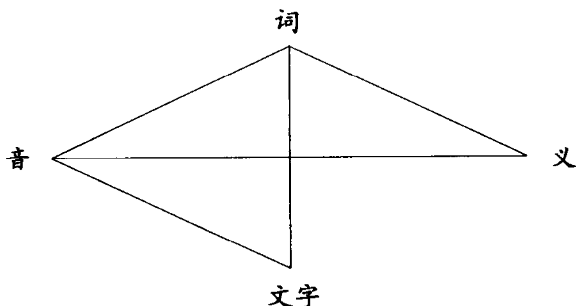


图序.2

①从现代观点看,人类语言包括三部分:(1)听觉语言;(2)视觉语言;(3)体觉语言。语言活动起源于动物与外部世界的信息交换(输入与输出活动);而文字是视觉语言中一种系统性的人造记号。

②郭沫若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即从历史角度有力批驳了这种象形文字论。他在所著《古代文字的辩证发展》一文中指出,汉字有两个来源。一是契刻的抽象符号,一是象形文字。前者从考古学发现看,远早于后者。

③有人以为《说文》是一部象形字词典。



图序.3

这就是说,一个文字往往对应着一个特定的词,具有一种读音,负荷着一种语义。在这种关系中,音——义关系的连结是具有根本性的。它们组合为一个语言单位,就构成汉语中的一个词。这个词如果附属于一个书面记号,就形成一个汉字。但即使没有这个书面记号,它仍具有自己的语言功能。更重要的一点是,在古代汉语中,绝不是有多少词就需要多少字。事实上往往只有极少量的书面记号,却必须用来表达无限多样而复杂的言语活动。因之,许多汉字在演变中出现了书面记号与语义直接联系的断裂(见图序. 3)。

在这种情况下,文字仍然是语音和词的记号。但由于文字与词义关系的割断,它就不必一定指谓它本义所指的那个词,而可以通过语音与词的联系,指谓与其本义不同的词。这时文字记号即具有了新的语义。这种语义只有通过其所在的特定语境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在甲骨文、金文和秦汉文献中,我们可以大量地见到这种情况。

中国古书之难读难解,首先就是由于文字。由于汉字是具有如上所述复杂功能的一种记号系统,但每一个字作为书面记号,既具有自身本有的形、音、义成分,又在特定语境中承担着不同的意义和构词功能,这就势必容易导致误读和歧义。加以古今语殊,同一个文字记号的形、音、义既有历时态下的层叠变异,又有由于中国疆土辽阔,同字、同义而异音异读,雅言、方言相互影响的情况,使得大量古代经典的识读,不能不成为一件极其艰难的工作。实际上,许多先秦典籍,早在两汉经师手中,即已被失读或误读。其后两千年中,更积非成是,陈陈相因。加以各学派之间,往往标榜门户,固步自封于所谓世传家法,视异端新说如洪水猛兽,相互排诋唯恐不力。所以数千年来,两汉先秦以上至于上古之书,真正被读懂或基本没有问题的书,今天看来,实在并不多。许多上古典籍,今天都有重新解读的必要。而达到正确解读的唯一方法,只能是通过语言去研究语言——也就是"训诂学"的方法。

6

从历史看,训诂学中的音训方法,其由来久矣。清人王先谦曾追溯之曰:

"流求佴貳,例启于周公。乾健坤顺,说畅于孔子。仁者人也,谊者宜也,偏旁依声以起训。刑者侀也,侀都成也,展转积声以求通。此声教之大凡也,侵寻求汉世,间见于纬书。韩婴解《诗》,班固辑论,率用斯体宏阐经术。许郑高张之伦,弥广厥恉。逮刘成国之《释名》出,以声为书,遂为经说之归墟,实亦儒门之奥键已。"①

也就是说,以声训追寻语根、语源的传统,至少可以上溯到西周初叶的周公时代。这种方法,历来被认为是研究儒家经典的"奥键"——即一种绝妙钥匙。

但音训方法之大倡,并在典籍研究中取得辉煌成果,却不能不说是清代学者的功绩。在清儒中,首先提倡以语言文字研究为中心,重新释读古代经典的学者是戴震。他在《论韵书中字义答秦蕙田》的信中说:

"字书主于故训,韵书主于音声。然二者恒相因:音声有不随故训变者则一音或数义。音声有随故训而变者则一字或数音。大致一字既定基本义,则外此音义引申咸六书之假借。其例或义由声出。……凡故训之失传者,于此亦可因声而知义矣。"

在这里,戴震首先提出了"义由声出"这个重要的汉语语言学原理。有了这个原理,不但可以说明"依声话事"的假借,语义的迁延和来源,而且一语道破了训诂学的根本奥妙。我们知道,古书中用字,假借极多。因此解读古书的第一步,就是必须超越字形,破其假借而正以本字。但是古音不同于今音,欲知古人假借,必须先通古音。因为"故训音声相为表里",不但"义由声出",而且"故训之失传者,亦可因声而知义",所以戴震曾作《转语》二十章,想"以声求义,以义正声"。可惜此书后来不传,今仅存其《序》。其《序》中说:

"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

这又是一个重要的汉语语言学原理。

训诂学家齐佩瑢曾对戴氏此说作过一个精当而明白的评介。他指出:

"'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现在如果把金针度与人,那么,这支金针就是那'其用至博,操之至约'的音转之理,所以难怪一般训诂家常好说'一声之转'的术语了。"②

---

①王存谦:《释名疏证补.序》。

②齐佩瑢:《训诂学概论》,第36页。

但是，在清代学者中，把"因声求义"这一训诂方法推广到经史子集的广泛研究工作中而成绩最著的应首推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王念孙曾指出：

"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少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今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①]

齐佩瑢先生指出："这段话可以说是道尽了训诂的秘诀。训诂之本为声音，而音义的关系不外'声同字异，声近义同'两大类，假如把握住这个枢纽，那么至啧不乱的易简之理就可以豁然贯通，然后引申触类，打破形体，随心所欲，无往不利，即呵毛骂郑，亦无不可。无怪乎他的《广雅疏证》及《读书杂志》等作，左右逢源，妙得自然，一经道破，涣然冰释。"[②]

戴震、王念孙所倡导的这一声训方法，在念孙之子、清代卓越学者王引之手中，得到了更深刻的发挥和运用。王引之曾阐述乃父学说指出：

"诂训之旨，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倔为病矣。故毛公《诗传》多易假借之字而训以本字，已开改读之先。至康成笺《诗》注《礼》，屡云某读为某，而假借之例大明。后人或病康成破字者，不知古字之多假借也。""说经者期于经意而已，前人传注不皆合于经，则择其合经者从之，其皆不合，则以己意逆经意，而参之他经，证以成训，虽别为之说，亦无不可。必欲专守一家，无少出入，则何邵公之墨守见伐于康成者矣。故大人之治经也，诸说并列，则求其是；字有假借，则改其读，盖孰于汉学之门户而不囿于汉学之藩篱者也。"[③]

王引之还指出：

"夫训诂之要，在声音不在文字，声之相同相近者，义每不甚相远；故名字相沿不必皆其本字，其所假借，今韵复多异音，画字体以为说，执今音以测义，斯于古训多所未达，不明其要故也。今之所说多取古音相近之字以为解，虽今亡其训，犹将罕譬而喻，依声托义焉。"

梁启超论清代学术时曾指出，清代朴学在中国古典学术史上具有一种启蒙性的意

---

①王念孙：《广雅疏证自序》。

②齐佩瑢：《训诂学概论》.第 36 页。

③王引之：《经义述闻·自序》。

义,可以比类于欧洲文艺复兴初期希腊古典学术的复兴。[①]我认为,梁氏对清学的这一评价是中肯的。我们从上引王引之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到,他在这里并不仅仅是在倡导一种对于古典经学的新的研究方法,其目的,实际是要构建一种新的文化解释学。这种解释学要求敢于突破古人成说之藩篱,要求有新的发挥和建树——方法学的这一变革,实际乃是一场经济革新、文化改革运动的先声。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这种新的训诂学方法,实际也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方法。通过理性主义方法的引入,几千年来对于古代经师正统训传的迷信可以破除了。经典文献的解释权由依赖传统和权威,转到了每一个能运用和掌握此种方法的知识分子个人手中——由此看来,对儒学正统所发起的这一革新,虽然其锋芒还没有直接指向政治和伦理的方面[②],但就其理性自觉的意义而言,却已经蕴涵着一场儒学的革新运动了。使人遗憾的是,清代朴学这一方面的意义,至今仍鲜为人知。而这个问题,也已越出了本文的论题,所以在此暂不深论吧。

总而言之,在清代那些最富于创造力的学者们看来,"说来说去,简单一句话,训诂的主旨是以声音为枢纽,训诂之法只是破其假借而读以本字;但破读也并不是随便的以己意逆经,而是'取古音相近之字以为解',以古韵二十一部的分合为之准,然后再'参之他经,证以成训',便可以推翻前人,别创新说了。"[③]

当然,这里也应当指出,清代学者的解释学,虽然是建立在以音训为主的训诂学和音韵学基础之上,但他们也并非不重视字形学。郭沫若曾经深刻地指出,原始汉字起源于两大系统。一个系统是抽象符号,它们可能是记音记号,也可能是记意记号,其起源远早于象形文字。在这类文字中,字形与字音、语义不一定有必然的关系。汉字的另一个系统,则是象形文字,其起源要晚于前一类文字。象形字的特点是,字形与语义往往具有直接性的关系。字形往往反映出它所记录的词的本义。在甲骨文及金文中,既有象形文字,也有数量上决不少于象形文字的抽象表音、表意文字。近现代一些古文字学家,不明乎此,往往拘泥于字形与字义的联系。甚至有人竟以为汉字的基本规律就是画图规律,这已是走火入魔,无知而荒谬了。

如果我们尝试对汉字的上述两大起源,寻求一种一元化解释——也就是说,解释为什么两大不同系统,后来可以结合于一体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我以为,这很可能是由于随

①参见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年版。

②实际上,朴学家戴震已把理性主义和批判主义的矛头指向了宋明以来儒家伦理和政治思想。见所著《孟子字义疏证》。

③齐佩瑢:《训诂学概论》,第 37 页。

着表意记号的增多,而有必要以形象记号加以区别的结果。表意文字先于象形文字。而语音则成为连结字形虽不同,语义却相同的文字的纽带。

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对清儒的训诂学和解释学成就,曾作了一番极为中肯的评论。他说:

"文字本来只是语言的代用品。文字如果脱离了有声语言的关系,那就失去了文字的性质。但是,古代的文字学家们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仿佛文字是直接表示概念的:同一个概念必须有固定的写法。意符似乎是很重要的东西;一个字如果不具备某种意符,仿佛就不能代表某种概念。这种重形不重音的观点,控制着一千七百年的中国文字学(从许慎时代到段玉裁、王念孙的时代)。直到段玉裁、王念孙,才冲破了这个藩篱。文字既是代表有声语言的,同音的字就有同义的可能:不但同声符、不同意符的字可以同义;甚至意符、声符都不同,只要音同或音近,也还可能是同义的。这样,古代经史子集中许多难懂的字都讲清楚了。这是训诂学上的革命,段、王等人把训诂学推进到崭新的一个历史阶段,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①

7

那么,由此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清代学术中这种如此被重视的音训方法,从语言学理论上说,是否也具有深刻的根据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给予一个充分肯定的回答。声训方法作为一种解释学方法,之所以必然能够成立,除了前面从汉字形、音、义关系的角度所已指出的理由外,这里还关系到汉语中一个极其深刻而重要的语言规律——在原始汉语中, 所有同义的词语,都是围绕于一个具有共同来源的语音基核而组成。从语言的声音和意义的联系上,探索字与字之间的亲缘关系,这就涉及到词族学、词源学的研究范围。虽然汉字的形、音、义关系非常复杂,尤其是形体繁复,变化极多,但它决不是一个一个的孤生儿女,决不是互不粘连的一盘散沙。近代学者刘师培指出:

"古人名物,以一意一象为纲,若意象相符,则寄以同一之音,虽审音造字形不必同,然字形虽殊,声类同者义必近。"

对于刘氏此说中所列的具体音义关系,我们还可再作商量。但他指出原始汉语中曾

---

①这里顺便指出,在当代学术中,清代训诂学重视声训的这一传统似乎中断了。由于19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触发了现代释读者推求字形的兴趣。而甲骨文、金文字形的图画性,似乎更为汉字起源于象形字理论提供了十分直观的证明。在这种背景下,望形生训乃竟成为了一种颇为时髦的文字研究风气。

存在依据音近义通的连类规则,生成词族的语源学规律,则是至为深刻的!这一规律,实际上很早以前即已被古代语言学者认识到。对这一规律的认识,涉及到汉语作为一个符号系统,其中各种名称的来源,究竟是偶然的,还是服从于一定的规律这个问题。

一派的观点,可以以清儒朱骏声的见解为代表。他在所著《说文通训定声·凡例》中指出:

“凡山川国邑及姓氏之类,皆托其字为标识,无关本义,故注亦不详。”

在这部书的正文里,他在“假借”(按:指意义无关的同音借用字)一栏里专门辟出了“托名标识字”一项,把他所说的“山川国邑及姓氏之类”的专名列入此项。这就说明,他认为物之专名仅有标识作用,起码是山水国邑姓氏之类,是没有什么本义与来源的。

与这种名物偶然性观点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名物必有来历。这一派学者认为,首先,名物是有来源的,在给一个专名定名时,完全没有根据、没有意图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定名有偶然性,名与实绝非必然的切合,但人们为一物定名时,一定与对这一事物的观察、认识有联系,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有源可寻。其次,探寻名物的来源,往往与希望了解古人对一些事物的认识,从而进一步研究古人的科学与思想分不开。同时,也可通过名物的推源进一步研究词义的发展规律,并非仅仅游戏式地去猜测命名的意图。所以,以“托名标识”来阻绝名物探源的通路,在语义学上是不彻底的。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种观点在现代仍受到一部分语言学家的赞成。赞成的根据,则是来自索绪尔语言学中关于语言是一个自由符号系统,因而语音和语义没有必然联系的观点。但这里实际上有一个误解。在造词之始,正因为音、义无必然联系,所以不同的民族,可以各自选择不同的语音形式给事物命名。但就某一个民族的语言来说,已经用某音表达某义,约定俗成以后,再继续创造它的近义词时,由于语言的类推作用,往往要受旧词的影响,自然地运用与它相近(有稳定部分,有变换部分)的语音形式来表达新词的意义。旧词与新词之间,意义有发展,但有引申的关系。语音有变化,但有转换的规律。这样,就逐渐形成了音、义相关的词群。就其造词的渊源来说,它们之间是可能发生联系的。如果我们能掌握正确的方法,探索这一重大课题,这将会给汉语的研究开辟一个广阔的园地。古代文献在这方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资料,可资利用,前辈学者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可供参考。

汉代刘熙撰《释名》,其序云:

“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

这里所谓“名之于实,各有义类”,一语道破了原始汉语中声近义通这一规律之所以出现的原因。

我们说音近之词古义必通，因为这是原始汉语中事物命名的一条规律。但在这里必须强调，这一规律所适用的主要是原始汉语，而不是秦汉以下的古代汉语。[①]

在原始汉语中，声近义通是古人为事物命名的普遍规律。但在后来的汉语中，由于：(1)方言异字和异名的介入；(2)名称随语言发展而产生的变异和分化，所以这一规律的表现就远不那么纯粹和明显了。近世著名学者黄侃《声韵略记》对这个问题所论极确。他指出：

“音发而义从之，固矣。然使同一音即同一义，终古不变，则其理亦自简而易明。无如其不尔也，是故当知音之所以变转。”

他又指出：在语言中既有“一音屡转而义至今不甚殊者。”此类语词同音则共义的同源性是明显的，体现着音近义通的规律。但今日语言中却也有音声相同，而义则各有所受者。例如汉字中：祼、踝、课、敤、髁、稞、婐诸字，“论字形，则偏旁皆同；而论声义，乃各有所受。宋人王子韶有右文之说，以为字从某声，即从其义，展转生说，其实难通。如知众水同居一渠，而来源各异，则其谬自解矣。故治音学者当知声同而义各殊之理。”

黄先生说声同义殊，是由于语词来源不同。这是很卓越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上述一些字都是用果字表音，可是并不能从果字字音归纳出一个共同的语义。它们的这种音同义异关系，就是由于文字与语言经过历史演变，所以异中有同，同中有异。

如果不认清这一点，就可能导致对“音近义通”这一规律的误解。

8

在20世纪学者中，坚持名物必有来历，因此可以通过“音近义通”这一语源学规律进行考索的，包括几位最卓越的语言学者，这就是王国维、章太炎和黄侃。

王国维说：“凡雅俗古今之名，同类之异名与异类之同名，其音与义往往相关，同类之异名尤显于奇名。如《释虫》：‘食苗心螟，食根蟊。’《释鸟》：‘鸟鼠同穴，其鸟为鵌，其鼠为鼵。’螟与蟊，鵌与鼵，皆一声之转。此不特生物之名然也……盖其流期于有别，而其源不妨相通，为文字变化之通例矣。异类之同名，其关系尤显于偶名。如《释草》：‘果蠃之实栝楼’，《释虫》：‘果蠃、蒲卢。’案果蠃者，圆而下垂之意，即《易·杂卦传》之‘果蓏’，凡在树之果与在地之蓏，其实无不圆而垂者；故物之圆而下垂者，皆以‘果蓏’名之。栝楼亦果蠃之

①刘熙《释名》，原则是正确的。但在标举事类、论叙旨归，应用声训原理上则多有疏误。其原因即存于忽视了原始汉语与汉代语言的差异。

转语……其余如草在莪罗,虫有蛾蠗。草有茏天蘥,鸟有鹨天鸙。草有蕛荎藸,木有味荎著。草有萿麋舌,鸟有鸧麋鸹。木有密肌继英,鸟有密肌系英。今虽不能言其同名之故,要其相关自必有说。虽其流期于相别,而其源不妨相同。古人正名百物之意,于此亦略可睹矣。"(《观堂集林》)

章太炎指出:

"治小学者,在于比次声音,推迹故训,以探语言之本。"(《国故论衡·小学略说》)

在《文始》一书中,章太炎将原始汉语中的同音字分为两大类:"音义相仇,谓之变易。义自音训,谓之孳乳。"由此出发,他系统地探索了运用同音字通转的规律来归纳同源字的工作。以变易、孳乳这两大原则为贯串的凡例,以古韵二十三部的通转为规范,试图全面考察汉语文字族类的繁衍。其大意略谓,转注惟有同义,假借惟有引申之义。一字变为数字而音义同者,当求何字在先,何字在后。一字变为数义而字体亦异者,当知本是一字,后乃乘分,等等。

王力曾评价章太炎这一工作指出:

"章太炎先生的《文始》及高本汉《汉语词类》,都从语音去研究字义的关系。他们对于字义的解释,尽多可议之处。然而他们的原则是可以成立的。语音相近者,其字义往往相近,字义相近者,其语音亦往往相近。由语音的系统去寻求字族,不受字形的束缚。这是语史学的坦途,同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原则反过来应用,就是从字义的关连去说明古音的部居,如改之与革,晦之与黑,子之与息,都是之咍、职德同部的证据,我们虽不能单凭这个去证明古音,但若有了别的重要证据之后,再加上这个做旁证,原有的理论就可以借此增加不少的力量。此外相反的字有时也可以证明语音之相近,如否之与福,礼之与戾,氐之与颠,明之与暮等,都是同部或对转的字。"(王力《上古韵母系统研究》)

这一评价是颇为深刻的。

黄侃是章太炎的弟子。他在所著《训诂述略》中,对汉语中音近义通这一原则曾作了极明确的表述。指出:

"古人制字,义本于声,即声是义,声音训诂,同出一原。文字孳生,声从其类,故今日文字、声音、训诂,古日字读。读即兼孕声音、训诂二事,盖声音即训诂也。详考吾国文字,多以声相训,其不以声音相训者,百分之中不及五六。故凡以声音相训者为真正之训诂,反是即非真正之训诂。"

黄氏此说,虽似偏激,实具卓识。在这里,他指出了真正的训诂学,决不应是单纯的研究字形,而是以音训为主,兼括语义学、音位学和字形学在内的综合学科。这是极为深刻的。

综上所述,语音与语义在起初配合时虽未必都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后来在语言的演讲过程中,因为词汇从同一语根孳生分化的缘故,音读相同相近者,其意义也往往相近

相同，以至辗转关连，从而使一系列音义相关、相近的字词群，组成一个语族。这是汉语发展学中的一个重要的语源学规律。由此看来，汉语训诂学的研究，就不可能是一种静态、共时态下的结构主义研究。而是必须循于意义转换的脉络，作历时兼共时，结构与消解的解释学研究。

通过文字语源和名物来源的探求，可以了解和认识存在于语言世界中的远古文化真相。音训的方法，因声求义的方法，乃是绝不可少的方法，在有些情况下，甚至可能也是唯一的方法。

这就是我在《诸神的起源》和本书中，之所以不得不大量地使用这一方法的原因和理由。也是我在本书之前有必要向读者预先作一说明的。

最后，我还应当在此向贾兰坡先生、陈世骧先生表示谢意。他们为本书第一编提供了有关鳄鱼动物学方面的重要资料。在本书写作中，还曾得到杨希枚、李泽厚，法国汉学家桀溺先生等的关注或帮助；书稿完成后，杨援朝同志不辞辛劳，誊抄了全稿，在此一并致谢。

何　新

1987．8．1于京西古城

目录

第一编

龙神话之谜的揭破



导言 龙传说之谜

龙,是中华民族自上古以来所一直崇奉的一种神异动物。龙是神灵和权威的象征,是华夏先民的图腾。但龙的真相,却是中国文化史上所遗留下的最大疑谜之一。

在汉魏以下的传说中,龙不仅神通广大,而且是一种形态极其奇异的怪物:

“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说文》)

“龙者,鳞虫之长。王符言:其形有九似。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是也。其背有八十一鳞,具九九阳数。其声如戛铜,盘口,旁有须髯。颔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头上有博山,又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呵气成云,既能变水,又能变火。”(罗愿《尔雅翼》)

在汉代纬书中,龙被传说为五行之精气所生:

“黄金千岁生黄龙。
青金千岁生青龙。
赤金千岁生赤龙。
白金千岁生白龙。
黑金千岁生黑龙。”(《瑞应图》)

案,文中“金”当读作“精”,故又云:

“黄龙者,四方之长,四方之正色,神灵之精也。能巨,能细,能幽,能明,能短,能长,乍存,乍亡。王者不滤池而渔,德达深渊,则应和气而游于池沼。”(同上)

“黄龙不众行,不群处,必待风雨而游乎青气之中,游乎天外之野。出入应命,以时上下,有圣则见,无圣则处。”(同上)

这样一种怪物(见图导.1),乍看去在自然界中当然从未有过,也绝不可能实有。所以闻一多在解释《易经》中的龙时,曾尝试把生物性的龙,解释为东方天空中的龙星[①]。我在《诸神的起源》中,也怀疑龙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因而假定龙的真相和实体实际上是云。但

①见《古典新义》。但在《神话与诗》中,闻一多又认为龙是蛇的图腾。其说影响后人至深。

尽管如此，我们却不能不注意到，在商周甲骨文中不仅有见龙、祭龙，甚至也有狩猎获龙(即鳄鱼)的记载。至于先秦文献中，更不稀少关于见龙、养龙以至屠龙和食龙的记载。



图导.1 神龙(据《古今图书集成》)

“丙戌卜，王隻龙。”(后 41．2)[①]

“龙熏……王田鼉盂(鳄鱼)，有大雨。”(粹 968)

“辛巳卜，贞：王其田鼉(鳄)，亡哉。”(粹 978)。

“见龙在田。”(《易·乾卦》)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坤卦》)

“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左·襄二十一年》)

在《左传》中记载有这样一件事：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513 年)秋，龙出现在晋国绛都(今山西侯马)近郊，引起人们的惊奇和恐慌。有人想猎捕它，但又对龙感到害怕。于是贵族魏献子就去请教博学多知的太史官蔡墨。他问道：“传说龙是一种极聪明的动物，所以很难捕捉。是不是如此?”蔡墨说：“如果不能活捉龙，那是由于现在人太无能。在古代，不但能活捉龙，而且曾设有养龙官、杀龙者和驯龙者。”献子说：“这两种官名，我也听说过，但不知其原委，请你详细谈谈。”于是蔡墨详细地向他叙述了自舜的时代直到夏代，古人养龙、驯龙、食龙的故事。还列举了古代那些驯龙者的族氏和后代。最后他说：“只是后来大地上的水泽少了，龙才成为稀奇之物。但在《易经》中，却仍保存着关于龙的许多条占辞。‘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如果那时龙不是经常能见到的动物，谁能把它描述写照得那样细致。”

[原文：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曰：“吾闻之，虫莫知于龙，以其不生得也。谓之知，信乎?”对曰：“人实不知，非龙实知。古者畜龙，故国有豢龙氏，有御龙氏。”献子曰：“是二氏者，吾亦闻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谓也?”对曰：“昔有飂叔安，飂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嗜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鬷川，鬷夷氏其后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范氏其后也。”献之曰：“今何故无之”对曰：“……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

---

①旬中“隻”读作“获”。此辞及下辞据《殷虚书契后编》及《粹编》

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左传》关于龙的这一记载是极可注意的。因为在这里,史官蔡墨明确地肯定了"龙"作为一种生物的实在性。同时这一记载还说明,直到春秋时代,山西黄河沿岸还依稀可以见到"龙"的踪迹。①

我们又可以注意到,史官蔡墨还指出,在先夏及夏代,曾有专门饲养龙的世家氏族。养龙可作佳肴,亦可作骑乘。如此我们方能理解,何以先秦书中多记古帝王乘龙的故事:

"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济于流沙,东至于蟠木。"(《大戴礼·五帝德》)

"黄帝乘龙扆云,以顺天地之德。"(同上)

"帝喾春夏乘龙,秋冬乘马。执中而获天下。"(同上)

龙肉,据说味极鲜美。豢龙、御龙及屠龙者世代守官,其后裔则一直存续到春秋。

如果龙在上古并不是一种实在的生物,那么所有这些凿凿有据的记载,难道仅仅只是一种妄想而生的谎话?但即使如此,我们也还是有必要问,为什么古人(谈龙者中不乏严肃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会对这样一种子虚乌有的生物,如此地津津乐道、言之凿凿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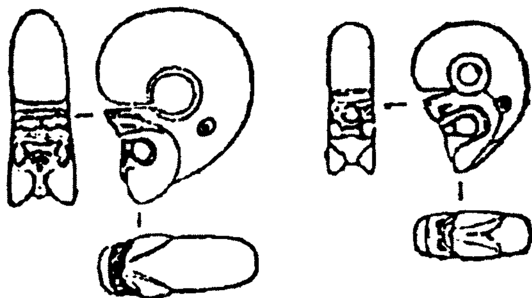
正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以往研究者曾提出了种种解释。这些说法,无非包括两大派。一派主张无龙说。就是说,龙完全是一种子虚乌有之物,是先民臆想的产物。但在神话学中,恐怕再没有比把神话简单地仅仅看作一种幻想更省力的事了。因为这便可以轻松地摆脱对神话进行严肃分析和科学说明的责任。另一种更习见的说法,则是把传说中的龙解释为蛇、蟒一类爬行动物的变形。毫无疑问,无论龙的原始形像(蛇躯),还是典籍所记龙的种类中,都涵有蛇的影相。但另一方面,传说及文物中所见的龙,与蛇的形像又毕竟有极大不同。龙有角有足有巨鳞,而蛇则无之。龙有巨首巨口,而蛇亦无之。在甲骨文中自有蛇神②,与龙并不相同。古传说谓"伏羲蛇躯",但验之两汉伏羲、女娲画像,大部分均有双足,长尾,形似蜥蜴,却显然不同于今所谓蛇。先秦典籍中龙蛇虽常并称,却也并不混同。凡此,都表明龙之原型是蛇蟒的说法殊难成立。

近年来在内蒙和辽宁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龙形玉和龙形泥塑。同时发现了一个重要

---

①《左传》中还有关于龙的另一记载:"郑大水,龙斗于时门之外洧渊。"

②称"它示"。如《卜辞通纂》第152所收录第773片:"[祭]它示,三羊。"



图导．2辽宁红山文化猪首龙形玉块玦

的现象，红山文化龙形玉的首部形像与猪首十分相似(见图导．2)。因之近期有人据此而提出龙崇拜起源于猪崇拜的假说。①但这种说法却明显地很难与古代传说中的神龙形像相吻合。(关于龙现猪形的问题，本书将作出新的解释，详后。)除此而外，近期还有人提出龙的原型是扬子鳄的假说。此说已颇近真相——但扬子鳄体型甚小，头部无角，仍与传说中的龙有距离。或有人说龙是远古人类关于恐龙的记忆意象，但在恐龙灭绝的中生代后期，甚至最原始的人类也还未在地球上出现。总之，关于龙的上述假说，虽然各自都可以解释关于龙的一部分传说和材料，但至今尚没有哪一种说法，能比较完备和全面地涵盖传说中有关龙的全部现象，同时又能印证于考古学迄今所发现的实证材料。

在科学中，任何一个假说性解释的成立，首先应要求它具有比较大的适用性。也就是说，这种解释，应能比较周全地覆盖于它所涉及的问题面上。但若仔细地加以考究，我们就会发现，前人关于龙的上述解释都各有一定的困难。它们实际上都不能比较完备地解释在古文献中和考古发现中所展示的龙的传说和形像，而只能满足经过解释者筛选的基本一部分事实。而这一部分事实，在关于龙的全部传说中，则又并不能说是占据多数的。一般来说，现代神话研究之不可靠与不可信，其致命弊病，通常都在于此。

正因为如此，龙的真相问题——龙在历史上究竟是否存在过？如果存在，其实体又是什么？至今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生物和文化之谜，值得给予认真地清理和研究。我们还应该看到，由于有关华夏上古神话、人物、种族和文化起源的极大一部分内容，都是与龙的传说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从解决这个问题入手，我们还将有可能解开中国上古史中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文化之谜。

① 《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

第一章　龙字古音考

要解开龙的秘密,需要从文字语言、史料文献和考古学等诸方面入手。我们从第一步做起。

在这里,我首先想指出一个极为重要、但事实上似乎常被研究者所忽视的古音学事实。这就是:就语音看,"龙"在汉语中的今音与古音极不相同。这个字的来历及演变均极复杂。龙今音 lóng,但古音却读若龙、庞。宋代学者司马光所编字书《类篇》记龙字读音,有四种异读:

1. 童省声;
2. 力钟切;
3. 莫江切;
4. 鲁勇切。

其中:"力钟切",是唐宋以后音;"童省声",是《说文解字》所记汉代古音;"莫江切",则是龙的先秦古音。《春秋元命苞》:"龙之言,萌也。"以"萌''作为龙字的音训。《左传·昭二十九年》注:"龙读为龙母",其音正近于"萌"。《汉书》集注引晋灼:"龙读为駹"(《南粤王传》),案龙,今字或写作"庞",读人并母。[①]但古音则明母、并母是相通的。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语音现象。龙字今音属来母,而古音则属明(并)母。但从今古语音转化的情况看,来母与明(并)母转化的现象,并不是个别性的。请看以下诸例:

龙——龙(古为同音字)

峦——蛮(古为同音字)

令——命(古同音同义)

柳——卯(古同音)

来——麦(来是麦之古名)

陆——睦(古为同音字)

①龙、庞二字分属明母、并母。旁纽,叠韵,相通。

禮——豐(古为同音字)

厉——万(古音或读 mǎng)

赂——卖(古为同音同义字)

林——木(林从木得音)

还可以列举许多。这些文字,在现代汉语中读音不同,但在先秦古汉语中,却有证据表明它们均是同音字。所以,它们提供了古来母字与明(并)母字相通转的例证。同时,也提供了龙字古音曾读若 mǎng 的旁证。

那么,我们考证出这一古语音学的事实具有什么意义呢?回答是:意义至关重大。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曾指出:

“凡轻唇之音,古皆读为重唇。……古读无如莫。”[①](《十驾斋养新录》)案钱氏此说,征引详博,在古音学中已可视作定论。《说文》记“马”古音读“武”,五方神中的“玄冥”古书中亦记作“玄武”,莫、无二字古音、义皆同等等,都是此说的证据。但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注意到,龙古音读如龙,与“马”、“莫”二音极为相近。以上例援之,则即可知龙古音不仅与“马”、“蟒”相近,而且有一系音可读如“武”,因而与王、万、鳄物诸音皆为相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一组重要的结论。

龙字上古音,包括三大系统:

(1)明母。龙古音龙,即与马、蟒近通。

(2)并母。龙古音庞,即与封、邦、彭、丰近通。

(3)微母。龙古音读若吴,即与王、万、鳄、易、夷诸音皆近通。

了解龙的古音读若龙,我们还可以解开一个重要的古代秘密。我们知道,传说中的北海之神名玄冥,又名玄武,又名玄枵。冥、龙古同音,武、枵古音近,并且与冥、龙相通。由此可见,玄冥实际上就是玄龙,亦即五方帝传说中的黑帝、水精——苍龙(黑龙)。[②]至于“玄武”,在传说中乃是一种兼有龟蛇之相的怪物——这就是说,它像龟,有甲与四足;它又像蛇,有长长而能弯曲的躯体。这种怪物在汉代人的想象中是如图 1.1—1 的一种怪物。

这里即有两个问题。第一,我们知道,如下图一种怪物,在自然界中不可能实有。第二,传说中的四象之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其中青龙、白虎、朱雀都是单一的动物,为什么唯独玄武却是两种动物龟与蛇的合成者呢?玄武的生物学真相到底是什么?一旦我们知道,冥、武的古音与鳄相通,这个难题即可迎刃而解。案,玄释作黑,以古音求之,

---

① 《汉书·刘向传》:“故其诗曰:密勿从事,不敢告劳。”王先谦补注:“密勿又作黾勉。”《尔雅·释诂》作“黽没。此皆双声迭韵的连绵词。由之可证勿、勉、没三字古音近同.。

② 《淮南子》:“女娲氏杀黑龙以济冀州。”“高诱注:黑龙,水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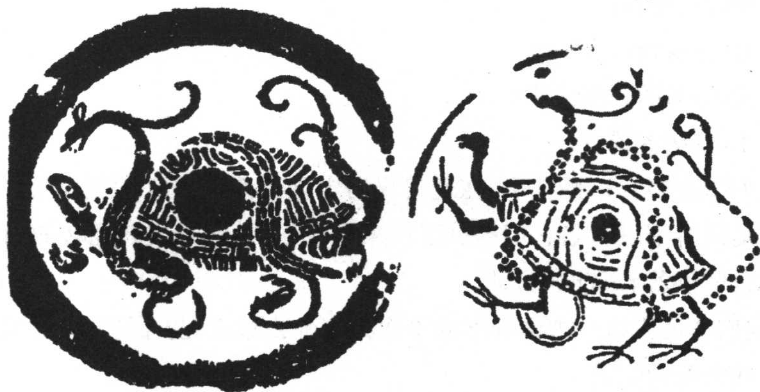


图 1.1—1

武、鳄音转,由是可知,玄武即玄鳄,亦即黑色之鳄。我们知道,鳄类动物适应环境的能力极强,既可以生活于缺水的山地,亦可以生活于淡水的河、湖,还可以生活于咸水的海洋中。海洋中的鳄类与鲸类齐名(详后),被看作海中大鱼——海神。所以海神名玄冥,但亦名禺京或禺强。①

“北方禺彊,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郭璞注:“字玄冥,水神也。周日:‘禺强立于北极’,一日禺京。”(《山海经·海外北经》)]

“北海之神,名日禺强,灵龟为之使。”(《庄子·大宗师》释文)

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禺京其实正是鳄鲸的转音。

“鲸鱼者,海鱼也,大者长千里,小者数十丈,一生数万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边生子,至七八月导从其子还大海中。鼓浪成雷,喷沫成雨,水族惊畏,皆逃匿莫敢当者。其雌日鲵,大者亦长千里,眼为明月珠。”(《古今注》卷中)

后面我们将会证明,鲵,也是鳄的别名。鲸母曰鲵,也就表明鲸、鳄在古人眼中实属同类。而另一方面,鳄类的形态既像龟(有甲介),亦像蛇(有卷曲长尾),所以正可称之为龟蛇合体的怪物。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汉代那些设计瓦当图案的艺术家错在哪里了。他们是把具龟蛇合体之象的黑鳄(玄武),误解作一龟一蛇相缠绕的形状了。这也是神话在口耳流传中发生语言佯谬的一个典型例证。

这里尤为需要指出的一个重要之点是,龙字古音与“物”亦相通。而“物”在上古汉语中,却是一个具有神灵意义的特殊词汇。甲骨文及金文中,物字初形作“勿”,字形如图 1.1—2 所示:

①禺京亦作禺强。京古音与强(墙)相通。



图 1.1－2

字形颇抽象，但犹可以辨认似像一种长体动物之形。[①]刘节《古史考存》曾指出，“物”字有图腾的意义，并举了六个例证：

“(一)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王曰：如之何？内史过对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二)左传·定公十年：叔孙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

(三)左传·哀公元年：祀夏配天，不失旧物。

(四)左传·宣公三年：铸鼎象物。

(五)国语·楚语下：民以物享，祸灾不至。

(六)周礼·保章氏：以五云之物。”[②]

刘节指出：“上述六例中的物字，确乎都有图腾的意义在里面。尤以‘不失旧物’，‘叔孙氏之甲有物’，‘铸鼎象物’三语最为显著。”此说至确。[③]我们现在知道，龙的古音与物相通。因之龙、物二字，在古华夏语言中音义相贯。铸鼎象物就是象龙——这一点可以由青铜器上的大量铭饰得到证实。《说文》：“物，万物也。”物在汉语中又是一个汇总万类的概念。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一点，对于理解“龙”的古义也是极为重要的。

最后，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以下一个重要的逻辑关系。通过上引的史料和语言材料，我们已知道，古人认为水神是：(1)黑龙(苍龙)，(2)玄武(龟蛇合体神)，(3)禺京(鳄鲸，北海之神)。而这三者实际上是相同的。那么通过以上对龙的古音所作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是，关于水神黑龙的神话，似乎与一种奇特的动物黑鳄有关。那么这个假设，是否还可以得到其他方面的证实呢？

---

①《说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帛。”以之检验于甲骨文、金文，字不类。因知许慎说解有误。

②见《古史考存》，第 166 页。

③但刘节此文释“物”本义为“牧”，却是错的。

第二章　龙字字形的分析

我们再来研究龙的字形，在甲骨文及金文中，龙显然是一个象形字。其字形如图1．2—1所示：



图 1.2—1

从字形上不难看出,古龙字的原始字形,显然是对某种爬行动物的描述。这种爬行动物是什么呢？它不会是蛇。因为从这些“龙”的图形中,可以发现其中有极可注意的几点：

1．龙的头部有象征角的饰物。

2．龙的多数形体上有足(或四足,或二足,或一足。二足、一足显然是省略或概括)。

3．有的龙背尾部有鬣鬃。

这里还有极耐人寻味的一点。从“龙”字的头部写法看，“龙”应当是一种巨口獠牙的猛兽。因为在甲骨文中，凡凶猛动物的头部，都具有与龙字头部相同的特征(见图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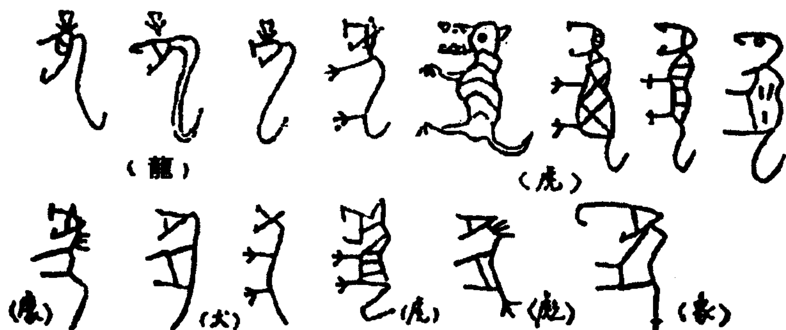


图 1.2—2

从图1．2—2中可以注意到，这些标志猛兽的文字，都在头部着力刻划了它们的巨口獠牙。换句话说，那种巨口獠牙似乎是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记号。

在古文字中，有四个字与龙字头部的这种记号有关。这就是(1)凶，(2)虍，(3)齿，(4)𠙴。

“凶”字在古文字中常用作头部标记(见图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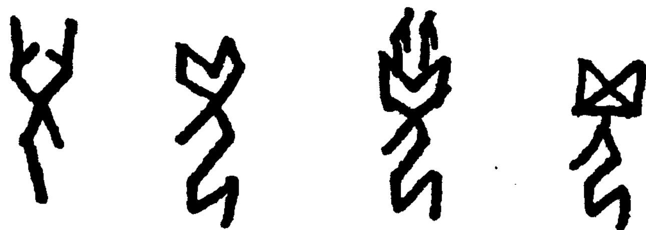


图 1.2—3

《说文》释“凶”：“象地穿交陷。”其说显然不类。而以音类求之，凶古读 hūang，与虍(hū)双声通转。“虍”，《说文》释作虎皮纹，但从字形的演变关系看，“虍”字就是虎字头，所以应与“凶”字同源。都取象于猛兽利吻獠牙之形，故有凶恶和吼叫的语义。至于齿字和𠙴字，则又是另一组同源字。

齿字《说文》古文，与“凶”形近，作“𦘒”，象利吻锐齿之形。《说文》：“齿，口断骨也。象口齿之形，𦘒声。古文𦘒。”

至于"彑",《说文》释作兽之尖锐利吻:"豕之头,象其锐而上见也。"读若"粸"。但值得注意的是,《说文》牙字篆文头部亦从"彑"。又齿、粸(刺)古音通。可知彑字与齿字本来也是同源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字形从于"凶'、"虍"、"齿"、"彑"之字,多用以标记猛兽。作为一种对比,我们可以再看看甲骨文中那些性情温善的非食肉动物,其头部则多从于"目"或"首"字(见图 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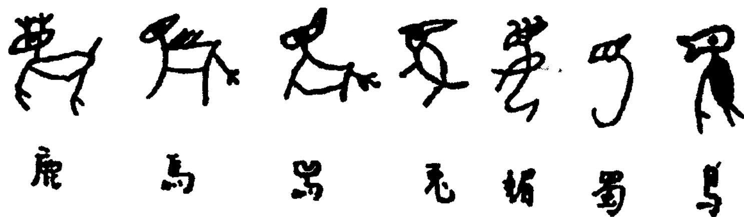


图 1.2—4



图 1.2—5 甲骨文中的"辛"字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重要推论:龙字头部从凶,表明这种动物也应是一种猛兽。但除上述外,龙字头上还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在今天的汉字中释作"辛"。

应当指出,汉字中从"辛"之字,多非佳意。例如:辟、辠、宰、孽、辜、僮、仆(甲骨文仆字从"辛")、妾等等。这些字或有宰杀之义,或指孽苦及辛苦之人。所以《说文》说:"辠……言辠人泣鼻,苦辛之意。"段玉裁注:"辛痛泣出,辠人之象。辠、宰、辜、孽皆从辛者,由此。"

然而"龙"字头上却也从辛。罗振玉曾指出,甲骨文中"龙字从辛,此于古必有说"。(《殷虚书契考释》中,第 32 页)我以为,从辛即表明,龙这种动物在上古时代本非吉物。通过近人的研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辛字在甲骨文中是以楔凿木动作的会意(见图 1.2—5)。[①]其字上部像楔,下部像木析裂之形(参见图 1.2—6、1.2—7)[②]:

①关于石楔凿木的工具与方法,参看杨鸿勋《论石楔及石扁铲》,刊《文物与考古论集》。文中考此甚详。

②此图根据杨鸿勋所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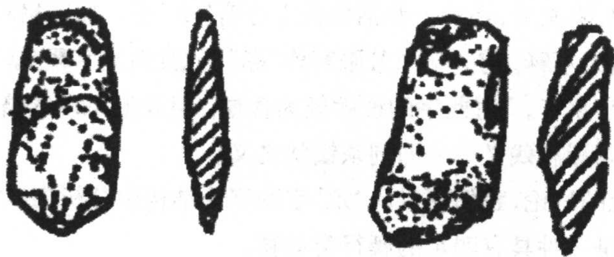


图 1.2－6 河姆渡遗址出土两种石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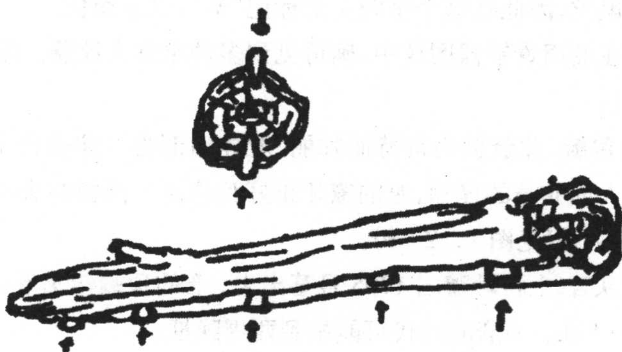


图 1.2－7 上古时人使用石楔凿劈巨木示意图

以音类求之，辛、楔(读 xie)一音之转。辛字很可能正是“楔”的象形和初文。又，辛字亦可用为动词(楔字在现代汉语中亦可用作用力词)[①]。《说文》：“辛，辠也”，郭沫若说：“辛字是剞劂之象形文。”[②](《卜辞通纂考释》第 558 页)《史记·仲尼弟子传》：“颜辛字子柳。”

《方言》：“秦晋之间谓杀曰劉”。柳、劉同音通假。古命名风俗，以字释名。辛训刘(柳)，亦即训作杀残。由辛字的以上训义，我们可以推度出“龙”字从辛的涵义。“辛”置龙头上，象征刑杀，很可能是古文字中一种具有巫术意义的镇伏记号，用以施诸那种凶悍不祥之物，盖取“厌胜”之义耳。这里所当注意的是，胜古音正通于辛。所以戴辛又可记作“戴胜”。[③]

---

①辛亦作名司。即薪，柴草也。此应是辛本义析木的引伸。关于“辛”的考释，可参看“释辛”，《中国语文》1983 年第 5 期。

②实际上，辛、心二字，古语言中音义亦同。《释名》：“心，纤也。所释纤微，无不贯也。”；闻一多训纤为尖。指出，凡尖锐之物，古皆称“心”，今字则作“尖”——心、尖音转。辛、心皆有尖锐利器之意。

③《山海经·西山经》：“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披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胜古音辛。戴胜即戴辛。

古文字中,除龙外,还有一些猛兽头上亦有“辛”字。如野猪和老虎(见图 1.2~8):

后一字前人不释。前一字朱芳圃释作“豩”。(《殷周文字释丛》)《说文》:“豩,豕怒毛竖。一曰残义也,从豕辛。”对此字的说解颇为含糊。但我们可以约略地推度出,在怒豕(野猪)头上加辛,的确涵有残义——即刑杀镇伏之义。[①]

综合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从“龙”字的字形结构中分析出以下要素:

1. 龙应是一种具有四足的爬行类动物。

2. 这种爬行类可能有角,有鳞,颈部有鬣(像野猪),有长尾。

3. 真实的龙,应是一种凶猛的动物,有巨口獠牙。

4. 人们畏惧龙,因此在这个字的头上标记“辛”,以示镇伏。

应当指出,在商周青铜器图纹中,确可见到多种龙食人纹器。青铜器专家马承源曾介绍其中的三件曰:

(一)商卷角兽觥,此觥极为奇特而壮丽,觥体后部为一曲折角型的龙头,龙口沿下连觥足,足部蟠一人面蛇身的怪物,龙的獠牙正好咬住这一怪物的头部。此器今在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陈列馆(见图 1. 2—9)。

(二)龙噬人头軎,上村岭虢国 1705 号墓出土。軎的顶端作龙形,龙口的獠牙中正面和左右两面各咬一人头。此軎的时代可能早到西周晚期。



图1. 2—8



图1.2—9

①近期读到一篇文章,说古文字中标“辛”者,是插草标卖之义。若如此,则龙、野猪、老虎,在古代市场上都是可以买卖之物了。一笑。



图 1.2—10

三、龙噬人头害，害的顶端作龙头形，龙角呈螺旋状，是习见的西周晚期器的特点。龙口的獠牙中正面咬一人头。上海博物馆藏。[①]

有趣的是，在商周玉器图纹中，我新近又发现了一只猛龙食人玉佩(见图 1．2一10)：

由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一条巨龙正绞缠着一个挣扎中的人，以双足扼抱其胸腹，作绞缠和吞噬之状。这些商周时代艺术图纹，为我们认定龙是一种食人猛兽的论断，提供了实物的证据。

①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第 15 页。

第三章　神龙的真相

以上我们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对"龙"作了分析。现在的问题是,在远古时代的中国大陆上,是否确曾存在过像"龙"这样一类凶猛的爬行动物呢?

我最近发现,无论是古生物学的证据、古历史动物地理学的材料,还是古文献的记载都确切无疑地表明:古中国大陆和海洋上,确曾存在过一种令人恐怖的巨型爬行动物。这种巨型爬行动物,以及与其形态相近的其他几种爬行动物,其实就是上古传说中所谓"龙"的生物学原型。换句话说,"龙"在古代确实是存在的,它就是现代生物分类学中称作 Crocodilus Porosus 的一种巨型鳄——蛟鳄(图 1．3—1)。

直到目前为止,国内学术界对这种巨型鳄研究和注意尚甚少。所以到目前为止,这种鳄类甚至还没有得到比较恰当的中文命名。

在分类学中,这种巨型鳄的拉丁名称是 Crocodilus Porosus。由于这种鳄类主要分布在亚洲的印度支那和马来半岛上,因此西方动物学家将其命名为马来鳄。也有一些动物学者将这种巨鳄的中国类型译作"湾鳄"。但近年已有动物学家指出,这一命名是不恰当的:

"由于对历史时期马来鳄在中国的地理分布等了解不够,起初只知唐宋时代的潮州和 1912 年香港有马来鳄存在,后来又了解到清代鼓岛和榆林港亦有鳄鱼栖息,因都只限于沿海的港湾、河口一带,故称其为'湾鳄'。"[①]然而,"两千多年来,马来鳄在中国华南地区曾经广泛地分布于今广东、广西、福建、台湾四个省区。其中有具体地点可考的,多达二十多处。它不仅栖息在大陆沿海的港湾和河口,而且还深入内陆地区,如西江中游的梧州和中上游的邕州,韩江上游的梅州等,说明马来鳄是通适应海水和淡水两种生态环境的热带海洋爬行动物。……因此,我们认为过去将中国历史时期的马来鳄定为湾鳄是不恰当的。"[②]但我以为,对这种鳄类采用"马来鳄"这一名称,同样也是不适当的。因为这种巨

①文焕然、黄祝坚等:《历史时期中国马来鳄分布的变迁及其原因的初步研究》,见《华东师大学报·自然科学》1980 年第 2 期。据我查阅所及,这种巨型鳄的中外文资料国内甚少(中文尤少)。而这几位学者的研究,是极其具有价值的。

②文焕然、黄祝坚等:《历史时期中国马来鳄分布的变迁及其原因的初步研究》。

鳄的生态分布不仅不限于海湾,它的地理分布也并不限于东南亚的马来半岛。实际上,在中国古代书中,这种巨鳄屡见记载,并一直被称作"蛟龙"。(详后论)所以我以为,中国马来鳄(湾鳄)应重新命名为"蛟鳄"(甚至可以干脆称之为"龙鳄")。本书即使用蛟鳄这一名称。

鳄类动物,现在地球上尚存在二十多种,蛟鳄是其中的一种。蛟鳄是鳄类中体型最大的动物。很可能也是自恐龙绝灭以后,陆地动物中体型最长大的一种。其成体体长可达10米以上,这一点亦与传说中的龙相符。古人传说"龙为天地之长子","鳞虫之长者"。蛟鳄四肢较短,体节具有明显的头、颈、躯、尾四部区分。体色背部常见为橄榄色或棕褐色,腹部为黄白色。这种体色有利于它在沼泽、水滨、沙石地域隐蔽。它的尾部比较长,能活动自如。据前人记载,蛟鳄捕猎时,往往善于"以尾取物",用尾如象之用鼻,往往卷食人家所畜羊豕,亦喜食人。因此,有蛟鳄活动的地区,对于人类的生命和生产活动,都具有较大的危害性。

据动物学家报道,蛟鳄与其他鳄类最明显的区别,是它的第四枚下颌齿对着上颌的缺刻处。口闭合时,此齿显露在外。它的吻部比较长,吻长可超过吻基宽部的1．2／3—2．1／6。这样长的吻必然口裂大。所在在古代传说中,蛟常被称作一种有"尖啄"、"喙长似鸟"的动物。这里尤当注意的是,啄、角二字在古汉语中是同源字。[①]加以蛟鳄的牙齿尖锐强固,全身披复坚甲,就使它一向被列入极为凶猛残暴的动物之列。它的咽与口腔间有鳄帆对着舌后端的横裂褶。当呼出的空气触动鳄帆时,会发出轰隆的吼声,有如远方传来的闷雷之声,这就更增强了它的凶猛性。这一形态和习性,又使蛟鳄在古代得到了"雷兽"(见《山海经》,又作"类兽"。雷、类相通)、忽雷(即呼雷,音转又作"忽律"[②]、貒貄,狐狸,详后论)之称。

蛟鳄为食肉类动物。据前人记述,它不仅能吃虎、豹、鹿等野生动物和牛、马、羊、豕等家畜,也能吞食人类。从国外文献来看,蛟鳄食性极杂,几乎毫不择食——从低等软体动物如螺蚌,到高等动物如鱼、蛙、水禽、哺乳动物都能广泛捕食。所以古书中称其为"贪禽"。与这种食性相适应,蛟鳄胃的消化和磨碎能力也极强。但在绝食情况下,它的耐饥能力也很强,半年以上不吃东西,据说也不会饿死。

蛟鳄为卵生动物,它的卵为白色,大似鹅蛋(85×55mm)。一次可繁殖50—60枚。

蛟鳄为热带动物,也能适于海洋生活。它虽用肺呼吸,但它的肺活量很大,肺脏能容纳大量的气体,便于在海面上长期漂浮。同时,通过吻端上的鼻孔,能接受大气的氧,更增长了漂浮的时间。它的四肢代替了游水的鳍,又有细长的尾部左右

---

①闻一多《古典新义》第135页,考证甚详。其说极精复,可参看。

②《太平广记》卷464"骨雷"条:"鳄鱼别号忽雷",忽通作呼,显然是因为鳄类的吼声似雷。又《水浒》中朱贵号"旱地忽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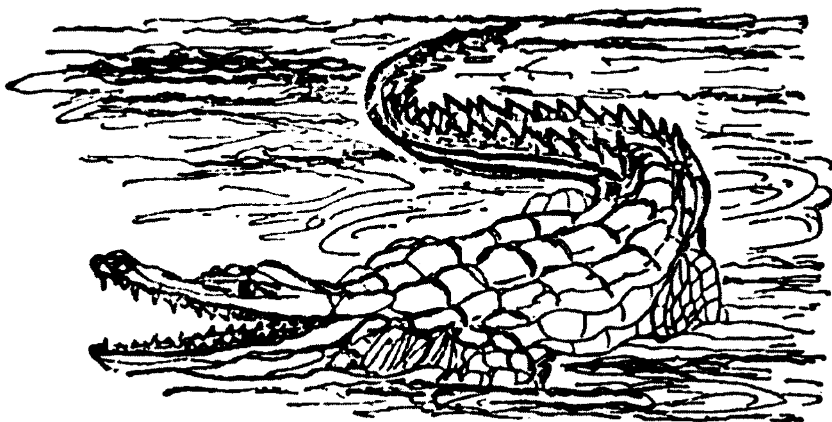


图1．3—1

摇摆，可以在海水中迅速游动。它的皮肤很厚，可以阻止海水盐分的渗透。它的眼睛附近及肾脏有排除盐分的功能，足以适应高渗的海水。

蛟鳄为变温动物，它的体温随外界温度的变化而改变，所以不适于过热、过冷或过于干燥的环境。当气温过高时，它泡入水中或躲到阴凉处，以降低体温。气温低时，它以晒太阳、少活动等方式以增加体温，降低新陈代谢，减少能量消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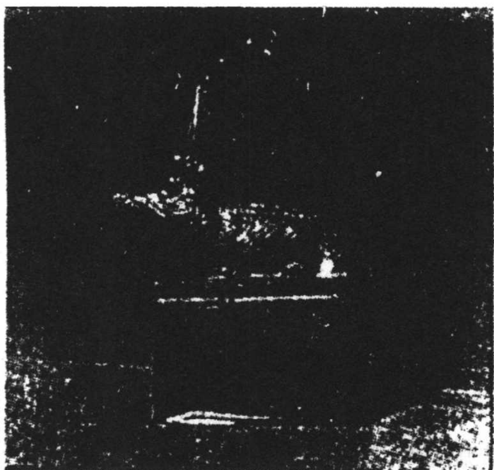
蛟鳄在今日世界上的栖息地区，除马来半岛和马来群岛外，还有印度、斯里兰卡、孟加拉湾、所罗门群岛等地。我国关于蛟鳄的记录，最晚者是 1912 年捕获于香港的一条。此后我国再也没有见到有关这种鳄出没的报道。①

鳄类的寿命极长，据说可达百年甚至数百年以上。有趣的是，据记载，鳄类动物具有一种奇异的功能，即可以敏锐地感受气压变化从而预知晴雨。每当下雨前鳄类常作怒吼，“其声如雷。闻之可占雨”。这是鳄类动物成为古人心目中的雷神、雨神、鼓神(乐神)的原因。在远古人类所面对的各种猛兽中，巨型蛟鳄毫无疑问是最神秘而且最具有威胁性的。所以远古人类既恐惧之，又崇拜之，把鳄看作地神(即社神勾龙)、水神(玄冥)和战神(玄武)。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民族中，其史前史均有过对鳄的崇拜。例如上古埃及的大神赛贝克就是一条鳄。上古巴比伦的开天辟地神、海神玛杜克也似乎具有鳄的形象(见图 1．3—2)。

①据《海洋》杂志 1981 年报道，1979 年夏，香港海滨浴场有一游泳者被海下猛兽整体吞噬。其兽形未见，但有见者认为此兽疑是蛟鳄。



天神奎查尔科特尔，即羽毛蛇。原物为霍奇加尔科的浮雕，本图采自米格尔·科伐鲁比亚斯的《墨西哥南方》。



古埃及索贝克神：鳄鱼(龙)神、同时也是太阳神，其王冠为一象征太阳的圆盘。



众神之互玛卡杜克。他脚下的怪兽就是巴比伦的龙。

图1．3－2巴比伦、埃及、玛雅文化中的鳄(龙)

如果有人对中国上古人们所崇拜并且视作天神的神龙，其真相就是这种凶猛的蛟鳄尚有疑问的话，那么就请看图1．3—3：



甲骨文龙字一体





(商代玉龙)



圈1．3－3河北易县出土战国(燕)龙

这些商代玉龙的图纹,是商周文物中较为典型的龙形象。不难看出,其形象与甲骨文龙字的一体极为相似,而若以之与蛟鳄形态作一比较,我想任何不带偏见的人,应都可以洞悉上古所谓“龙”,其真相究竟是什么。

再看图 1．3—4。

此图纹摹自 1959 年出土于山西石楼的一件商代早期铜觥。由此图的一组龙形纹样中,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辨识出两条巨型鳄的俯视和侧视图象。(这个铜觥,有的考古学家以为是夏代文化的遗物。这虽不可定,但其年代毫无疑问是相当古老的。)更有意思的是,在 1973 年出土的一件商代大石磬上,我们竟可以看到与上图极为相似的一条蛟鳄——龙的装饰图案(见图 1．3—5)。

也许有人可能会提出似乎不利于拙论的一个证据。因为无独有偶的是,在河南武官村出土与此磬形制极为相仿的另一件大磬上,我们却看到一条虎纹(见图 1．3—6)。

1987 年,在传说中五帝之一的颛顼之墟——河南濮阳发现了距今 6000 年前用蚌壳垒成的“蚌壳龙”,被称为“华夏第一龙”(图 1·3—7)。它的形状应该就是龙最初的形状。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的刘洪杰先生等曾亲赴发掘地点,对“蚌龙”进行了测量。发现其身体各部分的比例与鳄类基本一致,此外,蚌龙眼眶和鼻端向上突起的特点也与鳄类适应水面生活的特征相符。这应是华夏之龙神原型为鳄鱼最确凿的实体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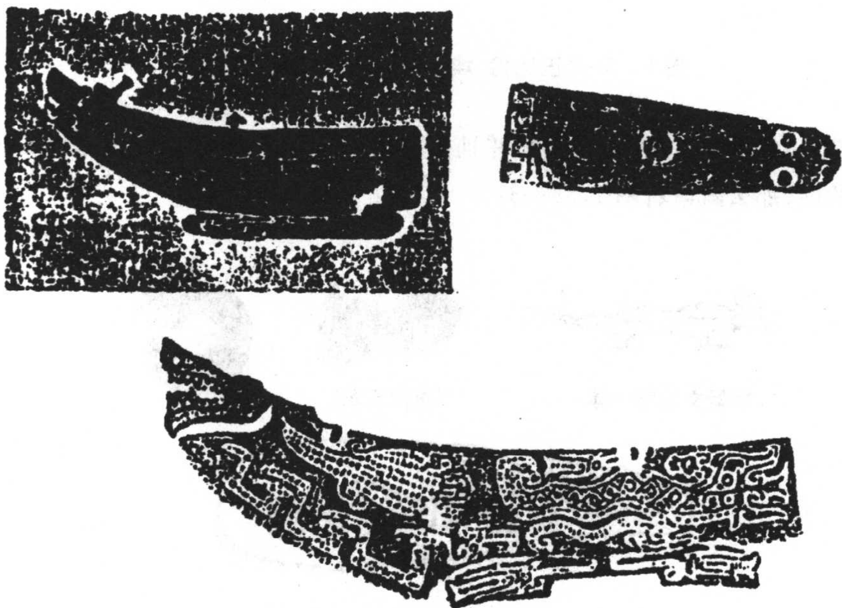


图 1.3—4 山西石楼桃花庄光社文化铜觥及其花纹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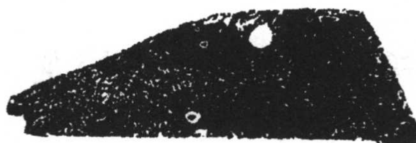


图 1.3－5 龙磬(安阳小屯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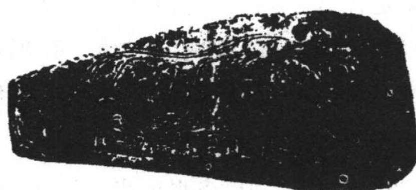


图 1．3－6 虎磬(河南武官村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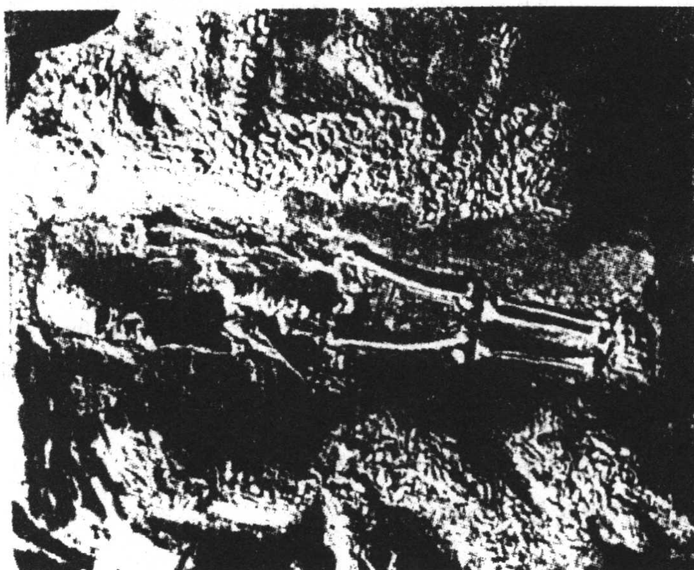


图 1.3－7 “华夏第一龙”(1987 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

第四章　蛟鳄与蛟龙

在古代关于龙的诸种传说中,一向被认为最神奇、最勇猛、最具有灵异的龙,恐怕无过于蛟龙了。蛟龙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考察一下古书中所记述的蛟龙形态。

《说文》:"蛟,龙属也。池鱼满三千六百,则蛟为之长,率鱼而飞去。"

《艺文类聚》卷96引《山海经》:"蛟似龙蛇,四脚,而小头细颈。颈有白婴,大者数围。卵生,子如一、二斤瓮。能吞人。"

《渊鉴类函》引《山海经》:"祷过(杌)之山,浪水出焉。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

《艺文类聚》引王韶之《始兴记》:"云水源有汤泉。下流多蛟,害厉。济者遇之,必哭而没。"

《埤雅》释蛟之得名云:"蛟能交首尾束物,故谓之蛟。"

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蛟龙谓:

"任昉《述异记》云:'蛟乃龙属。其眉交生,故谓之蛟,有鳞曰蛟龙。'裴渊《广州记》云:'蛟,长丈余,似蛇而有四足。形广如盾。小头细颈有白婴,胸前赭色,背上有斑,肋边若锦尾,有肉环。大者数围。其卵亦大。能率鱼飞,得鳖可免。'王子年《拾遗录》云:'汉昭帝钓于渭水,得白蛟若蛇。无鳞甲,头有软角,牙出唇外。命大官作鲊,食甚美。骨青而肉紫。'据此则蛟亦可食也。"

《淮南子·泰族》:"蛟龙寝于渊而卵剖于陵。"高诱注:"蛟龙,鳖属也。乳于陵而伏于渊。其卵自孚。"

从以上所引材料可以看出,在历史上,蛟龙并不是一种神话性的动物,而是一种曾经实有过的动物。综观古人关于蛟龙形态及生态的这些记述,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印象:

1. 蛟龙是一种水生动物。
2. 蛟龙有四足。似四脚蛇(蜥蜴),亦似鳖(鳖属)。
3. 蛟龙尾如蛇,首尾可交环缠物。
4. 其性极凶悍。
5. 其体躯甚长大。
6. 生于水中,而产卵于旱地。

根据这种"四脚蛇"(即"似蜥蜴")的形态,这种长而巨的体躯,以及凶悍、卵生、水生的

习性,我们可以断定,所谓蛟龙,无疑就是蛟鳄。案,蛟古音勾。故蛟龙在先秦书中又记作勾龙。这里还需注意,所谓祷过之山实即梼杌之山。过、杌、鳄,均音转相通。由此就可以知道,古传说中那种名叫"祷杌"[①]的奇怪凶兽,其真相其实也就是蛟龙,亦即蛟鳄。《史记·五帝本纪》注引《神异经》记梼杌之兽的形态说:

"祷杌,状似虎,毫长二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长丈八尺,能斗不退。"(见图1．4—1)



蛟鳄—寿杌

图1．4—1 "毫长二尺、尾长八、人面、虎足、独牙

《太平御览》卷913引《神异经》:

"西方荒中有兽焉,状如虎而身大,虎毛长尺(张华注:言此兽毛皆如毫猪毛也),人面虎足,口有猪牙,尾长一丈八尺。名曰祷杌,此兽食人。"

我们只要把这一形态与蛟鳄形态作一比照,就可以明白,所谓豪猪般的虎毛,其实即是指鳄背尾部的鬣鬃。至于长尾、虎爪、猪牙、食人、能斗不退,都正是蛟鳄的特性。

可以更进一步印证我们上述论点的,还有唐人的这样一则笔记:

"蛟之状如蛇,其首如虎,长者至数丈。多居溪潭石穴中,声如牛鸣。岸行或溪行者,时遭其害。见人先以腥涎绕之,既入水,即于腰下吮其血。血尽乃止。"(《渊鉴类函》引《墨客挥犀》)

在这一记述中,极准确地描述了蛟鳄的生态——居溪潭石穴,利吻如虎,声如牛吼。更重要的是,它还记录了蛟鳄食人时常从口部分泌出一中有异味的液体,可使动物麻痹。动物学研究表明,鳄类口部确有臭腺,其所分泌的口液是一种有异腥的盐状物,凝干后成为晶状颗粒。这种口液,其实就是古代著名的"龙涎"。案《本草纲目》记:

"龙吐涎沫,可制香。时珍曰:龙涎,方药鲜用。唯人诸香,方能收脑麝,数十年不散。又言所吐涎沫,浮出,番人采得货之,每两千钱。……黄白色,久则紫黑。如五灵脂而光泽。其

---

①祷杌亦是古史书之名。这一传说,又可与龙马(也是指鳄)负河图、仓颉(也是指鳄)造书的古代神话联系在一起。关于中国古代文字起源、图书起源、历史起源为什么总与鳄的神话连在一起,我将在本书续作中专章讨论。此不赘述了。

体轻飘,似浮石而腥臊。"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龙"口这种分泌物后来又演变出以"鲛人泣珠"为主题的浪漫传说:

《洞冥记》:"文犀国,人长七尺。披发至踵,垂象入海底,宿鲛人之舍。夕得泪珠,则鲛人所泣泪,而成珠也。"

案原文中,蛟或作鲛,二字通。段玉裁《说文》注,以为鲛应是海中大鱼,未必是蛟。殊不知蛟鳄既可生活于海中,亦可游于内陆。则在海即称"鲛",而在内陆则为"蛟"也。

更有趣的是,蛟,亦记作駮(古文字中,从虫之字与从马之字常相乱)。《山海经》中曾记一种凶猛而能吞食虎豹的"駮":

"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可以御兵。"(《山海经·西次山经》)

郭璞《山海经赞》:

"駮唯马类,实畜之英。腾髦骧首,嘘天雷鸣。气无凭陵,吞虎御兵。"

旧读《山海经》,无不以为这种能食虎豹的"駮兽",只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怪物,殊不知根据以下特征:

1. 皮甲坚硬可以御兵器,
2. 头有独角,
3. 是雷神,吼声如鼓,
4. 首身象马(鳄鱼有四肢,形态象马,别号亦称"水马"。详后论)
5. 爪牙如虎,嘘气成云。(蛟龙别名蜃,所嘘气即"海市蜃楼",详下论)
6. 从背部到尾部有腾髦,实即鳄鱼背尾部的硬鬣。
7. 性凶悍能吞虎豹。

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断定,所谓"駮"也就是蛟龙,其相正是蛟鳄。关于蛟龙食虎的故事,在古代传说中颇不稀见,如宋人笔记中有如下一则:

"思州有潭。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故东坡诗曰:潜鳞有恶(鳄)蛟,掉尾取渴虎。"(《唐子西语录)))

至于"駮"头上有所谓"独角",就是说,駮是一种独角兽,这一传说马上使我们联想到,传说中有一种独角兽名叫夔牛(见图1.4—2)。

商周青铜纹饰中常见一种独角神龙(见图1.4—3)。

这种独角龙形像亦见于秦汉瓦当中(见图1.4—4)。

我窃以为,这种独角怪兽,与古神话中的独足怪兽夔龙,其传说来源是一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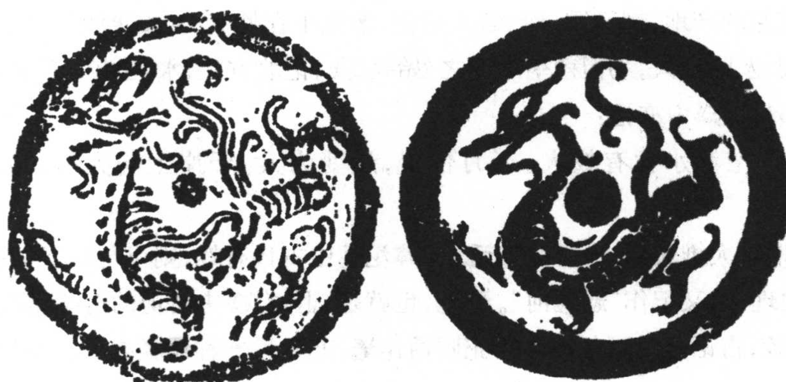
据《山海经》中记载,有一种独足龙名叫"夔龙"。据说此龙生相颇奇怪——仅有"一足"。夔的这幅怪相貌在孔子的时代已引起惊异。当时孔子曾以一个语言游戏的办法对此



图 1.4—2 夔牛(南阳地区出土)



图 1.4—3



汉 青龙纹 直径 11 厘米

龙纹瓦当(陕西出土)

图 1.4—4

问题作了答复。他说:“夔一足,是讲夔的本领大,所以只要有一个夔就足够了,却不是讲此物只有一只足。”①但这种答复未免仍令人难以信服。其实,夔一足,就是夔一脚。而足、脚、角三字在古语言中音义相通。我们在本书后面的讨论中,将证明夔龙也是蛟鳄的别名。而所谓“夔一足”的传说,正与“夔龙独角”的传说同出于一源。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传说呢?这个问题可以从蛟鳄的形态学中得到解答。成年蛟鳄的头部,有一组角质凸起物。远观之其形如“▽”(正似辛字),恰像一只独角。此物在传说中亦称“博山木”,“龙头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拾遗记》)请看图1.4—5:



图1.4—5 蛟鳄头部角状凸起

《述异记》释蛟之得名说:

“蛟眉连生。连生则蛟矣。相书所谓交眉,则蛟蜃之眉是也。”

案《辞海》“湾鳄”条记蛟鳄的形态特征说:“从吻部到眼前有两道角状隆起物。”参照图1.4—5可以看出,所谓蛟眉与蛟鳄的这一特征正相吻合。因此综括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说,古代所谓蛟龙,所谓“鲛鱼”(鲛人)以及《山海经》中所谓“駮”,其实都是同一种动物,即蛟鳄。

关于蛟龙的产地,据三国、唐、宋人所记,多集中在岭南。(如裴渊《广州记》:“新宁县东溪甚饶蛟,及时害人。”)但前引王韶之《始兴记》,记北方“云水”出蛟。云水在今山西。又晋人笔记《兴地志》中亦记:

“河间滹沱河水尝有蛟人。五月恒曝,遂变为人。于岸上与人行,至悬岸处推与俱下。”

案,所谓变人推人入水,应属神话。但滹沱河中古代有蛟,则可与以下史料相参证。滹沱河在古地理中,又记作“恶池河”。恶池,也就是《诅楚文》中所记的沉(深)渊湫神“亚驼”。亚(恶)、鳄、蛟,古语音均可相通。而驼则通作鼍,亦是另一种鳄类之名。所以所谓滹沱水

---

①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湫)神亚驼,我以为就是蛟龙——蛟鳄。

还应指出,在古人记载中,蛟龙不仅可生于海、生于水泽,亦可居于山地陵穴,成为"山蛟"。《潜确类书》记有这样一件事:

"元严子忠,汀州人。遣仆人入山掘笋,雷电大作,树下有一窟,有物如犬而长,其声如雷。仆挥锄击之而毙,人谓之山蛟,再积五百年则为龙矣。"

这一则记载我以为未必是无稽之谈。严氏所见树穴中那种似犬而长,如龙而小的"山蛟",很可能即是鼍鳄——此物可水居,亦可陵居,故别名"陵鲤"(详后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山蛟"一名,音转亦可记作"山魈"、山枭。而山魈亦即山鬼。在中国古代的生物学中,这个名称有时是指猴子,有时却正是指旱居的鳄类。(详后论)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古代人类与蛟龙作斗争的故事。如上所述,蛟龙——蛟鳄,乃是极为凶悍的一种水中猛兽。但我们的祖先是否因此而仅仅惧怕它、躲避它呢?并非如此。《吕氏春秋·季夏》中有"令渔师伐蛟"的记载。表明上古风俗中,每逢夏季有合族兴师,驱杀蛟龙的制度。而在秦汉魏晋笔记中,则收有许多关于斗蛟勇士的美谈:

"澹台子羽赍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阳侯波起,两蛟夹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剑,击蛟皆死。既济,三投璧于河。河伯三跃而归之。子羽毁璧而去"。(《渊鉴类函》引《博物志》)

"东海有勇士菑丘䜣。过神泉饮马。其仆曰:饮马此者,马必致死。饮马,果沉。䜣拔剑而入水,三日三夜,杀二蛟而出。雷神随而击之,眇其左目。"(《韩诗外传》)

"荆有次飞者,得宝剑。还涉江,有两蛟夹绕其船,次飞拔剑赴江,刺蛟杀之。荆王闻之,仕以执珪。"(《吕氏春秋》)

"曹公(操)幼而智勇。年十岁,常浴于谯水。有蛟来逼,自水奋击。蛟乃潜退,于是毕浴而还,弗之言也。后有人见大蛇,奔逐。操笑之曰:吾为蛟所击而未惧。斯畏蛇而恐耶?"(《新语》)

"周处年少时,凶强使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虎,并皆犯暴百姓,与处并谓之三横。而处既刺杀虎,又入水杀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三日三夜。竟杀蛟而出。"(《世说新语》)

"晋邓遐,字应远。勇力绝人,气盖当时。为襄阳太守,城北淄水中有蛟,尝为人言。遐遂持剑入水,蛟绕其足,遐挥剑截蛟,流血。江水为之俱赤。因名曰斩蛟渚,变谓之斩蛟津。"(《襄阳耆旧传》)

这些记载中的人物,有属于先秦的,但也有汉晋时代的。其地点,则或在中原,或在江南。表明蛟龙在汉晋以前尚时有所见。而唐、宋以下较晚近的记载中,偶亦仍可发见人蛟斗争的事迹:

"黄河之南阳。武下埽,在汴京西北,数为湍潦所败。金皇统中尝决溢。发卒塞之,朝

成、夕溃。汴守募能没者探水底。一渔叟自言能潜伏一昼夜。遂命备牢醴,先祭河神,然后遣之。入半日而出,曰:'下有长蛟为害,故埽不能坚,非杀之不可。须得宝剑乃济,蛟方熟寝于百尺之渊,斩之易也。'守取镇库宝剑付之。将入,又言曰:'愿集众舟于岸浒以相侔。至午,水变赤色。则令舟至中流。'及期,水赤。渔叟携蛟头奋而登舟,洪流陡落。"(《宋史·洪迈传》)

金皇统年代在公元1141—1148年间。如此记载可信,则约当于公元第12世纪中叶,黄河中游尚时有蛟龙——蛟鳄为患。《宋史》中的这一记载,是极可注意的。

又,《太平广记》卷420引《浔阳记》:

"浔阳城东门通大江,常有蛟为百姓害。董奉书符沉水中,见一蛟死浮出。"

所谓"蛟死"者,蛟尸也(死,尸字通。说见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论丛》)。这则记载表明,宋代长江中亦有蛟。

第五章　鸟与龙的不解之缘

蜃也是龙类之一种，即蜃龙。许多人仅仅知道蜃是蛤蚌之名，却不知道蜃还有另一种涵义。实际上，蜃正是蛟龙的别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将“蜃”属作为蛟龙的附录，并考证甚详：

“蜃，之刃切。[时珍曰]蛟之属有蜃，其状亦似蛇而大，有角，如龙状。红鬣，腰以下鳞尽逆。食燕子，能吁气成楼、台、城郭之状。将雨即见，名蜃楼，亦曰海市。其脂和蜡作烛，香。凡百步，烟中亦有楼阁之形。《月令》云：雉人大水为蜃。陆佃云：蛇交　则生　，交雉则生蜃。物异而感同也。类书云：蛇与雉交而生子日蟂。似蛇四足，能害人。陆禋云：蜾音枭，即蛟也。或曰蜃也。又鲁至刚云：正月蛇与雉产生卵，遇雷即人土，数丈为蛇形。经二三百年乃能升腾。卵不入土，但为雉尔。观此数说，则蛟蜃皆是一类。有生有化也。一种海蛤与此同名。”

蜃字从辰。关于蜃得名之由来，亦应从“辰”字去考察。[①]案之甲骨文及金文，辰字字形颇复杂，形变甚奇，因此历来诸家说异。

复核前人对“辰”字字形的各种解释，到目前为止，以周谷城先生之说较为合理。兹详录于下。

辰字古文字学者或释为蚌壳，或释为犁头。其实这个字既不像蚌壳，也不像犁头。然则像什么呢？就形体言，正像人在崖下凿石之状。辰字甲骨文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分开来看，实包括两大部分。上面一部分为石头，这大概没有什么疑义了。石在甲骨文中，几乎都如此形。亦即石崖。

辰字的下半部象征右手拿槌子，左手拿凿子，在崖下以槌击凿凿石之状。

以槌击凿凿石，必有震动，必发大声，必有崩溃，必有破裂，必有分开，必有开启，必有溃散等等现象。这等等现象，正是辰字的基本意义。我们的祖宗拿这辰字作字根，造出许多派生的字来。如代表蚌壳之蜃，代表农具之槈或鎒，便是由辰派生出来的，其他如震，振，侲，晨，農，蕽，耨，唇，蜳，宸，赈，脤，娠等字无不含有辰字的基本意义。我们现在且

---

①但一些近代文字学者所走的却恰是一条相反的道路。他们先抱定蜃是蛤蚌的成见，又以为辰是蜃的初文，即海蛤象形。却不知蜃的本义，最初并非是蛤蚌。

用科学方法,一一证明如次:

雷发声,连房屋都可以打破,叫做震。《说文》云,劈历,振物者;从雨辰声。《易·说卦》云,震为雷。《春秋》僖十五年震伯夷之庙,疏云雷之甚者为震。《释名》云,震战也;所击辄破,若攻战也。《春秋》文九年云地震,疏云:《公羊传》曰,震者何?动地也。《周语》伯阳父曰: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震字含有震动,破裂等义,这是人人晓得的,且不多说。

使潜伏的东西爬起来叫做振。《说文》云,振,一曰奋也;《广韵》云,裂也,又动也。《礼·月令》云,孟春蛰虫始振,便是说潜伏的东西爬起来了。敲锣鼓使发声也叫做振,《孟子》里面所谓金声而玉振之,也都属这类的意思。把人家的智慧发掘出来也叫做振;《庄子·田子方篇》是必有以振我也云云,便是启发我的意思。

以震动身体为业的小孩们叫做侲。《说文》云,侲僮子也,从人辰声。《方言》云,燕、齐之间谓养马者曰侲;《广韵》云,侲子逐厉鬼童子也。养马者必能跳动,逐鬼者必须舞动,故以辰字为偏旁描写之,侲从辰,含有震动之义,故又可与振字互用。《史记·淮南王传》以令名男子若振女,《集解》徐广曰《西京赋》(西当作东)振子万僮,骃按薛综曰振子童男女;是古字作振,今《东京赋》及注文皆作侲;《西京赋》侲童程材,李注引《史记》亦作侲,并后人所改谓之振者。再其次侲不独与振互用,且与万对偶,振为动,万为舞;上面所谓振子万僮,意即动的孩子与舞的孩子。《左》庄二十八年《传》振万注云:振动也;万舞也。振与万义,同是舞动。

胎儿在母体内分别成长活动曰娠。《说文》云,娠女妊身动也,从女辰声。《左》哀元《传》后缗方娠■注,怀身也;《广雅·释诂四》云,娠㑗也;《晋语》太任娠文王注,有身也,假借为賑;《尔雅·释诂》云,娠动也,注犹震也。这些说法,都说明母体之内有小体,分别成长而活动。

军队被打败,分裂溃散曰辱。胡厚宣教授提供这一例子,谓甲骨文中有文曰"师无辱",即军队不会被击溃之意。[何案,辱即今用之"辱"字]

屋檐自屋脊分开,向两边斜披曰宸。《说文》云,宸屋宇也。什么叫做宇呢?《释名》云,宇羽也,如鸟羽翼自覆藏也;这正像屋檐自屋脊分开,向两边斜披之状。屋脊或栋有时叫做柍,即中央之意;屋檐或宸有时叫做桭,即两边之意。《说文》段注云,屋者以官室上覆言之,宸谓屋边;故古书言柍桭者即栋宇也。《甘泉赋》日月才经于柍桭,伏虔曰柍中央也,桭屋穩(即楣,即檐)也。是知柍桭即上栋下宇之谓;柍即央字,桭即宸字。这里所谓上栋下宇,实即屋脊屋檐;脊高檐低,故分上下。再者这上与下之分,亦中与边之分。徐笺曰,许云屋宇者,浑言之也;赋云柍桭,亦兼举中边之辞。盖屋宇覆下,通谓之宸;指其中栋而言,则曰宸极。"宸极"即屋檐分开之处,即栋,即柍;"宸"即已分开之屋檐,即宇,即桭。

祭社之肉，一块一块分开，赐给部下，叫做脤。脤即《说文》里的祳字。不过许氏把这字完全错了。《说文》云：祳社肉，盛以蜃故谓之祳，天子所以亲遗同姓，从示辰声，《春秋传》曰石尚来归祳。既曰盛以蜃，又曰从示辰声；然则蜃与辰到底是一件东西，还是两件东西，我想许氏自己一定答不上来。老实说，祳或脤这个字，并非成于蚌壳盛肉之义，而实成于辰字的分开之义。《左》昭十六年《传》受脤归脤注云：受脤谓君祭以肉赐大夫；归脤谓大夫祭归肉于公。从这两句里，只能看出把肉分开或归还的意思，看不出以蚌壳盛肉的意思。又《公羊》定十四年《传》云：脤者何？俎实也。这更只能看出一块一块分开之义，看不出以蚌壳盛之之义。以蚌壳盛肉之说虽讲不通，但居然人人明知其不通，却曲为之辩。清王筠《说文释例》硬曰：祳下云社肉，盛以蜃，故谓之祳；言故者取其义也。石尚来归祳，经注皆直作蜃，是也。而第云辰声，不云蜃省声者，《说文》究是眼学，不必穿凿。这辩护实在没有力量。既曰盛以蜃，又曰蜃省声；自己莫衷一是，总由先把辰字看成蚌壳之故。倘识得辰字的分开之义，便没有问题了。且春秋时代，金属器物盛行，还要以蚌壳盛肉吗。

把仓里的粮食分给贫民，振起他们来，叫做赈。《史记·平准书》云：于是夫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廥，以赈贫民。《前汉·文帝妃》云：发仓庾以赈民。

太阳从东方爬出来，冲破黑暗，叫做晨，俗曰破晓。《释名》云：晨伸也，旦而日光复伸也。陆机《挽歌》，侧听阴沟涌，卧观天井悬，广宵何寥廓，大暮安可晨？大暮安可晨，即黑暗何时可以冲破之义。

开发山林叫做蓐。

开发土田叫做農。蓐農两字，大家或以为是一字，其实不然：一为开发山林，一为开发土田。或又以为这两字都只是農字的变体，其实亦不然：这两字是正体，農字才是一个容易被人误解之形。農字所从之曲，当是井田的田字。井与田是一件东西，都表示横直界画之意。我们若注意于横直相交之十，则四个十恰恰成一井字。我们若注意于横直所包围之方形，则四个方形恰恰成一田字。这道理我在《中国通史》里讲井田时已说过。把井与田合起来，很容易写成[illegible]，或曲字，实则井田而已。甲骨文字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作[illegible]，作[illegible]。商承祚先生《殷虚文字类编》云：《说文解字》農耕田也。从晨囟声。籀文从林作農 ，此从林从辰，或加又象执事于田间，不从囟。《諆田鼎》作[illegible]，予所藏《史农觶》作[illegible]，并从田。《散盘》作[illegible]，亦从 4 ，与卜辞同；从田，与《諆田鼎》《史农觶》同。知许书从囟者乃从田之讹矣。商说极是，但仍把蓐与農看为一字。实则不是一字：蓐为开发山林，農为开发土田，都取了辰字的开发之义。

抓破面皮曰辱。《说文》云，辱耻也，从寸在辰下；失耕时于封畺，戮之也。说辱的意义为耻为戮，都讲得能。抓破面皮是耻辱；又戮与辱同声，戮之也当然也可以解为辱之也。《荀子·非相篇》为天下大谬(戮)，《史记·田单传》僇及先人，都把戮当辱字用。只有失耕时于封畺一句，不必排在中间：盖犯着其他错误，也可以辱之或戮之也。辱又可解成污。郑氏

注《礼记》云,以白造缁曰辱,《老子》曰大白若辱;把辱与白对举,是污的意思。破坏白的,使成不白,是为污辱。贾谊《新书·道术篇》放理洁静之行,反行为污;《书·胤征》旧染污俗。破坏了行为之洁,破坏了风俗之纯,都可称为污或辱。又《释名·释言语》辱衄也,言折衄也,《说文》云,衄鼻出血也;《广韵》云,衄挫也;《纲目集览》,败北曰衄,这些解释,又几乎都与抓破面皮有直接联系。

借抓破面皮之义解释除田之器,又得槈字,鎒字,及作动词用的耨字,薅字等等。《说文》云:槈,薅器也,从木辱声;或从金。徐锴曰:薅音蒿,即耘田也;槈,其器也。清沈涛《说文·古本考》槈下云:涛案《一切经音义》卷八卷二十一引作除田器也。盖古本如是。除读为粪除之除,为除去田稗也。《易·系辞》引《释文》孟注云,耨除草;《淮南·氾论训》注云,耨耨除田秽也;皆与除田义合。今本作薅器也;案薅训拔去田草,亦即除田之义。《国语·晋语》注云,耨茠(古文薅字)也,《释名·释用器》云,耨以锄妪薅禾也。耨与薅皆从辱,同声。薅器之训,其义甚精。照这说看来,槈与鎒为除田的器具,是名词,耨与薅为除田的工夫,是动词。然皆从辱,取了抓破面皮之义。

嘴有缘能自由开启曰唇。《说文》云,唇口耑也;《玉篇》云,口唇也;《释名》云,唇缘也,口之缘也。《春秋元命苞》唇者齿之垣,《谷梁传》僖三年语曰唇亡则齿寒,都是讲的嘴缘。嘴缘何以要用辰来描写?因其自由开启,符合了辰字开启之义。

发笑至于张口曰辴。左思《吴都赋》云,东吴王孙辴然而咍,注云,楚人相调笑曰咍。《庄子·达生篇》云,桓公辴然而咍。束皙《玄居释》云,束子闲居,门人众侍下帏深谭,隐几而咍。咍究竟是一种什么笑呢?说文云,蚩笑也,蚩字的意义,据《六书正讹》云:凡无知者皆以蚩名之。无知蚩笑,张口不合,就是辴然而咍。

蚌有壳能自由开启曰蜃。《说文》蜃下云,雉入海化为蜃,从虫辰声。这是对的:辰并非蜃,取其开启之义,加在虫上,可成蜃字;正如它并非蛇,取其卷起之义,加在虫旁,可成蛇字一样。古文字学者知道蜃是蚌壳,于是把辰也当蚌壳看待。辰既视为蚌壳了,则农具如槈如鎒当然也可以视为成于蚌壳了。更进一步,或竟把辰解为犁头。其实不然:辰既非蚌壳,也不是犁头,只是人在崖下凿石之状而已。[略引,请参照原文]

在这里,周先生采用声训方法,阐释了与“辰”有关的一个字群。其中精义甚多,故详为摘引。周先生的这种方法是科学的,因为它所着眼概括的,是以一种语音为联系纽带而衍生的整整一个字族的系统性语义。这种方法,要比仅着眼于个别字的孤立字形,而做想当然、猜谜一般的说解(往往望形生义)要高明得多。

但是,周先生之说亦尚有可商之处。其主要一点,是说辰字的字形不确。在甲骨文及金文中,辰字较常见字形为如下三体(见图 1. 5—1):



图 1.5—1

可以看出，字从示(石)，从“九”或“尹”。关于九、尹二字，后面我们将证明，都是鳄类的古名。示字在古文中常用以标记神灵。第三个字不可确识。但我以为，此字示下之形，实乃龙字的省形。因此从字形看，辰字本义就是蜃龙。再以音类求之，辰即震。《易经》：“震为雷。”《说文》：“辰，震也。三月阳气动，雷电震民。农时也，物皆生。”后面我们将论及，辰与神(申)亦为同源字。如果说蛟龙(勾龙)得名，是由于其身躯能像蛇一样勾曲扭绞，那么蜃之得名，即因为蛟龙能“震”，吼声如雷，呼风唤雨，在古人心目中蛟龙是雷神和云雨之神，所以名之为“蜃”(震)。所以古人云：“蜃，龙也。如池井间有之，则吐气为雨。”(《物类相感志》)

蜃据说有两种奇特的功能。一是能从口中嘘出大量的云气，升腾天空远望如楼台——此即著名的“海市蜃楼”：

“渭水出气如蜃。蜃，形似蛇而大。腰以下鳞尽逆。一日状似螭龙，四耳有角，背鬣作红色。嘘气成楼台，台望之丹碧，隐然如在烟雾。高鸟倦，飞就之以息，喜且至，气辄吸之而下。今俗谓之蜃楼，将雨即见。”(《渊鉴类函》引《杂兵书》)



汉画彩勾芒

勾芒即勾龙。这种人面鸟身的奇特形相，其实也是鳄鱼形相的神化。

应当指出,关于蜃的这一传说,并非全是虚妄无稽之谈。据动物学家报道,鳄类对空气气压和温度的变化极为敏感,所以的确能够预知晴雨。每在阴雨之前,鳄鱼常怒吼如雷鸣,随之而降的大雨,仿佛是由它召唤而来的。而在炎热夏日,它又常常从口中排放大量水气以降体温。由于鳄鱼肺活量极大,所以这种水气远观之如大团的云雾,在阳光下,即能幻出艳丽的光色如虹如霞。所谓"蜃楼",所指的正是这种虹雾。

这里还值得注意的,是引文中提到"蜃"状如"螭龙"。案螭龙,是鼍,即扬子鳄的异名(详下论)。这一点,可以进一步证明我们论定蛟龙——蜃是鳄鱼不误。

与蜃有关的还有另一种奇特的传说。据说蜃与燕子或雉鸟等鸟类具有一种特殊的变化关系:

"世云雉与蛇交而生蜃。"(同上书)

"雉入大水为蜃。"(《礼记·月令》)

"蛇与雉交,而生子曰蟂。似蛇,四足,能害人"。(《本草纲目》引《类书》)

[李时珍引陆禋说:"蟂音枭,即蛟也,或曰蜃也"。]

"正月蛇与雉交,生卵,遇雷即入土。[体]数丈为蛇形。经二三百年,乃能升腾。卵不入土,但为雉尔。"

这些关于蛟龙(蜃)与燕、雉关系的传说,乍看纯系一种无稽之谈。由这些传说看来,在古人眼中,鳄类与鸟类似乎属于一类。我们在后面介绍鳄类形态和生态时将会看到,从形态学和解剖学观点看,鳄类与鸟类确实有大量相似之点(如卵生、营巢居等等)。那么这种



凤鸟也食人



凤鸟有龙身



羊角鸟与长尾鸟
(羊角、长尾均是商周青铜纹饰中龙、鸟的常见形式)



这种称作夔凤的周代铜器奇特图案,实际上正是龙、鸟形像的结合。

鸟——鳄转化的传说,是否即本于古人类对于鸟、鳄生态与习性的这种深刻观察呢?《庄子·逍遥游》中说,北海有大鱼,其名为鲲——以后的研究将指出,鲲也是鲸鱼及鳄鱼的古名。但此鲲据说却能化为大鸟,"化而飞,其名为鹏,其翼若垂天之云。"案鹏、凤古同音同字,鹏就是凤鸟的异名。但鹏又通彭,是与龙亦为同名。由此看来,在古人眼中,龙凤不仅是同源之物,并且可以互相转化。更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在商周铜器铭饰中,我们可以看许多古代图纹,其形象往往龙——鸟(凤)难分(见图 1. 5—2)。



龙乎? 鸟乎?

图 1.5—2

但另一方面,我在这里却还想指出一个极为有趣而重要的事实。请看以下一则资料:

公元前 450 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旅行埃及。他来到奥博斯城时,祭士们请这位古希腊学者参观当地鳄鱼神庙。在树林成荫的神庙里,许多大鳄在大理石砌成的水池中打着瞌睡。人们用珍贵的餐具给鳄送来了讲究的食物,但这并没有引起希罗多德的兴趣。引起他注意的是一种灰色的小鸟。

希罗多德发现,饱食以后的鳄鱼张着大嘴趴在那里,这种灰色的鸟立即飞到鳄鱼的嘴中,在鳄鱼的牙齿间大胆地跳来跳去。这时,如果鳄鱼把嘴一合,十来只小鸟立即会被它吞下肚去。可是,鳄鱼却从来不这么干。

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中记述了鳄与鸟类这种奇特的关系。他写道:“所有的鸟兽都避开凶残的鳄鱼,但是这种小鸟却能和鳄鱼友好相处。鳄鱼从不伤害这种小鸟。这是因为鳄鱼需要这种小鸟的帮助。鳄鱼离水上岸后,张开大嘴,让这种小鸟飞到它的嘴里去吃水蛭等小生物,这一定使得鳄鱼感到很舒服。这种灰色的鸟叫燕千鸟,也叫鳃鱼鸟或剔牙鸟”。[①]

顺便指出,由上述,我们可以重新思考《尚书》中的一个记载:

“高宗肜日,越有响雉。”

案《夏小正》:

“正月,……雉震响。”

汉代经师释《尚书》及《夏小正》此言“响雉”者,多以其为野鸡。但我却很怀疑这种能“震响”的雉,其实是蛟蜃而并非野鸡。

鸟类与鳄类这种奇特的伴侣关系,在生物学上叫做异类间的“共生关系”。这种奇妙的鸟鳄共生关系,我以为是解释中国古代那些奇特的鸟蜃转化神话的依据。

有趣的是,在中国古代艺术中,曾创作出许多以龙——鸟共生关系为母题的作品(见图 1. 5—3)。其起源之古老,似乎可以一直远溯到新石器时代。在某种意义上,鸟——鳄这种共生和伴侣的关系,岂非正是“龙——凤”配合的传说来源吗

最后还应指出,关于爬行动物与鸟类的共生和转化,在后世还有多种变形。如唐陆禋《续水经》:

“蛇、雉遗卵于地,千年而为蛟。其出壳之日,害于一方。洪水飘荡,吴人谓之发洪。”

《拾遗记》:

“有赤鸟如鹏,以翼覆蛟鱼之上。蛟以尾叩天求雨。鱼吸日之光。冥然则暗,如薄蚀矣。”

在另一层面上,鸟鳄的共生又可以转化为一种敌对的关系,形成龙嗜燕肉的传说:

《南郭新书》:

“龙嗜弱肉,故食燕者不可渡河。”

《说林》:

“以燕炙示龙,而不与食。龙俯而垂涎。”

更有趣的是,在上古语言中,龙与虎有时被视为同类物(详后论)。而在汉代瓦当艺术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块瓦当(见图 1.5—4):

①摘引自《鳄鱼也有朋友》,天津新蕾出版社 1985 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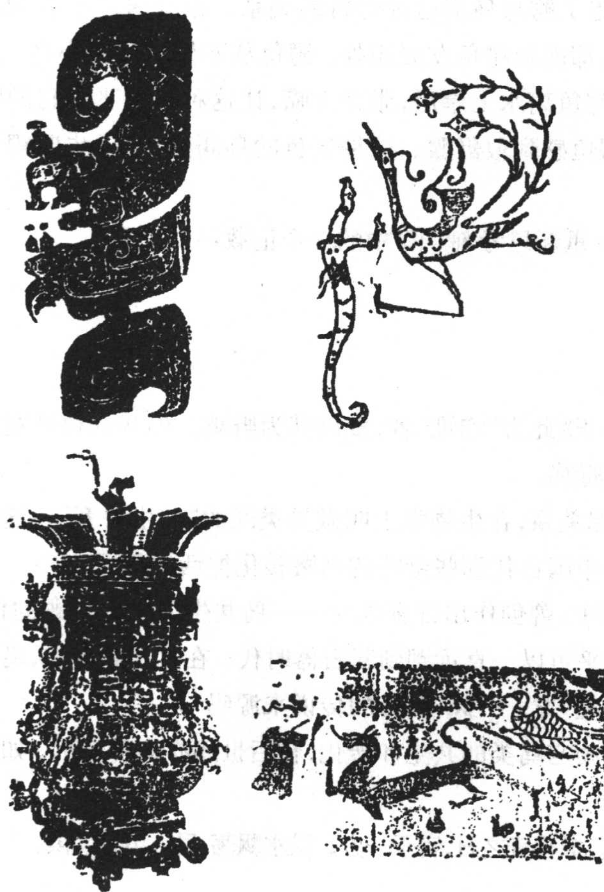


图 1.5－3



图 1.5－4

（在这里，龙与燕的伴侣关系，被转换和表达成了虎与燕的伴侣关系。）

第六章 关于螭龙与鼍龙

在远古中国大陆上，曾存在从原鳄到真鳄的多种鳄类。但到了有历史记载的古代(尧、舜、禹时代)以后，中国大陆上所存在的鳄类，主要仅为两种：一即蛟鳄，一即鼍鳄。前者，在典籍和古神话传说中常被称作蛟龙，后者今名叫扬子鳄，在古代又常被称作螭龙。在古书中，蛟螭常常并称。[①]如果说蛟龙是龙之正属的话，那么螭龙则常被称作“龙之别种”或“龙子”。[②]这里首先可注意的是螭龙之螭的读音。螭古音有三系。一读如离，一读若Lúo(罗)，一读若chī(蚩)。这种读音的差异，可能是由于古方言的不同。案螭字从虫从离。古书中，螭、离二字可通用。

《说文》：“离，山神兽也。从禽头，从厹，从山。欧阳乔说，“离，猛兽也。”关于“离”字的形、音、义，我们后面还要详作讨论。这里只想指出，这种称作离的所谓山神兽，所谓猛兽，所指正是凶猛的鳄类动物。所以《说文》段注引书，说离兽似虎而瞰虎。能吃老虎的猛兽，在自然界中恐怕也只有蛟鳄能办到。所谓山神兽亦即山鬼，又称作山魈、山枭。前面我们指出，山枭即山蛟，乃是蛟鳄的别名。蛟鳄与鼍鳄虽然是鳄属动物中两类不同的类型，但以形态相近，因而名物在古语言中常相混讹(见图1．6—1)。

螭又可读chī。是与蚩、豸音近而通。我们在以后的讨论中将会看到，古代关于蚩尤、獬豸的神话，其实都是与“螭龙”的传说联系在一起的。《说文》：

“螭，若龙无角而黄。北方谓之土蝼。”

案，土蝼，即土龙。(蝼、龙音转)土蝼是鼍鳄的古名之一(详后论)。有人曾以为土蝼即今所谓蝼蛄(一种小土虫)。这种理解是相当荒谬的。土蝼又称地蝼，在古代传说中是一种与麒麟、凤凰并称而象征吉祥的动物。《史记·封禅书》说，黄帝登基时，“黄龙地蝼见”(地蝼又记作地螾，同物异名。详后论)螭龙、土蝼，亦即鼍龙。现代动物学家一致认为，鼍龙就是今日仍存在于江南的我国特有珍贵动物——扬子鳄的别名。

---

①司马相如《上林赋》：“蛟龙，赤螭。”左思《吴都赋》：“藏蛟、螭。”

②《吕氏春秋·举难》高诱注：“螭，龙之别也。”《吴都赋》刘逵注：“螭，水神。一曰雌龙，一曰龙子。”《上林赋》文颖注：“龙子为螭。”螭龙，以同音通假而变名：赤龙、雌龙、蚩尤、祝融、朱融、朱明等。朱明即太阳。先秦传说中太阳神正是龙神。



图 1.6-1 清人《毛诗品物图考》
中描绘的鼍龙——鳄,在文中将鼍龙与蛟鳄相混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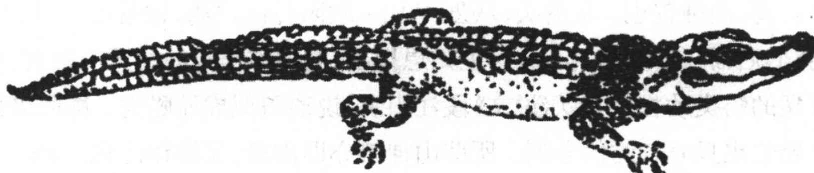


图 1.6-2 鼍(扬子鳄)

扬子鳄是一种与蛟鳄不同的鳄类(见图 1．6—2)。其体型较能生活在温带地区。从文献记载看,直到相当晚近的宋代,黄河中游地区尚有发现。

宋程颐《演繁露》描述螭的形态谓:

"螭鱼四足,长尾,鳞成五色。头似龙,无角。"

《说文》描述鼍的形态谓:

"鼍,水虫。似蜥蜴,长丈所(许),皮可为鼓。从黾,单声。"

《渊鉴类函》引《广志》:

"鼍鱼有四足,尾如蜓蜓而大。南方嫁聚必得食之。"(蜓蜓,即蜥蜴)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四十三"鼍龙"目下,对鼍有详细的描述:

"鼍龙[俗名]:鮀鱼、土龙。形如龙,声甚可畏,长一丈者,能吐气成云致雨。"

又云:

"鮀鱼生南海池泽,取无时。弘景曰:即鼍甲也。皮可冒鼓,性至难死。沸汤沃口,入腹

良久乃能剥之。藏器曰：鼍性嗜睡，恒闭目，力至猛，能攻江岸。人于穴中掘之。百人掘，须百人牵之。一人掘，亦一人牵之。不然，终不可出。苏颂曰：今江湖极多，形似守宫、鲮鲤辈，而长一、二丈。背尾俱有鳞甲，夜则鸣吼，舟人畏之。"又云："鼍穴极深。性能横飞，不能上腾。其声如鼓，夜鸣应更，谓之鼍鼓，亦曰鼍更。俚人听之以占雨。其枕萤净，胜于鱼枕。生卵甚多，至百，亦自食之。南人珍其肉，以为嫁聚之敬。"

综观古代关于鼍的这些记述，均相当确切地描述了鼍龙(螭龙)的形态与生态。概括即：

1. 形与龙(蛟鳄)相似，无角而小。又与蜥蜴(守宫、蜓蜓)相似而大。其实，说鼍龙无角是不对的。据动物学家观察，鼍龙成体，耳后也有一排弧形枕鳞，上"有坚强的棘状凸，远远看去仿佛是龙头上的角"。[1]只是与湾鳄头上的角凸相比，鼍鳄角凸不那么明显罢了。

2. 皮可剥甲，能制鼓。

3. 性嗜睡，居于深穴。

4. 生命力顽强，极难死。

5. 横行，但不能飞腾。[2](而蛟鳄——龙，据说可以跃腾高达一、二米)

6. 吼声如鼓。常夜鸣。又常雨前鸣，因此可据以预知晴雨。

7. 头部有几块枕石，极萤净。(这实际就是螭龙颔下有珠玉传说之由来)

作为对比，我们再来看一下现代动物学家所描述的鼍鳄形态。应当指出，详细了解鼍的形态、生态和生活习性是极关重要的。如果未曾作较深入的文字学、文献学和考古学研究，通常人们很难想见和相信，在上古时代，中国人的生活(从衣食住行到语言、思想、宗教、文化)，竟与鼍这种鳄鱼有何等密切而重要的关系。

据现代动物学家报道：

"鼍(Alligator sinensis)，学名扬子鳄。现仍生活于长江中下游区域，是中国特有的珍奇动物之一。与湾鳄同属鳄目，但在分类上异种，属鼍科。在典籍与民俗中，鼍有很多别名。称鱓、鳣(讹作鳝)、鼍龙、土龙、龙子、鮀鱼、江猪、猪龙或猪婆龙等。鼍一般身长约为1—2米，最大可达3米。体呈暗褐色，上有黄斑。喜生于近水沙地或丘陵，掘穴极深。但也可以栖息于陆上的山陵丛林中。据安徽地方志推断，它是既生于山陵又息于河川的动物。最有意思的是，作为一种两栖性的爬行动物，它却非常善于攀爬树木。"[3]"扬子鳄属中小型鳄类。形似大型蜥蜴，一般体长约150厘米，最大个体近200厘米，初孵幼鳄约18——22厘米。身体可分头、颈、躯干、尾和四肢。吻短而平扁、长略大于宽，吻背中部略凹进而两端

①陈壁辉等：《珍贵动物扬子鳄》，安徽科技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②《续博物志》："鼍长一丈，一名土龙。鳞甲黑色。能横飞，不能上腾。"

③参见《鼍生活史的初步研究》(《动物学报》第9卷第2期)，及《珍贵动物扬子鼍》(安徽科技出版社1984年版)。

稍突出,上有许多雕饰纹,末端有外鼻孔一对,高出吻端,周围环以肌肉,外面的皮肤连同几块小鳞片均可活动,当鳃潜入水中,可前后弥合,将外鼻孔关闭。口大,两颌有槽生锥形齿,新旧齿终生替换,新生齿在旧齿基础上垂直长出,间或可见在内侧长出。头顶略高,两侧有稍为外突的卵圆形眼,瞳孔纵裂,上眼睑带有几乎与眼皮一样大的鳞板,下眼睑表面粗糙,有许多颗粒状突起,并有一透明能前后闭合的瞬膜,潜水时,瞬膜迅速由后眼角向前关闭,以保护眼球,夜间在光的照射下,鳄眼有如天上的星星,闪闪发红光,相距数百米亦清晰可见。下颌腹面近喉部两侧,有左右对称的细长缝一对。此乃臭腺的开孔。颈短,紧连头和躯干,不能活动,颈背具项鳞 3 横列,每列 2 鳞,彼此相接触,形大,近方形,具棱嵴。躯干呈扁椭圆形,背鳞纵横成行列,脊背中央背鳞形略大且起棱,前后 17 横列,前部和后部每横列由 4 鳞组成,中间由 6 鳞组成,后部中央两行棱嵴发达成鬣,腹鳞光滑、矩形、骨化较差,老年个体骨化较好,纵行成 26——28 横列;体则鳞片小,圆、椭圆、多角形,鳞彼此不紧靠,因此该部皮肤伸缩性较大;腹面后端正中有一纵列的泄殖腔孔,周围鳞片细小,环孔而列,与腹鳞截然有别,尾侧扁而长,强壮有力,是游泳的主要器官,其基部肥壮与躯干无明显分界。尾鳞环列,尾背中央亦具发达成鬣的棱峭,前端 17～19 横列为双排鬣鳞,后面 18～19 横列为单排鬣鳞。四肢短小,分列于体两侧,鳞片细小,形多样;前肢五指,游离无蹼。后肢四趾,趾间略具蹼。成体暗灰色,有些个体间有不明显的淡色横带;头部具浅色斑,腹面米黄色,但杂有深灰和浅灰色斑,老年个体色变浅,幼体深灰色,头部、体背和尾部均有黄色横带"①

在生态上,扬子鳄有一些重要特征:

1. 栖息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丘陵山塘、水库、老河沟。多为荒芜之地,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另一种为长江沿岸圩区沟塘。目前扬子鳄主要分布于第一个类型区。

2. 扬子鳄在其栖息地内均建有复杂的洞穴系统,选择营造洞穴的地点,与地形、土壤及植被的情况关系密切。水体当中如有小岛,则洞穴必建于小岛。其营造洞穴的行为是一种本能活动,初孵幼鳄未经学习即具有此种行为。营穴期,从天气温暖的 5 月起,一直持续到 8 月。在挖掘时其吻部发挥重要作用,动作略似猪拱土。当其挖掘到一定深度时,全身到洞内后身体倒转一方向,用头及前背象推土机一样将掘出之部分土推出。此时观察到的鳄吻部、头顶和前背粘满颜色较鲜艳的黄红色土,此种土显然是洞穴内的土壤。

3. 性喜静,常爬伏不动。在其最活动季节,每天活动时间约占 1/4～1/3,其余时间或在洞穴内或趴伏不动。扬子鳄是变温动物,其体温和代谢率随环境温度而改变。因而对环境温度的依赖甚为明显,一般对高温适应较强,对低温适应性较差。在温度较高季节,

①摘引自《扬子鳄》,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5 年版。

其活动性较强；温度变低，其活动性降低或停止。影响它的季节和昼夜周期性活动，温度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4．下半年是鳄的活动期。一般于4～5月经冬眠后苏醒出洞，此时活动性尚低。除了晴天出洞晒太阳以取暖外，绝大部分时间仍在洞穴内度过。6～7月繁殖季节来临，雌雄均甚活跃，夜间求偶交配活动频繁，特别是雄鳄离开自己洞穴四出寻找雌鳄。七月是造巢产卵活动高峰期，此时雄鳄特别忙碌。8～10月为大量捕食活动期，雌雄鳄夜间均远离洞穴寻找食物，此时迅速长肥。11月至次年4月为冬眠期。

鳄类的活动规律有其相对固定性。另外其他气候因素对鳄活动规律也有影响，如气压低而闷，鳄多出洞，晴天出洞多些雨天少些。

5．鳄类极贪食。尽管它的消化道内已充塞食物，只要间隔几个小时再给食物，它仍然大口吞食，常由于过食而引起痛风(gout)(这一动物学现象，令我们想起古书中"饕餮性贪，食人未咽，害及己身"的传说)。成鳄食量亦大，每次能吞食占体重约10%的食物量。这种贪食的习性与捕食期短、能迅速将食物消化并贮存有关。同时在自然条件下，食物的可得性不是时时均具备的，一旦有机会获得食物，它就大量吞食，因此形成贪食习性。

6．它常漂浮于水中，"仿佛水面中央露出一根木桩头"。[①]一发现食物，迅速游近目的物，沉入水中潜游，然后露出水面审视一番。当距食物很近时，猛地向前一冲，张口咬住食物。鳄鱼的这一生态，产生了古传说中的"梼杌"神话。

7．雌雄鳄不同穴而分居两地。约于6月繁殖季节来临，雌雄均发出繁殖期所特有的叫声。一般常是雄性先发声，其音调较高而宏亮，略似"哄"而雌鳄应之以"呼"，其音调较低沉。一哄一呼有规律地从两个地点交替发出，此乃求偶叫声最重要的特点，多在日落后、天亮前听到。《淮南子》记："蛟龙潜伏于川，而卵剖于陵。其雄鸣上风，其雌鸣下风而化者，形精之至也。"

8．鼍鳄在各种不同水体内，如山塘、水库等进行交配，交配季节多在每年6月上中旬，但常随气候不同而略有前后。交配时间，多在夜间进行。根据人工养殖池内的观察，扬子鳄的交配行为有两种情况：(1)雄主动找雌，雄性在水中一反常态极度兴奋、活跃，在水面上狂游不息，积极主动寻找异性，常从侧面游向并以吻部抵触另一鳄的头侧或吻侧。这一行为，可能与头部有臭腺的分泌物有关(交配季节臭腺特别发达)。两鳄相抵触，体轴略呈垂直向。两鳄体轴夹角逐步变小，最后成平行状态，这时雄鳄开始爬跨雌鳄背部，拥抱后雄鳄吻部末端可抵达雌鳄眼部或稍前。如雌鳄不拒绝交配，则其头部露出水面，身体和水面略呈约30度夹角，静浮不动。(2)雌主动找雄，这种情况主要发生于雄鳄数少时。

---

①参见陈璧辉等：《珍贵动物扬子鳄》，安徽科技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龙城录》记:"开元间景州水中,见一龙二头。"(图 1.6—3 所示)

鳄类的这种交尾行为,使我们可以联想和比照中国神话中奇特的男女联体图形——伏羲、女娲(见图 1. 6—4)。



图 1.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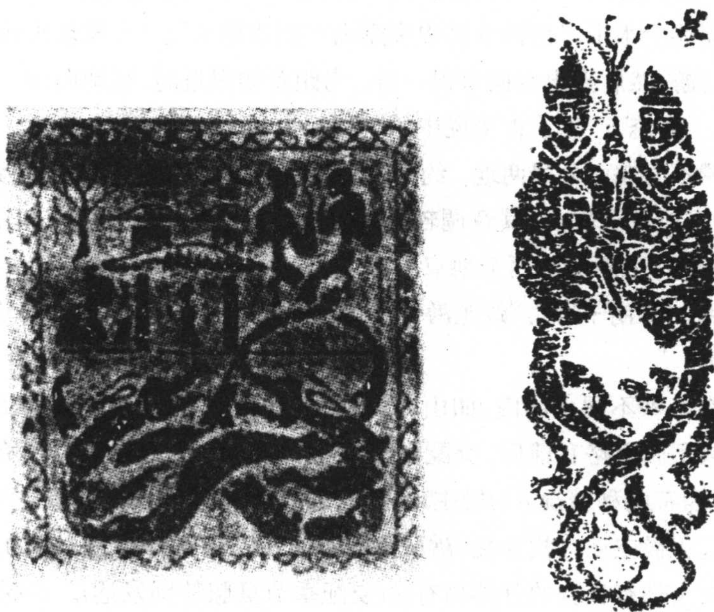


图 1.6—4

第七章 鳄类的生物起源与种类

距今约两亿三千万到七千万年前，地史时期称为中生代，乃是爬行动物繁盛的时代。当时的爬行动物身体形状千姿百态，生活方式千差万别。它们不仅在陆地上占绝对优势，还进入了天空和海洋，成为脊椎动物中第一种占领海陆空三大生态环境的优胜者。所以科学家往往把中生代称作“爬行动物的时代”。然而，到了白垩世末期，地球发生了强烈的造山运动，导致气候、环境的剧变。由于古爬行动物的形态结构、生理特点、生活习性均向着专一化方向发展，只能适应特定的环境条件，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加之地球上出现了恒温动物，特别是由于哺乳动物的兴起，使古爬行类动物在生存斗争中趋于劣势，终至大量死亡和绝灭。自此之后，爬行类便一蹶不振。

鳄类，是从那时一直存留到今天的一种古爬行动物。鳄类现存于世界的种类和数量已极少，所以受到动物学家的高度重视。地史和考古资料表明，在史前时代，中国大陆曾有多种鳄类生活过。但到今天，存在于我国的鳄类仅剩下一种扬子鳄。这种鳄于 1879 年由欧洲人 A.Fanvel 命名为 Alligator sinensis 而闻名于世界。但这一名称并不确切。动物学家朱承琯曾指出：扬子鳄古代称之为鼍。“鼍字，自古以来指这个动物，为了名实相符，应将它正名为鼍鳄。”[①]

根据现代动物学家的研究，鳄类动物具有一系列极为奇异的特点。了解鳄的这些特点，将可以使我们比较容易地解释历代关于龙的种种神奇传说，所以不妨在此略作介绍。

一、鳄类是恐龙的近亲，鳄的生态和习性在许多方面与恐龙相似。因此通过对鳄类的研究，可以了解恐龙的某些情况。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鳄类的骨骼和早已绝迹的恐龙类的骨骼非常相似。它们之间的头骨与中轴骨有一个通用的范型，例如头骨呈双窝形，外鼻孔仰生，切近背中线，前颌骨侧向发达，使上颌骨与外鼻孔隔开，齿长在前颌骨、上颌骨和齿骨上，且植入齿槽中。下颌有一外孔，夹板骨特别发达。颈肋与体轴平行，但肋骨小头与肋骨结节却与体轴直交。体腹常有腹膜肋。体表具排列规则的骨质鳞甲等。形态学上的相似性，说明鳄类、恐龙类和

---

①朱承琯：《鼍生活史的初步研究》，见《动物学报》，第 9 卷第 2 期，1957 年 6 月。

翼手龙类有亲缘关系,源出同祖。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解释自商周以来历代不断见诸记载的关于“龙骨”的传说。例如《本草纲目》记:“龙骨生晋地山谷及泰山岩、水岸、土穴中死龙处。采无时。”又引陶弘景曰:“今多出梁、益、巴中。”案《述异记》记:“普宁县有龙葬洲。父老云,龙蜕骨于此洲,其水今犹多龙骨。按山阜风岫,龙兴云雨者,皆有龙骨。或深或浅,多在土中。齿角脊足,宛然皆具。大者数十丈或盈十丈。小者才一、二尺或三、四寸,体皆具焉。尝因采取见之。”又曰:“冀州鹄山,传龙千年,则于山中蜕骨。今有龙冈,冈中出龙脑。”

二、鳄类是现存爬行动物中身体构造最高级的一个种群。其形类、生态、个体发生和进化途径有许多特点。这些特点与其他爬行动物有所不同,而和鸟类、哺乳类则有某些相似。例如在生态学上,鳄能营造结构复杂的、合于科学道理的洞穴。有收集杂草枝叶营巢的行为,有用口叼衔幼鳄使之脱离险境的行为,有以母体为主的小型家庭独占一区的行为。这些生态学上的特点,在其他爬行动物中是罕见的,而多见之于鸟类和哺乳类中。这说明,鳄脑较其他爬行动物要发达。同时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何以古代人常将龙类与鸟类看作可以相互变化的同类。《庄子·齐物论》记:“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

三、有趣的是,动物学家 Ferguson 和 Joanen 在统计密河鳄的性别比例时,发现鳄的性别取决于鳄卵的孵化温度。例如,当卵的孵化温度≤30℃时,将全部孵出雌鳄。当卵的孵化温度≥34℃时,即全部孵出雄鳄。如果卵的孵化温度为 32℃,则孵出的雌雄之比为86%:13%。众所周知,一般动物的性别当雌雄生殖细胞结合在一起时就已被决定了。决定性别的是受精卵内染色体的结构。但鳄的性别却可通过卵孵化温度决定和选择。这在动物世界中是极为奇特和罕见的。

但耐人寻味的是,古传说中龙的卵,却似乎也正具有这一属性。《埤雅》记:“龙卵生,思抱。雄鸣上风,雌鸣下风,因风而化。”又《淮南子》记:“夫蛟龙伏潜于川,而卵剖于陵。其雄,鸣上风,其雌,鸣下风。而化者,形精之至也。”

四、在食性方面,鳄所食极杂。从人类、大型动物到鱼类、鸟类、蛇类、蛙类,几乎无所不食。某些鳄类(如蛟鳄)体型庞大,动作迅捷,更是动物世界中的霸主。

五、在中国古代文化中,鳄占有重要的位置。我国早在远古就知道鳄皮可以蒙鼓。而鳄肉不仅可食并且滋味十分鲜美。曾见到一份泰国资料说,鳄肉嫩味佳。鲜肉可炖吃,加工成肉干则有治哮喘症之效。鳄肉之价格,在该国是所有肉品中最昂贵者。前已指出,在我国,亦早有食龙——食鳄的记载。《左传》记夏代有屠龙氏、豢龙氏。《礼记·月令》记:“季夏之月……命渔师伐蛟取鼍。”注谓:“鼍言取,羞贱(饯)之也。”即以鼍肉烧作肉浆。李时珍《本草纲目》记龙肉、龙骨均可入药。

“龙肉,气味甘平无毒。”主治咳逆、泻痢、脓血、女子漏下、症瘕坚结等多种疾病。又记鼍肉亦可食,“肉色似鸡”,“甘,有小毒。南人珍其肉,以为嫁娶之敬。”

还有的记载中说:“鼍肉白嫩鲜美,胜于鸡肉,而尾更鲜嫩。”(张孟闻说)

据动物学家 P.Brazaitis(1972)报道:世界现存鳄类共 21 种。其中眼镜鳄 Caiman Crocodilus 有四个亚种,骨喉鳄 Osteolaemus tetraspis 有两个亚种,泽鳄 Crocodylus palustris 有两个亚种,新几内亚鳄 Crocodylus novaeguineae 有两个亚种。地球上现存的这 21 种鳄,彼此间关系如何,目前动物学界看法尚不一致。最近日本动物学家青木良辅(1982)主张将鳄分为鼍科和鳄科两大类型。据此,则中国上古曾分布的蛟鳄与鼍鳄,即恰可作为这两大科中各自一种代表性类型。

近几年,Dayhoff(1972)、LeClercqetal(1981)、Perutzetal(1981)、Densmore(1981)利用生物化学和免疫学的技术,研究 21 种鳄的蛋白质组成和各种鳄所具有的独特抗原,得出的结论与青木良辅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的结论中,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1. 鳄类同恐龙类、翼手龙类共同起源于拟鳄类 Pseudosuchia。时间是在古地质史上的三迭纪。此时地球上出现了最早的鳄,称原鳄 Protosuchia;到侏罗世早期,原鳄类中演化出中鳄类 Mesosuchia,中鳄类进一步演化出真鳄类 Eusuchia(见图 1. 7—1)。这种类



拟鳄类的一种。它是恐龙类、翼手龙类和鳄类的共同祖先。



鳄类的远祖——原鳄。它的四条腿比现代鳄要长些,内鼻孔开在口腔的前端,椎体双凹型。



适应于海洋生活的中鳄类——地蜥鳄科。注意它的四肢变成和鱼相似的鳍,尾巴有和鲨鱼相似的尾鳍。身上盔甲也已脱去。它能在开阔的海洋劈波斩浪,任意浮沉。



鳄类的近祖——中鳄类。是小型鳄类,内鼻孔略移向口腔后部,有些种类已出现前凹型椎骨,它们在陆地上生活,捕食其他动物。

图 1. 7—1 恐龙与鳄类远祖

型已基本接近于现存鳄的形态。

2. Eric Buffetaut 认为,在白垩世早期,真鳄类分化成两支。一支演化出鼍科,另一支演化出鳄。后一支在新生代初期,又分成鳄亚科和食鱼鳄两支。现存鳄目的各个属,均与鸟类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根据上述论点,现存 21 种鳄的关系可图解为图 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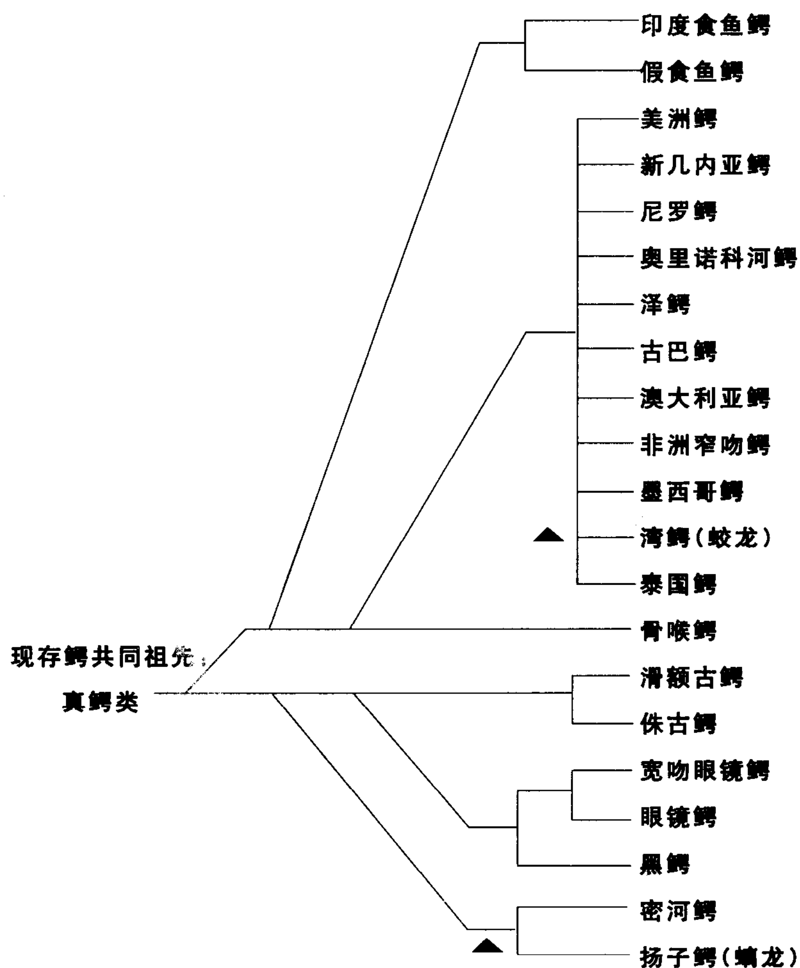


图 1.7—2 现存 21 种鳄关系图

第八章 华夏古陆是原始鳄类的主要起源地

古生物发掘表明,我国古地层中鳄类化石异常丰富。从原鳄类到真鳄类的各种鳄化石均已有发现。由此看来,华夏古陆是鳄的主要起源地之一。古地质学告诉我们,人称“华夏古陆”的中国大陆,是一块年代古老的大陆。自从地球进人地史时期开始,中国大陆就巍然屹立了。尽管亿万斯年来,地球上迭经发生天翻地复、四分五裂、大陆漂移、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中国大陆却基本保持着一种稳固的独立性。①

从远古代开始,中国大陆一度海浸频繁。在距今二亿多年前的二迭纪初,海浸退去。华夏古陆台的陆地面积变得空前广阔。此时大陆上出现了各种爬行动物。其中包括恐龙以及作为鳄鱼的始祖的拟鳄类。到二迭纪中叶,又一次海浸袭来,相当于今日长江流域的华南古陆化作一片汪洋。只有东南沿海以及皖南地区和湘鄂赣接壤地带的少数高地,尚零星露出于海面上。但在中国西部,这次海浸则被约束在古昆仑山、古秦岭以南和古雪峰山以西的区域,形成了所谓“古地中海”的一角。而中部、东部和北部则仍是陆地。在这些露出海面的地块上,现在均已发现当时鳄类生存过的足迹。

在整个二迭纪时期,海浸、海退反复发生。但跃过二迭纪进入三迭纪后,海浸又一次退却。这一时期中国大陆上爬行动物获得空前的繁荣,鳄类家族亦兴旺发达,发生了许多新的鳄种。

三迭纪中期以后,长江流域发生了地质史上称之为“印支运动”的造山运动,强烈而急剧。全部地层因此发生弯曲变形,很多地区甚至因受力过猛而发生断裂。由于地壳猛烈抬升,驱走了大片海水,从而基本结束了华夏古陆迭经海浸的历史。这次印支运动的结果,于三迭纪后期,又从地壳上突起一支横断山脉。西部的古昆仑、秦岭山地亦进一步高升,迫使古地中海向西南撤退。一路后退一路遗留下一汪汪大湖,镶嵌在横断山脉、古秦岭和云贵高原之间。从东向西,依次形成古云梦泽、古巴蜀湖、古西昌湖、古滇湖等大片湖泊,其间有一条水系串联沟通。此水走向与今日相反,系由东方流向西方,经南涧海峡而西注于古地中海。这就是原始长江的雏型。这条古长江虽初步确定了今日的长江水道,但

①本章地史资料,主要引述自陈璧辉、王圣宝、王保洲著《珍贵动物扬子鳄》(安徽科技出版社1984年版)。在此说明并致谢.

据科学家的测定,它与今日长江还是具有根本的不同。因为今日长江的年龄仅有六千多万年。也就是说,长江的真正形成,是在距此一亿年前的白垩世和第三纪之交。

在地质史上的第三纪时期内,中国大陆变得空前绝后的开阔。这不仅因为东海、南海以及黄海、渤海当时相连成陆台。而且因为台湾、菲律宾、吕宋岛和日本列岛,当时均与华夏大陆连于一体。直到约三百万年前的第四纪(即人类起源的时代),地质情况仍不稳定。围绕华夏大陆的近海时而下沉为浅海,时而又露出为陆地。台湾海峡一带诸岛屿此时则形成一连串环抱中国大陆架的列岛。

在此期内,由于接连发生几次新的造山运动,许多山地陆续升起。如长江流域的庐山、黄山、九华诸山相继拔地而起。在第三纪末与第四纪初,中国西部开始了喜马拉雅山运动。中国大陆因此而发生一系列规模巨大的升降运动。长江流域一带山脉在这时期之后形成了崔嵬峥嵘的雄姿。同时,喜马拉雅山崛起,一跃而成为世界屋脊,从而彻底改变了华夏古陆地形东高西低的特点。自此之后,华夏大陆即形成西高东低的地形大势。于是诸水向东流,长江也改变了流向,从源头青藏高原呼啸而下,一泻万里,流入东海。长江中冲刷而下的大量泥沙,则堆积成为土壤肥沃、植被丰沃的长江三角洲。

在华夏古陆地质变迁的同时,中国古气候也曾有过巨大的变迁。已知的地球气候史,科学界公认至少发生过三次大冰期。第一次在距今六亿年前的震旦纪。第二次在二亿三千万年前的石炭二迭纪;第三次在三百万年前的第四纪。

在恐龙繁荣生存的那些时代,全地球都一度笼罩于温暖气候中。因此,当时华夏古陆也适宜于一切古生物生存。后来,当时地球上仅有的两块大陆——劳亚大陆和冈瓦纳大陆四分五裂,东漂西移。但"华夏古陆"却没有参与漂移,因而能够成为适于各种古生物生存繁衍进化的乐土。

本世纪以来,深埋我国地层中的恐龙化石接二连三地得到发现,引起全世界古生物学家的重视(其实早在孔子时代,已有发现巨兽"防风"骨化石的记载。防风古音读"庞彭"应即是彭祖——龙祖。恐龙化石与鳄骨的相似,使古人很容易视之为同类)。恐龙化石的大量出土,说明我国四境之内,当时曾生存过种类繁多的恐龙(例如,东北有"黑龙江东北龙",西北、西南有剑龙,西有四川龙,东有盘足龙,北方内蒙古有似鸟龙等等)。我国许多地方还发现过恐龙蛋和恐龙脚印(早在古代即有"姜螈履大人迹而产稷"的传说,这"大人迹",实际上很可能是恐龙足迹的化石遗迹)。

与恐龙一样,鳄类家庭的各种成员,在中国古陆上分布甚广。从东海到西陲,由北境而南疆,处处发现过它们的踪迹。我国的古鳄类化石,目前已经发现了 17 属(见表 1.8—1)。

例如属于最原始鳄类中原鳄亚目的一种小鳄:甲板小鳄,于 1951 年发现于盛产恐龙

时　代	化　石
始新世	葛氏亚洲鳄 衡阳两湖鳄 湘江田氏鳄 石油马来鳄 玛纳斯准噶尔鳄
古新世	南岭亚洲鳄 存义始猛鳄
晚白垩世	松花江副鳄 圆环嘉峪鳄 多齿始马来鳄
早白垩世	天山贫齿鳄
侏　罗	重庆西蜀鳄 莒县山东鳄 苗氏孙氏鳄 长鼻北碚鳄 真　蜥　鳄
晚三叠世	甲板小鳄

表1.8-1

化石的云南禄丰。那是一条玲珑可爱的小鳄化石，体长仅有21厘米。生活于晚三迭纪。是鳄鱼的始祖之一。

除了原鳄亚目，在我国还发现过其他16属鳄化石(其中有中鳄亚目8属，真鳄亚目6属和西贝鳄2属)。过去有一种看法，认为特殊的西贝鳄只是南美古冈瓦纳大陆的特产。然而近年来，在我国的四川重庆和广东南雄，先后出土了与这种鳄形态相似的化石。被命名为西蜀鳄(Hsisosuchus)和平顶鳄。从而证明了这一特殊的鳄类在亚洲大陆亦曾生活过一个较长的时期。古生物学家认为，可能这一类鳄鱼，在中生代时分别平行发展于南美和亚洲。

更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纪以后，鳄与中国大陆上远古人类的关系，近年也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发现。考古发掘材料表明，早在四、五十万年前，生活于长江下游和安徽一带的“和县人”(时间不晚于中更新世)，即曾与鳄鱼一同生活过。在一个山洞中，鳄化石同“和县人”骨骼化石一道出土，成为目前所知关于人鳄关系的最早资料。此外，在新石器时代的多处文化遗址中，均曾发现过鳄鱼的遗骸。由此看来，人类对龙——鳄的崇拜，可能早在新旧石器之交即已发生。

另外，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许多文物，也证明了华夏古陆是始鳄类的主要起源地。

1973年,浙江河姆渡地区发现距今约五千年——七千年[①]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年代之久远,为当时已出土的多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不及。据报道,1973～1974年,1977～1978年,在余姚河姆渡遗址进行了两期发掘工作,发掘面积共2630平方米。有依次叠压的四个文化层,据一种意见认为它是早期(三、四层)、晚期(一、二层)一脉相承的一支新石器文化——河姆渡文化。

河姆渡遗址出土石、骨、木、陶质的各种生产工具几千件。以骨器为主,许多骨、木器工具式样新颖,加工精巧,在我国新石器遗存中尚属初次见到。这些工具连同大量的动植物标本,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经济形态和生产力水平。

河姆渡遗址有丰富的稻作遗存。同时根据遗址附近耕土层下存在着泥炭层,文化层中发现水生草本植物孢粉,以及有关动物的生活习性等方面情况,当时住地周围,确有大片的沼泽地带。

与农业定居生活相依存的家畜饲养业也有一定规模,猪狗两种家畜遗骨在河姆渡普遍发现。河姆渡多种大量的野生动物遗骨,说明渔猎和捕捞在经济领域中占有一定的比重。野生动物计有哺乳类、鸟类、爬行类、鱼类和软体动物共四十四种。其他湖沼地带生活的鸟、鱼和龟鳖类遗骨数量均较多,淡水鱼骨在遗址里更是随处散见,滨海河口的鲻鱼骨也不少,它们都是经常被捕捉的动物。还有亚洲象、犀牛、四不象和红面猴四种,现在已不见于浙江省境内和毗邻地区,有的国内尚未发现现生种。当时本地生存的这类动物表明,那时的气候温热湿润,雨量充沛,大致接近于现在我国两广等地区的情况。综观动物群的生态习性,反映出当时原始村落周围的自然环境,应是平原湖沼和丘陵山地交接地带。

又据报道,在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一种独特的大型榫卯结构建筑。这种房屋往往依山傍水而建。先打木桩于地,木桩之上铺设木板,以木板为地面。然后在木板上安竖梁柱,建成悬离于地面而配有长廊的房屋。实际上,这种房屋,在古书中早已见诸记载——此即所谓“干阑”式房舍(见图1.8—1)。

案,“干阑”一词,始见于《魏书》(卷101),又见于《通典》(卷187)等。字亦作高栏、葛栏(《蛮书》卷4,10)、阁栏(《太平环宇记》卷88,153)。其实干与阁为音转,阑与楼为音转,干阑亦即今语所谓“阁楼”。[①]其特点是“依树积木以居其上”(《魏书》),“人并楼居”(《旧唐书》卷197)。“干阑”式建筑具有悠久的历史。新发现的许多模型和图像,不仅说明了它的形制结构,并可肯定这种形制的建筑在汉代前后曾盛行于我国华南的许多地区。而从河姆渡的遗址看,这种建筑当时在设计和工艺上均已臻于成熟。因此其发明的历史,至少应追溯

①河姆渡文化在公元前5005±130年—前3380±30年。据《新中国的考古研究》第1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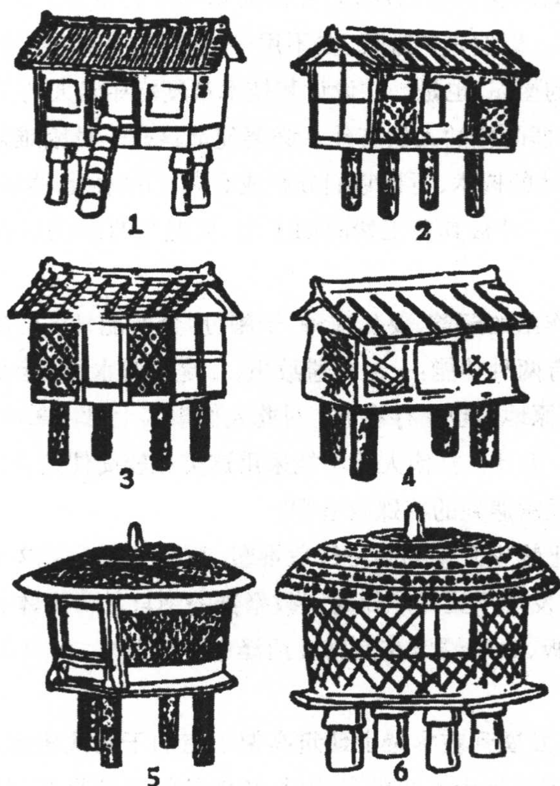


图 1．8—1 广州市出土的汉代陶制“干阑”式建筑模型

1．龙生冈 2．大元冈 3．金鸡岭 4．皇帝冈
5．细冈 6．东山羊山横路

到新石器时代中下期。它的一般特征是：具有高出地面的桩柱底架和“长脊短檐”式的屋顶，结构材料以竹、木为主；后来受到汉式建筑的影响，底架的桩柱下出现柱础，结构上采用斗拱，屋顶也改为铺瓦的悬山式，除桩柱底架外，基本上已经汉式建筑化了。凡具有上述特点的建筑形制，不拘住宅、粮仓或作其他用途的建筑物，都可以归纳为“干阑”式建筑的范畴。这种形制的建筑，唐宋以后演变为直至今日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仍可见到的二层有廊式阁楼，其历史之久远不能不令人惊叹。根据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可以肯定“干阑”式建筑为古代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土著的一般建筑形制，与黄河流域的土建式古代建筑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同河姆渡这种干阑式房屋相比，黄河流域新石器遗址

①宋代称勾栏。因妓院多设于阁楼上，楼砌以青砖，故勾栏院、青楼在宋代语中亦作为妓院隐语。

中流行的那种半地穴式的窑洞和房屋,要显得简陋和落后得多。但是,这种房屋结构复杂,建筑起来十分困难。即便是在现代,要不用一根铁钉,在潮湿松软的泥土上建筑这种完全由榫卯结构组织的楼阁,也是一件设计和技术难度均相当大的工程。

人们不禁会问,石器时代的人们有什么必要建造这样一种困难复杂的悬空式木阁楼呢?要知道,先砍下粗壮的树木,再把它们分解成有规则的木板,凿眼卯削为榫头,即使在现代工艺条件下,也是一件极其费工费时的工作,何况当时那些只有石器骨器工具的原始人哩!

对这个问题可能作出的解答,要从这种"干阑"房舍所能发挥的功能角度去考虑。这种干阑式建筑显然具有两种功能:一是防避敌患,二是防避水患。但如果是一般虎豹敌害以及水灾的话,史前中原地区也是存在的。对此人们事实上可以采取择高而居,保持常燃火塘的方法予以解决。为什么江南人民不能采用这类比较简便的办法呢?他们是否面临着某种比中原人民更经常遇到的特殊敌害呢?

在河姆渡遗址出土物中发现的两座鳄鱼堆塑,却似乎提示了这个问题的解答。这两个浮雕般的鳄鱼图形,发现于显然是作为宗教祭器的两只敛口陶钵上。它们与同时发现于遗址附近的鳄争骨板,表明鳄类在河姆渡沼泽中不仅甚多,而且如同神一样受到当时人们的恐惧和膜拜。

由据木高巢而居,发展到在木架上建筑高架于空的干阑式房舍,夜晚睡眠中的人类可以避免被鳄鱼侵入房屋拖走吞噬的危险(须知鳄鱼的习性是夜行日伏,喜于夜间出外觅食)。

《史记》记述古越人的生态说:"少康之子,实宾南海。文身断发,鼋鼍与处。"这里所谓鼍,就是指鳄类动物。而从古文献统计的材料与古代地理气候的条件看,鳄类动物在华南地区要比华北地区分布远为广泛。

第九章 鼓乐之神及鳄类在中国的分布

周代金文中有这样的颂辞："大神既悬，玉器鼍鼓。余不敢为乔，我台享孝，乐我先祖，以祈眉寿。世世子孙，永以为宝。"《诗经·大雅．灵台》也有类似的颂辞："鼍鼓逢逢，矇叟奏公(颂)。"

我们在前面曾经指出鳄类在中国古代被看作鼓神。这种用鳄皮蒙制的鼓，古称鼍鼓，亦称灵鼓，被视作一种神鼓。在古代关于鼍的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于鼍皮制鼓的记载。

《夏小正》：

"九月剥鼍。"(注：以为鼓也)

《渊鉴类函》：

"诗云：鼍鼓逢逢。先儒以为鼍皮坚厚，取以冒鼓，故曰鼍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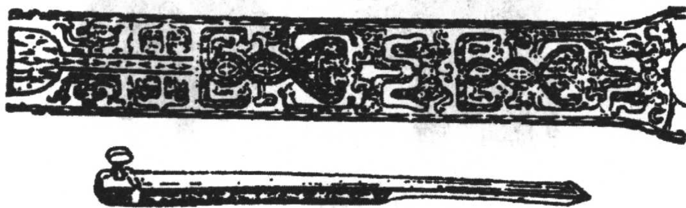
晋安《海物记》：

"鼍雷鸣如桴鼓。今江淮之间谓鼍鸣为鼓，亦或谓之鼍更。以其声蓬蓬然似鼓，而又善夜鸣。其数应更，如初更，一鸣而止；二更即再鸣也。"又"鼍欲雨则鸣，故里俗以鼍讹谶雨"。

赵解公《杂说》：

"鼍闻鼓声则鸣。"

有人会问，商周时人为何要在青铜礼器，特别是乐器上铸铭鳄类图纹(见图 1．9—1)？回答是，铸鳄纹也就是铸龙纹。龙——锷在中国神话中，乃是雷神、鼓神、音乐之神。



1．9—1

曾侯乙墓出土楚国五弦琴[注意图上的龙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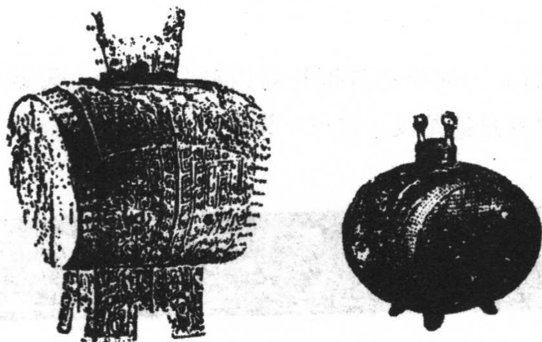
《山海经》中记:"雷泽有雷神,龙身而人头,[以尾]鼓其腹而熙(歌)。"《吕氏春秋·古乐》记发明音乐之神名"夔"。夔,又称夔龙,其别名:"鱓"。当鱓作乐时,"以其尾鼓击其腹,其声英英。"马叙伦曾指出,文中鱓当作鼍。其说至确。其实这一形像就是鳄鱼振尾鼓腹而鸣叫的生动写照。在后文中我们将证明,"夔"与"鬼"通。而夔、鬼就其初义,也都是鳄类之名。至于鱓,字亦作鲃、鳣,今通作鼍。

在山西襄汾县陶寺龙山文化墓地,曾出土一批彩绘木器,其中有一种鳄鱼鼓。此鼓鼓形如木桶。鼓腔为木质,外壁着彩绘。最大的一件,通高 100.4cm,上口直径 43cm,下口直径 57cm(《1978—1980 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鼓在墓中与石磬、陶质鼓器共存。据报道,"鼓腔内常见散落的鳄鱼骨板数枚至数十枚"。因此考古工作者认为,此鼓"原以鳄鱼皮蒙制,应即古文献中所记载的鼍鼓"。无疑,这一论断是正确的。①

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梁思永先生发掘安阳西北岗 1217 号大墓,在这座庞大的殷王陵墓中,即曾发现过与石磬并存的鳄鱼鼓。鼓以彩漆修饰,横向放置。两面皆有鼓皮,一面鼓皮上鳄骨板的痕迹清晰可见。又有悬挂鼓、磬的木架,木架都经过修饰,并用蚌片嵌出饕餮纹、虎纹和人字形纹。又据报道,传世至今的灵鼓中,还有一件商代(或西周)铜鼓。鼓高二尺四寸,鼓腔横置,遍饰饕餮纹。上踞双鸟,下以四兽首为足。鼓面饰鳄鱼皮纹,方块状的骨板排列整齐,其边缘钉纹三列,将以鳄鱼皮冒鼓的情形表现得十分真切,应是仿照当年流行的鼍鼓样式所铸。(见图 1.9—2)

《诗·大雅·灵台》:"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生动地记述了周文王作邑于丰,在灵台、辟雍,以鼍鼓祭神的盛况。

《史记·李斯列传》引《谏逐客书》文,文中有"灵鼍之鼓"。灵鼍雷鼓,亦即以鳄皮所制的祭神大鼓。这种鼓是上古专用于祭祀等重大典礼活动的庄严乐器(陶寺龙山文化早期



1. 9—2

①陶寺龙山文化鼍鼓,是迄今所见可确认为鳄鱼鼓中最古老的一群标本。

鼍鼓，是迄今确认为鼍鼓中的最古老的一群标本）。

实际上，在上古文明中，鼓不仅是一种敬神之器，而且本身就是一种神器。它是由社器——石且（祖）直接演变而来的。所以古代祭社神必以鼓。在古代南方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铜鼓"，其来源也在于此（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本书续篇研究"社稷"问题时还要详论）。

与陶寺出土的鳄鼓可能有关系的，据报道，陶寺附近另一处遗址的龙山文化层中，也曾发现过鳄骨板。由此看来，数千年前的汾河中、下游地区曾有自然分布的鳄鱼群落存在。以印证于《左传》中所记晋都城（今侯马）发现"龙"的报道，可知不是偶然的。

此外，在山东兖州王固遗址及泰安大汶口墓地，也都曾发现过鳄骨板（或作鳞板）。如大汶口墓地10号墓，是大汶口文化中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大型墓。在该墓坑内曾发现鳄骨板84枚，分两堆放在靠近墓角处。10号墓属大汶口文化晚期，年代约公元前2800～前2400年之间。另外，泗水尹家城的一座山东龙山文化大型墓葬中，曾发现鳄骨板四十余枚。这些古墓中的鳄甲骨，多是鳄皮腐朽后的遗存物。上古先民在墓葬中放置鳄鱼皮的意义，我们今天还难以确定。但根据以上考古发现，一些学者认为，至少在北纬36°。线附近（陶寺遗址在35·54 '），约五六千年前，尚有呈自然分布的多种鳄类动物存在。而其种类，亦并不仅仅局限于今日所知的蛟鳄与扬子鳄这两大类。因为古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资料向我们表明，中国古大陆，正是鳄类动物起源的最古老的故乡之一。

据古书记载，蛟鳄自上古以来曾比较广泛地分布于中国东部、南部、北部滨海区域，以及中部某些内陆区域。

我们知道，鳄类是热带动物。在现代鳄属动物中除二、三种生存于温带地区以外，绝大部分种类均分布于赤道附近的热带及亚热带地区。

但古气象学的研究表明，商周以前，中国的中原地区恰正具有接近于亚热带的气候条件。我国"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的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1]，冬季罕见冰雪。当时河南殷墟一带属于亚热带型气候。这时的雨量也很充沛，胡厚宣先生根据甲骨文的记载，考证出"殷代自一月至十三月，终年可以降雨"，"殷代安阳一带之雨量，必远较今日为丰"。[2]再从当时的地理环境来看，殷墟周围有高山、丘陵，亦有广阔的平原。在广袤的中原大地上，甲骨文的材料表明，"殷代黄河流域必有面积极大之森林与草原"。[3]这样的气候条件与地理环

①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②③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见《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下册。

境，正是适合鳄类活动和繁殖的场所。因此，中原新石器文化区域考古发现物中，常有鳄类化石伴随象类及水獐、竹鼠、貘、水牛、野猪、犀牛等属于热带或亚热带型的动物骨胳一同出土。[①]这绝不是偶然的了。

有证据表明，鳄类动物在上古时代，曾广泛分布于南海、东海、渤海沿海以及江淮和黄河中下游流域。但是，自西周中期以后，中原一带的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竹书纪年》载："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气候变冷，连长江、汉水都结了冰。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中指出："这就表示公元前第十世纪的寒冷"，而且这段寒冷的时间延续了"一二个世纪"。这样寒冷的气候是鳄类不堪忍受的，它们必然要逐渐向南方温暖地带迁徙，去寻找适宜生存的新天地。

其次，中原一带的地理环境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大规模协作的加强，促进了土地的开辟。到了西周晚期以后，由于各国"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嗥"，开垦的土地逐渐增多；而到了春秋时，由于铁器工具的使用，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更大地提高了人们改变自然环境的能力，连较为偏僻的地方、昔日"狐狸所居，豺狼所嗅"的荒野，经过"剪除荆棘，驱除狐狸豺狼"[②]，也变成了可耕土地，许多水泽湖沼也由于排水系统的建立，或由于竭泽而渔的人为破坏，逐渐干涸。自然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

地理气候生态的重大改变，导致鳄类的数量迅速减少，终竟在中原地区濒于完全绝迹，只留下了关于这种神秘恐怖怪物的大量神话和传说。尽管周秦以后中原地区偶尔仍可见到鳄类，但却很少有人能知道鳄就是古传说中之所谓龙了。代之而起的，则是距离真相愈来愈远的关于龙的各种神话。而龙的神秘化，也就是锷的世俗化。

在多种史志资料中，均记载过一种巨大似龙、能吞食虎豹的水生怪兽。这种怪兽，其名甚多而不一，或称"虎鱼"，或称"勾龙"，或称"万"，或称"蛟"或"駮"，或称"骨雷"或"忽雷"(呼雷)[③]；而较通用的称呼，则是"鱷"或"𧊒"或"晋"或"鳄"或"屃"。

我们可以把秦汉以下古文献中关于鳄类的记载，系统地归纳一下。

《尔雅·释鱼》中记述有一种动物名"蝁"，是蜥蜴类("跌")，郭璞注谓"蝮属，火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蝁子，音恶"。

《说文解字》中记述了一种称作"𧊒"(读若"鳄")的动物："𧊒，似蜥蜴，长十丈。水潜，吞人即浮。出日南地。"

《尔雅》中的蝁，《说文》中的𧊒，都是鳄的异写。

---

①德日进、杨钟健：《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中国古生物学志》，丙种第12号，第1册；又，杨钟健、刘东生：《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第4册。

②《左传》襄公十四年

③忽雷，转音轰隆，亦即"丰隆"。又转语作"骨鮑"，车轮之俗名。

《物类相感志》引晋孙炎说:“鳄,兽中最大者。龙头、马尾、虎爪。长四丈,善走,以人为食。”

《文选·吴都赋》刘逵注引《异物志》:“鳄鱼长二丈余,有四足,似鼍。喙长三尺,甚利齿。虎及大鹿渡水,鳄击之皆中断。生子则出在沙上产卵。”

郦道元《水经注·浪水》记:交州南海“林麓鸟兽,于何不有。海怪鱼鳖,鼋鼍鲜鳄,珍怪异物,千种万类不可胜计。”

《梁书·扶南传》:“鳄长二丈余,似鼍有四足,喙长六七尺。两边有齿利如刀剑。”

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古代中常以鳄与鼍连称或互作类比。实际上,鳄鼍二音具有共同语源,是同一语根词的分化。《说文》:“戹,一名戹。”觛,古音同于鳄,觛音同于鱓,即鼍。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指出:鱓、觛、戹,实一字也。又指出,古戹字作觗。支部、歌部、元郭古音共出一源。“支部之竟与歌部最近。歌、元二部又阴阳对转。单声之声如郸、瘅、驒、鼍等字,古多转入歌部。蝉字双转入支部。”所以由此看来,鳄鼍螭(支部)之语,古语言上皆同源,后来才分化为三个词、字。

《国志·吴书》:“鳄体长二、三丈,有四足,似守宫,食人。”

《真腊风土记》:“鳄,大如船,有脚,类龙。”

《太平广记》引《岭表录异》记:

鳄鱼,其身土黄色。有四足,修尾,形状如鼍。而举止趋疾,口森锯齿,往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惧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群鳄嗥叫其下,鹿必怖惧落崖,多为鳄鱼所食。”

直至唐宋时代,史书中仍不时可以见到有关蛟鳄的记载。例如《宋史·陈尧佐传》记:一个姓张的十六岁小孩,同其母洗濯江边,鳄鱼尾而食之,即先用尾巴猛力一扫,将小孩打落水中,然后一口吞噬。

动物学家(文焕然等)曾根据古籍记载,将唐宋时代中国南方有鳄类活动的地域划分为如下五大区:

1. 潮梅区:

本区指唐代潮州[治所在海阳县(今广东潮安县)]及宋代潮州和梅州[治所在程乡县(今广东梅县)]为主的韩江及其支流梅江流域和汀江的下游一带。在唐宋时期,本区不仅有马来鳄长期活动,而且是岭南大陆部分数量最多的地区。唐元和五年(810 年),柳宗元在《愚溪对》一文中写道:“予闻闽有水”,“有鱼焉,锯齿、锋尾而兽蹄,是食人,必断而跃之,乃仰噬鱼。”说明当时汀江下游有马来鳄栖息。元和十四年(819 年)及其以前,潮州城西湫水有马来鳄“食民畜产将尽”。当时“恶溪”(今韩江)的马来鳄“早暮(潮州)城下,以人为食,虽牛马羊豕,见必尾之,居民怖焉,甚于虎陬。”还提到马来鳄之害甚至使“郡之上下有三十里不居焉”。这里居民曾经把马来鳄与“飓风”(台风)相提并论,列为当时两大自然灾害之一。

大中三年(849 年)冬,李德裕从长安经福建沿海赴海南岛路过潮州,“经鳄鱼滩,损坏舟船,平生宝玩古书图画一时沉失,遂召舶上昆仑取之,但见鳄鱼极多,不敢辄近,乃是鳄鱼窟宅也。”

在《岭表录异》下中,不仅提到公元 849 年潮州马来鳄极多,并对 9 世纪末、10 世纪初南中(岭南地区)的马来鳄有较详细的记载:

“鳄鱼,其身土黄色……南中鹿极多,最惧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群鳄嗥叫其下,鹿怖落崖,多为鳄鱼所得……”

这里还指出有“群鳄”,足见当时岭南地区马来鳄为数之多。

《太平寰宇记 160 岭南道·梅州·程乡县》:

“恶水即(梅)州前大江,东流至潮州出海。其水险恶,多损舟船。水中鳄鱼遇江水泛涨之时,随水至舟(州)前。”

这里进一步明确指出当时恶水中的马来鳄,还能随着江水泛涨游到梅洲城附近,可知今韩江及其支流梅江(包括现今广东潮安、澄海、丰顺、大埔、梅县等县)在北宋初以前确有马来鳄栖息。此后,马来鳄在本区活动逐渐有所减少,这里就不必一一列举了。

2.广惠区:

本区包括广州的番禺、南海、东莞等县(约即今广州、顺德、东莞、新会等)县境内的珠江及其支流东江流域。

马来鳄在广州一带的活动,已如上述。文献中还提到唐代广州“鳄鱼能陆追牛马,水中复舟杀人”。惠州的归善县在北宋初以前有“鳄鱼池”,池中多鳄鱼,因以为名。至南宋宝庆三年(1227 年)以前,该地还有“鳄湖”,并根据“故老相传”,“多鳄鱼”。东莞县也有“鳄湖”,这里因“旧有鳄鱼”,“故名”。归善的“鳄鱼池”和“鳄湖”,也可能就是一地方,因为都在归善一县,而且都以“多鳄鱼”而得名。这个“故老相传”和“旧有鳄鱼”究竟在什么时期,不易理解。如果联系归善县的“鳄鱼池”在北宋初以前“多鳄鱼”,就可以判断两个“鳄湖”的鳄鱼,在时期上可能相差不远,大致在北宋初或宋初期,即公元 1000 年左右,距南宋宝庆三年已有两百年左右的历史。

1973 年顺德县勒流公社《五·七》农场在稻田开沟工作中出土的带有刀劈痕的鳄鱼个体(包括上下颌和躯体骨骼,全长约 7~8 米),属马来鳄,据分析为唐宋时遗物,更具体地说明今顺德在当时确仍有马来鳄活动。1973~1975 年新会县大林村西江边修堤围时发现一条南宋时完整的小鳄鱼骨骼,体长 3 米 20 厘米(标本现存新会博物馆),它的形态与上述顺德发现的唐宋时马来鳄相同,可定名马来鳄。

3.梧州区:

除前述外,《寰宇记》164 有:

“思良江在(梧)州(今市)北二十里,一名多贤水。其中鳄鱼状如鼍,……南方谓之鳄鱼,亦以为鲊。……恒在山洞伺鹿,亦啖人,汲者往往遇害。乳于沙上,卵如鸭卵,……”

可见北宋初以前,梧州仍有马来鳄活动。

4．郁林区:

本区指唐宋时代的郁林州,包括南流(州治,今广西玉林县治)、博白(今县)、兴业(今玉林县西北石南)三县以及党州(今玉林县北)、牢州(今玉林县境)等地。本区地处南流江上游,又与浔江的支流北流江和郁江等比较接近。

根据《寰宇记》165《岭南道·郁林州·南流县》,宋蔡絛《国史补》,南宋中期的《舆地纪胜》121《广南西路·郁林州·景物上》和元初的《圣朝混一方舆胜览》下《湖广等处行中书省·郁林州·风土》:从唐到元初南流县,宋到元初博白、兴业二县,即南流江上游都有马来鳄的活动。

5．雷恩区:

本区包括恩[唐恩州治恩平县(今县北)]、雷[治所在海康(今县)]二州。据《洽闻记》:“(鳄鱼)出南海思(恩)、雷二州,临海英潘村多有之。”

由此可见,从汉晋到唐宋在中国东南部、岭南地区,特别是潮州、梅州一带都有过马来鳄的活动,并且为数不少。

又将元、明、清以来中国南方鳄鱼活动地域,划分为如下两大区:

1．内陆地区

元明清以来中国内陆地区有马来鳄记载的为广西东南部。元至元二十九年“莫(暮)冬”(1292—1293年)陈季曾到交趾(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途经邕州(今广西南宁市南)时,曾作《邕州》诗,提到当时邕州有鳄鱼活动。其诗云:

“右江西绕特磨来,鳄鱼夜吼声如雷,……莫冬气候三春暖。家家榕树青不凋,桃李乱开野花满。……热雾如汤溅衣温。……飒然毛窍汗为雨……”

这里“鳄鱼夜吼声如雷”,由于文句过简不便定为马来鳄,但从陈季到交趾后在《安南即事》(1293年)一诗中又提到安南(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的鳄鱼,也用“鳄鱼鸣霹雳''来吟咏,最为宝贵的是陈季还对《安南即事》诗做了如下的自注:

“鳄鱼大者三、四丈,四足,侣(似)守宫,黄色,修尾,口森,锯齿,一名忽雷,其声如霹雳。鹿走崖上,闻其嗥吼,则怖而堕,便为鳄所噬。”

可见陈季在邕州所听到的鳄声是马来鳄无疑了。

明天顺五年(1461年)以前,在横州(今县)东八十里的鳄江(古名)旁有鳄鱼穴,可能该地有过鳄鱼。直至清初(17世纪末)陆次云在其所著《峒谿县志》下《奥西峒谿所产》中仍提到:“忽雷,即鳄鱼,尾有巨钩,能击人而食。”这里所称“奥西峒谿''是指广西东南部,能用

尾击人而食的鳄鱼,显然是指马来鳄。

由上可见,元、明至清初,广西东南部尚有马来鳄栖息,而潮梅、广惠、梧州三区的内陆已经没有马来鳄活动的记载了。

2.沿海的港湾和岛屿

明清以来,我国沿海的港湾和岛屿仍有马来鳄的活动。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四月,澎湖列岛的彭岛(今澎湖岛)曾经有马来鳄登陆的记载。

1909年,福建闽江口的川石也有马来鳄出没的记载。

明嘉靖6年(1527年),广东潮阳县曾经"驱逐鲸鳄"。

海南岛的文昌县沿海,在明崇祯三年(1630年)曾有过马来鳄的出没。该岛南端的榆林港,据李准《巡海记》,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他率领的舰队在该港停泊时,曾击毙过一条马来鳄。

前述1912年在香港获得马来鳄,虽未经验证,大致可以说马来鳄在我国的灭绝,当在20世纪初期。

由上述,动物学家得出以下结论:

"历史时期中国马来鳄的分布及其变迁,有两点值得注意:

(1)两千多年来,马来鳄在中国华南地区曾经广泛地分布于今广东、广西、福建、台湾四个省区。其中有具体地点可考的,多达二十多处。它不仅栖息在大陆沿海的港湾和河口,而且还深入内陆地区,如西江中游的梧州和中上游的邕州,韩江上游的梅州等,说明马来鳄是能适应海水和淡水两种生态环境的热带海洋爬行动物。这些特征与现在湄公河的马来鳄深入到中游的沙湾拿吉(Sa—vannaket)(属老挝)极其类似,过去由于对历史时期马来鳄在中国的地理分布等了解不够,起初只知唐宋时代的潮州和1912年香港有马来鳄存在,后来又了解到清代彭岛和榆林港亦有鳄鱼栖息,因都只限于沿海的港湾、河口一带,故称为'湾鳄'。现在,我们查阅中国古籍,得到了许多关于马来鳄分布的资料,又据近年顺德、新会的出土文物,足以证明历史时期中国华南热带鳄鱼与现今马来鳄在形态上和生态上都是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过去将中国历史时期的马来鳄定为'湾鳄'是不恰当的。

(2)历史时期中国的马来鳄到唐宋时代仍然分布较广,数量较多;南宋以后,分布地区逐渐缩小,数量也逐渐减少。

中国内陆地区马来鳄的消亡较沿海为早。内陆地区消亡的早晚也有差异,如广东内陆地区就早于广西,大约南宋以后广东内陆的马来鳄基本消亡了,而广西内陆的马来鳄却一直活动到清初,以后才逐渐消亡。

时 代	分布区	类别	生态习性	时代、出处
先 秦	吕 梁	有 鼍		据《庄子》
汉以前	黄河流域	鼍，似蜥蜴，长丈余，从黾，单声。	季夏三月……天子居明堂右，命渔师伐蛟，取鼍。	《夏小正》、《礼记·月令》、《说文》。（山西曾出土商代鼍皮鼓）
三 国	湖北公安	白鼍及灵鼍鸣		据《三国志·吴志》
	江苏建业	有鼍		左思《吴都赋》
晋	江陵	有鼍	居穴中	据《唐宋丛书》
唐 代	江西庐山	鼍	湖 畔	同 上
	淮南	白鼍	穴处。为怪	同 上
	武陵（湖南）岳州	有鼍		同 上
	江苏（扬州、常州、太湖、吴县）	"鼍吟浦口飞梅雨"（李贺诗）	人于穴中掘之，百人掘，须百人牵。不然终不可出。性嗜睡，极难死，声甚可畏。	《本草图经》《全唐诗》
	湖北（黄冈鼍桥、沔阳鼍湖）	鼍	湖畔鸣叫，吼闻数里。	同 上
宋代	河南开封	有鼍发现于居民屋内床下		《宋人笔记》
清代	四川巴陵	有白鼍		《巴陵县志》

表 1.9—1

中国大陆沿海的港湾和岛屿，马来鳄栖息时期较长，约到 20 世纪初期才趋灭绝。"[①]

据此，则直到宋代地处中原的河南开封尚偶有鼍活动的记录。表 1. 9—1 是动物学家朱承珀根据文献中的部分记载，所归纳的鼍在古代中国的北半部和西南区域的活动情况。

综合以上材料统而观之，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大陆自有历史记载的上古以来，至少在北纬 36° 线以南，几乎各省份都曾有过发现鳄类活动的报道。

①文焕然等：《历史时期中国马来鳄分布的变迁及其原因的初步研究》，见《华东师大学报·自然科学》，1980 年第 2 期。

第十章　龙与蝾螈和蜥蜴

以上我们详细地讨论了传说中龙的两大主要属类,即作为神龙的蛟龙,与作为龙之别种的鼍龙,搞清了它们的动物学真相。但是不能不注意到,在中国古代典籍中,龙属动物似乎并不止于以上所论的这两大类型。

《广雅》:有鳞曰蛟龙,有翼曰应龙,有角曰䖝龙,无角曰䖒(鼍)龙,龙,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长。渊深是藏,和尘同光,介龟也。"[①]

《淮南子地形训》:"羽嘉(介)生飞龙。毛犊生应龙。介鳞生蛟龙。介潭生先龙。"[②]

《渊鉴类函》卷四三七引《潜确类书》:

"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蒲劳好鸣,形钟纽上。囚牛好音,形琴瑟上。嗤吻好水,形桥梁上。嘲风好险,形殿角上。赑屃好文,形碑碣上。霸下好负重,形碑座上。狴犴好讼,形狱上门。狻猊好生,形佛座上。睚眦好杀,形刀柄上。"[③]

同上书引《内典》:

"龙有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四种。"

同上书引《别行》又曰:

"有四种龙。一、天龙,守天宫殿,持令不落者。二、神龙,兴云致雨置人间者。三、地龙,决江开渎者。四、伏藏龙,守轮王大福人藏者。"[④]

《抱朴子》:"有自然之龙,有蛇堰化成之龙。"

罗愿《尔雅翼》:"龙者,鳞虫之长。王符言其形有九。头似驼,角似鹿,眼似兔,耳似牛,项似蛇,腹似蜃,鳞似鲤,爪似鹰,掌似虎是也。其背有八十一鳞,具九九阳数。其声如戛铜盘。口旁有须髯。颔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鳞,头上有博山,又名尺木。龙无尺木,不能升天。呵气成云,既能变水,又能变火。"

上引诸说,来源各不相同。从中可以看出,龙在汉魏以后,似乎已成为一切神秘动物

①䖒,王念孙《广雅疏证》以为与螭通。案䖒音它,其字亦作蛇。䖒龙即鼍龙也。

②羽嘉,嘉通作介。羽介,鸟类,故言飞龙。毛犊即兽类。介鳞,即虫类。介潭即鱼类。据此说鸟兽虫鱼皆有其"龙"。

③蒲劳,又作伯劳。鸟也。嘲风形殿角上,即避邪兽也,狴犴即獬豸。狻猊,狮子,赑屃,龟之别种。

④天龙守宫,即蜥蜴(别名守宫)。神龙即蛟龙。地龙即土龙、鼍龙。伏藏龙出自佛书,即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记龙之梵语名"宫毗罗"。佛教及婆罗门奥义书神话中,均有龙神。

之共名。但尽管如此，所谓神龙，虬龙，鮀龙，则正是指蛟龙(蛟鳄)与鼍龙(鼍鳄)两类。在古代关于龙的诸分类中，以《广雅·释鱼》的分类最为值得注意。《广雅》系魏博士张揖著，书中收录古训甚多。其对龙的训释，应有所自。但前人读此书者，由于未明龙神话来源的真相，所以误解亦颇多。《广雅》书中，将龙属划分为四类：

1．蛟龙，

2．鮀龙，

3．应龙，

4．竜龙。

关于蛟龙、鮀的真相，我们以上已经阐明。这里需要作进一步研究的，是《广雅》所记龙的另外两个奇异种类：有翼的应龙和有角的竜龙。

案应龙之应，在典籍中又记作螾，音近而通。但其本字，我以为应是金文中的"羸"字，其形如图 1．10—1 所示：



1.10－1 周金文中所见之羸(羸、羸)
[注意其字形像有翼飞虫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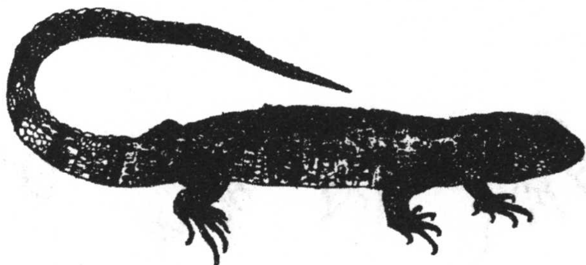
于省吾最先释此字为羸，以为即羸字之初文。[①]确具卓识。此字金文或从女，隶定亦作羸。但我们从金文字形中可以看出，羸所从之女字，实乃是虫字之讹变。羸，在《说文》中有文失义，今仅存一句话："或曰兽名，象形。"但从此字金文字形中可以看出，其形像极象有翼飞虫。我以为此字本音 yin，与蚚蝪之蝪，蝘蜓之蝘均为同源字。所谓羸龙——以同音相

① 《古文字研究》第 10 辑。

假又记作蟥龙、蚜龙、能(古音读 y ǐ)龙,实际也就是蜥蜴。

从分类学观点看,蜥蜴与鳄类同属爬行纲。蜥蜴在有鳞目,鳄在鳄目。但二者形貌酷为相似。例如蜥蜴属动物中的异蜥科,其中有些动物从外部形态看几乎与鳄类毫无区别。据动物学家报道:

"异蜥科(Xenosauridae)体形介于蜥蜴与鳄之间。胎生。本科有 2 属 4 种。其中鳄蜥属(Shinisaurus)只有一种,叫做鳄蜥(Shinisaurus crocodilurus),形似小鳄鱼,头高顶平,呈长方形;尾侧扁,其上方有两行显著脊棱;体被革质皮肤,上有角质突起;具四肢;指、趾有爪。体色,背面橄榄褐色,头侧及体侧桃红或桔黄色,杂有黑纹。分布于我国西南山地丛林,喜在枝头昂首假眠,受惊后落水逃避。当地社员叫它大睡蛇,但无毒(见图 1. 10—2)。为我国特有的珍贵动物。"[1]



1.10－2

鳄鱼、龙传说为雷神。而鳄蜥在四川、广西亦有"雷公蛇"之俗名。鳄与蜥蜴为同类,在形态上酷似。所以古书中描述鳄类,常言其形"似蜥蜴(或守宫)而大"。更值得注意的是,若以音类求之,蜥蜴之蜴古语有读"e"的尾音。因此与鳄音相近,从而表明二者有同源关系。还应当指出的一点是,析之古音,据章太炎考证,当读作单(túo)[2]。由此看来,蜥蜴一名之古音,实即读作鳄鼍。丁惟汾《方言音释》:"蜥蜴古音读娑驼,字亦记作委蛇"。以音类求之,委蛇古音亦作"恶(读 wū)驼"。蜥蜴又名四脚蛇。蛇字古音有多种异读:

1. 读 yí

2. 读 túo

3. 读 shé

第一音与易、螾音近同。第二音与鼍相同。第三音与蜥双声。大蛇古名"委蛇"。委古

---

①参看丁汉波:《脊椎动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章太炎全集》第一卷第 132 页:"泰析之析,当即墠字之借。《王吉传》引《诗》:中心制兮。今毛《诗》制作怛。制析声通。但从旦声,旦、单声亦通。故东门之墠亦作东门之坛。但可作制故墠可作折。"案,析,折古同字、同音、同义。

音亦有二读：

1．读 yǐ　　　2．读 è 或 wō。

由这些语音异读和演变的关系，我们可以注意到很重要的一点：即所谓蜥蜴，所谓鳄鼍，所谓委蛇、委迤、亚驼，其实均来自同一语根和语源。（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要详作讨论。）

由此可以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在古人眼中，鳄类动物与蜥蜴具有密切的亲属关系，那么他们是否认为龙与蜥蜴也具有这样一种关系呢？从古文献的记述看，这个问题的回答完全是肯定的。

《淮南子·精神训》："视龙犹堰蜓。"

王充《论衡·龙虚》：

"龙，马蛇之在也。"（马蛇，系蜥蜴别名。亦记作马舌头，今河北方言犹如此称蜥蜴。）

《戎幕闲谈》记：

"茅山龙池中，其龙如蜥蜴，而五色。贞观中敕取龙子以观，御制歌送归。黄冠之徒，竟诧其神。李德裕恐其惑世，尝捕而脯之。龙亦竟不能神也。"

又据《宋史》，茅山这种"蜥蜴"龙，一直存在到北宋中叶：

"茅山有池，产龙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尝取二龙入都，半途失其一。中使云'飞空而逝'。民俗虔奉不懈。程颢捕而脯之。"

晋书《南越志》记有秦始皇时代的这样一件事：

"昔有温氏媪者，端溪人也。常居涧中，捕鱼以资日给。忽于水侧遇一大卵如斗，乃将归置器中。经十日许，有一物如守宫，长尺余，穿卵而出，因任其去留。长二尺便能入水捕鱼，日得十余头。稍长五尺许，得鱼渐多。常游波水，萦回媪侧。媪后治鱼，误断其尾，遂逡巡而去。数年乃还。媪见其辉色炳耀，谓曰：龙子今复来也。……秦始皇闻之曰：此龙子也，朕德之所致。"

端溪温媪所养的这条"龙子"，其实是一条鼍鳄（扬子鳄）。因为鼍鳄幼仔与蜥蜴（守宫）之形的确酷似（见图 1.10—3）。由上述记载看，在古人眼中，蜥蜴——鳄鱼——龙，确实是



1．10－3 蜥蜴与小鳄　　(1)石龙子(2)壁虎(3)刚出壳的幼鳄

被认为同属之物的。由此我们方能理解,为什么古代记载中,蜥蜴常被称作“龙子”、“山龙”或“石龙子”。所谓龙子,其实就是小龙或雏龙。而蜥蜴称作“山龙”或“石龙子”,则是因蜥蜴中的许多种类均生活于山陵丘阜的草石之间。

杨雄《方言》对汉代“蜥蜴”的多名,曾有详细的记述:

“守宫,秦晋西夏谓之守宫,或谓之蠦蝘,或谓之蜥蜴。[郭璞补注:南阳人又呼蝘蜓]其在泽中者,谓之易蜴。南楚谓之蛇医(何案,医古音巫,巫、鳄一音之转)。或谓之蝾螈。东齐海岱谓之螔蜍。①[郭注:似蜥而大,有鳞。今所在通言蛇医]北燕谓之祝蜓。桂林之中守宫大者而能鸣,谓之蛤解(蚧)。[郭注:似蛇医而短,身有鳞彩。江东人呼为蛤蚧,音合含。汝颍人直名为蛤解。]”

这一汉代方言材料的重要性在于以下几点:

1. 蠦蝘,又记作蒲卢、什累。在后世专用以指谓螺、蚌、蜗一类甲壳类动物。但在这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既然蜥蜴类动物均称蠦蝘、什累,那么《山海经》中“蝉渚多蒲卢”中的蝉,是否即鳝(鼍),而蒲卢,是否也是鳄类动物呢(须知鳄也是有甲壳的动物。)

2. 堰蜓,其实就是蠃、能、蠙、蚓等字的异写。

3. 似守宫而大,又能吼者,应当是鳄类。从鳄类而可称蛤解(蚧),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蜃”本为龙名,后来也被称作蛤蚌。而由此我们又可进一步确认,“守宫”、“蜥蜴”在古代确实可与鳄类为同名。

实际上,在古语言中,凡螺、蜗、蛤、蠙、黾、鳄一类水生而有甲壳的动物,似乎都可归之于一属。所以它们的名称常常互相混讹。因此我们在读古书时,决不可望名生义,而必须认真分析所要描述的动物形态、生态,再参照其名而确定其属类。否则,是极容易发生混淆和错误的。

除上述外,这里还应当指出极为耐人寻味的一个语言事实。蜥蜴之蜥,古籍中或记作“虺”(《诗·小雅》正月:“胡为虺蜴”,历代注家均认为即蜥蜴。由是可见,虺、蜥二字古相通用)。而虺,乃是古代传说中著名的山林鬼物。原来其真相也是蜥蜴。由此我们方可理解《述异记》中的如下一种传说:“虺五百年化为蛟,蛟千年化为龙。”这一传说的真实涵义应该是:古人以为,蜥蜴五百年后可以长成为蛟鳄,而蛟鳄一千年后可以长成为神龙。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四十三“石龙子”和“守宫”目下,收集了古代书中关于蜥蜴的大量记载,集中地反映了中国古代对这种与“龙”有关的动物的认识。兹略引如下:“石龙子[释名]:山龙子、泉龙、石蜴、蜥蜴、猪婆蛇②、守宫。时珍曰:此物生山石间,能吐雾,可祈雨,故得龙子之名。蜥蜴本作析易。许慎云:易字篆文象形。陆佃云:蜴善变

①字又可作“嚣吼”。

②鼍鳄俗名独婆龙,而蜥蜴别名猪婆蛇,这两类名称的相近不是偶然的。

易，吐雹，有阴阳，周易之名盖取乎此。今俗呼为猪婆蛇是矣。”

《本草纲目》又说：

“龙子即蜥蜴。形细而长，尾与身类。似蛇有四足。去足便是蛇形，以五色者为雄。”

按《渊鉴类涵》引《倦游杂录》记古祈雨法曰：

“熙宁中，京师大旱。按古法，令坊巷以瓮贮水，插柳枝，泛蜥蜴。小儿呼曰：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

《本草纲目》引《夷坚志》记：

“刘居中见山中大蜥蜴百枚，长三四尺。光腻如脂，吐雹如弹丸。俄顷风雷作而雨雹也。有人见蜥蜴从石罅中出，饮水数十次。石下有冰雹一二升。行未数里，雨雹大作。今祈雨盖此义。”

案，蜥蜴类中很少有长三四尺者。三四尺长的“蜥蜴”实际上可能是鳄类(或蜥鳄)。由此看来，以蜥蜴求雨实际上是鳄类(或蜥鳄)。由此看来，以蜥蜴求雨实际上是以鳄类——龙为雷雨之神神话的变型而已。

《太平广记》引《酉阳杂俎》记唐代求雨法术如下：

“取蛇医四头，十石瓮二。每瓮实以水，泛二蛇医，复以木盖，分置于闹处。瓮前设席烧香，小儿十岁以下十余，令执小青竹，昼夜更击其瓮，不得少辍。如其言试之，一日两度雨，大注数百里。旧说：龙与蛇师为亲家。”

案蛇医、师均是蜥蜴与龙(即鳄类)是亲家。并因而也被认为是能兴云致雨的神秘动物。

从动物学观点看，蜥蜴类动物是生态和形态均极为多样和复杂的种类。被称作蜥蜴的动物，包括着爬行纲中的喙头目 (Rhyncocephalia) 和有鳞目 (Lepidosauia 或 Spuamate)两大属类。前一目的代表动物是楔齿晰(见图 1．10—4)。

这一属蜥蜴的特征是头上恰恰生有角状物。根据动物学家所作的不完全统计，现存于世界上的全部蜥蜴属动物，总品类超过 4200 种以上，在我国生活的种类也达到 290 种之多(见图 1．10～5)。①

耐人寻味的是，对蜥蜴类动物的崇拜，似乎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已产生。我们在中国新石器文化的遗物中，可以看到许多与蜥蜴有关的艺术作品：(见图 1．10—6)

还值得注意的是，蜥蜴中确有一类“善变易”者，就是《本草纲目》蜥蜴类中所记“十二时虫”，今通名“变色龙”：

“十二时虫，一名避役。出容州、交州渚处，生人家篱壁树木间，守宫之类也。大小如指，状同守宫，而脑上连背，有肉鬣如冠帻。长颈长足，身青色。大者长尺许，尾同身等，啮人不可疗。”(见图 1．10—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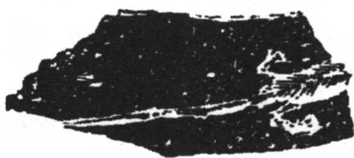
①据丁汉波：《脊椎动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10－4 楔齿蜥



1.10－5 蜥蜴－龙的世界



1．壁虎纹塑像陶残片(1956年河南三门峡市庙底沟出土）庙底沟型仰韶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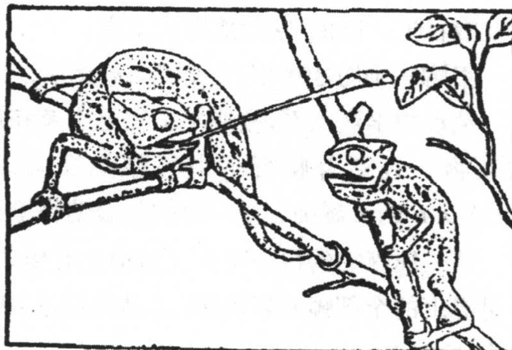


2． 新石器时代甘肃马家窑型彩陶瓶上的蜥蜴龙(原始伏羲图相)



3．长沙出土战国楚帛画中的蜥蜴龙

1.10－6



1．10－7 变色龙——辟役

又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亦记：

“南中有虫名避役，应一日十二辰。其虫状如蛇医，脚长。色青赤，肉鬣。暑月时见于篱壁间，俗见者多称意事，其首倏忽更变，为十二辰状。”

《岭南异物志》：

“其首随十二时变色。见者，有喜庆。”

《博物志》：

“其阴多缃缘，日中变易。或青或绿，或丹或红。”

《北户录》：

“不能变十二色，但黄、褐、青、赤四色而已。”

这种蜥蜴能变色，所以称辟役——实即“变易”的谐音。又推而广之，凡能变易之物，语言中皆称作“易”。蜥蜴是龙属，所以此物亦称“变色龙”。从以上传说看，这种变色龙是一种吉祥之物。但也有一系传说却不然，认为此物乃是凶物：

“南海有毒虫者，若大蜥蜴。眸子尤精朗，土人呼为十二时虫。一日一夜，遇十二时变色。作赤作黄，亦呼为离头虫。传云，伤人立死。”(《投荒杂露》，《太平广记》卷478引)

案所谓“离头虫”，其名与《说文解字》中所说的山中凶兽“离”同：

“离，山神兽也。从禽头，从厹，从山。欧阳乔说，离，猛兽也。”

段玉裁注：

“左传：螭魅罔两。杜注：螭，山神，兽形。……或曰：如虎而夭虎。”

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螭即螭龙，是鼍鳄的别名。因鼍鳄的生态，也可旱居于丘陵，而形态与蛟鳄相同，所以古代畏惧之以为山神、山怪、山猛兽。

辟役之所以亦称作“离头虫”，显然是因为其形与鳄类有所相似。

李时珍《本草纲目》认为，蜥蜴之所以得名，是由于古人认为它的体色能十二时变易。所以蜥蜴本义，应专指辟役。而现在所通称的蜥蜴，则正名应为守宫。“所谓守宫螫人必死，及点臂成痣者，恐是此物。至若寻常守宫，既不堪点，亦未有螫人者也。”

由于蜥蜴属动物品类繁多，形态相似，它不仅易与鳄类混同，而且自身也常易混淆。所以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试图加以澄清：

“《尔雅》以蝾螈、蜥蜴、堰蜓、守宫为一物。《方言》以在草为蜥蜴蛇医，在壁为守宫、蝘蜓。《字林》以蝾螈为蛇医。据诸说，当以在草泽者为蝾螈、蜥蜴。在屋壁者，为蝘蜓、守宫也。时珍曰：诸说不定。大抵是水旱两种，有山石、草泽、屋壁三者之异。”

在这里，李时珍根据蜥蜴的生态环境，分为水生(草泽)、山林生和屋壁生三类：

“今将三者考证于左，其义自明矣。生山石闲者曰石龙，即蜥蜴，俗呼猪婆蛇。似蛇有

四足。头扁尾长,形细,长七八寸。大者一二尺。有细鳞金碧色。其五色全者,为雄。入药尤胜。生草泽闲者,曰蛇医。又名蛇师、蛇舅母、水蜥蜴、蝾螈。俗亦呼猪婆蛇。蛇有伤,则衔草以敷之,又能入水与鱼合。故得诸名。状同石龙而头大尾短,形粗,其色青黄,亦有白斑者,不入药用。生屋壁闲者,曰蝘蜓,即守宫也。似蛇医而短小,灰褐色,并不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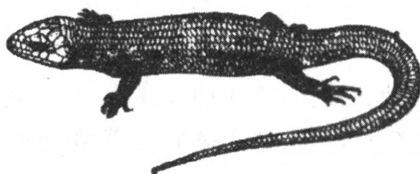
案所谓守宫,俗称壁虎。《本草纲目》中于此类列有专目,并记录了与此类有关的一种神秘法术:

"守宫,别名:壁宫、壁虎、蠍虎、蝘蜓(音偃殄)。弘景曰:蝘蜓喜缘篱壁间。以朱饲之,满三斤,杀。乾末以涂女人身,有交接事便脱。不尔如赤志,故名守宫。而蜥蜴亦名守官,殊难分别。蝘蜓又名蠍虎,以其常在屋壁,故名守宫。亦名壁宫。饲点妇人,谬说也。时珍曰:守宫善捕蠍蝇,故得虎名。《春秋考异邮》云守宫食蛋,土胜水也。点臂之说,《淮南》万毕术、张华《博物志》、彭乘《墨客挥犀》,皆有其法。大抵不真。恐别有术,今不传矣。"

从现代动物分类学观点看,古人所谓守宫,今多在爬行纲有鳞目中的蜥蜴亚目(壁虎科),无毒性。而古人所谓在山林中的"石龙子",则多属于同亚目中的鬣蜥科、蛇蜥科(状类蛇,无四肢)、毒蜥科(为唯一一类有毒的蜥蜴,可啮人至死)及巨蜥科(体型大,长达一米)(见图 1. 10—8)。



蹼趾壁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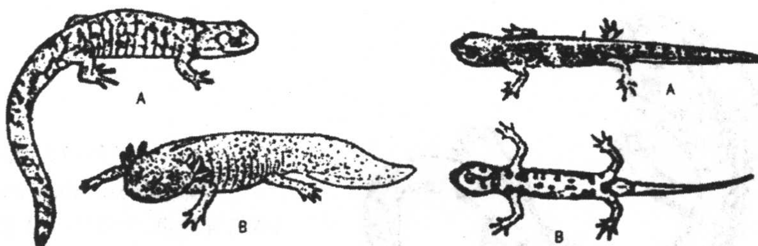


石龙子的外形

1.10—8

至于古人所谓草泽生即水生的蝾螈,虽然其形态也与蜥蜴相似(见图 1. 10—9),但从现代分类学观点看,与蜥蜴却并非同种。蝾螈属于两栖纲(与蛙类同纲)。古人所说的蝾螈类蜥蜴,可能包括隐鳃鲵科(代表类型为大鲵)、钝口螈科、蝾螈科、小鲵科、洞螈科在内的多种水陆两栖生态动物。这类动物,多栖生于山溪水石中。遇敌害则匿入水,觅食则出。多数能攀爬树木。其中体型最大者即大鲵(俗称娃娃鱼),体长可达二米(见图 1. 10—10),分布于华中、华南山溪江河中,昼伏水中,夜出觅食。

应当指出,蜺在古代信仰中,也是一种受到崇拜的动物。古人认为这种动物是虹神。《尔雅》释天:"螮蝀谓之雩,螮蝀,虹也。蜺为挈贰。"郭注:"蜺,雌虹也,见离骚。挈贰其别名,见尸子。"音义:"虹双出色鲜盛者为雄,雄曰虹;闇者为雌,雌曰霓。"《楚辞·远游》:"建



虎螈(A．成体;B．幼体)　　东方蝾螈(A.侧面观;B．腹面观)

1．10－9形态多样的蝾螈

(1．注意虎螈幼体有六"耳"2．注意蝾螈与蜥蜴的相似)

雄虹之采旄兮。"《九章·悲回风》:"处雌蜺之标颠。"《说文》:"螮蝀也,状似虫。从虫工声。"又"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阴气也。从雨儿声。"《释名·释天》赵注:"霓,虹也,雨则虹见。"案霓同虹,分言之,雄者曰虹,雌者曰霓,通言之,则霓亦称虹也。

在上古艺术中,阎也是与龙一样被表现的一种主要题材。(见图1．10—11)

在古代传说中,南方有一种动物名叫"若龙":

"有水虫名若龙,状如蜥蜴。微,有龙状。俗云:此虫欲食,即出水据石上,凡水族游泳过者,至所据之石,即跳跃自置其前,因取食之。"(《太平广记》卷478引《投荒杂录》)

此种若龙的水蜥蜴,毫无疑问是指蝾螈。又传说有一种蜥蜴能与鱼交配:

"鱼跳跳,则蜥蜴从草中下,稍相依近,便共浮水上而交合。事竟,鱼还水底,蜥蜴还草中。"(《异物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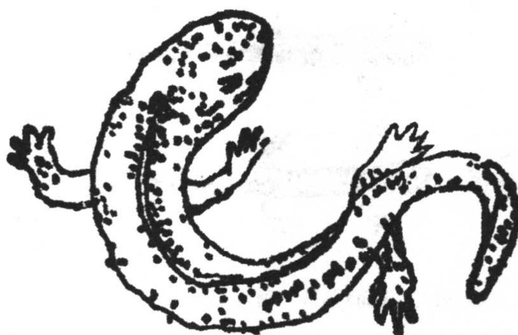
"守宫鳞色似蛇而四足,亦有鱼合。"(《三教珠英》)

"南方溪涧中,有鱼生石上,号石斑鱼。至春含(感育),则毒不可食,云与蜥蜴交也。"(《墨客挥尘录》)

这种能入水中交配的断蜴,所指亦应是蝾螈。

综上所论,蜥蜴、蝾螈、鳄,在古代人的生物学观念中,实际上都被看作属于同类的动物。那么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翼曰应龙"、"有角曰鼋龙"。原来,在中国的蜥蜴属动物中,确实有有翼而能飞翔的。这种蜥蜴即飞蜥(见图1.10－12),属鬣蜥科(Agamidae)。动物学家告诉我们,飞蜥类形态如下:

"身体鳞片常具棱或鬣鳞。眼睑发达,鼓膜裸露或被鳞,舌宽而短,富肌肉性。端生齿、指或趾,无吸盘。体侧有由延长的肋骨所支持的翅状皮膜。分布于非洲、亚洲及澳洲。如斑飞蜥(Dracomaculatus),体侧有翼状皮膜,鼓膜被鳞。产于中国福建南部、广西、海南岛、云南、西藏,以及越南、马来半岛、印度。还有一种,鼓膜裸出,叫做裸耳飞蜥(D.



1.10—10 大鲵
(Mogalobatrachus davidianus)
(俗名娃娃鱼,大者体长2米。声如婴儿。)



山西山阴古邑村出土(西汉)



汉瓦当鲵龙



新石器艺术中的大鲵
陶寺遗址3072号大墓出土的彩绘龙纹陶盘口径37厘米,底径15厘米,高3．8厘米(龙山文化)。

1．10—Ⅱ(注意:动物口中有“辛”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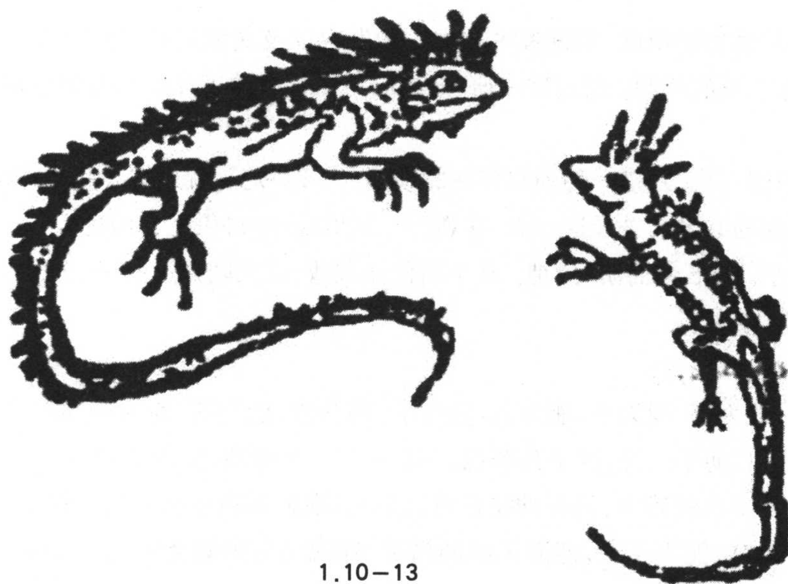


1.10—12 飞龙——飞蜥

blanfordi),产于云南。"[①]

这种飞蜥,应即古人所说的有翼之"应(蜴)龙"。

《广雅》:"有角曰虬龙。"[②]由此可见,黿、虬字以谐音而可相通假。《说文》:"虬,龙子有角者。"龙子,我们已知道就是蜥蜴。蜥蜴类中有角质物者甚多(见图 1. 10—13)。古代所谓"黿龙",恐怕就是指这种有角的蜥蜴。



1.10—13

①丁汉波:《脊椎动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第 204 页。

②虬、蛟二字音亦通,故虬龙亦为蛟龙之名。

简短的结论

以上我们从动物学角度,根据考古和古生物发现以及文献记载、历史传说,尽可能全面、详细地讨论了龙的问题。通过这一研究,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重要但也是初步的结论:

一、龙在中国古代,乃是一种确实存在的动物。所谓"龙",就是古人眼中鳄类、蝾螈类以及蜥蜴类动物的共名。关于这一点,在《管子·水地篇》中讲得尤其清楚:

"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渊。"

又《说苑·辨物篇》云:

"神龙——能为高,能为下,能为大,能为小。能为幽,能为明,能为短,能为长。昭乎其高也,渊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忽微哉,斐然成章。"

在关于龙的这些叙述中,虽有神秘色彩,但一旦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所谓龙,其真相不过是形态至为丰富,能飞于天,能潜于渊的鳄类、蝾螈类与蜥蜴类的庞大家族,则这种神秘性也就完全可以打破了。

二、作为本章的一个附语,我在这里想顺便指出猪与鳄的关系——这将可以解释在中国北方龙的传说中,有时龙何以会具有猪的意象这个问题。

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猪与鳄在形态和生态上的相似性——均为四足动物, 均有长嘴,均于背部有硬鬣,均贪食,均善嬉于沼泽泥水中等。

其次我们还应注意到,在上古动物分类和命名系统中,鳄之名与猪之名,语音颇相近。鼍鳄有猪婆龙[①]和江猪之名。(蜥蜴别名亦叫猪婆蛇和山猪)而猪古名豨(音与蜥通,古音正读若"鳄")。而鳄之古名曰"螭"(chī),又与"豕"(shǐ)、"彘"(zhì)音相近通。[②]这种近音关系,似乎暗示我们,猪与鳄在古代动物分类中,即使不是被看作同类的话,那么也可能具有共同的语源。(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将详作讨论)

---

①《渊鉴类函》卷441:鼍之大者,即世之所谓猪婆龙也。

②猪即彘之音转。

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何以中国北部新石器晚期红山文化的玉龙以及商代玉龙饰物中的少数式样，具有猪首而鳄身(勾曲)的形态。鳄类在中国北方，从文献记载看虽然最北曾经到达山西中部(北纬 37°)，但越过北纬 38° 以上进入内蒙古山地和戈壁，却似乎不可能。因此，古中国北部地区的人们，也许只能通过龙的传说，那么就很可能正是根据这种传说而设计出了猪龙的形象。实际上，今日流传于中国北方一些地区的猪神传说，其真相往往与鳄的神话有关。如山西霍山龙泉之神在传说中就是一条喜拱地打穴的黑猪。[①]而雷公本来就是龙神，但在传说中却也具有猪的形象：

"或曰雷州春夏多雷，无日无之。雷公秋冬则伏地中，[②]人取而食之，其状类彘。"(《唐国史补》卷下)

"雷公形[似猪]，尝有雷民，因大雷电，空中有物，豕首鳞身，状甚异。民挥刀以斩，其物踣地，血流道中，而震雷益厉，其夕凌空而去。而后挥刀民居屋频为天火所灾，雷民图雷以祀者，皆豕首鳞身也。"(《说郛》卷二十三《投荒杂录》)而在这一类传说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就是黄河之神伯夷(古音伯鳄)、彭夷(彭是龙之古音)，由龙神变形为猪神的故事。

所以我认为，近期有人根据红山文化玉龙呈猪首形而以为龙神话来自猪崇拜的说法，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

三、最后，这里还想简略地谈一下蛇与龙的关系问题。

在前人关于龙的研究中，直到目前流行最广者，是以龙为蟒蛇变形的说法。我们的确不能完全排除龙与蟒蛇的关系。实际上，龙古音与蟒通，蛇的几种古音，均与鼍、鳄、蜥相似，而蜥蜴在古语言中称"蛇医(蜴)"、"四脚蛇"或"马蛇"——表明在上古语言中，作为爬行动物的蟒蛇，均曾被归入鼍、鳄、蜥蜴、蝾螈的同类。但就龙神话的本体来说，我们却又必须注意，实际上绝不可能是指蟒蛇。蟒蛇不能鸣叫，不能知云雨，无利口利牙，一般也不能栖生于水中[③]。而且最重要的是，关于蟒蛇的古代文献记载，远不像鳄类那样在古代中国从南到北均有广泛的分布记载。实际上，蛇类动物有强烈的定向择居倾向，往往终生定居一地很少迁徙，而鳄类则不同，它们不仅能浮游江海，而且可以逆溯长江黄河，沿诸水系广泛四处游迁。另据报道，鳄类也如同候鸟那样有适时而迁移南北的习惯。

所以综合以上各点统而观之，关于龙的原型是蟒蛇这一流传颇广的说法，是站不住的。

---

①见山西《广胜寺民间的故事》。

②所谓雷公秋冬伏地中，应指鳄的冬眠习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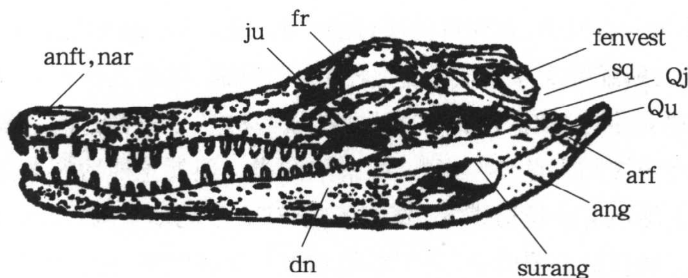
③这一点最重要。龙是水神、海神，但通常蛇不是水生或两栖的动物。

[附录] 中国鳄类化石记录

(摘自杨钟健著《中国古脊椎动物化石手册》,科学出版社 1974 年版)

鳄目 Crocodilia

鳄是现存爬行动物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类, 多生活在热带和温带地区的河湖岸边,以猛食残暴著称。头骨扁平,头顶常有一"平台",上有较小的上颞孔,有些属种上颞颧孔封闭。头骨上有显著的刻纹,鼻孔因适应水中潜伏的需要处于长吻的顶端。前上颌骨后端与鼻骨相遇,额骨和顶骨都愈合。眼眶通常较大,常有眼骨,眼前孔退化或消失。眶后骨棒多已深入皮下,上面光滑无刻纹。耳凹被相联的鳞、方骨所封闭;方骨大,向后下方强烈倾斜。次生腭发育完全;翼骨常参与腭的组成,内鼻孔后位,上翼骨消失。基颅部高度骨化,中空、下颞孔退化。(图附—1)



图附－1 鳄类的头骨

anft,nar,鼻孔;ang,隅骨;arf,关节骨;dn,齿骨;fenvest,下颞孔;fr,额骨;ju,颧骨;Qj,方颧骨;Qu,方骨;sq,鳞骨;surang,上隅骨。

下颌有下颌孔,无前关节骨。牙齿槽生式,数目多,锥形,尖锐;齿冠有发育的珐琅质,常有放射纹,有大的"犬状齿"和"门齿"齿,颌骨后部的牙齿较小,较粗钝。

一般有 23—24 个荐前椎,颈椎 9 个,在进步种类中荐前椎为前凹型,神经弓发达,环枢椎的间椎体愈合,尾椎平凹,荐椎 2 个,背肋和腹肋较发达,背肋上有横勾突起相联,形成很好的胸廓。间锁骨一块,锁骨不存在,鸟喙骨长,向后腹侧延伸,有鸟喙骨孔。腰带三射,细小的耻骨被前伸的坐骨从髋臼中部分地或全部地挤出。闭孔消失。

前肢短于后肢，股骨上没有突出的第四转节，股骨弯曲。前足Ⅳ、Ⅴ指短，无爪；后脚上Ⅴ趾退化，剩下一短的蹠骨，外骨甲发达。

鳄类是双孔的爬行动物中较保守的一类，在中生代后期变化不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对水生生活的适应、次生腭的完善、乌喙骨加长等特征上。鳄类一般分为四个亚目：

原鳄亚目(Protosuchia)是一些个体小到中等大小的、构造原始的种类；生活于三叠纪——早侏罗世。

中鳄亚目(Mesosuchia)生活在中生代晚期的一类古老的类群，是鳄类发展的主干。

真鳄亚目(Eusuchia)主要是在白垩世晚期发展起来的，生活于新生代到现代。

西贝鳄亚目(Sebecosuchia)由中生代产生的特殊的类群，它们的起源可能是在南半球(冈瓦纳大陆早期某种槽齿类的后裔，头骨较高，牙齿特殊，有锯齿，很似肉食龙的牙齿，一直生存到早第三纪。)

我国鳄类化石较丰富，上述四个亚目，我国都有所记录。

原鳄亚目 Protosuchia

原始的，生活于中生代早期(三叠纪——早侏罗世)的一类小到中等大小的鳄类。吻变得细长，鼻孔分离，无眼前孔，眼孔较典型折鳄类侧位，上颞孔大小适中，次生腭发育不甚完全，方骨垂直。脊椎椎体双凹，乌喙骨短，耻骨仅部分地被坐骨挤出髋臼。甲板发达。

原始鳄类，在很多性质上表示接近于槽齿类的假鳄类，但已有些特征如耳凹、耻骨、乌喙骨的变化等现象表明它已向鳄类开始进化。原鳄类通常被看成是中生代后期鳄类(中鳄)的祖先。

原鳄科 Notochampsidae(Protosuchidae)Haughton,19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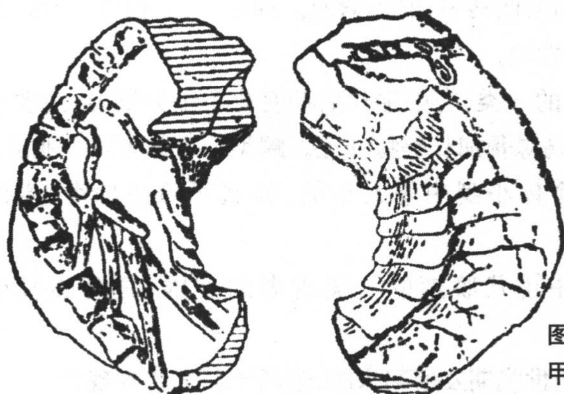
小鳄科 Microchampsa Young,1951

甲板小鳄 Micrchampsa scutata Young,1951

特征　个体很小，背部有一系列小甲板，两侧各衔接另一列小甲板，背脊椎短而粗大，后端的脊椎稍为放长，椎体中间较收缩，肋骨有双头，较直而不弯曲。三角形扁平的头上有小甲片，眼较大。这一小动物区别于原鳄类是背中甲板一列宽甲板，而非洲南部及其他原鳄类有两列四方形的背甲板。所以归属尚存在问题。(图附一2)

中鳄亚目 Mesosuchia

一类古老的鳄类，主要包括侏罗世、白垩世的一些较原始的类型。通常翼骨不参与次



图附—2
甲板小鳄 Micr。champsa scutata 身躯一段

生腭的组成,眼前孔一般消失,上颞颥孔大,额骨到达它的边缘。在一些早期的类别中,眶后骨处于头骨的表面。脊椎椎体平凹或轻度的双凹,颈椎在腹面无突起的棱嵴,耻骨被从髋臼中挤了出来,外骨甲发达。

这一亚目在我国目前所记述的材料都不甚完整,多为一些牙齿、甲板。因此对其认识不够全面,通常被认为是中生代陆相沉积中常见的鳄类,如四川、甘肃、湖南、新疆、吉林等地都有过报道。

阿吐波鳄科 Atoposauridae Gervais,1871

小的中鳄,有着宽的头,短而尖的嘴巴。外鼻孔有时分离,眶后骨棒有趋向皮下,眼孔大,上颞颥孔小。外下颌孔小,头后骨胳一般鳄形,椎体平凹,四肢细长,背部有一对对双排的甲板。

这是一类很小的鳄类,在晚侏罗世时生活了一段短暂的时期。目前发现的不多,仅有几个属。我国晚侏罗世的山东鳄(Shantungosuchus)归入此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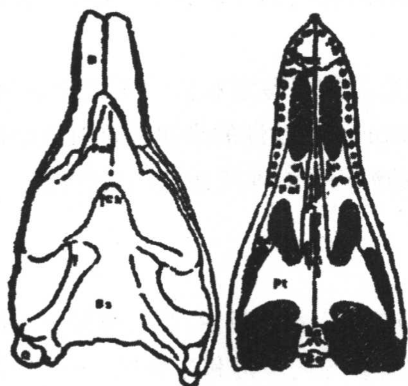
山东鳄属 Shantungosuchus Yonung,196l

莒县山东鳄 Shantungosuchus chuhsienensis young,1961

特征　头骨自上看为拉长的三角形,嘴部细小而尖。牙齿深埋于牙根的根孔中,并且彼此位置很靠近。颈椎 7,背椎 18,荐椎 2,尾椎 11 个以上,颈椎椎体较短,背椎较长。四肢细小,前肢比较长,尺骨比肱骨稍短,而胫骨却显著地比股骨为长。

这是一种小的鳄类,但在本科中是头骨伸得最长的。四肢也较细长,特别是尺、胫骨。(图附—3)

分布山东莒县大山;晚侏罗世。



图附－3
莒县山东鳄 Shantungosuchus chuhsienensis

头骨图腹视 Bo,基枕骨;Bs,基蝶骨;Ch,内鼻孔;D,齿骨;Ept,外翼骨;Pal,腭骨;Pmx,上颌骨;Pt,翼骨;Pvo,前锄骨。

真蜥鳄科 Teleosauridae cope,1871

一类生活在侏罗世的长吻鳄类,一般认为主要生活在海洋中。以鱼类为食。其特征是:吻部特细长,与头骨后部分界明显。上颌骨在吻部的后侧相遇,将小的鼻骨和前上颌骨分开。外鼻孔汇合为一,小的眼前凹有时存在,眶后骨棒处于表面,眼孔背位,上颞颥孔大于眼孔,额骨进到上颞孔的边缘,内鼻孔之边缘没有翼骨参与。下颌缝合部长,夹板骨参与缝合部。牙齿数目多,细弱,前肢约为后肢的一半长。背腹甲发达。背甲常是两列大而重叠的甲板。脊椎椎体双凹。

真蜥类通常被认为是海生的具有甲板的鳄类,其时代主要是侏罗世,有些个别属种可能生存到早白垩世。我国这一类的化石发现于四川,层位可能是自流井群。

真蜥鳄属 Teleosaurus Geoffrey,1825

吻部特长,特窄,鼻孔大,眼眶圆背位,有一个小的眼前窝,上颞孔宽大,牙齿多(其总数多到 200 个)。前上颌骨上有 5 个牙齿(每侧),腹甲多列,不甚规则,多为六角状。

典型的种 Teleosaurus cademensis 发现于法国的 Datheni—an 统(早侏罗世)中。

真蜥鳄(未定种)Teleosaurus sp.

特征 1961 年,刘宪亭记述了一来自四川大足县中鳌高平的鳄类甲板及脊椎材料,鉴定为真蜥鳄(未定种)Teleosaurus sp.,主要依据是腹甲板形状。在讨论时提及北碚鳄,并认为后者层位较高(重庆群)。但 1965 年杨钟健总结中国鳄类化石时却认为两者是同时代的,刘所记述的鳄类可能是北碚鳄同物异名。①

---

①经核实,大足地区没有自流井进组出露。1975 年,在自贡市郊区重庆群的上沙溪庙组采得一鳄,与大足材料相似。所以其层位应为重庆群。

北碚鳄的吻部极长,鼻孔大而端位,很相似真蜥鳄类,但牙齿数少,牙数较真蜥鳄粗壮,所以归于大头鳄科。

值得注意的是,四川自流井组所产脊椎动物化石如果鉴定和层位无误的话,那么蛇颈龙:中国上龙(Sinopliosourus)和真蜥鳄(Teleosaurus)在欧洲的亲属都是典型的海生动物,这样,在四川沉积自流井组时,是否有一短暂的海沟与海洋所通,应引起注意。

大头鳄科 Pholidosauridae Meyer,1841

吻中细长,与头骨后部分界明显,鼻骨向前伸与前上额骨相遇,眶后骨棒有点从表面向下移,上颞孔较真蜥鳄小,额骨到达其外缘,翼骨参与内鼻沟和边侧缘,下颌外侧无下颌孔,下颌缝合部长,背腹甲发育很好,背甲上有钉状的关节突起。

大头鳄科比真蜥鳄类出现得较晚,因不完全适应水中生活,所以比起真蜥鳄类较小特化。我国这一科材料较其他中鳄类多。较著名的有北碚鳄和孙氏鳄。1975年,四川煤田地质队在达县地区自流井群,马鞍山段发现一鳄类头骨,应属北碚鳄,其特征近似真蜥鳄。北碚鳄很可能归于真蜥鳄科,因材料未作详细研究,暂将它归大头鳄科。

北碚鳄属 Peipehsuchus Young,1948

长鼻北碚鳄 Peipehsuchus teleorhinus Young,1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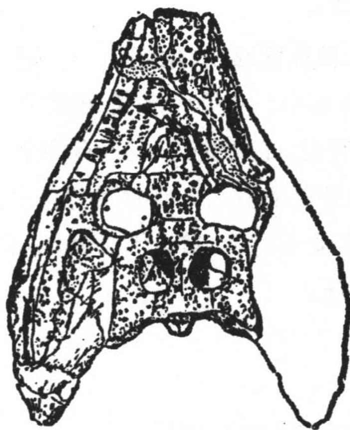
特征　吻部细长,吻尖较宽,成半圆形,鼻孔大,汇合成一孔,骨表面粗糙。牙齿横切面呈椭圆形,有细小的条纹,愈向尖端,条纹逐渐集中,汇合在一起。牙齿侧面观微有变曲,前上颌可能有4个牙齿。

分布四川重庆、威远;早—中侏罗世(自流井群)。

孙氏鳄属 Sunosuchus Young,1948

苗氏孙氏鳄 Sunosuchus miaoi Young,1948

特征　头骨中等大小,头低,内鼻孔位于腭骨后端与翼骨之间,锄骨和前锄骨后部的长而窄的隙孔在腭面可以看到,为组成次生腭的一部分,翼骨基部狭窄,翼骨没有参与次生腭的组成。欧氏管稍后于枕骨大孔,前基蝶骨、翼骨和上颌骨之间的大孔,被长而窄的腭骨隔开。颅底短宽,鳞骨后外角钝而短,上颞孔小,约为眼孔2/3大小,与眼孔紧接,下颞孔大而三角形,向上。眼孔大,背位,额骨小,几到达上颞孔前缘,方骨与方颧骨的侧缘与脑颅分得很开。下颌长,下颌侧孔是下颌最高位,齿孔大而成长形,下颌前部窄小。牙细小,圆锥形,直而不向后弯曲,牙齿上有平行的小条纹。有下颌孔似不应归大头鳄科。(图附—4)



图附－4
苗氏孙氏鳄
Sunosuchus miaoi
头骨背面视×1/3

分布　甘肃永登；晚侏罗世(享堂群)。

吻部短而宽，鼻骨前伸到外鼻孔后缘，使鼻孔分开。上颞孔很小，比眼孔要小得多。眶后骨椿处表面之下。无下颌侧孔，下颌缝合部短，夹板骨到达了缝合部，但没有参与缝合作用。牙齿大小不一。背甲发达，有两列。椎体双凹。

本科是白垩世晚期鳄类，其特点是吻部短，下颌重，无下颌侧孔，目前发现仅限于亚洲，康尤可娃认为它和真鳄类的短吻鳄有关。可能是其过流类型。

副鳄属 Paralligator Konzhukova, 1954

头骨的吻部短、宽，头骨顶部宽平。头骨的外形与短吻鳄(Alligator)很相似。下颌较重，无下颌侧孔，下颌前部低，下颌支有牙齿 20 个，第一、四、六、下颌齿合入上颌假齿凹中。甲板发达。

典型的属种发现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希来金—加舒盆地晚白垩世地层中。亦发现于轩江。

嘉峪鳄属 Chiayusuchus Bohlin, 1955

圆环嘉峪鳄 Chiayusuchus cingulatus Bohin, 1971

特征　牙冠低，锥状，从牙冠根部起到牙尖成褶皱状的斜坡。牙冠基部具有边缘的围带状构造，这一构造在其他鳄类少见。

分布　甘肃嘉峪关；白垩世。

附记：1974 年，董枝明在记述新疆这类化石时曾注意到在昌吉发现的几个鳄类牙齿的齿冠基部有一光滑的边缘，似应归于嘉峪鳄。但新疆标本的牙冠较高于甘肃的。因材料较少不能进一步鉴定。

贫齿鳄科 Edentosuchidae Young,1973

小的鳄类,头骨扁平,嘴巴较短平,鼻孔紧靠前,融汇为一。眼孔较大,有残存的眼前孔。眶后骨凹入皮下。上颞颥孔较眼孔为小。头骨后部宽,鳞骨和方骨向外向后侧伸,头最大宽趋过头长。牙齿数目少,翼骨齿存在,下颌缝合部长,有两个前伸出的门齿,一个大的犬状齿,七个犬后齿,下颌外孔大,颈椎双平型。可能有甲背存在。

本科主要特点是上、下颌齿少,珐琅质不发育,贫齿形为其他鳄中所少见。头短宽,其头骨纹饰与一般鳄同。仅一属:贫齿鳄属。

Edentosuchus Young,1973

天山贫齿鳄 Edentosuchus tienshanensis Young,1973

特征 头骨低症,吻很短,在眼前孔处具有明显的民缩,头骨后部宽,"平台"平,有较小的上颞孔,头骨纹饰与一般鳄类同,上牙少,有上、下"门齿",下颌"犬齿"大,7 个"犬齿"后齿粗,齿冠部平有小瘤,珐琅质不发育,具贫齿现象。翼骨齿存在。

分布 新疆乌尔禾艾里克湖两岸;早白垩世(吐谷鲁群)。

西贝鳄亚目 Sebecosuchia

头骨比其他的鳄类高而狭窄,吻部高,眼孔侧位,颜面区较长。在嵴隆升起于头顶颜面区,鼻骨前伸达到鼻孔,无眼前孔,眶后骨稍位于皮下。上颞孔小,额骨没有达到其前缘。方骨几乎垂直,次生腭短,翼骨未参与其组成。内鼻孔比一般典型鳄类要宽。

下颌高而狭窄,牙齿数目减少。颊齿侧扁前后缘上有小锯齿,牙齿的特征很近似于肉食性的恐龙,脊椎椎体平凹型。

西贝鳄亚目是很特殊的鳄类,首次记录发现于南美早第三纪地层中。因此人们在没有找到其头骨时,许耐(Huene)也曾错误地认为,它是一种孑遗的恐龙延续到了早第三纪。1937 年,Simpson 根据发现的头骨等材料,确认这是一类特殊的鳄类,它们早期地层记录是白垩世,可残存到中新世,但仍然认为是南半球的土著。

西贝鳄在我国发现和报告是四川重庆晚侏罗世的西蜀鳄(Hsisosuchus)。但目前很多人对这一鳄类的分类地位尚有怀疑,Romer、Kuhn 等将它归于中鳄亚目。理由是除了西蜀鳄的形态特征难归于西贝鳄(头顶平台明显,有眼前孔)外,主要考虑的是北半球似无此亚目存在。1957 年,周明镇等报道了采自河南淅川始新世的五个牙齿化石鉴定为锯齿鳄。牙齿黑色,肉食龙形(惜无详细记述),牙侧扁,前后缘有锯齿,无疑应归于此亚目。1974 年李锦玲等在广东南雄古新统罗佛寨组采得一近完整的头骨,呈现出典型西贝鳄类的特征,订为一新科,大塘平顶鳄。

从而证明了这一特殊的鳄类在亚洲大陆曾生活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可能这是一类很早便从祖先鳄类主干中分出,在中生代时分别平行发展于南美和亚洲。

西贝鳄科 Sebecidae Simpson,1937

头骨面部较狭长,有上眶骨存在,内鼻孔不甚大,腭部尚没有封管,牙齿数目有退化。

本科主要产于南美,地史上是晚白垩世到中新世,西蜀鳄是否能归于本科,问题很大,目前不能确定。

西蜀鳄属[①]Hsisosuchus Young et Chow,1953

重庆西蜀鳄 Hsisosuchus chungkingensis Young et chow,1953

特征　头骨顶部构造特殊,头上平台中部稍凸起,嘴部稍高,上颞孔小,约为眼孔的1/3。下颞孔几等于无,仅有一裂口状小孔为代表。眼前孔很大,鼻孔位置较前,但距吻端尚有一相当的距离,内鼻孔两侧界以显著的棱,其前尚有一低凹部分。外鼻孔被分开。眼孔背位,但仅微向外侧,牙齿少。下颌无侧孔。

牙齿微侧扁,牙间距大,牙齿前后缘有极细的锯齿状构造,外皮骨板发育。(图附—5)

分布　　四川重庆;晚侏罗世(重庆群)。

附记:虽然四川这一标本有眼前孔,眼孔背位,平台似显著,下颌无齿骨孔,都无法归于西贝鳄亚目,但其牙齿是各类鳄中最具特色的西贝鳄式,所以暂归于此亚目。

真鳄亚目 Eusuchia

新生代生存的鳄类。头骨上翼骨进入次生腭的形成,眼前孔很少存在,单鼻孔,端位。眶后骨退入皮下,上颞孔小或退化封闭。额骨完全伸达到上颞孔边缘。

下颌齿骨孔很好发育,荐前脊椎椎体前凹,在颈椎腹面有典型的纵嵴发育,背甲板一般发达,但无钉状关节突。腹甲多变化,当其存在时横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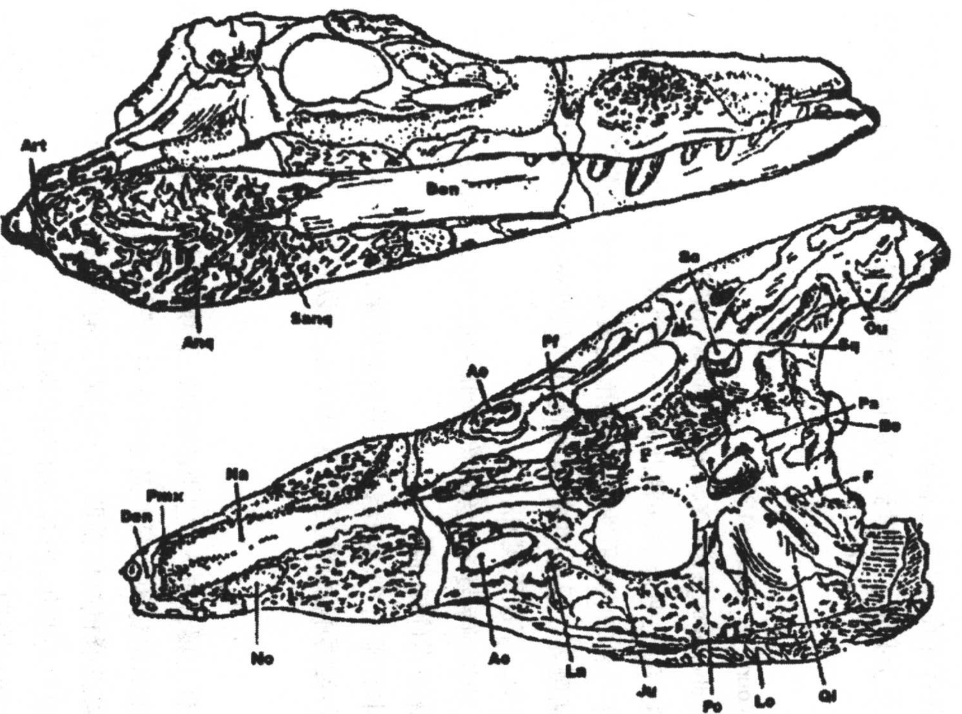
这一亚目最早出现在白垩世晚期,但大多数是新生代的一些属种。真鳄亚目的各成员似乎包括着两个进化支系,从中鳄类分化出来以后平行发展起来。这一亚目材料在我国发现较多,但自始新世结束以后的第四纪尚未发现材料。这一事实如何解释尚不清楚。目前我国唯一的一现生种扬子鳄(Alligatorsinensis)[②]生活在长江中、下游。

1973年广东顺德发现两个鳄类骨架,尚未石化吻长形,头骨长约1米,经初步鉴定认为是湾鳄。

---

①鉴于西蜀鳄的独特特征,原作者曾订一新科——西蜀鳄科(Hsisosuhidae)。

②扬子鳄,古籍上称之为鼍。



图附－5 重庆西蜀鳄 Hsisosuchus chungkingensis 头骨侧、背视 ×1／2

Anq,隅骨;Ao,眼前孔;Art,关节骨;Bo,基枕骨;Den,齿骨;F,额骨;Ju,颧骨;Ta,泪骨;Lo,侧颞孔;Na,鼻骨;No. 鼻孔;Pa,顶骨;Pf,前额骨;Pmx,前颌骨;Po,后眶骨;Qi,方颧骨;Qu,方骨;Sanq,上隅骨;Sq,鳞骨。

鳄亚科 Crocodylinae Cuvier,1807

吻部一般细长,但与头骨后部(颜面区)没有明显的界限。鼻骨前伸与前上颌骨相遇,一般达到外鼻孔边缘。上颞孔小,小的眼前孔有时存在,下颌缝合部长,牙齿粗壮,分开排列,有发育很好的"犬状齿",颊部牙齿小而钝。牙齿数目,上牙 16—24 个,下牙 14—24 个。牙齿咬合坚固,下牙上咬合于上牙之间,往往形成牙齿窝。下颌第四牙大,在上颌上有咬合凹。背甲发达两排或多排,无腹甲板。

鳄亚科的化石属种可以追溯到白垩世,目前在我国发现的鳄类材料中以此亚科最丰富。主要是早期第三纪的一些属种。

西湖鳄属 Lianghusuchus Yonung,1948

衡阳两湖鳄 Lianghusuchus hengyangensis ,Young,1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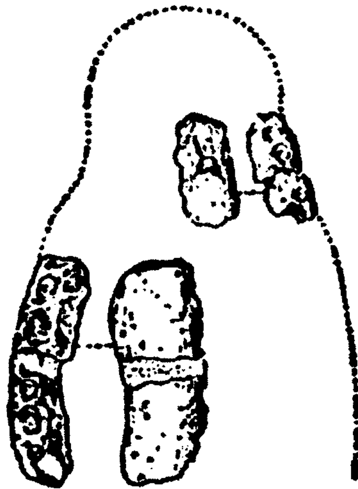
特征　牙齿间的距离较大,只有一个大的犬状齿,牙齿横切面有点两侧压缩,方颧骨宽矩。脊椎椎体端发育很好,椎体后突部分短,突出较弱,尾椎侧突起下面有微弱发育的棱状突起。(图附一 6)

分布　湖南衡阳,始新世。

田氏鳄属 Tienosuchus Young,1948

湘江田氏鳄 Tienosuchus hsiangi Young,1948

特征　牙齿基部圆,向齿尖渐弯曲,牙齿前后有显著的棱,齿冠面有粗糙的条纹。脊



图附-6
衡阳两湖鳄
Liangusuchus hengyangensis
两块具有牙齿的上颌腹面和侧面视 x1/2

椎粗壮,脊椎椎体双平型,侧突起发育强,神经弓则较短而弱。骨甲板厚,上面的雕刻花纹较紧密。

分布　湖南衡阳;中始新世。

亚洲鳄属 Asiatosuchus Mook,1940

下颌联合部向后延伸至第六个下颌齿的水平,两枝角宽度适中,齿列长度短于下颌牙齿之后的长度,牙齿粗壮,有不明显的沟纹,鼻骨与泪骨的缝合线比鼻与前额骨的缝合线明显地短。5个前上颌齿,14个上颌齿,17—20个下颌齿。

属型种:葛氏亚洲鳄 Asiatosuchus grangeri 产于我国内蒙古晚始新世地层中。

南岭亚洲鳄 Asiatosuchus nanlingensis Young,1964

特征　下颌牙列部长于牙列后部,下颌孔小,外侧纹饰粗糙。下颌缝合部处于下颌第六个牙处。有两个大的犬状齿前齿。下颌夹骨形成的沟深,向前伸达缝合部后缘。

下颌牙数19—20,牙冠低,具有不规则的放射纹和较清晰的前后嵴棱。牙齿横切面圆形。下颌前部(齿骨孔之前)下缘平直。

这一动物较大,与内蒙古种不同的是个体大,"犬状齿"前有二个牙而不是三个,牙齿数较多。

分布　广东南雄湖口修仁;古新世。

准噶尔鳄属 Dzungarisuchus Dong,1974

属的特征见属型种:玛纳斯准噶尔鳄。

玛纳斯准噶尔鳄 Dzungarisuchus Manacensis Dong,1974

特征　下颌狭长,吻部尖而不收缩,下颌缝合部长,主要由齿骨组成,夹板骨前伸插入缝合线的基部,缝合部止于第八或第九个牙齿处。下颌齿彼此分开,每侧有13—14个,齿间距近相等,犬状齿大,基部膨胀,有二个犬状齿前齿。牙齿锥状,具有放射纹,两侧形成棱嵴,构造相似亚洲鳄。下颌雕刻花纹深,疏,与一般鳄亚科属种比下颌显得纤细。

分布　新疆玛纳斯河上游、清水河;晚始新世。

短吻鳄亚科 Alligatorinae

吻部短宽,与头骨颜面区分界不明显,鼻骨上伸到达外鼻孔,与前上颌骨相遇,上颞孔小或封闭。下颌缝合部短,牙齿分开,有发达的犬状齿,17—22个下颌齿,下牙咬合钳在上颌齿列间。

这一亚科也称猛鳄亚科，我国现在的扬子鳄归属于这一亚科。

始短吻鳄属 Eoalligator Young, 1965

存义始短吻鳄 Eoalligator chunyii Young, 1965

特征　中等大小的短吻鳄。头上平台微显凹陷，两上颞颥间的收缩很窄，有明显的沟，顶骨饰纹很粗大，下颌骨中间大的牙齿旁有夹骨造成显著的高棱，使牙齿更加牢固。夹骨似伸入到两颌的缝合处。牙齿至少有20个，比现代中国扬子鳄(Alligator sinensis)为多。牙齿参差不齐，前部“犬状齿”与中部大牙之间有6个较小的牙。“犬状齿”前有3个牙。

这一化石种在很多特征上表示出与现代的短吻鳄(Alligator)很相似，如下颌的形状以及前部牙齿的位置和斜向方面。但也有些不同，如“犬状齿”和中部大牙之间有6个小牙齿，而现代短吻鳄为8个，平台上颞颥孔间窄等，因它产于古新世，可能是短吻鳄的祖先，故名之曰始短吻鳄。

分布　广东南雄；古新世。

马来鳄亚科 Tomistominae Woodward, 1932

吻部极为细长，鼻孔长而狭窄，鼻骨插入前上颌骨之中，但从来没有到达外鼻骨孔边缘。前额骨板小而移入皮下，眼孔大于上颞颥孔。夹骨参与下颌缝合部的组成。

这一科大约有10个化石属，现在的马来鳄至今仍然生活在南亚马来亚、苏门答腊等地。最早的记录出现在白垩世晚期。

马来鳄属 Tomistoma Muller, 1846

鼻骨将鼻孔分开，下颌的平板骨进到下凳缝合部，下颌缝合部长。上颌有21个牙齿，下颌有18—19个牙齿，下颌齿咬合，插入上颌齿的齿间窝中。鼻骨与前上颌骨相联。

目前有14个化石种。我国有两种：石油马来鳄，台湾马来鳄。

石油马来鳄 Tomistoma petrolice Yeh, 1958

特征　头骨作长腰三角形，吻部细长，眼眶大，卵圆形，上颞颥孔成卵圆形，长大于宽。侧颞颥孔长方形，起始于上颞颥孔之稍前而终止于其后叶，在建立这一种时是根据一头骨的内模。1974年采自同一地点，同一层位的一个鳄类头骨被重新研究，表明它归于同一种，对正型标本作了如下补充：吻长，牙齿圆锥状，有些侧扁，有一浅杯，上部有微细的褶皱，边缘有小的纹理。夹板骨伸人到卜颌缝合线中。(图附—7)

分布　广东茂名；始新世。

台湾马来鳄 Tomistoma taiwanicus Shikama,1972

特征　一中等大小的马来鳄。

分布　台湾省西南青溪。

始马来鳄属 Eotomistoma Young,19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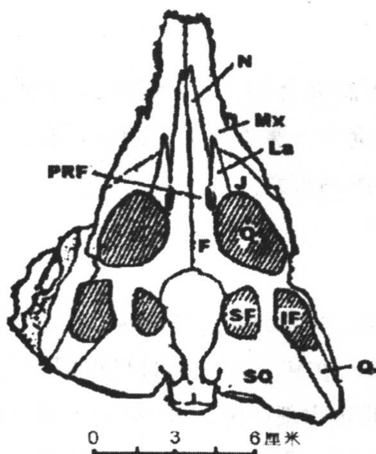
多齿始马来鳄 Eotomistoma multidentata Young,19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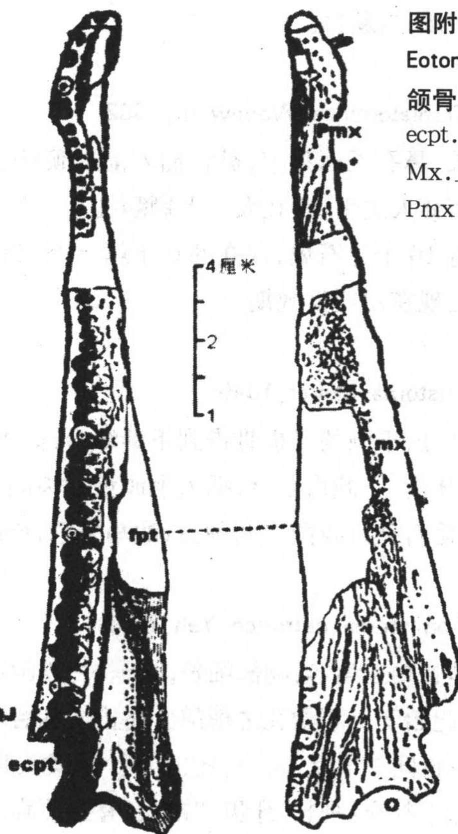
特征　吻细长,前部收缩非常轻微。牙齿很多,估计在48—51,比一般鳄类均多。口腔上部近眼下孔部的外翼骨有纤小牙齿,上颌骨中部内侧也有此等牙齿。下眼孔比眼孔更靠前一些;牙齿尖锐,有棱。(图附—8)

分布　内蒙古伊克昭盟鄂克托旗西约60公里;早白垩世—晚白垩早期。

图附-7　石油马来鳄
Tomistoma petrolioa
头骨×1/2

F.额骨;IF.侧颞孔;
J.颧骨;La.泪骨;
Mx.上颌骨;
N.鼻骨;O.眼孔
PRF.前翼骨:QJ方颧骨;
SF.上颞孔;SO.鳞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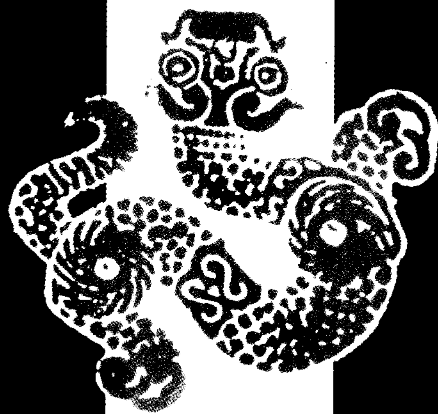




图附-8　多齿始马来鳄
Eotomistoma multidcntata
颌骨
ecpt.外翼骨 fpt.前翼骨;
Mx.上颌内;O.眼孔:
Pmx.前额骨。

第二编

关于龙的语言学问题



引言

在研究古代典籍和中国神话时,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现象:人们用某一语言文字记号标记或表达一种事物。但这一语言记号的所指意义,在后人的解释中发生了歧变。结果是,后代的人们在一种新的意义上去理解和看待这一语言文字记号,但这一语言文字记号本身却似乎并未变化。如果这一语言文字记号所标记的那种事物是一种受到崇拜的神灵,那么人们事实上就是在同一语言外壳之下,崇拜着两种异体的不同事物。这种情况,我把它称之为中国古代宗教文化中的语义学悖论。

在这一卷中,我们即准备专门研究分析与龙有关的这种语言文字歧义和语义学悖论情况。

第一章 释“鼍”、“单”及古代帝王称谓

我们首先来研究鼍龙的鼍字。

鼍字在甲骨文及金文中，形如图 2．1—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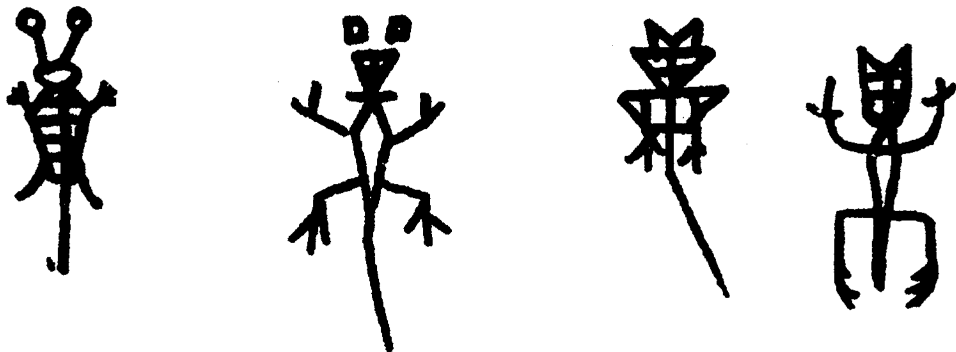


图 2.1—1 甲骨文及金文中的“鼍”字

甲骨文(后，2．37．13) 金文
1．邵镭 2．《商周彝器通考》第 980 图 3．旧释“鼂”

《说文》释鼍：“鼍，水虫。似蜥蜴，长丈所。皮可为鼓。从黾，单声。”

但对于鼍的字形，许慎并没有作出任何解释。

有趣的是，对这个字字形最早作出解释的，并不是文字学家，却是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医学家和分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

“鼍字像其(鳄鱼)头、腹、足、尾之形，故名。”

我们看鼍字的甲骨文及金文字形，可以肯定李时珍的解释是正确的。这个字之字形确实颇似一具鼍鳄的俯视图。但这里有一大疑点，是从纯文字学角度考释研究“鼍”字所难以解释的。这就是：为什么鼍的字形中，在头部上方有一对角状物(隶化后变作双口)?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必须暂时放下。因为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汉字中还有一个怪字。此字字形、字音，与“鼍”字均极其相似，这就是“鼍”字上半部所从的单字(见图 2．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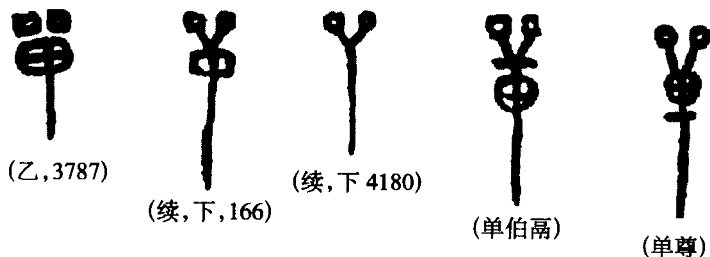


图2. 1—2 甲骨文及金文中所见之单字

《说文》:"单,大也。从吅,甲。吅亦声。阙。"(段注:当为甲缺,谓甲形未闻也。)

在这里,许慎解释了"单"的字义和读音。但对字形却注以"阙"(缺)。这表明,早在东汉许慎的时代,"单"字的字形已经阙释难明。

自晚近甲骨文发现以来,试图解开"单"字之谜者颇多。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种说法,是王国维、郭沫若、朱芳圃所提出的关于"单形为捕鸟网具,即䍐"之说。

郭沫若说:"此字一见即可知其为象形文……然'单'所象者究为何形耶……知单乃捕鸟之器……今更以声类求之,则单乃䍐之初文也。"[①]

案,䍐,今字作罕。核验于甲骨文、金文,䍐字从网。而金文中网字形作见图2. 1—3。与单毫不相像。再考之字音,单古音在端母。而罕古音在晓母,音韵所隔殊远,不能相通(郭说乃以罕、单之今音拟测古音,误)。

再从字义看,《说文》训单本义为大,与"网罟"一类也很难说有什么直接关系。由此可见,将单字训释为网,实未可能。



图2.1—3

那么单字的字形与音、义究竟由何而得?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将"鼍"字与"单"字放在一起试作一下比较。

首先从字形上看,不难看出,"单"字其实就是"鼍"字省去下半部所从之"黽"字后的简化形(见图2. 1—4)。

①见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从》,中华书局1967年版,第1页。

再就字音而论，单、鼍二字古音完全相同。鼍鳄别名“鱓”，亦正是从单字得音。（古文字中从鱼、从黾之字常相混用。如鳖亦作汇。）《说文》：“鱓，鱼也。从鱼，单声。皮可为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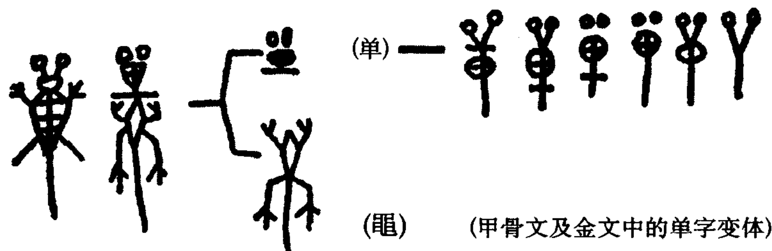


图 1.2—4

《大戴礼·夏小正》：“四月……剥鱓。”夏纬英笺注：“鱓即鼍。”《诗·大雅·灵台》毛传：“鱓字，本音鳣，与鼍同。”《尔雅》：“鱓，吴越人谓鱓为鼍。”

这些材料表明，鼍、单、鱓三字，在古语言中发音相同。

综上所述，我以为单字与鼍字应是同源字而分化。“单”初义就是“鼍”。或者说，“鼍”乃是“单”之本字繁文，而“单”字则是“鼍”字的简化省形。其字形，都是鼍鳄的象形。而这一假定，又可以从“单”字的语义中得到证实。

“单”字的现代语义是孤独，即孤单。这一项语义与《说文》所训“单”为“大”的意义毫不相关。那么这种释义是从何而来？这个问题，过去很难作出回答。其实，单训孤单的语义乃是从鼍鳄的生活习性而来。据动物学家朱承琯的考察和报道：“鼍长年穴居，生性异常孤独。终生雌雄异穴，即使在繁殖期也绝不合穴。幼龄个体虽然随母共穴，但一成年后就脱离亲体，独立营穴。”所以人们所见的“鼍”，往往都是一只孤独的“单”。鼍鳄的这种生活习性，应正是“单”义训作孤单这一语义的由来。至于《说文》中训单为“大”，则章太炎《文始》早已指出，这应是声训，是以假借义释本义。单古音“túo”，与“多”音近。单亦读dān，又与“大”(dà)之读音相通。章太炎指出：“单训大者，于今字当为奲，多之奲，或为‘诞’之借。古文‘但’为‘大’之借(单、大旁纽双声，阳入对转)。”(《文始》)

在这里，我们还有必要注意单字的读音异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字形及语音的分化。现代语言中，单有双音：一读作 dān，一读作 shàn。前者古读近“túo”。鼍、鱓，以及鼍的另一别名“鳣”均由此得音。（注意：鳣与蛇实际也是同源字。从鱼、从虫之字古书中常相通。）鳣又转音为鳝[1]。又作鼍。什么是鼍呢？

以上材料表明鱓、鳝、鼍诸字，在古书中都曾被用来记作“单”——即鼍鳄的异名。

---

[1]清黄生《字诂》：“鱓，俗名鳝鱼。古无其字，故借鱓(徒河切)转音(常演切)。《淮南子》云：‘鲜似蛇’，荀子云：‘蟹、虾、蛇鱓之穴无所寄托是也。’又或借鼍(张连切)转音。”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如下结论:(1)单与鼍乃是同源字。都指“龙”中的一个品种——鼍鳄、鼍龙。(2)单字的语音后来发生分化,产生了两系异名:

单 ┌ 鼍——鱓(túo)——鱓
　 └ 鱓(shàn)——鳣——鳝

(这两系异音的发生,也可能是由于古汉语方言的差异而造成的。)

在甲骨文中,还有两个字与“单”有密切关系,这里也顺便谈一下。这就是“兽”和“獸”这两个字。

《说文》:“獸,守备者也。一曰两足曰禽,四足曰兽。从兽、从犬。”

此字在甲骨文中形作(见图 2. 1—5):



图 2.1—5 甲骨文及金文中的“兽”字

从上图可以看出,獸字的甲骨文,从单、从犬。

一旦了解“单”的初文乃是鼍鳄,我们就不难理解“獸”这个字的涵义。许慎说,“獸”是“守备者也”,其实这守备者即犬。而守备的对象是“单”,即鼍鳄。动物学家告诉我们,鳄类的生活习性是昼伏夜出。白天藏于深穴中绝少活动,夜晚出穴四游觅食。这可能正是人类需要以“犬”守备它的原因。一旦发现“单”来了,就要组织防卫和攻击。而鼍鳄体肥肉美,获之可作佳肴。由此又引申出狩猎的语义。罗振玉指出:“古獸、狩同字”。(《殷虚书契考释》第 69 页)狩得音于守。《说文》:“狩,犬田也。从犬,守声 。”“ 战 ” 字繁体字从单从戈,则是以戈击单的会意,从单得声。[①]獸字在字形上从单、从犬,但字音却与单、犬均无关。獸也是从“守”字得声。而守字《说文》别体作“叜”,像在屋下执火炬守夜之形。又引申为搜索,即“搜”(叟)的本字。根据以上分析,守、狩、獸、搜(叟)是一组同源字。

在古代宗教神话信仰的研究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语言记号的转义现象。以上的研究表明,单的本义是鼍鳄。但在周代的青铜器纹饰中,我们可以看到:“单”崇拜的一种语

①帛书《老子》战字皆记作单。

言转义——由本义的鼍崇拜，转型为蝉崇拜。这显然是由于鼍、蝉均从单字得音，是一组同源字。

最后，这里还可以指出古代社会语言中一个颇为有趣的现象。胡厚宣先生曾指出：“在商代殷虚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殷王常自称‘一人’或‘余一人’。”(早期称一人，晚期称余一人。)[①]在古文献中，商周时代郡主自称，亦多曰“一人”或“余一人”(予一人)。如《尚书·汤誓》：“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汤诰》：“明听予一人诰。”“俾予一人辑尔邦家。”《太甲》：“一人元良，万邦以贞。”《诗·大武》毛传：“一人，天子也。”《尚书》孔传：“一人，天子也。”《国语·周语》韦昭注：“天子自称曰余一人。”

孤、寡人——与“一人”同义。除此之外，君王自我称谓，还有“朕”、“不穀”。至于这一称呼的由来则亘古未明。前人多臆解之，以为这是一种唯我独尊的尊称，“言四海之内，唯一人乃为尊称也。”(《教经》邢昺疏)“谓率土之内，唯此一人尊之也。”“言天下唯一人而已。”(《礼记》孔颖达正义)但我们却可以注意到，春秋战国时诸侯自我称谓，则多自称“孤”或“寡人”——这实际也是“一人”或“余一人”的变相称呼。然而列国诸侯并不主有天下，亦非如周天子，是天下独尊之一人。由此可见，前人这种解释，并不能成立。

那么为什么先秦君王列侯多以“一人”、“余一人”、“孤”或“寡人”为自称呢？

我这里想提出的一个谬见是，这很可能是一个与图腾有关的称谓。古帝王君侯多以龙族自承，并认为自己是龙子龙孙。而我们在本章的考察中已指出，龙的特性是“孤独”，其名亦称“单”。所谓“一人”、“余一人”、“孤”、“寡人”，其实都是“单”的不同说法。而以单自称，也就是以“龙”自况耳。可为此说作为旁证的，是古代帝王的另外两种自称：“朕”与“不穀”。[②]案朕，通作“蜃”，蜃与“不穀”，均与“单”一样，是龙、鳄之别名。[③]

---

①参见《古文字研究》第六辑.

②《老子》第9章：“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穀，此非以贱为本邪？”这是老子用了一个语言歧义的游戏。

③关于“不穀”详后论。

第二章　释与“鳄”有关的一组文字

搞清了鼍、单初文均是鼍鳄的象形字,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讨论前面提出的那个问题,即鼍、单这两个字,何以头上均从双口?

对这个问题,有一位研究鼍鳄的动物学家,给了我们一个极重要的提示。他指出:“如果我们相信我国古代先哲造字艺术,那么古鼍字乃是一个又象形又会意的对动物的描写。这个字的解析,当于习见的雄鼍的穴座见之。”①这是一个非常富有见地和具有启示性的见解。

根据动物学者的实地考察,我们现在知道,鼍的生活习性是极为奇特的。首先是雌雄不共穴。即使在交配期,它们也是分穴单住的。更重要的是,它们不仅孤独,而且营居于地下深达2米左右的洞穴中。鼍穴的内部构造,雌雄各不相同。雌性鼍的居穴由于有抚育幼鼍的需要,内部结构较为复杂,洞口较多,一般为4—8个。而雄鼍之穴则构造简单,一般均只有双洞口,其剖面如图2．2—1所示。



雄鼍洞穴纵剖面图(《动物学报》第9卷第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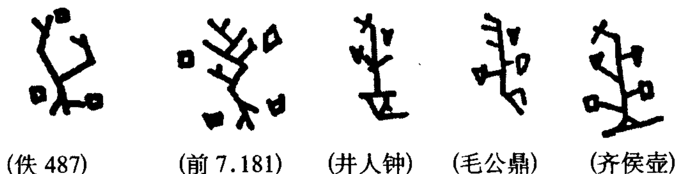
骨文中“单”字的一种字形

图2.2—1

由图2．2—1我们不难看出,这恰恰就是甲骨文中“单”字的形像。换句话说,单字,以及鼍字上半部的双口,实际是古人对于鼍鳄洞穴的一种描写。由此,我们又可以解开与单和鼍关系密切的另一组文字的构形秘密。

甲骨文和金文中有几个形构极为奇特的文字(见图2．2—2):

①引自朱承琯《鼍生活史的初步研究》,《动物学报》第9卷第2期。



(佚 487)　(前 7.181)　(井人钟)　(毛公鼎)　(齐侯壶)

图 2.2-2

上述诸文字，前代古文字学者释之为两组。(1)“咢—噩”，(2)“桑—丧”。[①]此四字，在今天形、音、义均不同。但文字学家早已论定，在古文字中以上四字乃是同一个字的孳乳和分代。[②]从字形看，上述一组字的字形颇不规范，乍看起来似乎像一棵树——因此于省吾释此字为“桑”，朱芳圃释之为“喿”，均以为从木。于省吾说：

“甲骨文桑字凡二百余见，其异构甚繁。……罗振玉云：‘许书无噩字而有屰(屰)，注哗论也。……’《集韵》蕚或从噩。以是例之，知噩即许书之屰矣。噩字见于《周官》。以卜辞诸文考之，知从王者乃由木传写而讹。传世古器有噩侯鼎，卅候簋。鼎文噩字作㗊。簋文作器。又古金文中丧字从噩、从亡。噩侯，《史记·殷本纪》作鄂侯。”

这就是说，噩(屰)、丧、咢乃是同源字。于省吾还认为，丧之初文应是桑字。桑字从喿，“其诸口是代表器形，乃采桑时所用之器。”[③]

于氏此说，已为多数文字学家所认可。但此说实际是有问题的。它不仅很难解释，桑(丧)字与噩(咢)字，音类相隔甚远，但为何二字可以通用并且本为同字，而且也无法解释以下问题：

1．甲骨文中凡从木之字皆有定形，为何唯独甲骨文中桑字所从的“木”形却那样的不规范。

2．于说认为，桑是一个会意字。木旁之口是采桑具。但假如是这样，这个字的形构就不完整。为什么木旁有“口”却没有表示人手采摘的“记号”，例如采字也是一个会意字，古文字形从“爪”从木，以爪象征手。

3．如果桑、丧、噩、咢诸字本来是同一字之分化，那么为何桑字无恶义。而丧、噩、咢(屰)诸字却均非吉祥之字？

其实，此字字形与所谓“采桑”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前人对此字字形的解释都说错了。《说文》中鳄记作“蝷”，从虫，从屰。屰字或体作咢，亦从双口。[④]由此可知，噩(咢)其实就是鳄

①见李孝定《甲骨文集释》，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

②参见闻一多《古典新义·释桑》，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噩》，以及李孝定《甲骨文集释》。

③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 76 页。

④《说文》：“咢字，哗讼也。从吅、屰。”《尔雅》：“徒击鼓曰鳄。”此说前人多不知其义。其实徒通土。土中击鼓曰鳄——因为鳄正是中国古代的土鼓之神。

之本字。那么䵽、咢、丧诸字,在甲骨文及金文中那种神秘复杂的树枝图,究竟是取象于什么?我们前面已指出,“单”字实际上是雄性鼍鳄的象形。以同样观点观察“䵽”字的那种奇特字形,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个新的启示。原来这些文字在字形上所显示的应当就是雌性鼍鳄巢穴的横剖面图。若谓不信,请比照一下图 2．2—3 的 A、B、C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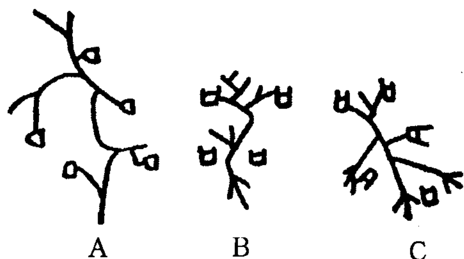


图 2.2—3
A．雌件鼍鳄巢穴剖面图
B.C.甲骨文中的“丧”字与“䵽”字
(采自《殷虚文字前编》7、28、1 及《后编》下 35、1)

上图 A 是动物学家朱承琯先生所绘制的雌性鼍鳄居住的洞穴平面图。[①]图中诸“口”表示穴道的出入口。“为了便利幼鼍出入,雌鼍所居穴的穴口一般均有四——五个(雄性的出入口通常仅为两个)。”以此图与图中 B(丧)、C(䵽)字形相比照,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断定,正如单字字形一样,丧、䵽的字形,原来也是鳄鱼洞穴的描写。每一鳄鱼洞穴的穴道是不可能完全规范化的。由此也就解释了何以咢、䵽字形,在古文字中的表现是那样的不规范。这不能不使我们惊叹我们祖先的造字艺术和智慧!

同时,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破解古代语言又一个重大秘密。原来从本义看,单、鼍乃是雄性鳄的命名。而咢、䵽乃是雌性鳄的命名。由此可知,古语言中常以鳄鼍或鼍鳄并称,就是以其雌雄为并称。到后来,鳄与鼍方分化成为不同种鳄类动物的异名。

在金文“䵽”字的各种形状中,有一体在结构上更为奇特(见图 2．2—4):



(井人钟) (樠盘) (禹鼎) (䵽侯簋)

图 2.2—4

从字形看,此字是䵽字的繁形。其字从䵽、从犬。由此可知,这是一个会意字。应当指出,在甲骨文、金文中,虎、犬、豸、象、豕(猪)诸猛兽字,有时字形几乎完全相同(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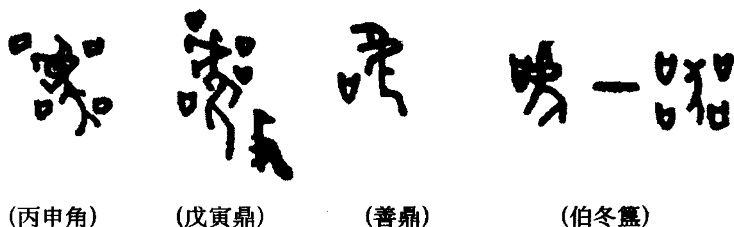
---

①引自《动物学报》,第 9 卷,第 2 期,第 135 页。

2．2—5)[①]。以后的研究中我们将会证明，在上古语言中，虎、犬、㣇、象、豕诸字，均曾被归为鳄的猛兽同类。而㣇字古音与鳄正同，其字形又与犬同。所以上述从噩、从犬的"獸"字，显然正象征栖止于洞穴中的鳄鱼。类似地，金文中又有如图 2．2—6 所示的一些字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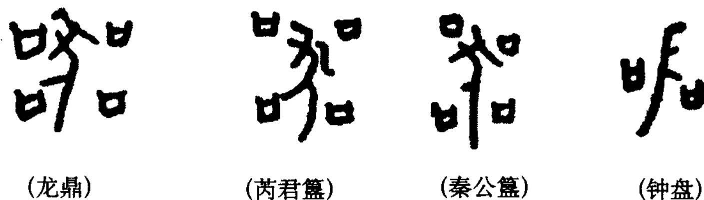
图 2.2—5



(丙申角)　(戊寅鼎)　(善鼎)　(伯冬簋)

图 2.2—6

上述诸字从多口、从虎(或犬)。仿佛有虎在洞穴中吼叫。朱芳圃隶定此字为"唬"(今记作"號")。《说文》："唬、虎(叫)声。从口，虎声，读若嚎(號)、吼。"我们已经指出过，古代人的观念中认为鳄鱼也是一种虎——水虎或虎鱼。这个字形就进一步证实了我们以上的分析。此字形变，又演化出如下一些文字(见图 2．2—7)：



(龙鼎)　(芮君簋)　(秦公簋)　(钟盘)

图 2.2—7

上述诸字，从多口从犬。前人隶定释作"器"。《说文》："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现在看来，这是一种望文生义之谈。器之字形，像鳄栖居于洞穴之中。由此可知，器的本义就是容纳动物的巢穴。推而广之，凡中空而能容纳事物者均称作"器"。《礼记·学记》："大道不器"，孔颖达疏："凡虚中而受物者，皆谓之器。"这才是深刻而正确的解释。再以音训求之，器者，栖也。人之所处，称"息"(今字变音记作"居")。鸟之所处称"栖"(即

①采自高明编《古文字类编》，徐中舒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

"西"。据《说文》,"西"本义是鸟巢)。而兽之所处,即称作"器"(器古音又可读如 kūo,省形亦即"哭",孳乳作"泣"字。又孳乳为今之"窟"字)。这才是"器"字的本义。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哭字亦有音读如器,此即今之"泣"字。根据以上考证,我们可以断定,唬字、器字、哭字,均是与鼉、丧有关的一组同源字。这些字形都是鳄类在穴中嚎叫的会意。后来推而广之,号泣、号啕,即均称作"哭"。而极有意思的是,号啕,在古书中又记作嗥啕、皋啕、咎由、饕餮,它们正是上古曾用作人名、部族名和图腾的鳄类的别名。(本书续篇讨论中国古代图腾与龙之关系时,将对此有详细考证。)

这里顺便指出,无论在甲骨文、金文中,还是在商周器物铭饰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鳄鱼图形与猛虎图形的相似和混讹,有时二者甚至达到难以区别的程度(见图 2.2—8,2.2—9)。



图 2.2 — 8
上图诸纹饰中,有龙(鳄)有虎,有的可以辨识,有的则很难确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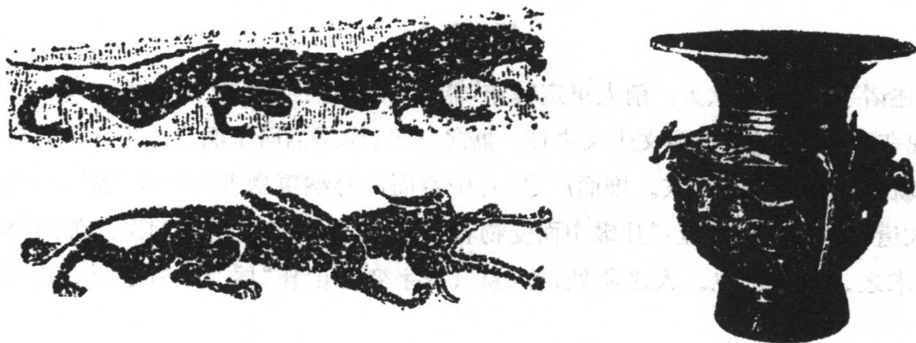


图 2.2–9

又,《说文》虎部所录的"虓"字:"虓、虎鸣也。从虎九声。"九是鬼的古音,而鳄类有一古名称"地鬼"(异写记作鸱龟或鵰旧),亦可直称作"鬼"或"夔"(详后论),又《说文》"號"字:"號,呼也。从号,从虎。"而"号"字其实亦是"咢"字的变体。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虓、號、唬诸字其实亦均是同源之字。

这里我们还可以揭开汉字中另一个秘密。《说文》中有以下一组从"吅"的字:

"吅,惊呼也。"

"咢,讹讼也。"(《尔雅》:"咢,徒击鼓曰咢。")

"哭,哀声也。从吅、犬。"

"丧,亡也。从哭、亡,亡亦声。"

《说文》中又有如下一组从"㗊"(读"辑")的字:

"㗊,众口也。"

"嚚,语声也。"

"嚣,声也,气出头上。"

"嘂,高声也,一曰大呼也。从㗊,丩声。""嚣,呼也。"

"器,皿也。"

我们可以注意到,以上两组字,或从二口,或从四口。在形、音、义上,这两组字实际上均极相似。可以推测,它们很可能起源于共同的语源。这一推测是否有根据呢?我们可以作一点研究。

"吅"与"㗊"二字同源,前者是后者的简化体,这一点可能不会有什么争议。二字在古汉语中同义,都训作吼叫。"吅"字读"喧",也是后来"欢"、"喊"诸字之所得音。而"㗊"字读"辑"(ji),音转即为今之"叫(jiao)"字。此外在上述两组字中,有些字实际是同一字的变体。例如"器"与"哭",是同形、同音、同义字的分化。前面的讨论中已指出过,"哭"字今仍可读作器音,即今之"泣"字。而"器"古音正是"哭",亦即今之"窟"字[①]。又,嚚字从臣即古目字。[②]古文字中,常以"目"象征动物之首。嚣字从页,页《说文》训作"首"。嚻从"苋",也就是首字。目、页、首三字,在古文字字形中常可通用(见图 2.2—10)。

《说文》:"嚚,语声也。从㗊,臣声。""嚣,声也。从㗊,页,页亦道也。""嚻,呼也。从㗊,苋声,读若讙。"由《说文》这些训释及嚚嚣、嚣字形,我们可以判定这三个字是同源字。字

①口、空、孔诸字,就语音看,亦都与"器"字是近音、近义而异形的同源字。

②臣字与目本为同字。古音读如"看"、"见"(看、见二字,犹如命、令二字,系同音、同形、同义字的分化)。《广雅》:"臣,坚也。"坚即臣的古音。今监字从臣读如见,槛字从监读如看,由此二字可知臣的古音。实际上,臣的本义就是监看。商周时代,"监"设为官职。臣也成为职官之名,取君王眼目之意也。小臣即小监,大臣即大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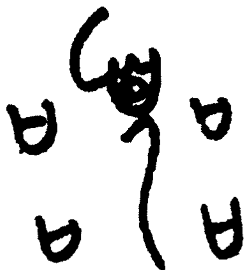


图 2.2—10　甲骨文金文中的臣字、页字和首字

皆从𠮚、从首,字义均训作喊叫。在金文中嚣伯盘铭文中,有一字字形如图 2. 2—11 所示:

此字像一条完整的有目、有口、有足、有尾的鳄鱼。旧释此字作嚣,其实此字应隶定为"嚻"。

在从"𠮚"之字中,还有一个字形奇异的"嚣"字。《说文》释作:"从器,丩声。"其实此字就


图 2.2—11

是今之"叫"字的繁文。而"嚣"字,则是嚻及嚣字的省形。[①]由此又可知,叫字所从之"丩",并非《说文》"丩部"的那个"丩"。《说文》:"丩,相纠缭也。一曰瓜瓠,结丩起。象形。"

案,《说文》所释这个相纠绕之"丩",即今之"句"字。[②]《说文》:"句,曲也。从口,丩声"。此字古音异读甚多。[③]在甲骨文及金文中形见图 2.2—12。

其字像二物纠缠之形。句古音中有音读纠,与"丩"相同。由于此二字形音相近致讹。《左传》中所说的社神(土正)勾龙,就是地神蛟龙——鳄类穴居土中,所以被古人崇拜为社神。至于叫字所


图 2.2—12

① 《类篇》叫异体作嘄,又作噭。嗷、首本为同字。噭音与嚣同。

②丩、句与交亦同源字。

③ 《类篇》:(1)古侯切,(2)恭于切,(3)权俱切,(4)九遇切,(5)居侯切。

从的“丩”字,其正体应是《说文》中的“凵”字。《说文》:“凵,(物)张口也。象形。”[①]此字异体又作“冂”。《类篇》:“(物)张口,五纪切。”字形、字音与“丩”相近而讹。至于“丩”字,我以为乃是苋字的省变或简化形体。(这一点至为重要,详后论。)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用下图,描述以上所讨论的这一系列与“㗊”及“吅”(鳄)即“咢”有关文字的演变关系(见图 2.2—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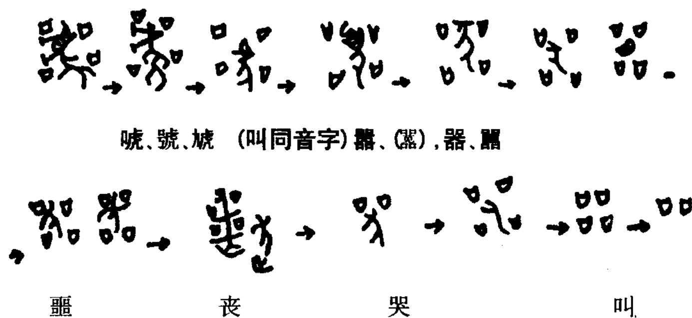


图 2.2—13

比较图 2.2—13 所示的诸字形,可以看出,號、虓、嚣、嚻、器、嚣、噩、丧、哭、叫、㗊、吅诸字,毫无疑问可联属于一个共同的字族。从它们的离形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找到演变和孳乳、分化的规律。这一群字族在字形上,都与鳄鱼及其所居洞穴相关。而其字义,则都包涵有一个共同的义项,即呼喊、喧哗、吼叫。至于其字音,除了丧字从“亡”音外,大略可划分为两大系统:

一、语音与“叫”相关:

㗊、	器、	叫、	噪、	嚣、	噩、	虓、哭
(jī)	(kū qì)	(jiào)	(zaò)	(xiao)	(ē)	(jīu,kūei)

二、语音与“喧(唤、喊、欢)”相关:

吅、	嚻(喊)、	號(嚎)、	唬、	吼
(huān)	(hǎn)	(háo)	(hǔ)	(hǒu)

由此可以注意到,现代汉语中“叫唤”与“叫喊”这一对合成词,其来源看来相当古老。而从这两系语音中的叠韵字(如嚣、噪、號等),又可以看出其嬗变递承的关系。

以上字族中唯一不能列入以上两系语音的,只有一个“丧”字。《说文》:“丧,亡也,从哭,亡亦声。”要理解丧字的语义、语音和字形,我们就不能不讨论一个“亡”字的形、音、义。《说文》:“亡,逃也。从入,乚。”“乚,匿也,像迟曲隐蔽形。读若隐。”

案关于亡字的字形,许慎未作解释。这体现了这位古代学者的慎重。晚近有人释“亡”

①《类篇》,凵读音,一、口犯切。二、苦绀切。

字字形,推测是所谓奴隶逃亡隐藏于墙后,完全是望文生义之谈,毫无根据。实际上,甲骨文和金文中“亡”字或从“ㄐ”,或从“入”,并不从“人”(见图 2.2—14)。其初义与人或“奴隶”的逃亡毫无关系。

那么“亡”字字形及其本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可以将“丧、噩”诸字形与“亡”字字形作一下对照(图 2.2-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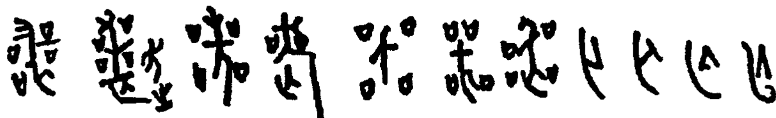
(乙. 7817) (甲. 2695) (周甲乙) (天亡簋) (师望簋) (侯马盟书)

甲骨文与金文中的亡字

对比:



图 2. 2-14 甲骨文及金文中的人字



(毛公鼎) (井人钟) (盂鼎) (说文) (噩侯鼎) (史考鼎) (齐侯壶)

图 2. 2-15

比较以上一些字形,不难看出,其实“亡”字字形是丧和噩字的简化和概括。就语音论,亡、噩、丧相通,无疑出于相同语源。在亡字中,省去了丧(噩)古文形体中的“犬”字,仅表现出鳄鱼洞穴中的通道和孔洞。这种地下通道更概括的写法,就是《说文》中的“乚”(读隐)字。所以《说文》训乚说:“乚,像迟曲隐蔽形。”鳄鱼进入其洞穴,即隐匿不见,这应正是“亡”字之本诂。由此引申而有亡失、丧亡之义。再引申而有死亡之义。实际上,古代中国人相信人死后魂魄归于地下,正像鳄鱼隐亡于其洞穴一样。所以人之死,称作“亡”、“丧”,亦称作“噩耗”。后面将指出,鳄类在古代,其别名正是“地鬼”。许多史料表明,鳄——龙,曾经是华夏民族的图腾。所谓图腾,在原始人类的信仰中,具有多重涵义——它既是生命的来源,亦是死亡的归宿。古代中国人之所以盛行土葬的风俗,应与相信人死后归于鬼穴,回到其祖先之所在,复归其图腾,变为“鬼”——鳄鱼有关。所以《说文》说:“人之所归为鬼。”由此我们又可以知道,中国自上古以来即流行的那种于地下凿深穴,积厚葬的死亡仪——这里实际上也潜涵着一种深刻的巫术意义。因为它正是对于被古人所崇拜的鳄(龙)生态的模仿。而这种模仿,又正是与古代华夏族以鳄(龙)为图腾的原始信仰有关。

第三章 雷公与神灵

在读了前面所考释的与鳄鱼有密切关系的一组文字以后，人们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鳄鱼及其所藏身的洞穴，会成为汉语中呼喊、吼叫的象征词？这不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情吗？

殊不知，藏于深穴中发生雷鸣般的吼叫，这正是鳄鱼这种动物所特有的一种习性。

动物学家朱承琯曾描述说：鳄的生活习性是每年秋季（十月下旬）入蛰休眠。次年四月初出洞活动，六月间求偶交配。七月——八月中旬筑巢产卵。性喜昼伏夜出，风雨之夜则概不出洞。各种鳄鱼对于大气气压的变化均十分敏感。每当天气阴雨之前，由于气压变化而发生吼叫。如果地区内有多条鳄鱼栖止的话，就会形成一呼百应、此起彼落之势，使"初临此环境者以为系雷声"。因此在古代文献中，有大量关于鳄鱼能预知云雨，常在雨前作雷鸣吼叫，声达数十里的记载。例如，李时珍《本草纲目》：

"鼍穴极深，其声如鼓。夜鸣应更，谓之鼍鼓。俚人听之以占雨。"

《九江府志》：

"九江产鼍，一名土龙。鳞甲黑色，性昏睡，目睛常闭，能吐雾致雨。善（喜）颓岸，横飞、声如鼓。故取其皮以蒙鼓，诗曰：鼍鼓逢逢，欲雨则鸣。故土人以之占雨。"

宋·罗愿《尔雅翼》：

"《大雅·灵台》：'鼍鼓彭彭'。李斯亦云：'树灵鼍之鼓，是周秦皆以[鼍]冒[蒙]鼓也。《夏小正》二月记'剥鮀'，剥鮀以为鼓也。按鮀即鼍也，似鼍差小，四足，长丈余。横飞，善睡。向岸吐水，日入则没，夜鸣如鼓，其声应更。江淮之间谓之鼍更。又闻鼓则鸣，与相应也。其皮坚厚，可以冒鼓，因其材而用之也。"

在这里应当注意，所谓鼍鼓，有两种涵义：(1)以鼍皮所制的鼓；(2)鼍喜夜吼，其鸣遵守时间仿佛更鼓。宋陆佃《埤雅·释鱼》说：

"鼍像龙形，一名蛇。夜鸣应更，吴越谓之鼍更。盖如初更，一鸣而止，二则再鸣也。"

同书引晋安《海物记》又云：

"鼍雷鸣如桴鼓，今江淮之间谓之鼍鼓，亦或谓之鼍更。更则其声逢逢然若鼓，而又善夜鸣，其数应更数也。"

这种善于鸣吼,并且吼声如雷的特征,使鳄成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雷神。在中国神话中,雷神一向被认为具有猪龙的形像。过去人们不知道这种形像之所从来。现在我们已知道,这种猪龙的形象来自鳄鱼的尊容:

"雷州春夏多雷,无日无之。雷公秋冬则伏地中。人取而食之,其状若彘。"(《唐史补》卷下)

毫无疑问,古人所说这种肉可食用,面目像猪,秋、冬则潜入地下休眠的"雷公",可以肯定就是鳄鱼。由此我们又可以理解,中国古代许多条大河,何以多叫"虖佗"。"虖,虎吼也。"(《说文》)佗,则是鼍的音假。中国北方的大沼泽,在古地名中又有许多处名叫"雷泽"。而在古传说中,"雷泽有雷神",其形状是"龙身而人头"、"以尾鼓其腹,其音英英(读梆梆)":

"雷泽有雷神,龙首人颊,鼓其腹则雷。"(《五帝五纪》正义引《山海经》)

"雷泽有神,龙首人身,鼓其腹而歌。"(《淮南子·地形训》)

这种龙首人身居于雷泽的雷神,显然都是鳄鱼形像的神化。但动物学家告诉我们,鳄属爬行类。同蛇、蜥蜴、龟等一样无声带,鳄之所以能发出巨大的吼声,其发声机制有两种:一是张口呼叫时,肺内贮存空气突然冲开腭帆膜和舌根的模起褶膜,而发出吼声。这种声音多在发怒发威时发出。特别是母鳄遇入侵之敌,常张口怒吼。另一种是闭口时所发出的声音。此时肺内的贮气,被突然压出通过鼻道、冲开鼻瓣而发出声音。鼻瓣起着声带的作用。根据冲出气流的大小、急缓,可发出不同的声音。实际闻听观察过鳄鱼吼叫的人知道,当扬子鳄吸进大量空气充斥肺脏时,连肚子都胀得鼓囊囊的。如果它要鸣叫,即命令胸腹肌肉突然收缩,猛地压缩肺脏,使肺脏也同时发生相应的收缩运动,驱逼着肺脏里的气体迅速向外排出(《说文》中称这一动作为"以胸鸣")。倘若此时扬子鳄紧闭嘴巴,从肺脏冲出的强大气流便只能由狭小的鼻道猛冲鼻瓣夺路而出。此时其尾部却由于身体的急剧收缩而向上振动,因而仿佛"鼓腹而歌"。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吕氏春秋·古尔》中所记的这一传说:

"乐倡鼍乃昼寝,以腹击其尾,其声英英。"

这实际正是对鼍龙(在传说中为"乐正"即音乐之神)鸣叫的绝妙写照。

据动物学家测算,当扬子鳄吼叫时,吸进的气量是平时的6~10倍,肺压增大至25倍以上。气体冲出鼻腔的速度,可达到200公里/小时。由此而形成强大的声波振击空气,自然仿佛雷鸣一般。此时如果适逢阴雨,这些迅速排放的气流就又可以像云气一般升腾直上,从而形成唐诗中"湖日似阴鼍鼓响,海云才起蜃楼多"的场面。

《夏小正》中有这样一个记载;

"正月,启蛰……雉鼓其翼。正月必雷。"

夏小正正月,相当于公历之二月或三月。其所记物候,是以商周时代的中原地区为标

准。公历二月或三月，北方并未进入雨季。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何以这时会“必雷”？又古代传说，“雷动而万物苏”。我们今天却也很难理解，在这种无雷之月，使万物复苏的“启蛰”与雷又有何联系？

原来，《夏小正》所谓启蛰，是说一切冬眠蛰伏的爬虫都苏醒了。而在《夏小正》的时代，中原尚偶有鳄类，所以初春时节大地多雷也就不难理解了。所谓“雊振翼”，雊即勾龙，亦即蛟龙。振翼，即鳄鱼鼓腹而鸣的姿态。

由此我们又能理解中国风俗中于春节(正月初一)鸣放爆竹这一习俗的由来。其实这正是对“正月必雷”的一种人工模拟。而其功能，则显然是以此象征雷神唤醒万物和镇伏邪魅。《礼记》中说：

“(雷发)先三日，奋铎以令兆民曰：雷将发声。其有不戒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灾殃。”

《尚书·洪范五行传》说：

“雷于天地为长子，以其首长万物，为出入也。雷二月出地，百八十日。雷出则万物出。八月入地，雷入则万物入。入则除害，出则兴利，人君之象也。”

这里所说的出地和入地各半年的雷，其实都是指雷神——即鳄鱼。鳄鱼冬眠入地穴，春月出洞鸣吼如雷。由于鳄的鸣吼之声像击鼓，因此古人又往往把雷看作天鼓：

“雷，天地之鼓也。”(《河图帝纪》)

“雷，天之鼓也。”(《抱朴子》)

而鳄鱼则亦被尊作鼓神。《易·说卦》：“震(即蜃)为龙，为雷，为鼓。”

《淮南子》记：

“雷泽有神，龙首人身，鼓其腹而熙。”

(熙通作戏。此说亦见于《山海经·海内东经》)

这一龙首人身鼓腹而戏的雷泽与雷神，显然是鳄鱼。而可以直接证明这一点的，则是《敦煌破魔变文》。(斯 3491)

“用忽雷为战鼓，披闪电作朱旗。”

《太平广记》卷第 464：

“鳄鱼别号忽雷。”(亦记作骨雷)

所谓忽雷，显然就是呼雷。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甲骨文中，雷与鼍本来亦是同形字(见图 2.3−1)：

比较下图所列的字形，特别是图中的 A、B、C 三字，我们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初期甲骨文中的雷字，实际即是鼍字的简化。雷字中的类“f”型记号，显然是“犬”字即鳄类图形的一种演化记号。而雷字从二“口”，显然就是象征鳄类在洞穴中的吼叫之声。再从音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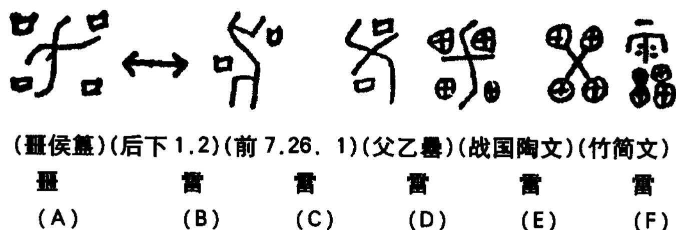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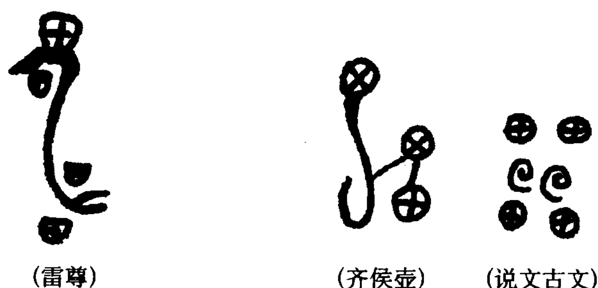


图 2. 3–1

上说,雷古音读如 luo,与“离”古音相同,(《马王堆帛书易经》,离卦记作罗卦,可知离古音可读罗。)与“噩”古音相近,与“单”(鼍)叠韵而通,与“龙”今音双声。所以雷、离、龙、噩、鼍诸字,在古语言中音义均为相通,由此看来,应是同源词之孳乳。

在雷字金文中,又有一类异体字形从“它”。形作(见图 2.3–2):



(雷尊)　　(齐侯壶)　　(说文古文)

图 2.3–2

这种形象,显然已是拟人化了的鳄神。雷神,古代或称作“丰隆”——即轰隆,又读作彭隆。但雷神古名又或称作“轩辕”。《春秋合诚图》:

“轩辕星,主雨之神。”

案轩辕,郭沫若曾作玄鼋,这是对的。但前人却多不知道,玄鼋在古汉语中并不专指鳖类,蜥蜴别名称玄鼋[①]。蜥蜴在古代被看作是与鳄同类之物。《全唐诗》卷 877《蜥蜴求雨歌》序记:.

“唐时求雨法,以土实巨瓮,作木蜥蜴,小童操青竹,衣青衣以舞。”

这种求雨法,实际是上古鳄鱼崇拜的遗留和对鳄鱼生态的一种模拟巫术(见图 2.3–3)。土实巨瓮,中置木蜥蜴——这显然是模拟鳄类藏身地下洞窟之中。小童操青竹而舞,则是为了模拟青鸟、青女——古神话中东君与春神之使者。由此可见,无论称雷神为丰隆、为轩辕,其来源均与对鳄的崇拜有关。

---

① 《左传》杜预注:“玄鼋,蜥蜴也。”

有人会问：雷字初形从口，为什么在后来的文字中，却往往由从口变为从“田”？这个“田”字又象征什么呢？这个问题，只需要观察一下甲骨文及金文中的有关字形就可解答。（见图 2.3–4）



雷神（九八·四×三二·四厘米）

河南南阳地区出土汉画



“类”
（《山海经》中的一种雷兽）

图中的雷神具有鸟状尖嘴、长尾、虎爪。这些特征显然是来自鳄形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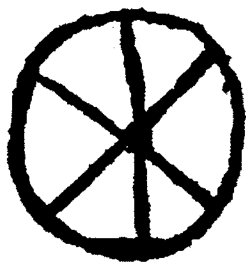
图 2.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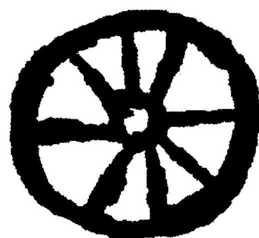


图 2.3–4

这是甲骨文及金文中的“车”字。在上列字形中,“田”这个记号实际是表示车的两轮,而这里特别应当指出,于省吾先生考证古文字曾指出,车古音两[①]。车之古名,称作两[②]。车、两古本同源字。今两字即古之辆字,是指一乘车之双轮。两有双义,实本于此。[③]

于氏此说,至为深刻精确。可惜于氏未进一步指出:两古音亦转作连,连本义即车之双轮相连。连,孳乳为“联”音又转作轮。所以汉语中轮亦有双双关连的语义,如轮流、轮次、轮换。车——两——连——轮,这是古代文字和语言中,与车有关的一组同源字族。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车之古字形,有几体恰记作轮字,其形如图 2.3–5 所示[④]:


(金文:轮觚)


(金文:轮鼎)

其字正像车轮之形。

由上述我们就可以理解何以“雷”字从“田”。案此“田”字,实际是车轮的象形。亦即轮之本字。求之古音,雷、轮二字古音本相同,所以雷字从“田”(轮),这又是一个以形声注意的记号。但这个记号的意义还不仅仅在此,《释名》:“雷者如转物,有所破雷之余声也。”《淮南子·原道训》:“雷以为车轮。”高诱注:“雷,破也。如转物,有所琅琅之声也。”古代使用木轮车,由于机械不精,没有滚珠轴承和润滑系统,因此转动起来轮轴声响甚大,并且碾转不断,正可与雷声相譬况。所以古代不仅有雷神击鼓的神话,还有雷神驾车的传说。《焦氏易林》:

“白日阳光,雷车避藏。”

谓雷车响动之时常避明日,而在阴晦下雨之时。

---

①车古音居。居古音傀。(鬼、究古同音,居、究一音之转)傀,儡古叠韵谐音,故亦通。由是可以窥见车、两、轮诸音何以互相转化的理由。

②《书·牧誓》序:“武王戎车三百两。”伪孔传:车称两。两,今记作辆。《诗·干旄》孔疏引王肃:“夏后氏驾两谓之丽。”《小尔雅·广言》:“丽,两也。”两、丽皆指车,两、丽双声,故相通。

③见《古文字研究》第十辑,“释两”。

④说见《古文字研究》第十辑,第 6 页。

晋傅玄《杂言诗》：

“童女掣电策，童男挽雷车。”

《续搜神记》记雷神有“鬼婢专使推雷车”。

王充《论衡·雷虚》：

“图画之工，图雷之状，累累如连鼓之形。又图一人，著力士之状，谓之雷公，使之左手引连鼓，右手推之，若击之状。其实以为雷声隆隆者，连鼓相击之音也。其魄然若敝裂者，椎所击之声也。其余人也，引连鼓椎，并击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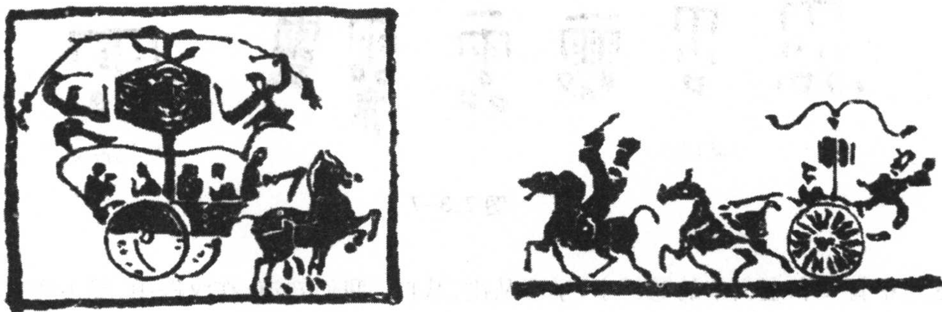


图 2.3–6

在这里我们可注意到，连鼓——以连鼓譬况雷声的这一本义，汉代人知道的已不多。相反地，从“连鼓”即以鼓相连而击这一语言歧义中，演化出王充的说法。又古战车上亦有鼓，称建鼓(见图 2.3–6)：

建鼓之名，亦当是连鼓的音转。由上述观之，雷字由早期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口演变为“田”以象征车轮之形，并不是偶然的。

由于鳄鱼的吼声出自地下，进而即产生了关于“雷出于地”、“雷神蛰处于地中”的奇妙神话。古书中常记：

“雷出于地。”(《初学记》引《易》)

“雷二月出地，百八十日。雷出则万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日。雷入则万物入。”(《艺文类聚》引东汉郎𫖮言)

我们应当注意，所谓半年入于地，半年出于地，各占一百八十日，这一传说不是没有根据的。其实这正符合于鳄类穴居冬眠春出的活动规律。

《礼记·月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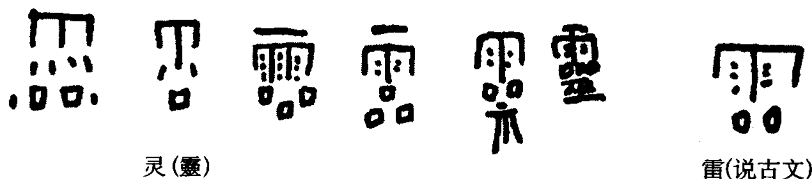
“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发声。仲秋之月，雷乃收声。”

仲春之月，鳄鱼冬眠复苏，故“雷乃发声”。仲秋之月，入穴冬眠，故“雷乃收声”。

鳄鱼的这种活动规律，与一年四季的交替循环正相呼应。这就难怪远古时代的人们，

认真地相信鳄鱼是雷神和四季之神了。

不仅如此,由于鳄鱼吼叫经常在天欲雨之前发生,还使古人产生了鳄鱼能够预知以至决定云雨的印象。如果把这种现象,即每逢鳄鱼吼叫,则必有阴雨到来,看作一种规律性的因果机制,那么就不难引出鳄鱼可以呼风唤雨的结论了。请注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人产生了鳄作为龙神,乃是主风雨之“神灵”的观念。这里还要揭示的又一个令人惊异之点:事实上,中国文字语言中的神灵观念,也正是从鳄鱼身上生发出来的。请看图 2.3–7。



灵(靈) 雷(说古文)

图 2.3–7

这是甲骨文和金文中的“灵”字,字形从雨、从口。我们知道,在汉语中,灵主要有三个义项:

1. 神明称“灵”。

2. 巫师称“灵”。

3. 征兆有验称“灵”。

如果将“灵”字诸字形,与上图右侧的“雷”字作一下比较,即可看出,其实灵、雷在古文字中起源于同一个字。雷神是鳄鱼。鳄鱼能呼风唤雨。所以灵字从雨、从口。张口一呼则必有雨来,是谓之为“灵”。这是一个功能性的概念,也正应当是灵字的初义。引申之,如果以人来模拟鳄鱼吼叫,在理论上也应该能够召唤风雨。在这个意义上,那种模拟鳄鱼呼风唤雨的巫师,即也称作“灵”。再以音类求之,雷古音读如 lūo,与“灵”字是一音之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灵与雷都是神。除此之外,“灵”字与命字和令字的古音亦相通。发言召唤,称作命、令。这些词汇在发音和语根上的近同,表明了它们实际都具有共同的语言来源。

不仅“灵”的观念来自鳄鱼。更有趣的是,中国上古时代所谓“神”的观念,其得名也来自鳄鱼。这一点,过去还从未被人论及,故在此也不妨略作讨论。

我们知道,申是神字的字根,亦是其初文。《说文》:“申,神也。”关于申字字形的由来,以往说字者杂说颇多,较流行的说法是,申、电二字古为同形(见图 2.3–8),而申字初形像闪电。应当指出,电字与申字在金文和《说文》篆文中,确为同字。但申字、电字都绝不是什么闪电的象形字。这一点,我们只要研究一下申字的演化过程就可以明白(见图 2.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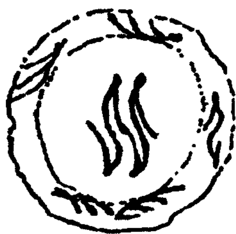


图 2.3—8
甘肃唐汪文化二“申”图
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中的“申”字

由图中可以看出，“申”字字形，实际乃是“鼉”和“雷”字的省形和孳乳。而这些文字字形的根据，我们前面已作过论证——均是鳄类洞穴内通道的剖示。申字在字形上不从口(如雷)，亦不从犬(如鼉)，而格外强调和突出地描写了其穴道的弯曲和长度。所以申的本义，就是延申及“屈伸”(《说文》)。正是从申字的这一延伸屈伸之义中，方孳乳出了“电”字，因为闪电显然也是一种延伸和曲折之物。[①]由此亦就可知，认为申、电是闪电象形的这种流行说法，其实是以果为因的颠倒之论。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鳄鱼本身也是一种体尾极长而又可以灵活屈伸的动物。所以鳄鱼别名“蜿蜒”，又作曼延、延曲[②]，又称“勾龙”。《西京赋》：“长兽百寻，是为曼延。”

“海鳞变而成龙，状蜿蜿似蝹蝹。”《西域传》：“曼衍，鱼龙。”此言曼延，鱼龙，应都是指鳄鱼。

刘昭《礼仪志》说引蔡质《汉仪》：“正月入里，天子幸德阳殿，临轩。公、卿、将、大夫、百官悉就坐。赐作九嫔，彻乐。舍利从西来，戏于庭院。毕，化为比目鱼，又化成黄龙……变毕作鱼龙曼衍。”今正月舞龙之俗来自于此。这其实正是模拟和召唤鳄鱼——雷神以镇邪、辟邪的一种古老风俗。鳄鱼，在古语言中又可称作“申”。《史记·律书》：“申者，言阴用事。申贼万物，故曰申。”在这里，“申”被看作一种能残贼万物的凶恶之物，其实正是指蛟鳄。近年出土云梦秦简《日书》中，有战国时十二生肖表，与今日不同。与申日相配的是“环”(今为猴)[③]。环，即曼延旋转，亦即勾龙，也就是鳄鱼。鳄鱼被崇拜为神灵，所以申也就成为“神也”(《说文》)。《广韵》释“申，伸也。重也。”此第一义项是申的本义。在第二义项中，申训作重，重即虫，二字古相通可假借。重古音又读作东，而东，正是虹雨龙神之名(蝃蝀)，因此，重、东、神(申)三字古代均互相通用。

---

①又，寿(畴)与申亦是同源之字。寿者，申也，长也。后来转为名词。长寿即长申，亦即长身，亦即长生。

②此又与蜥蜴及蚯蚓同名，详后论。

③环，古音与圆通，圆通作猨，即猿，所以后来讹为猴。但有趣的是，鳄鱼在古代亦有猨(蝶螈)和猴(蜣蝬)之名，详见后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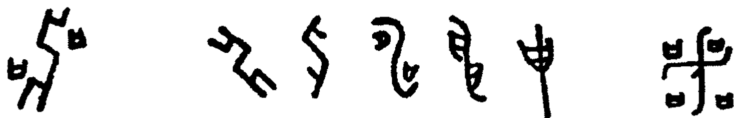


图 2.3—9

由于申的本义是屈伸、延伸,故汉语中凡具有这一性质的事物,即都称之为“申”。例如,声音之长者,称“呻”,呻吟。光之长者称电。衣带之长者称“绅”。虫之长者则称蚺,亦即“蛇”(与“蚺”为一音之转),等等。

作为本章的结束,让我们引录《诗经》的一首诗歌。此诗收录于《国风·召南》中,篇名“殷其雷”。自汉儒以来直至现代,注家甚多。但历代皆以为这是一首所谓“妇人以其君子从役而思念之”(朱熹说)的情诗。其实这首诗原是古代的一首“雷神颂”。

原 文	今 译
殷其雷(音 l ǎ ng)[①] 在南山之阳 何斯违(伟)斯[②] 莫敢或遑。[③] 振振(震震)君子[④], 归(kuí)哉归(kuí)![⑤]	雷声昂扬! 响在南山之上。 何其魁伟, 谁敢不敬! 轰隆隆的神君, 英武雄壮!
殷其雷(lúo)! 在南山之侧。 何斯违(伟)斯[⑥] 莫敢遑息(sì) 振振(震震)君子[⑦] 归(kuí)哉归(kuí)	雷声连连, 响在南山之侧。 何其魁伟, 谁敢怠慢! 轰隆隆的神君, 英武雄壮!
殷其雷(lúo)! 在南山之下(hè)。 何斯违(伟)斯, 莫敢遑处(qù) 振振(震震)君子 归(kuì)哉归(kuí)	雷声赫赫! 响在南山之下 何其威武, 谁敢逃避! 轰隆隆的神君, 英武雄壮!

①雷古音在 luo—lang 之间。
②斯通其、哉,何斯违斯,即何其伟哉。
③遑,通作惶,惊惶,此指不敬。
④振、震音义均同,通用。
⑤归通作魁,伟也。
⑥违当作伟。
⑦《后汉书·礼乐志》注:“百君谓百神也。”君可训神。

由诗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位雷神是已被人格化了的所谓“振振君子”。案,振、震古字通用。《说文》:“震,霹坜振物也。”振、震都是古代的雷神之称。(“震为雷”《易经》。“震与霆皆霹雳也。”《五经通义》)试问这首诗中的这位振振君子不是龙君——即人格化的鳄鱼之神又是谁呢?

第四章　说鬼与夔

解决了"神"的问题,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研究关于"鬼"的问题。乍看起来,古代关于神与鬼的概念似乎恰恰是对立的。在天曰神,在地曰鬼。神属阳而鬼属阴。有人以为,这种对立是从关于神、鬼的概念一产生,就形成了的。但清儒王引之已注意到,在古代语言中,神鬼之称时可通用。"神鬼统言之,则一耳。"(段玉裁语)实际上,在上古语言中,神与鬼二词的语源是相同的。它们都是有所指实的动物名称。神本字申。申取形于居地下动物的穴道,推演成为穴居爬行类动物的共名。"申者环也"——申其实是蛇字的本音和语源(蛇字或从它音,或从也音。本音与今音均不同,详下章)。鳄鱼也是"环",所以"申"也可以指鳄鱼。鳄鱼是雷电之兽,是"灵",所以申才由雷电之兽而上升为天神、神灵之名。

同样地,鬼的初名和本义也并没有什么神秘意义。在近代文字学家中,对这一点最早有较深刻认识的,是沈兼士先生。沈氏早逝,致使其在语言文字学上的一些重要成果埋没多年。[①]其所著《鬼字原始意义之试探》(1935)一文,鲜为人知,却包涵着许多精义。其文中略云:

"人死为鬼,固为中国之常语(《说文》:人所归为鬼)。古往今来,对于此说绝少异议。"

《小戴礼记·祭法》:

"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变也。"(郑注,五代谓黄帝尧舜禹汤。)

又《丧记》: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

"皆言三代甚至于黄帝以来,人信鬼神。流传载籍,似信而有征矣。然殷周以前之书不尽可信。殷周以来之文,又多后世语言之变义。即如卜辞中,鬼字虽亦屡见不鲜。所谓鬼者,究竟为鬼神,还是异类怪物欤?尚大有讨论之余地。"[②]

---

①陈寅烙曾指出,沈氏"治学之宗旨、方法,实足树立治中国语言文字学之新基础。"(1943年3月5日致沈氏函)

②引自《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

实际上,汉人王充在《论衡·订鬼篇》中,早已对当时人关于鬼的见解提出质疑。他指出:鬼实际是人幻想所致之物,而非死后魂灵之所变异[1]。

“鬼者物也,与人无异。天地之间有鬼之物,常在四边之外。往来中国,与人杂,则凶恶之类也。故人病且死者乃见之。天地生物也,有人如鸟兽,及其生凶物。亦有似人象鸟兽者,……或谓之鬼,或谓之凶,或谓之魅,或谓之魑,皆生存实有,非虚无之类也。”

这就是说,鬼的本义是鸟兽中似人而凶恶者。王充的这一见解十分启人深思。而在近代人中,章炳麟对于鬼字的考释,更有创获。他在《小学答问》中指出:

“古言鬼者,其初非死人神灵之称。鬼即是夔。《说文》鬼头为甶,禺头与鬼头同。禺是母猴,何由象鬼?且鬼头如何可见?实鬼即是夔。……魅为耗鬼,亦是兽属,非神灵也。韦昭说夔为山缫,后世变作山魈,魈亦兽属,非神灵。……故鬼即夔字,引申为死人神灵之称。”

在这里,章太炎认为:

1. 鬼就是夔。

2. 鬼是耗鬼。

3. 鬼是山魈。

今案,山魈,我们前面已指出过,字又作山蛟,乃是蛟龙——鳄类的别号。至于所谓耗鬼,耗从毛,字又作豪。所谓豪鬼,即有鬣之鬼,与所谓“似人象鸟兽而凶恶”,其实是古人对鳄鱼形状的常用描写。那么夔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考究一下。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夔是一种独足怪兽,它的形象较复杂。根据文献综合起来,大致为三种:

1. 龙形:

《说文》:“夔,神魖也。[2]如龙,一足从文,象有角手人面之形。”

2. 水牛形:

《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中有流波山,人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

3. 夔即山猱

《国语·鲁语》:“木石之怪,夔、罔两。”韦昭注曰:“夔一足,越人谓之山缫,或作猱,富阳有之,能言,或云‘独足’。山缫即山魈。”

《广韵》曰:“山魈出汀州,独足鬼也。”

---

①“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

②魖,《说文》释作:“耗鬼也”,即有毛之鬼。由于鳄鱼有豪鬣,所以古代传说往往描述它有毛。但我以为,魖这个字其实是
𧇾,亦即虓字的讹变。鳄类一向有水虎、虎鱼之名。

那么夔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我们要比照《说文》与《山海经》中所记述的上古传说,即不难窥破——这种苍色如龙或如水牛,出入海水,呼啸风雨,吼声如雷的"雷兽",其实就是蛟鳄。《文选·东京赋》薛综注,也可以佐证我们的这种推测。他指出:

"夔,木石之怪。如龙,有角,鳞甲光如日月,见则其邑大旱。"

什么是"木石之怪"(古传说中的另一种怪物"梼杌"也是这种"木石之怪")[①]。我们可以看一看下列报道:

"漫步鳄乡的山水间,……有时,水面中央露出一根木桩头。有趣的是上面常常栖息着一只小青蛙。在木桩头快要全部浸进水中的时候,木桩的一端突然张口,'扑噜'一声,吞食了青蛙。水中的小岛上,横躺竖卧着几条烂木头。可是一有异样响动,烂木头便敏捷地抬起头,迅速钻入水中。"[②]

这种活的"木桩头"——木石之怪,正是现代动物学者记述的鼍鳄生态。

又据动物学家报道,水中鳄鱼鳞甲,在阳光照射下确实可以反射强烈光芒——这就解释了夔为什么"鳞甲光如日月。"至于所谓"见则其邑大旱"(此说常见于《山海经》),其实也毫无神秘可言。鳄鱼通常是喜欢生活息处水中的动物,但它也可以于山林、丘陵、陆地——是一种当环境干旱不得已时,即能由水生转作两栖或旱生的动物[③]。所以如果这种动物大量出现在陆地上,那就只能表明当地发生了旱情致使水源干涸了。由此看来,古人似乎曾以鳄鱼的生态作为物候。鳄鱼在水中是风调雨顺的标志。最后还需要分析一下的,是关于"夔一足"的著名传说。我们知道,早在孔子时代,这个传说就曾使他感到为难,因为遍察动物类属,天然只有一足的动物是不存在的。那么所谓"夔一足"的传说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我分析是来自如下两个方面:

1. 夔一足,实际上本来应是夔一角。鳄鱼在古代亦称作兕,被认为是一种独角兽而与犀牛相混同[④]。足古音 júe,与角音义均相通,传说讹变,遂使独角兽的传说变型为所谓独脚兽。

2. 至于所谓夔一"角",这个角字在古语言中亦包含着两种歧义。

第一,角通作啄(说详后)。一角,即描述鳄鱼的嘴类确如"角",如鸟喙。

---

① "梼杌状似虎。豪长二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长八尺。能头不退。"(《左传·文公十八年》正文引《神异经》)这种形态正与鳄类相符。

②参见陈璧辉等:《珍贵动物扬子鳄》,安徽科技出版社 1984 年版。

③ "鳄,人们常称之为鳄鱼。可是扬子鳄却没有鳃。其实,扬子鳄不是水生动物,而是陆上脊椎动物,只不过它又回到水中产生了一些适应水中生活的特点,因此它兼备陆地生活和水中生活的某些特点,有水陆两栖的本领。"(《珍贵动物扬子鳄》)

④古书中比喻凶猛常说"如虎如兕"。但动物学家指出中国古代存在的独角小犀并不侵害人(是食草动物)。这兕——独角兽实际指鳄类。

第二，独角兽，也可能是描述蛟鳄头部那种似角的骨质凸起，说已见前。

究竟古所谓独角兽夔一角的传说，所指是上述两种歧义中的哪一种，我们今已不必过于拘泥细究。因为有证据表明，在关于夔的大量传说中，事实上上述两种说法似乎都流行过。

3．这种独足兽的形像，被形诸于商代后期和周代的鼎纹和文字中(见图 2.4—1，图 2.4—2)，遂使其说不胫而走，广泛流行于古代，以至博学如孔子，也不能不感到困惑，只好以一种语言游戏的方式来作出解答。有一次鲁哀公曾向他请教：听说古代的乐正夔是只有一足的怪物，可信乎？他回答：不。所谓"一足"，乃是说：奏乐只要有一个乐正夔就足够了。"一而足矣"，并不意味着夔是只有一足的怪物[①]。



图 2.4—1

汉瓦当中的一组独足卷尾兽



图 2.4—2

还应当指出很有趣的一点是，韦昭《国语注》把夔释作山魈。我们在前面讨论蛟龙时即曾指出，蛟龙又名山蛟，山蛟即山魈，亦即嚣(前章已指出，与鼍为同源字)，又作蟂。而所谓嚣，实际上就是《山海经》中所谓"狍鸮"(即"咆啸")，因传说其具有羊身又称作"枭羊"、枭阳"。而这怪物，也就是著名的饕餮：

"有兽焉，其状如羊身而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日狍鸮，是食人。"(《山海经·北次三经》)

"饕餮，辣名。身如牛。人面，目在腋下，食人。"(《左传·文公十八年》正义引《神异经》)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已身。以言报更也。"(《吕氏春秋·先识》)

(案，"以言报更"一句，古今读此句罕有解者。此乃指鳄鱼夜鸣合于更鼓，仿佛报更的传说。)

郭璞《山海经图赞》：

"狍鸮贪婪，其目在腋，食人未尽，还自龃割。图形妙鼎，是谓不若。"

由上述材料，我们可以看到狍鸮与饕餮实际是同一种怪物，而且都被形诸于鼎器。这

---

①"鲁哀公问于孔子日：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参看《韩非子·外储说》及《吕氏春秋·察传》)。

也就解释了商周鼎器上那些复杂的铜器花纹的由来。

我们知道,鳄鱼嘴长,双目仿佛藏于腋肘之间。在这些保留较多原始形态的古传说中,我们尚能看出饕餮——狍鸮——枭羊都具有贪婪善吼的鳄鱼形像。至于“其音如婴儿”,则显然是把娃娃鱼的形态混入鳄鱼形态之中了。

而从动物学的观点看,鳄鱼的贪食在兽类中确实是惊人而罕见的:

“扬子鳄的食量大得出奇。一个体重一百斤的人,一餐吃下十斤肉,若不胀破肚皮见阎王,至少也是个罕见的大肚汉。但在鳄鱼这却是件平常事。一条体重仅十五斤的扬子鳄,可以毫不费力地吞下一斤半鱼。”[①]“鳄很贪食,特别是小鳄。尽管它的消化道已充塞食物,只要间隔几小时再给食物,它仍然大口吞食。常由于过食而引起痛风(gout)。成鳄食量亦很大,每次能吞占体重的10%的食物量。这种贪食与捕食期短、能迅速将食物消化并贮存有关。同时在自然条件下,食物的可得性不是时刻具备的,一旦有机会获得食物,它就大量吞食,因此养成贪食习性。”[②]由此进一步演化为将鳄鱼人格化,即把饕餮说成是一种贪婪人物的传说:

“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左传·文公十八年》)

“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五帝本纪》)

“西南方有人焉,身多毛,头上戴豕,贪如狼恶(何案,请注意此恶字,应当释作“鳄”)。好自积才而不食人谷。强者夺老弱者,畏群而击单,名曰饕餮。(《春秋》言饕餮者,缙云氏不才子也。一名贪婪,一名强夺,一名凌弱。此国之人皆如此也。)”[③](《神异经·西南荒经》)

这种传说之所以发生,很可能的情况是,由于鳄类贪婪,所以人们把人类中那些贪婪的人比喻为鳄类——饕餮。这也是中国古神话历史化的一种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尽管他并不理解夔之真相是鳄鱼,但在他所采录关于山魈的一系列古传说中,却部分地保存了这一真相:

“山萧,一名山臊,《神异经》作狻。《永嘉郡记》作山魅,一名山骆,一名蛟,一名濯肉,一名热血,一名晖,一名飞龙。如鸠青色。亦曰治鸟[④]。巢大如五斗器,饰以土垩。赤白相间,状如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烧人庐舍,俗言山魈。”

在这一传说中,有些显系后人增饰附会,如所谓“状如射侯,役虎害人,烧人庐舍”之类。其中有些名称也颇为难解,如所谓“濯肉”、“热血”之类。但有趣的是,在这里段成式明

---

①②参见陈壁辉等:《珍贵动物扬子鳄》,安徽科技出版社1984年版。

③括弧中话应是注文混入原文。

④《搜神记》:“越地山中有鸟,大如鸠,青色,名曰‘治鸟’。穿大树作巢……周饰以土垭,赤白相分,状如射侯。”此治鸟即山魈(此条是《酉阳杂俎》之说所依据的原始资料之一)。

确指出了“山萧”就是“蛟”，就是“飞龙”。又所谓“晖”，音通于“浑”，又记作“狎”，实际就是《山海经·北山经》中所谓山狎：

“有兽焉，其状如犬而人面，善投。见人则笑，其名山狎。其行如风，见则天下大风。”

更值得注意的是，晖，实际又是鲧(鮌)。

《尔雅》：“鲧，大鱼。又曰：鱼子也。”

(案：鱼子即鱼卵)

案，鲧字又记作鲲、鳏。

《尔雅》：“鲲，鱼子，或作鳏。”

《类篇》：“鲲，胡昆切，大鱼，鳏。又读姑颜切。《说文》：鱼也。一曰丈夫六十无妻曰鳏。又古本切。鲧或作鳏。”

案，鲧、鮌、鲲、鳏皆音同义通之字。可确认为是一组同源字族，它们之所以可训为“鱼子”(卵)，显然是因为其音通于“浑”、“滚”，音中寓有环圆、浑圆、浑沌之义。但这几个字亦均为鱼名，并训作大鱼。凡鱼之大者皆可称鲲。故鳄鱼也可称鲲。(除鳄鱼外，海鲸亦称鲲。)这应当是本义。有趣的是鳏又有“孤单无妻”之意，这显然是由前面讨论过的鳄鱼性孤单的生态习性中引申出来的。除上述外，《类篇》中又有鱼名曰：“鲆”，“似鳟而大。”至于“鳟”：“赤目鱼”也。我们前面已指出，鳄鱼正是赤目鱼，民间传说认为它有“火眼”(龙眼夜明珠的传说亦由此发生)。鲆、鲧字音亦相同，所以也是晖的别写。耐人寻味的是，正如饕餮在先秦传说中由鳄历史化为人物一样地，鲧(鲲)也由一种大鱼即鳄鱼，后来演变成了中国历史传说中一位非常重要的神话人物——大禹的父亲：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何案：太阳神)，杀鲧于羽效。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九州。”(《山海经·海内经》)

这个神话，我们将来讨论中国上古先民的图腾和起源问题时还要论及，这里暂不多谈。只想指出，《左传·文公十八年》杜预注：

“梼杌，谓鲧，顽凶无俦之貌。”

说鲧与梼杌是同物。而关于梼杌，《左传》说：是颛顼氏之子，“不可教训，不可话言。靠之则顽，舍之则嚣。仗狠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梼杌。”

至于梼杌之形态，服虔引《神异经》说：

“梼杌状似虎，毫长二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长丈八尺，能斗不退。”

这正是鳄鱼形象。所以梼杌是鳄的古名命之一。

另一种传说认为鲧死后现真身成为黄龙：

“鲧殛死，三岁不腐。剖(副)之以吴刀，化为黄龙也。”(《海内经》郭注引《启筮》)

所谓黄龙，即黄鼍。如果了解鲧也是上古鳄鱼的一种名称，那么这些古神话的真相，

我们也就都不难理解了。

浑,在古书中又记作浑敦、"讙兜",《海外南经》:"讙头国在其南,其为人,人面有翼,鸟喙。方捕鱼。"是古传说中所谓"不可教训",而与梼杌、饕餮并列的三大凶怪之一。①此三怪的真相千古以来一直莫名其妙。但通过我们的考证可以确认,这三怪实际上都是鳄鱼。我们在前面介绍鳄鱼形态时,曾反复指出鳄鱼在形态和生态上有许多地方像鸟类。而段成式说山萧类鸟(如鸠青色),亦名"治鸟",《山海经》又云讙头有鸟喙。案,鸟古音雕弔(《广韵》:"鸟,音都了切。")治古音从台(读 yí),古音近"吉"。因此所谓治鸟,可能就是古书中常言的怪蛇——吉弔。李时珍《本草纲目》,将吉弔列为《龙属》的附部。引诸书释谓:

"弔,别名吉弔。时珍曰:弔,旧无正条。惟苏颂图经载吉弔脂云,龙所生也。陈藏器《拾遗》有予脂一条,引《广州记》云:予,蛇头鳖身,膏主蛭刺云云。今考《广州记》及《太平御览》止云:弔蛇头龟身,膏至轻利等语。并无所谓蛇头鳖身,予膏主蛭刺之说。盖弔字似予,龟字似鳖,至轻利三字,似主蛭刺。传写讹误,陈氏遂承其误耳。弔既龙种,岂有鳖身?病中亦无蛭刺之证。其误可知。今改正之。"

又论:"弔精名紫稍花。裴渊《广州记》云:弔生岭南,蛇头龟身。水宿亦木栖。其膏至轻利。以铜及瓦器盛之浸出,惟鸡卵壳盛之不漏。孙光宪《北梦琐言》云:海上人言,龙每生二卵。一为吉弔,多与鹿游。或于水边遗沥,值流槎则枯著木枝,如蒲桃状。其色微青黄。号紫稍花,所谓龙盐者也。"(《渊鉴类函》引此据《博物志》)

在关于吉弔这种动物的上述资料中,有几点甚为值得注意。案"弔",古书中或记作"予",李时珍以为是字误。又古人认为弔之形状,"蛇头鳖身",李时珍以为弔既在龙种中,就不可能有"鳖身"之形。其实这两条,我均以为未必不然。案,蛇头鳖身,是玄武之相,即所谓龟蛇合体(见图 2.4-3),而玄武也是龙神——我们已论证过,其真相乃是鳄鱼。至于"予",正是鳄的古音。这两个音的通转关系,在古语言中正如"吾"亦读作"语"(即鳄、予)。所以从古人的记述看,吉弔这种龙,真相乃是一种鳄类可断无疑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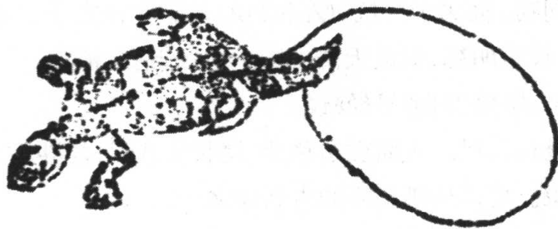


图 2.4-3 玄龟——幼鳄

①见《左传·文公十八年》。

综上所述,《酉阳杂俎》中所录关于山萧(魈)的种种传说异名,实际都与鳄鱼和龙的神话密切相关。[①]

而山萧既然是夔的别名,那么我也就证明了传说中所谓夔的真相确是鳄鱼。——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上古传说中"夔神作乐",即夔龙之神发明音乐的神话,实际与鼓神鼍龙发明鼓乐的神话,都应出自同一源泉。在《吕氏春秋·古乐》中,发明音乐的还有另一位神灵名叫"飞龙"。

近年在湖北古曾国遗址(曾侯乙墓)出土一座五弦击筑。据考古学者报告:

"(其器)首端,线描鳞纹;大小相近的菱纹框出全器的轮廓。琴身前半段两侧,在非常致密的方格纹上各绘十一和十二只引颈振翅的凤鸟,底部,亦用同样的手法绘六对凤鸟和变形云纹。琴身后半段,尾端绘两对变形鸟纹、变形龙纹以及三角雷纹,其余部分则漆绘两幅人与龙的图案画。这两幅图基本相同,上下相连。其一,人作蹲状,有面有孔,头上长发高竖且向两旁弯曲,头两则各有一蛇,颈下横亘一龙身,组成上肢由左右向上延伸,龙之首、尾犹如两手作握物状。胯下有二龙互相缠绕,龙首相对,尾各后摆上翘,身纹菱纹。其二,人亦作蹲状,面孔多出几个大鼻梁直冲天灵盖,月牙形的大嘴左右上翘,双目倒挂;耳部各叮一蛇,蛇身后摆。胯下双龙如前状"。[②]

这一图形的涵义,有人认为应是"夏后开",根据是《山海经·大荒西经》说:

"西南海处,赤水之南,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开,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与《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开焉得始歌《九招》。"

(郭注:夏后开即启,避汉景帝讳云。)

案,开、启古同音。其音变之理,正同于鬼之古音可读作九。开、鬼古音同(鬼古音 kuí,与开双声音转)。启古音冏二字是同源字),与九亦为一音之转。而由此观之,所谓夏后开,其实就是乐正夔。《荀子·成相》:"夔为乐正,鸟兽服。"所谓鸟兽服,即装扮成鸟兽而作乐舞——如龙舞。九古音又读作高、皋(犹如句古音读作勾)。高、皋在古代是天的别名。所以所谓《九辨》、《九歌》即天辨、天歌。九辨,又称"九代"(代通作带。辨亦即带)《海外西经》:

"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在大运山北,一曰大遗之野。"[③]

夏朝是中国上古史上有文字记载而以龙为图腾的第一个王朝。现在看来,这个王朝

---

①《抱朴子·登涉》篇,有关于山精的描写:"山中山精如小儿,而独足走向后,喜来犯人。人入山,若夜闻人音大语,其名曰蚑。……一名热内(肉?)。又有山精如鼓。赤色,亦一足,其名曰晖。"此所述山精,是《酉阳杂俎》所记的又一出处。

②冯光生:《珍奇的夏后开得乐图》,载《江汉考古》1983 年第 1 期。

③大遗之野,疑即大怡之野。怡、乐古音义相通。

的三位创业者——鲧、禹、启，实际都是以龙——鳄为个人和部族图腾的传说人物。启——夔发明了典乐，实际上也就是鳄鱼发明鼓乐这一神话的变型。我们看曾侯乙墓出土的五弦击筑，头大尾细，正是模仿鳄的形状。这种五弦筑后来演变为胡琴、马头琴、瑟琶瑟，琴头往往有“鼍(鳄别名)首”、“鼍首”、“龙首”或“马首”之饰。所以古胡琴实际就是鼍琴——即鳄鱼琴。有人以为胡琴是胡人传入的，真是极大的荒谬。清代姚燮《今乐考证》引《南部新书》说：

“韩晋公人蜀，伐奇树，坚致如紫石。匠曰：‘为胡琴槽，他木不可并。’遂为二琴，大曰大忽雷，后献德皇。”

我们知道，所谓忽雷，正是鳄鱼的古名。[①]综上所述，夔是龙，是鳄鱼。那么夔又何以有牛的变型故事呢？我以为，这个问题的答案还在神话语言学的转型中。前已指出，鳄鱼有名称作“吊”，称作“鸟”。案鸟、牛乃一音之转，故鸟或称作牛。邢公畹《说鸟的前上古音》曾指出：“‘鸟’字可能自古就有两个意思：第一义是‘鸟雀’，第二义是‘男性生殖器’。”[②]案，鸟作男性生殖器，今语言中有三种变音，一读作屌(同于鸟之古音)，一读作“牛”(今河南方言，称男阳为“牛子”，即“鸟子”)，一读作“瘤”(今山东方言，称男阳为“瘤(古音 liao)子”)。”其语源实际上是一致的。人们对于未曾经验过的事物，只能根据语言口授去理解。每当异物同名，即难免发生误解，这也是夔龙神话变型为夔牛神话的原因吧。

夔、鬼古本同字。那么是否有材料可以证明，鬼本义也与鳄鱼有关呢？

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章太炎《文始》：

“《说文》，甶，鬼头也，象形。《广韵》作敷勿切，声与彪近。彪，老精物也。古文字中猛兽头悉作甶，疑本兽头之通名。……鬼疑亦是怪兽。甶声入喉，即孳乳为鬼，鬼夔同音，当本一物，夔即也。(古怪兽与人鬼不甚分别，故离彪罔蜽，则鬼神禽兽通言之矣。)……鬼又孳乳为畏，恶也，鬼头而虎爪，可畏也。为傀，伟也。变易为怪，异也。”

章氏此说极为重要。在这里，他指出(1)鬼的本义是一种怪兽；(2)这种怪兽别名离，彪(即螭、魅)、罔两。(3)鬼又以音变，在语言中转名为“畏”，再转名为“傀”，等等。《说文》：

“鬼，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尔雅》说同)

在前一章讨论“申”的本义时，我们曾注意到《史记·天官书》言：“申，阴贼害物。”此又言鬼阴气贼害，表明二者确实相同。《说文》释“畏”字：

“畏，恶也。从甶、虎省。鬼头而虎爪。可畏也。”

历来读《说文》此文者，由于不明鬼之真相，往往误解。其实在对“畏”字的这一解释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许慎认为“畏”本是一种怪物的名称；因而与今天以“畏”为动词

①云南民间迷信有所谓“瑟琶鬼”，其实就是鳄鱼精的别名。鳄鱼多节，与瑟琶相像。

②邢公畹：《语言论集》，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319 页。

即畏惧根本不同。那么试问畏是一种什么动物？许慎指出：

“畏，恶也。”案恶通作蝁，也就是鳄。

《说文》：“蝁，蜴也[1]，虺属。从虫亚声。”

《尔雅》鱼类中有“蛈(蜴)蝁”一名。郭璞注：“火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蝁子，音恶。”郝懿行笺：

“蛈蛇，恶毒，长也。蝁，虺属。按蝁之言，恶也。此蛇最毒恶，故淮南人呼蝁子。”[2]

今案，所谓蛈蛇，即蜴蛇，亦即四脚像蜥蜴的长蛇——鳄鱼。鳄、蝁、蜴古同音，都是同名之异写。而所谓“火眼”，则正是鳄鱼的形态。动物学家告诉我们：

“夜间在光的照射下，鳄眼有如天上的星星，闪闪发红光，相距数百米亦清晰可见。”[3]

“许许多多弹丸一般大小的红宝石，忽亮忽亮的，成双成对地出没草丛里，来来往往，上上下下，像一团团流火，像一颗颗红色的夜明珠，……给鳄乡的夜晚增添了无边的神奇。”[4]

(有趣的是，以上记载正是在淮南扬子鳄产地所作。)

如上所述，“畏”就是蝁。《说文》记作蝁。《说文》记畏的形态：“鬼头而虎爪”。这也正与鳄鱼形态相符。而以音类求之，畏、蝁(古读如物)一音之转。

除畏之外，章太炎所指出的彪、离、魅、罔、两，亦无一不是鳄鱼别名。离即螭，我们在前章中已作过讨论。

罔两，在古书中又记作罔象。在古传说中，罔两是食人水怪，也是山精[5]。其真相，《国语·鲁语》中有确切解说：“水之怪，龙罔象。”就是说，罔象是一种水怪，也就是龙。案罔，音从“亡”，我们在前面已论述过，鼍古音读如“亡”。至于“两”和“象”，我们在以后还将证明，这两个字古代都确曾用作水怪鳄类的名称[6]。

我们再研究一下什么是“彪”。彪与魅乃是同一字的异写。《说文》对这个字的说解是颇为有趣也耐人寻味的：

“彪，老精物也。从鬼、彡。“彡”，鬼毛。或从未(即魅)。‘彖’，籀文。从彖首，从尾省声。”

---

①蜴，通行本作蛈。

②蝁，又从鱼，作䰲，见《类篇》。

③《扬子鳄》，安徽科技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④陈壁辉等：《珍贵动物扬子鳄》，安徽科技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⑤《庄子·达生》：“水有罔象。”《左传·宣公3年》：“故民入山林川泽，不逢不若。彪魅罔两，莫能逢之。”杜预注：罔两，水神。《国语·鲁语》：“木石之怪，夔，罔两。”韦昭注：“罔两，山精，好学人声而迷惑人也。”又注：“罔象，食人，一名沐肿。”

⑥《方言》两称“李耳”，又简称“李”，而凶杀之神称厉。李耳合音，正作“两”。又李、厉古音亦皆读近“两”。显然这些名称都来自共同语源。

段玉裁注说：

“蘢，亦作魅。《左传》服虔注云：魅，怪物。或云：魅，人面兽身而四足。好惑人，山林异气所生。”

我们知道，魅在典籍中常与螭合称而写作“魑魅”。其实螭、魑都是离的繁写。《说文》：

“离，山神。兽形。从禽头……离，猛兽也。”

《说文》“螭”：

“若龙而黄，北方谓之地蝼。或云[龙]无角曰螭。”

《周礼正义》引服虔《左传》注说：

“螭，山神，兽形。或曰如虎，而瞰虎。”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离就是螭。螭即地蝼，无角之龙，我们前面已作过讨论，是与蛟龙——蛟鳄常相并称的鼍鳄之别名。[1]鳄鱼为水生，在水即为水怪。亦可旱生，在山即为山怪(神)。

了解离的真相，那么“魅”的真相也就迎刃而解。这种有“毛”之鬼，老精物，其实也是鳄鱼。这是尤其需要指出的，我们在考释龙字古音时曾证明，龙古音 mǎng，而读 mǎng(莫)音者，在上古语言中又常可读 wang(亡)[2]或 wu(无)或 we(噩)。[3]由此看来，魅——彪，正是鳄[4]的本名。而“彪”字籀文，其实就是鳄鱼的象形字。

---

①《文选·蜀都赋》刘逵注：蛟螭，水神也。《上林赋》文颖注：龙子为螭。

②莫、没、亡、无，在上古语言中均是同音字的分化。

③今语中恶字仍存此二种读音，一读作 wù，一读作 è。

④我们在上章曾指出，鳄鱼所从之噩，□，本来都是其所居穴道的描写，而并非鳄之本字。

第五章 夔、夒与猿猴

在关于夔——鬼的传统见解中，有一种影响颇大的说法，就是认为夔的动物原型是猴子。

有说者认为：

“夔，从字形上分析，其本意就是猿猴一类的动物。

《说文》：‘夔，贪兽也，一曰母猴。’段玉裁注曰：‘母猴与沐猴、猕猴一语之转。’《说文》释‘夔’时，虽认为‘如龙’，但前面有‘神魖也’三字，而鬼部云：‘魖，耗鬼也。’耗鬼与贪兽在意义上也是有联系的。被神化为贪耗鬼的猿猴形山林精怪，是夔的原义所指。”

“‘夔’与‘夒’在甲骨文中写法不同。这样的猴形之物，差别仅在于头上有角者为夔，无角者夒。在神话中，夔是夒的神化，表现在文字上，夔是夒的增益。”[①]

这位作者在这里承袭了一系列传统的误解。其最浅陋者，是以为所谓耗鬼，可以望文生义地解释作“消耗之鬼”。案秏，字从毛，音义皆通作豪。[②]所谓耗鬼，即豪鬼，亦即《说文》中所谓“修豪兽——㣇”(见图 2.5—1)。修豪兽即长豪兽、长毛兽(梼杌)，因鳄类项背部长有硬鬣，所以形成这一传说。至于“㣇”在古代曾是鳄与野猪(因二者皆有修豪)的共名。

但这位论者实际上也注意到夔在古代有两系不同的传说：

1. 夔为龙(《山海经》谓生活于海中)。

2. 夔为猿猴。

这是两系来源不同的传说。前者起源较古，有大量证据材料可以为证。前章已作过讨论。现在的问题是，所谓夔(鬼)为猿猴的传说，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的回答是，这是由于中国古代动物名称分类的不严密性，使得许多不同种类的动物，事实上却往往具有相同或近同的名称。这种情况，我们在前面已经大量地遇到，后面还会更多地发现。鳄鱼与猿猴的这种奇怪混讹，实际也正是由此而造成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这里可以提出如下几点证据。

1. 夔、鬼字通。而鬼，在古代语言中又可称作“禺”。《说文》：“禺，母猴属，头似鬼，从

①参见徐兴无：《关于夔的神》，《民间文艺季刊》1986年第3期。

②《说文》秏字乃稻种之名。音从毛。段玉裁注：秏音毛，初读莫报切。又读呼到切。所谓耗鬼，假借于豪也。韩诗传《大雅》“秏斁下土”，训秏作恶(鳄)，正得其本诂。

由,从内。”

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者沈兼士曾指出:

“‘鬼’、‘畏’、‘禺’三字有连锁性。按此三字,原指一物。许慎就已分化之语辞,别为数解。以‘禺’为似鬼之动物。‘畏’为其物鬼头虎爪。形态丑恶,人皆畏恶之也。‘鬼’字其形虽是,却以后起分化之鬼神义归之。”

案《尔雅释兽》有“寓属”。《周礼》春官注及疏引《尔雅》,均书作禺属。邵瑛《说文群经正字》云:

“《后汉书·马融传》,‘木产尽,寓属单。’(何案:注意!单,我们早已指出,就是鼍,即鳄鱼。)章怀注:‘木产,谓巢栖之类也。寓属,谓穴居之属也。’‘寓属正字作禺属。据制字之义,大抵其形状傀奇不常,故曰禺属。’《说文》虫部释禺为暖(猿):‘暖,善援。禺属。’徐灏《说文段注笺》:‘盖人形之兽通名曰禺。猴亦似人形,故或谓之禺。’故木偶谓之木禺,《史记·封禅书》‘木禺龙是也。’”

这就是说,禺在古代是人形兽之通名。只是我们必须注意,在古代被描述为人形兽的,除了猿猴一类动物以外,恰恰还有鳄鱼。从动物形态学观点看,鳄有头、四肢,有手、脚趾,与哺乳动物形态相似①。所以古人常认为其形既像人,又像猴子。《山海经》中常称鳄类形为“人首蛇身”或“龙首人身”。而罔两在古传说中形如“三岁小儿,美发,赤目”。(《类篇》引淮南王说)更重要的是,猴善攀援树木,而鳄类恰恰也具有这一习性。

《山海经·南山经》郭璞注:

“禺,似猕猴而大。赤目长尾,今江南山中多有。说者不了此物名禺,作牛字,图亦作牛形。或作猴。皆失之也。”

在这里,郭璞指出“禺”虽像猴,像牛,但却并非是猴与牛。

我们再来看看古书中关于“禺”的如下记述:

《逸周书·王会》:“扬州,禺。”“禺,鱼名。”孔鼎注:“奇鱼也。”这就清楚表明,“禺”,实际上,曾是古代一种奇鱼之名。



图 2.5–1　修豪兽(唐·金银饰纹)

①扬子鳄其四肢构造与哺乳类基本相同。(《珍贵动物扬子鳄》,第 56 页)

为了与作为猿猴的"禺"相区别，后来禺字增附鱼旁，记作"鰅"。

《类篇》："鰅，鱼容切。《说文》：鱼名，皮有文，出乐浪东。《考工(记)》：周成王时扬州献亚禺，一日鰅鳙，状如犁牛。又，元俱切。"

案古乐浪，地在今渤海、辽东。北一音之转。《庄子·达庄》：北海之神曰禺强。北海即渤海。黎牛，玄黑之色称黎)的奇大之鱼，其实就是古神话中的北海之神玄武(武、禺古音均读鱼容切，玄武即玄禺)，也就是禺强(即鰅鳙。强、庸古音义均与京通。禺强在《山海经》中正记作禺京)。[1]

更有意思的是，禺古音读若武，而这也正是"恶"(wù)字的古音。所以禺鱼，其实就是恶鱼即鳄鱼，无论从文字的语音、语义或古书所描述的此鱼形态看，无不一一证合。而鳙、强或京，实际就是鲸鱼。鳄与鲸，是湖海中最大的两类动物，所以古人奉之为海神。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证明了"禺"在古代语言中曾用作鳄鱼的名称。但更耐人寻味之点是，古书中不仅"禺"既是猴又是鱼，其他一些乍看起来似乎无疑义的只能是猴类的动物名称，如"猩猩"和"狒狒"在古代也曾用作鳄鱼的名称。

《山海经·南山经》：

"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猩)狌。食之善走。"

(案：狌即猩字的异体)

郭璞注：

"狌狌禺兽，状如猿，伏行交足，亦此类也。"

案徐灏《说文段注笺》引《山海经》此文云：

"此言狌狌状如禺，而郭云禺似弥猴，则禺非猴明矣。盖人形之兽通名曰禺。猴亦似人形，故或谓之禺，以其通名也。故禽、离、䴢、禼皆从之，以其似人也。"

徐氏此说，极具卓识。他把离、禽、禼(古"契"字)，䴢(古"费"字)，与禺归为一类。在这几种动物名中，我们已经知道，离、禽[2]、禺均是鳄鱼之名。但实际上，这里指出的其他几种动物，在古代亦均可作为鳄鱼的别称。

《山海经·海内西经》：

"狌狌知人名，其为兽如豕而人面。"

又狌狌别名狒狒，古书中记作"费费"，亦即"䴢䴢"[3]。

《尔雅》："狒狒如人，被发。一句枭阳。"

《周书·王会篇》："费费，其形人身反踵。目笑。笑则上唇掩其目。食人，北方谓之土蝼。"

---

①京、庸、强(墙)，古音义相通，皆为城墉之义。强读 jiang，与京一音之转。

②禽今日专指飞禽。而在古代则将鱼类称作"水禽"。见《尔雅·释鱼》。

③此字《类篇》异体作"[illegible]"，谓像禺有豪，或又作"[illegible]"。

案《尔雅》所谓"枭阳"即山蛟,土蝼,正是鼍鳄之别名,均已见前论。至于这里所说狒狒形态特征的"反踵",其实也是鳄鱼的一种形态特征,即其后足脚面可以翻转[①]。

以上已证明,所谓禺、猩猩、狒狒,在古代都曾用作鳄鱼的名称。更有趣的是,关于猴类的另外几种名称:猿(猨)、猱(蝚),猱猿(即蝾螈),以及猴(蝬)、蜼[②],在古代也都曾是鳄鱼或蜥蜴类动物的名称。

案,猿,《类篇》异体作猨,通用蝯。

《说文》:"猨,善援,禺属。"

段玉裁注:"以叠韵为训。援者,引也。《释兽》曰:猱猨善援。夒则猨之属而已。"

实际上,猨字是蚖、螈、鼋,均是同源孳乳之字。

《说文》:"蚖,荣蚖,它医,以注鸣者。"

段玉裁注:"《释鱼》曰:蝾螈,蜥蜴也。《小雅·节南山》传曰:蜴,螈也。螈当作蚖,荣蚖或单呼蚖。《史记》:龙漦,化为玄蚖,南楚谓之蛇医。或谓之蝾螈,东齐海岱谓之螔蝬。"

段玉裁在这里引证了《尔雅》、《方言》和《史记》中的多种古语言材料。由这些材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所谓蝾螈(今为娃娃鱼名称,古为蜥蜴名称)即猱猿,这两个词无疑具有共同语源。

蝾螈又别名螔蝬。螔蝬,又称沐猴,在古书中又常以同音讹作"母猴"。[③]

由上论我们可以看出,在古代语言中,鳄鱼与猴类名相混讹,曾达到十分混乱的程度。

最后,还有必要指出,夒又有古音读如"吼"(近猴")[④]。而鬼字,古音读如"九"。其实九字,本身也是鳄类的象形字。《说文》:"九,阳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案,古今读此句者,皆莫得其解。阳,当作昜。昜、易二字古形音近。常相乱。易即蜥蜴(《说文》认为易字是蜥蜴的象形字)。所谓究尽,音假作纠结。屈曲纠结,正是形容鳄鱼的身态。由此可以确认,数字"九"其本义乃是一个象形字,取象于蜥蜴——鳄鱼的屈曲纠结之状也。

又,"九"字加上一个象征足的记号,即变作"厹"。《说文》:"厹,兽足蹂地也。象形,九声。《尔雅》曰:狐狸,貛、貉丑……,其迹厹。"

厹的读音,《类篇》有三读:(1)人九切,即 rou,(2)女九切,即 nou,(3)如又切,即 riu。以上三读均与夒相同。实际上,"厹"字即是硰字的省形,也是"禹"的本字(详后论)。在《古史辨》第一册中,顾颉刚先生曾猜测禹字的本义是蜥蜴。这一猜测当时和后来都受到许多学者的讥笑。然而尽管如此,顾先生的这一猜测还是有根据的。

---

①"鳄腿部及脚部有肌肉,可使其足作内外翻转"。说见《扬子鳄》第 82—83 页。

②《说文》:"蜼,如母猴,仰鼻长尾。"

③《说文》释夒:母猴。段注:即沐猴。沐猴有二义:(1)猕猴。(2)水猴。水猴正是鳄鱼。

④说见丁惟汾《方言音释》。

第六章 “蛇”以及一组古文字的重新考释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来讨论龙与蛇的问题。

在古人心目中，龙蛇有时似乎不分。《洪范·五行传》郑玄注：“蛇，龙之类也。龙无角者曰蛇。”这种观念相当典型地代表了汉代人的观念，又深刻地影响了汉以后人的观念。——从那时到今天，多数人心目中一种根深蒂固的成见，就是以为龙是有角的蛇。前些年我关于龙与鳄鱼关系的拙作发表后，有友人来信言，说颇可信。但在心理上却殊难接受，因鳄鱼实在丑恶。然而多年以来，人们却安然地接受了龙原型是蛇的概念。其实蛇未必比鳄鱼更具有美学上的意义。《圣经》中，就把蛇作为一种应当被诅咒的动物。

实际上，无论从甲骨文看，还是从青铜纹饰看，在上古人的观念中，蛇就是蛇，龙就是龙，二者形态分明不同(见图 2．6—1，2．6—2)。

再从语言训诂的角度看，郑玄的上述解释是含有歧义的。

1．蛇古音从它，读 túo。因而与鮀(鼍)相通。古文字无定形。从鱼、从虫、从马之字皆易相乱(因为虫是广义的动物)，所以“龙无角曰蛇”，也可释义为：“龙无角曰鮀(鼍)”。鼍是鳄鱼却并非今所谓蛇。

2．角、脚古语言中音义均相通。故“龙无角曰蛇”，又可释义为“龙无足曰蛇”。这似乎正代表了人们关于龙蛇的通常观念。因此，对于“龙无角曰蛇”，我们可以作出多种有歧义的解释。进一步看，龙与蛇的差别决不仅仅在于有角或无角，二者有很多的不同之处。

龙与蛇的关系问题，涉及到中国古代生物分类学(命名学)和文字学中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在古汉字由甲骨文、金文、篆文转化为隶书和楷书的过程中，由于字形、字义、方言和异读所造成的一系列混淆和误认，更使这个问题变得极为错综复杂。[①]很需要认真地清理一下。

《说文》：“它、虵。从虫而长，象冤屈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相问：无它乎?”案，虵音从也。古读若 yí。它，即蛇之本字。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这个字的古音与古义。

---

①最早对《说文》虫部一系列说解提出质疑的是段玉裁。其谓：“虫、蝮二篆说解，盖有疑焉。”

“蛇”(它)字在古代有多种读音。《类篇》中即记录了如下六种：

1．陈知切(chí,读若池)。古地名。

2．余知切(yí,读若夷)。如委蛇,曲首。

3．汤何切(dúo,读近动。动是虫字古音,所以蛇亦名叫长虫)。“虵,从虫而长,象冤屈垂尾形。”

4．唐何切(túo,读若佗)。“虫名,蠖也。”

5．时遮切(shé,即今之读音)。“虺属。”

6．余遮切(yē,读若也即虵)。“关中谓毒蟲曰蛇。”

我们从“蛇”如此复杂的读音系统中,可以想见由于音随义转,在这个简单的字中所积淀的复杂语义结构。但由于古今语言的变迁,资料的缺乏,使后人对这个字的全部音义关系作出透彻分析,实际上几乎已不可能。但我们可以列出如下一个与蛇字相关的文字表。由这个表中,多少尚可以看出其语音及语义的演变关系(见表 2．6—1)：

第一读音	第二读音	第三读音
蛇一螭一豸 (chì)(chì)(chì)	蛇——夷——遗 (yí)封夷(委蛇) 封跐　透迤 (河泊)　肥遗	蛇——蛇——鼍 (túo)
第四读音	**第五读音**	**第六读音**
蛇一土一虫一蝮一九 (dúo)社(dùng)	蛇——申——豕 (shé)	蛇一也一蜴一虺一鬼 (yè)(蜥蜴)(虺蜴)(夔)



图 2.6—1 周代青铜器中的龙纹





图 2．6–2 商青铜器中的蛇纹

1 殷墟中期 妇好鸮尊 腹部
2 殷墟中期 正觚 圈足上部
3 殷墟晚期 兽向纹觚 阁足上部
4 殷墟晚期 兽而纹觚 圈足上部
5 殷墟晚期 𦥑父乙觥 盖面
6 殷墟晚期 臣觑方鼎 口沿

实际上，以上所列诸动物名，也就是上古语言中被归类于“蛇”目下的各种动物。这些名字尽管纷繁复杂，但其大类不出于三：

1．蛇本类；

2．蜥蜴类；

3．鳄鱼类。（豕也是鳄鱼古名之一，详说见后）

换句话说，“它”在古代是一切有长尾的爬行类之共名，并不专指无足之蛇。尽管这一事实极其重要，但自汉代以来，却似乎从未被语言学和生物学者所注意到。

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指出一个小小的例证。《说文》释“它”言：

“上古草居，患它。相问，无它乎？”

前人均以为此说是：

“上古草居，患蛇。相问，无蛇乎？”（蛇是今日意义上的蛇）

然而，《艺文类聚》引《风俗通》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无恙，俗说疾也。

凡人相见及书问者，曰：无疾邪？

按上古之时，草居露宿：恙，噬人虫也，食人心。

凡相劳问者曰：无恙乎，非为疾也。”

《说文》所谓“无它乎”？应即《风俗通》及今日语言中尤存在的问候语“无恙乎？”它通

于恙。而“恙”,乃是一种能吞噬人、食人之心的动物。但虽蛇自卫性地攻击人,却并不吞人,亦不食人肉:可见古人所说的这种“恙”,并不是今日所谓的蛇。那么“恙”是什么呢?关于这种动物,《神异经》中有较多的记述:

“北方大荒中,有兽,咋人则疾,名曰獇。獇,恙也。尝入人室屋。黄帝杀之,人无忧疾。谓之无恙。”

恙,音通于强。我们在前章已作论证,强(禺强)正是鳄鱼的变名之一。《说文》:“强,虫名,蚳也:”[①]强义作“蠜,蝉也”[②];强亦称“强梁”。音转又作“商羊”(详后论)。强,音转又作“精”(京) 鳄鱼古名称“彪”(魅),《说文》记“魅,老精物也”。《吴都赋》中称作鲭鳄。鲭、精同义字:

黄帝所杀者,名叫蚩尤。蚩尤实际上是一个以鳄龟为图腾的部落酋长。又“蚩尤”二字合音近“恙”。蚩《说之》:“虫也”:尤通蚘,又作“蛕”(蜮)。《类篇》:“虎猥切。土虫名蚘。”由此可知,蚩、尤二字古义亦与鳄鱼有关。

综上所论,我们乃可揭开一个千古之讹误:原来古人草居所患之“它”——实际并不是今之所谓蛇,而是鳄鱼(“恙”)。

通过以上对“它”字语音的研究,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尽管蛇字读音复杂,但大体可分为三系:

1.shé(即今音)。

2.túo(今佗字从它,仍保存着这一古音)。

3.yí。

这里的最后一系读音尤为值得注意。实际上,此系读音的发生,很可能来自汉字中的另一个文字,但由于字形与古“它”字相近而与其混讹。这个字就是“也”字(见图2.6—3)。


金文“也”


篆文“也”

图2.6—3

①今本作蚚,乃蚳之讹也。蚳,字亦作蟒。《说文》:“蜥蜴也。”又通于蝉,即今鳄字。《说文》:“蝉,似蜥蜴,长一丈,水潜,吞人即浮,出日南。”

②古文字从虫、从鱼常互通用。蝉通作鳣。如鳄字亦作鰐。

《说文》:"也,女阴也。从乀象形,乀亦声"。《说文》:"乀流也。读若移。"

近代一些文字学家,曾对《说文》关于也字的上述说解提出种种怀疑。其立论的主要根据是:它、也在古文字中似乎字形相同,都应当是指蛇。但在深层心理中,一些人实际上承继了宋明理学家的观念。他们认为古人为生殖器命名和造字是亵渎不洁的。殊不知在汉字系统中,远不止有一两个字是取象于男、女阴的。如男阴古称"厶"(私),形作"凸",是一个象形字,又作"凸"(女阴则又记作"凹")。而"乃"字,则正是女性乳房的象形。

其实,它、也古音不同,古义不同,字之初形也并不相同,其后来之所以被混同,正是由于文字形音义的变迁。对于这种混乱,我们今天想完全给予理清已很困难。但根据散见于各种古字书、类书及经典注疏中的训诂,还是多少可以寻找到一些端倪。

司马光《类篇》"它"字条下,指出"它"字可读三大基本音:

"它,托何切(túo)。又,时遮切(shé)"。"又,余支切(yí),美也。"

在"余支切"的反切音下,特地标明当它读若"也"(yí)时,其义应训作"美"——这一训释是《说文》中所无,而由《类篇》补入,实具卓识。

实际上,古人常以长大为美。长大之美古语称"也"(yí)。字又作"施",又作"夷"(姨),又作"㚤"(读"移")。

关于"㚤",《类篇》(卷35)释谓:

1.《方言》:南楚谓妇妣曰母㚤。妇父曰父㚤(或作㛅)。(何案,母㚤,今常记作母姨。父㚤,今常作父爹。),

2.美貌。(何案,《方言》:美貌称"奕",或读"叶"。即今语所谓"神采奕奕"也。)

3.妇人小物也。

4.美女也,一曰姑㚤。

请注意,上述关于"㚤"字释义的第三项,所谓"妇人小物",即"私物",在汉语中正是阴部的隐语。

关于"㚤"字的读音,《类篇》收有:

1.常支切(chí 读若池)。

2.侈支切(shí 读若蛇)。

3.田黎切(túo,读若佗)。

4.当何切(dáng 读若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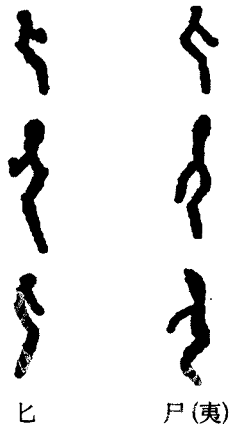
5.巨绮切(jí,读若夙)。

6.敝尔切(bì,读若匕)。[①]

①下还有"上纸切"、"典可切"、"敝尔切"系重音,略去。

我们可以注意到,"㚢"字的上述复杂读音,与"它"(蛇)十分接近,甚至几乎完全相同。为什么如此?这是耐人寻味的。又,在这些读音中,当㚢作"妇人小物"解时,音读"巨绮切",通于"尻"(又作脽)。正是男性生殖器的古名。当"㚢"作"美女"解时,音读作"敝尔切",即"匕"(妣)[①]。而"匕",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中曾确切无疑地论证过,乃是女阴的名称和象形字。[②]由此可见,㚢字,实际上是"妣"的同源字[③]。

甲骨文中"匕"字字形,与"尸"字字形相同。"尸"古音读如"夷"。二字同形(见图 2.6—4)。前已说明,"㚢"音即可读"匕",其读又可近于"尸"(常支切)。由此可见,㚢(妣)、匕、尸乃是音近义通的同源字。尸字在《说文》中训作陈(裸)体而卧之象形。而男女交合,古汉语中称作"比"(比在甲骨文、金文中,正是二人比卧的象形字。)比,字形又作"化"。化字古音从匕。在古文字中字形如图 2.6—5 所示。



匕　　　尸(夷)

图 2.6—4



图 2.6—5

字亦像人合卧之形。"匕,变也,从倒人。"(《说文》)"变,更也。"唯应注意,更不仅有更改之义,而且有庚续产生之义[④]。所以产子,古语曰"化生",又称"变化"。比字音转,又作匹、配、妃。[⑤]亦均有交配的涵义(古称性活动又作"施化",音变又作"孳尾",即交尾[⑥])。

①或作脽。《说文》:"㚢,女不谨也。"字亦含有亵意。

②《类篇》(卷 38)母部,有"驰也"字,训"姐"。《方言》:母亦称姐(实际上,姐是女一祖二字的合文)。而㚢字读音中有"巨绮切"一音,正与姐音相同。可知"驰"、"㚢"、"姐"、妣亦都是同源字,是母系女性长辈的通称。

③明本《金瓶梅》中"匕"字作"屄"。郭说见《甲骨文字研究》第 38 页。

④段注《说文》:"更训改,亦训继,不改为继,改亦为继。故《小雅》毛传曰:庚,续也。"

⑤《类篇》:"妃,芳微切。"《说文》:"匹也。一曰嘉偶曰妃。"妃、姒古音义亦相通。

⑥"乌兽孳尾。"(《书·尧典》)"交接曰尾。"(《经典释议》)

综上所论,我们证明了在古语言中,读若匕、姼、尸之音者,往往隐有与两性问题有关的涵义。或为女性亲属之名,或为性器官之名,或为性活动的隐语。

现在仍回到我们所讨论的“也”字上来。我们知道,也字音从“乁”(yi)。其字形又确与女阴相象。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说文》释“也”本文为女阴确切无误,甚合古义。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说:“女阴是本义,假借为语词,本无可疑者,而浅人妄疑之。许氏在当时必有所受之,不容以少见多怪之心测之也。”[①]我们通过以上所论可以证明,段玉裁的这一见解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如从音训上考虑,古之“也”字,也就是今语中仍训作阴私物的“阴”、“私”(古读若“以”,与“也”音近)二字。在上述字中,私字从“厶”,[②]其实是男阴象形,也、乁、隐、阴、私、尾、施、化诸字,在古语言中均是一组与性问题有密切关系关系的字族。那么“也”与“它”字,为什么会发生混讹呢?我们可以再从古文字字形上作一下比较。请看图 2.6—6 中诸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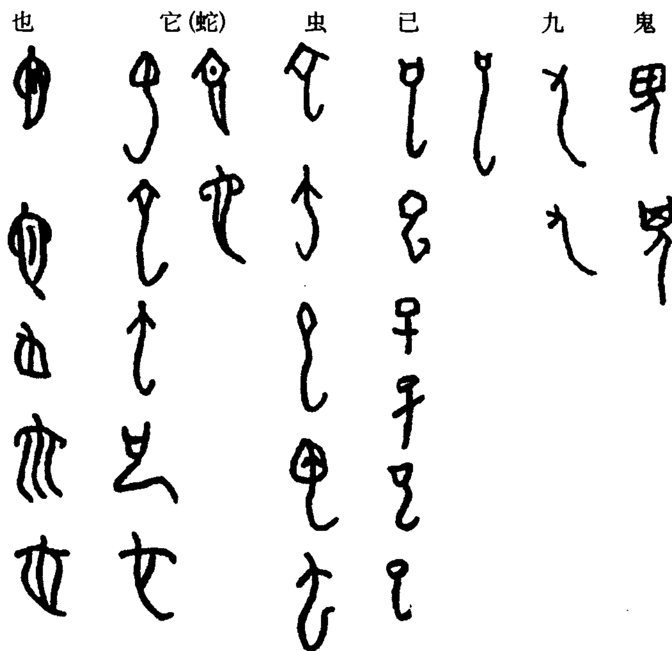


图 2.6—6

①《金文编》编者说:“《说文》:也,女阴也,望文生训,形意俱乖。”它与也为一字形状相似,误析为二。后人别构音读。然从也之驰、施诸字仍读它音。而沱字今经典皆作池,可证。”(略引)这其实正是反果为因的颠倒之论,殊不足据也。

②《韩非子》释之“自环为私”,乃望文生义之谈,前人多驳之。

从这些字形中,我们可以看到:

1. “它”(蛇)与“也”二字的原始字形具有明显区别。

2.“它”(蛇)、“巳”、“虫”三字几乎完全同形,像蛇。

3.虫字和它字中,各有一种类型与“九”字形相像。

4.它、巳、虫、鬼诸字头部相似,皆从于“甶”或“V”。这些字的字形显然是有联系的。

再来分析语音。虫,《说文》谓古音读如“博”。《说文》:“虫,一名蝮博。”案,博字乃蝮字古音,讹入于正文。此句正读当作:“虫,一名蝮(博)”。古无轻唇音,蝮(从复),音读如博。《类篇》蝮又有一音作“许伟切”,则古音与“雌”、“虺”相近。虫的这两系读音,一与“它”(蛇)音近相通。另一系则演变作蟲(直弓切),九、虺、蚰(古魂切)。今虫字之字音,显然来自蟲的古音(直弓切)。蟲与众同音,古音又与动同音。动物总类,皆可名蟲。古称蟲物,其实也就是今语中所谓动物的语源。蟲物,在古汉语中也可以记作“蟲蚁”(今河南洛阳一带,仍称鸟雀为虫蚁)。[1]这是因为物、蚁古音同读。《说文》将动物通名定义归入于“虫”,其实虫本义是虺。故许慎说误。至于蚰,古音读昆,实即“昆虫”之所得名。昆有圆义,与卵(浑沌)音通。疑其本义,专指动物中产卵生者。也就是说,凡卵生者,古皆称为昆(蚰)。

《说文》:“巳,它也,巳为它(蛇)象形。”巳的字形来自“它”(蛇),而其语音则与“也”(yi)相近而通。又,巳、已古本同字。巳与“也”古音相同。由此看来,巳的字形与蛇有关,字音则与也有关。[2]

综括上论,我们可以用图 2.6—7 描述由“虫”到“蛇”这一系列有关文字(形与音)的演化和混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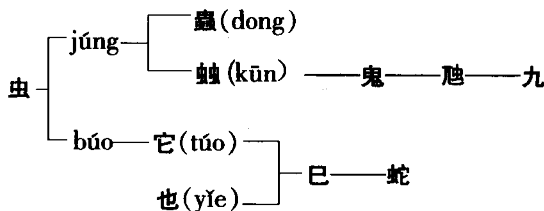


图 2.6—7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它”与“巳”是同源字。但“也”却是“巳”与“蛇”今读音的由来。“它”与“也”二字,在金文和小篆中,字形虽然相近,但语音却始终不同,这表明它们在古汉语中必有不同的语源。另一方面,虫字读音也划分为分明不同的两大系统。表明这个字

①邢公畹《语言论集》:“鸟雀这个词,古称虫蚁。”(第 318 页)

②甲骨文巳字有一体象子。应当是以音近而假借的子字。

的形、音、义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许多变化。虫、它、已、也这四个,由于字形相近,所以常常互相致讹。这种讹乱所发生的时代,恐怕已经非常之早。即在我们今日所读到的甲骨文、金文中,已经有了难以分辨的情况。例如在表2.6—2中,收集了几组分别得音于它(túo)、也(yí)及蛇(shé),却意义完全相同的文字。

这几组文字,就其音与义看,显然具有同源关系。但字形却有极大的不同。在字音上,又分别从属于它——也——已三大系统。究竟孰为本,孰为变,已经很难确信了。

还应指出的一点是,"也"与"它"、"蛇"虽然从形、音、义看,语源均不相同,但在后来的汉语发展中,却在文化语义上获得了相通的关系。实际上,蛇与鳄(虺),在古代中国人的信仰和象征体系中,不仅是图腾,而且是一种重要的生殖意象。《诗》曰:

"维熊维罴,男子之祥。

维虺维蛇,女子之祥。"

在这里,熊与罴似乎是女体的图腾和象征(熊有一系古音读"乃",正是乳——女的谐音),而蛇与虺则显然是男体的图腾和象征。

tuo	yí	she(已)
它	虵	蛇
拖	也	施
沱	泽(古音 yi)	池
多	移	侈
土	地(音从也)	社

表2.6—2

最后还值得附带一提的是与"也"有关的"月"字。此字在甲骨文中形作"Ð",与"也"字字形极相近。《说文》:"月,阙也。大阴之精。象形。"过去文字学家均认为此所言"大阴"(太阴)本义是指月亮。但看甲骨文中"夕"字形作"☽"。《说文》:"夕,莫(暮)也。从月半见。"此字形方为半月形,所以应是月亮的真正象形字。我认为,今语言中所谓"月亮",其实本来应当称"夕亮"。月、夕二字,以形近相讹。至于"月"字的本形本义,我以为正得之于"也",与作为女阴的也字乃是同源字的分化。正因为如此,月字音也是"阴"、"隐"(即"乁"

读 yin)[①]二字的语源所出。以音类求之,我颇怀疑所谓"大阴''即"大月"亦即大"也"。"月"(也)之所以成为计时名称,又与"夕"发生关系,还可能因为女性月事周期恰与月之圆阙周期(28—30 日)相合。结果,本来是月亮之名的"夕亮",后来反而被"月亮"这个名称所取代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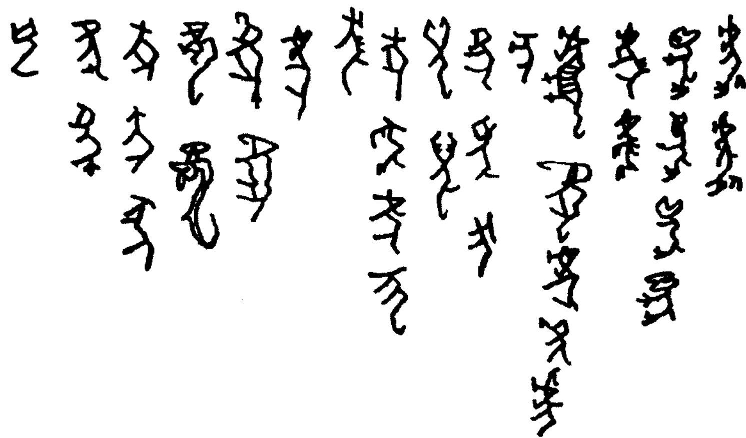
但此说大有悖于传统观念,战战兢兢,姑存此以备进一步的研究或诘驳。

①前面释"亡"字时曾指出,乚字是鳄鱼所居地穴通道的象形字。亦有阴道之义。

第七章　古神话中鳄鱼与哺乳类动物的混讹

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曾指出，在上古时代汉语中，鳄鱼与猪、虎、猿猴曾被视为同类。猪、虎都是哺乳类动物。但实际上，与鳄鱼以同名而相混讹的哺乳类动物，远不止这几种。哺乳类动物中的虎、猪、猿猴、马、象、羊、狗、熊、牛、狐狸，均或曾与鳄有过共名，或曾相混讹。指出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历史、理解古代语言和文献均至为重要。因此有必要更深入地作一讨论。

我们首先来看图 2．7—1 所列一组古文字的字形。



已　希　豕　龙　象　豦　龙　犬　兕　豸　亥　虎　彪　殳　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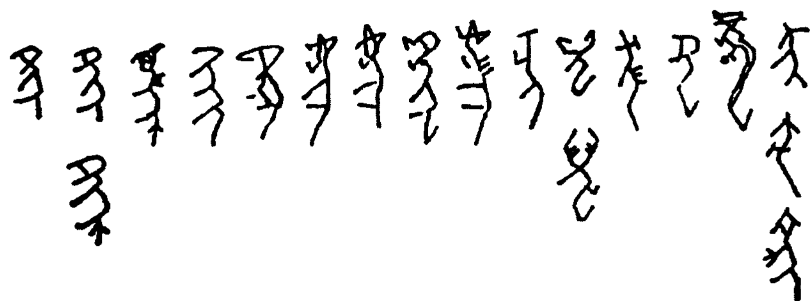
图 2．7—1

观察和比较图中诸字形，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两个极为重要的现象。这就是：上述古文字中，存在着大量同字异形和异字同形。[①]

关于同字异形的现象，这里暂时不深论。复杂而令人困惑的现象，乃是古文字中的异字同形现象。例如图 2.7 － 2 所示的一组文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组文字释义不同，读音亦不同，但字形却颇为相似。特别是其中

①参看陈炜湛文，见《古文字研究》第 6 辑。



豸　希　马　豕　象　虡　虎　虒　彪　亥　兒　龙　它　龙　禹(禸)

图 2. 7—2

豸、希、豕、象、虡、虒、虎(彪)、亥诸字,同形或基本上同形;与它、龙、兒、禹诸字,字形则颇相近。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些文字都是古代动物中的猛兽名称(豕即野猪、豪猪,也是猛兽)。而从字形看,这些字尤具有一个明显相同的特征,即头部均有獠牙利口。前已指出,在汉字中,以下三字均有表示獠牙利口的涵义:

1. 彑
2. 凶
3. 契(齿)

这也就是上述诸文字的头部之所从。我们再来看图 2.7~3 所示的一组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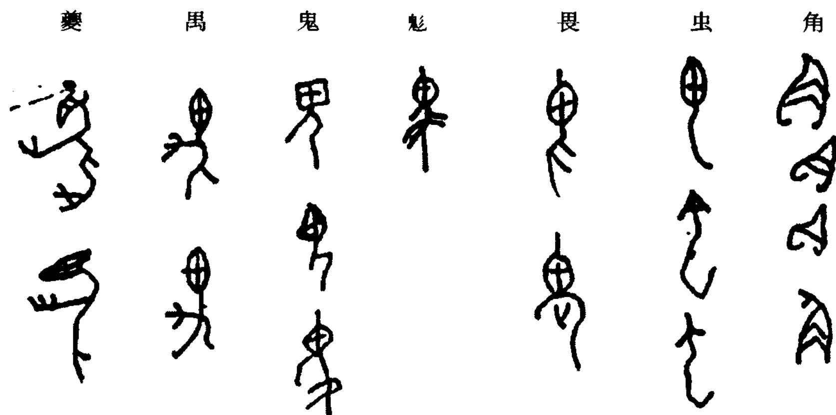


图 2. 7—3

这一组字形(除虫字外)皆似人形。有手,有足、尾。而首均从鬼头即"甶"。

我们首先讨论一下(1)彑,(2)凶,(3)契(齿)的问题。

《说文》:"彑,豕之头。其锐而上见也。读若罽。"首先考虑读音。案罽,音"júe"。《广

韵》作居列切。应当注意彑音 júe,与“角”的古音相近。再观此字释文,所谓“豕之头,锐而上见”,文中“见”当读“尖”。锐而上尖,正像有角动物头上的“角”。《说文》释角:“兽角也。象形。角与刀鱼相似。”(所谓刀鱼,段玉裁注为“龟头,似蛇,有虎爪。”由此看来所谓刀鱼就是鳄鱼)。

也就是说,“彑”字的字形,乃是取象于鳄鱼嘴部尖耸如角之形。在古动物名称中,㣇(“修豪兽”)、㺃(“何加切,豕也”)、彖(“豕也”)、㒸(“豕也”)、豕、虒(读 si,与巳同音。又读 tí,与㣇另一古音“田黎切”同读)、虎、马、禹、它诸字古文字形,实际上头部都“尖锐如角”。并且字形也相似。因此我认为,所谓“豕之头,锐而上尖”句中的豕字,并不是指猪,而当读作兽。豕、兽二字一音之转。前已指出,兽本字为獸,本义为狩猎而非兽名。其实“豕”字在上古语言中亦非训作猪,而是凶猛动物之共名。后来由于语言、语义的变迁,豕成为猪的专名。作为猛兽共名的意义,转移到了本来是动词而与其音近的“兽”字之中。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锐而上尖的头部形像,在古文字中的另一标记法,就是上列第二组文字中的鬼头“甶”。这一点,我们从夔字的甲骨字形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夔字头形,正像角字(参看图 2.7—4)



图 2.7—4
食人未咽的“兇”字

我们再来探讨凶与契(齿)这两个字形的本义。

凶,《说文》:“恶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

案,《说文》此释,是非参半①。恶当读作鳄。凶,甲骨文及金文均作“兇”。从凶,从儿或人,是象形字(参看本书第一卷第二章)。其字形像人有巨口利齿。人形——其实是鳄(恶)鱼神的象形字。有的兇字口中或含二人(见图 2.7—4),正象征鳄鱼噬人。

甲骨文中,常以兇为神,而向之祈求甘雨。

其雩于兇,有雨。(粹,1547)

雩于兇,有雨。(粹,1548)

凶,㚔,□酒。有雨。(粹 534)

丙寅贞,又于凶,燔小羊,卯牛一。不雨。(金璋,399)

---

①《说文》:“臼,舂地。古者掘地为臼。其后旁木石。象形,中米也。许慎以凶为地穿交陷其中”,是以臼为凶。二字形近致讹,故常相乱。

戌申贞,雨奠于凶。(铁拾,212)

由此可知,"凶"是一位雨神——即龙神,在上古神话传说中又有所谓"四凶"。据说尧舜曾"流四凶族,投诸四裔"。(《左传》文公18年)此四凶之名,即"浑沌、穷奇、梼杌、饕餮"。四凶当中,浑沌、梼杌、饕餮均是鳄鱼的别号。那么穷奇这种怪物又是什么呢?关于穷奇,杜预《左传注》以为:

"其行穷,其好奇也。""谓共工也。"

这显然是一种望文生义之谈。

但司马相如《上林赋》却指出:"穷奇象犀"——"有独角"。《文选》注引张辑说:"穷奇状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嗥狗,食人者也。"东方朔《神异经》:"西北有兽,有翼能飞。"《山海经·西次四经》:"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蝟毛,名曰穷奇。音如嗥狗,是食人。"《海内北经》:"穷奇,状如虎,有翼。食人从首始所食。被发。"所谓"蝟毛",亦即"翼",亦即"被发",都是指鳄鱼背鬣。形如虎、如犀、如牛,则是古书中常描述的鳄鱼形貌。郭璞《山海经赞》:"穷奇之兽,其形甚丑。驰逐妖邪,莫不奔走。是以一名,号曰神狗。"案神狗,即神勾——勾龙别名(详后论)。所以穷奇又名窃曲:"周鼎著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高诱注:"窃曲一作穷曲。"[①]由此可见,穷曲——穷奇,与饕餮一样也是鳄鱼别号。

还应注意的是,兇字与兒字实际上异读而同形。[②]而兒正是蜺之本字,蜺即大鲵,今称娃娃鱼,形似大蜥蜴。古人以为与鳄鱼同类(《山海经》中常说那种"鸣声如婴儿"的怪物即指此物)。鳄鱼能兴云雨,吐气成虹,所以古人称虹为"雩"(音与鳄同),又称"蜺",字亦作"霓"。

《尔雅·释天》:"螮蝀谓之雩。螮蝀,虹也。虹为挈贰。"

《说文》:"霓,屈虹。青、赤或白色,阴气也。从雨,儿声。"

然而《释名》则认为虹霓是不祥之气:

"霓,齧也。其体断绝,见于非时,此灾气也。伤害于物,如有所食齧也。"

《释名》此说,颇染汉代妖异术数之说的色彩。天为何忌见虹霓?《后汉书·五行志》记:"灵帝光和元年六月,有黑气堕北宫温明殿。蔡邕曰:所谓天投霓者也。易传曰:霓之比,无德以色亲也。《演孔图》曰:天子外苦,兵威外夺,臣不忠,则天投霓。"但《释名》指出"兒"即齧,也就是说,蜺字与契、齿二字有关系,则颇具卓识。

案,在古汉语中,木刻齿曰契[③]。契、齿古音同[④]。是同源字。齿字甲骨文作(见图2.7—5):

正像巨口獠牙之形。与"凶"是异读同形字。实际也就是"契"的本字。契,《史记正义》

---

①《说文》:"九,易之变也。象其屈曲究尽之形。"究尽屈曲,亦与"穷奇"一名同义。

②《类篇》兒异体作"兇"。

③《说文》:"契,大约也。从㓞"。《释名》:"契,刻也。刻识其数也。"

④吃音从齿。而古字从契,与契同音。



图 2.7-5

记作“离”,这正与《类篇》及《距宋广韵》所记“离”的异体“离”同。而离,是一种“山神兽”,我们前已证明——乃是鳄鱼。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看到,古文字中所记猛兽头部的三种常记号:“彑”、“凶”、“甶”,实际上都与鳄鱼的形象有关。如果说,“彑”象征了利角般的头形(故古书中常传说鳄鱼可触杀动物),“凶”象征了巨吻獠牙,而“甶”则象征了丑陋巨大的头形,那么这三种形像似乎在鳄鱼的形象中都有着最典型的表现。再请看图 2.7—6 中的一组古文字:

不难看出,上述字形均极为相似。它们在今天所指谓的,乃是全然不同种的动物。但在甲骨文、金文隶定为楷书的过程中,由于这种字形的相似,显然是极可能造成误读和混淆的。这里特别有意思的是,马字古音读武[①]。而前已指出,武又正是鳄字的古音[②]。由此我们即可以理解,鳄鱼和龙,在古代为什么常被譬况为马。而“马八尺曰龙”,骏马在古语中常称“龙马”,又表明了以马与鳄鱼的认同。

在这里特别应当指出,在图 2.7—6 中,虎、虒、虒三字,实际上也是同形同源字的分化。我们早已指出,在古人眼中,龙虎往往难分。就是说,虎与马一样,常被看作龙之一种。反之亦然。而可以旁证这一点的是,虒,在古代既被看作一种水中老虎,又被看作是一种蜥蜴。《距宋广韵》:

“虒,相支切(读 sí,与蛇—已同音)。委虒,虎之有角者,能行水中。”案,委虒即委已,亦即传说中著名的委蛇。虒字又通作螔。而螔,乃是“守宫别名”。这种“有角”,“能行水中”,又与“守宫”(蜥蜴)齐名的老虎,试问不是鳄鱼又能是什么呢?

前面我们还指出,鳄鱼与“豖”,在古代常常被认为是同类动物。鳄鱼是凶猛食人的杀神。实际上,古汉语中凡与“杀”有关的文字,其字形往往与“虎”或“豕”有关。与虎有关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不了解豕乃是鳄鱼的别名,那么就很难理解那胖胖笨拙的豕(家猪),何以竟也成为古人心目中的杀神了。另一方面,豸、豕、彖诸字都是同形字之分化,彖古音读卫(或韦)[③]。什么是彖呢?《汉书·王莽传》注引苏林说:“剑鼻也。”就是说,古代的剑鼻类

①《说文》:“马,怒也,武也。”即以马为猛兽。

②金文中有一字作“虘”,虎头鱼形,读若“武”。借作“吾”。其本义也应与鳄有关。

③《沈兼士学术论文》第 231 页引古书曰:“服虔曰:锲音卫。苏林曰:剑鼻也。师古曰:锲字本作蜧。音彘。”(案,苏林曰剑鼻,当作彖。古姓固有豕韦史,韦亦即彖。)沈兼士说:“《说文》彖字本有式视切与通贯切二音,小徐分豸、彖为二字,王筠驳之极为宏通。”



图 2.7—6

动物——有獠牙、利齿、巨口、喙如鸟喙尖锐者,即称作象。(剑鼻,亦即前面已讨论过的“彑”字:“锐口上尖也,读若罽。”)①

上述字在形、音、义上具有一种连锁性相关和演变的关系,豸,古音又可读“蛾”②。而“蛾”,古音有二,一读若“蚁”,一读若“鳄”。

《说文》:“豸,兽长者,行豸豸然,欲有所司杀形。”

段玉裁注说:“豸豸然,长貌。文象其形也。”由此可见,“豸”在古代被认为是杀神,又是一种体躯长大的动物。参照其字音,我们可以断定,豸亦即“跂”。③《广韵》:“跂跂,虫行貌,又长。”由此可见跂,豸音义均相通。古传说中有一种动物名叫“龙跂”,其形“如狐九尾,虎爪。音如小儿,食人”(《广韵》)(见图 2.7—7)。九尾是勾尾之讹(详后论)。由龙跂的这种形态,我们可以断定,它与豸、跂的本义一样,都是指鳄鱼。而龙跂音转,也就是至今仍用作鼍鳄和蜥蜴别名的“龙子”。

《尔雅·释虫》:“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以豸为蛇类名称,这可能也是由于蛇、鳄鱼均具有长而勾旋的体态。

在古典籍中,豸又通作廌。《左传》“庶有豸乎”,《经典释文》引书豸记作廌。《方言》:“廌,解也。”异字廌亦记作豸,又通于契。这表明,契、廌、豸也均是鳄鱼的名号。在前面图列的古文字字形中,我们还可以注意到,甲骨文中豸、象同字。这表明古语言文字中,确实曾把鳄类和猪类视为同类。

《说文》:“彖,豕也。从彑从豕,读若弛。”字又作“彖”,“豕也”。从彑,交象其足,读若瑕。”④

我们在前面曾指出,鳄鱼在古代被看作鬼魅。鬼也就是夔。“夔,魖也。耗鬼也。罔象、

①章太炎《文始》:“最初彑、豕盖一文。彑读若罽。而彘为豚属,读亦若罽。彘声之璏,服虔音卫。而彘和卫声。以此知其不异。豕之加彑在头,故古者以豸为表豕。”

②《史记·黄帝本纪》:“淳化鸟兽虫蛾。”正义:“蛾音豸。”

③古传说人物有“女志”,《天问》作“女跂”。了解志古音读蛾,即可知此人即女蛾,亦即女娲。

④豕有瑕音,这乃是“家”字从豕而音与瑕通的原因。

木石之怪也。”(《距宋广韵》)耗鬼,即豪鬼。所谓豪是指动物项部有硬鬣——而这正是野猪与鳄鱼的共同特征。由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鬼魅之魅的古文字,一体作“鬽”,像“鬼”(鳄鱼)项部有“彡”,即鬣毛。另一体则作“彖”,字又从“豕”,即野猪而有鬣。



图 2.7—7

关于彖字的语音,其在上古到中古曾有过很大变化。沈兼士曾指出,《说文》中以“彖”为音的字词,可分为二组。

(1)读若 duàn。如《说文》豚之或体作彖。《礼记·玉藻》释文:豚,或体作錴。谐声字錴、彖、椽、缘皆从彖(duān)声。(2)读若 xī。《说文》中彖、㣇分为二字。㣇读若弟,羊至切。彖读若弛,式视切。(《说文》:“㣇,修豪兽。读若弟。”“彖,豕也。读若弛。”)但严可均《说文校议》、王筠《说文句读》均指出二字在上古本来应是同字。王筠更指出二字古音、古义、古形均相同,实是重文。彖省文为“彑”,读若罽。罽从锐声。据此可知彖字本从㣇音,而有卫(锐)声。即尾韵作“i”或“ei”。(据《沈兼士学术文集》略引)

这里还应指出,彖的这两系读音由来并非偶然。实际上,《说文》释㣇为“修豪兽”,正如释夔、魖为“耗鬼”,正是把均有脊鬣的鳄鱼和野猪(以及马)视作同类。彖字的第一系读音(duan),与“鼍”音相近。而第二系读音(xi),恰与“鳄”、“厉”、“离”和“卫”(古音 y ì)音相近。关于鼍、厉、离,我们早已指出,都是古语言中的鳄鱼名号。至于卫,古音近“夷”。《风俗通》释卫:“卫者,围也。”围音义均与旋通。古姓氏中有豕韦氏,豕韦,正是一个以鳄鱼为图腾的姓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用图 2.7—8,描述关于“彖”的这两系读音和语词演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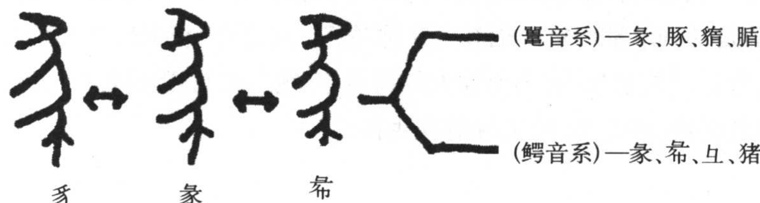


图 2.7—8

了解希、彖(即猪)与鳄鱼在古语言中曾被作为一类,我们就更可以明白辽宁红山文化中的玉龙,以及殷墟妇好墓中的某些玉龙,为什么具有猪的形态。《山海经·海内经》中记:

"有朝云之国,有司希[1]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

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鳞身、渠(通曲)股、豚趾。"

这韩流据说是颛顼之父。他的国名是希之国。他的容貌是长首、豕喙、鳞身、曲股——而生于若水中(见图 2. 7—9)。我们由此可以判断,这韩流其实正是一种图腾形象,其真相正是名叫"希",亦即与猪同名的鳄鱼(江猪)。韩流之名,在典籍中仅此一见。韩流二音连续作"吼"、"猴"。上章指出鳄鱼在古语言中可称作"猴",而其性善"吼"。故我颇疑这也就是"韩流"一名之所由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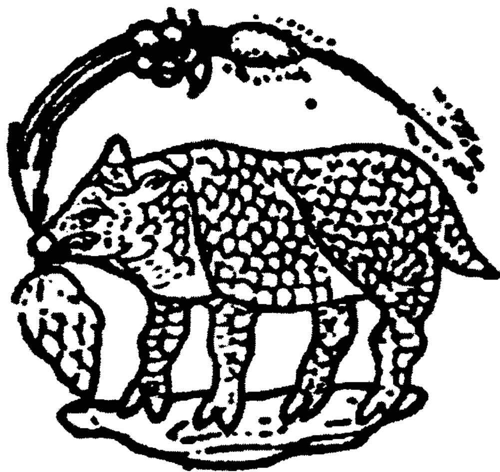


图 2.7—9
有鬣及有鳞的猪
(唐·金银饰纹)

猪在古代是一种多异名的动物。常见名有豕、希、彖、彘、豪、以及豚、豨、豭、亥等。《方言》说:"猪,北燕朝鲜谓之豭(何按,家音从此音)。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豕,南楚谓之豨(即希)。其子或谓之豚,或谓之豯(即亥)。淮扬之间谓之猪子。"郝懿行说:"猪彘声转,豕、豨、彘俱声近。"(《尔雅义疏》)但从字音、字形、字义推测,这些字词却都是野猪与鳄鱼的共名。最有趣的是,据《尔雅》,猪中绝有力者称"豟"。王念孙《释大》:"大豕谓之豟。"《初学记》:"彘五尺为豟。"在这里,有力而体大的猪名叫"豟",正与鳄鱼同名。另一方面,鳄鱼别名称豸,又俗名江猪、猪婆龙,则又与猪有共名。

---

①异本作彘。二字古通用。

实际上,野猪在形貌与生态上都确与鳄鱼有不少相似点。如都有长吻巨口獠牙等。但最重要的还是,野猪与鳄鱼项部均有刚硬的长鬣。所以猪别名刚鬣[①](家猪由于长期人工选择的结果,这一特征显著地退化了)。《山海经》郭璞注:"猪夹项有粗毫,长数尺,能以之射物也。"又《山海经图赞》:"刚鬣之族号曰豪狶,毛中攒锥,中有激矢。"《尔雅·释兽》:"律修豪。"郝笺:"肆,说文作希,云修豪兽也。"高诱注:"希豕鬣如笔者。篆文作豪。"《文选》师古注:"豪猪,一名希。"鳄鱼背部至尾也有刚鬣,所以,古人常描写其为"有毛"、"披发"之物。由此看来,出土文物龙有猪相,黄帝号称龙神,而其孙韩流却有猪相,就绝非是偶然的了!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在古传说中有一种被称作"封豕"的动物,亦即"豦"[②]。又名"奎"。据说其性贪婪,喜生活于沼泽中。据说它的出现,常可以预报风雨。

《艺文类聚》(卷 9)引《山海经图赞》:

"有物贪婪,号为封豕。"[③]"奎为封豕,为沟渎。"(《史记·天官书》)

"奎一曰天豕,亦曰封豕,在沟渎。"(《史记正义》)

"封豕沟渎,灌馈国邑。""封豕沟渎,水潦空谷。客止舍宿,泥涂至腹。"(《焦氏易林》)

"彘水伏。""彘太阴之物。"(《教经援神契》)

"有豕白蹢,烝彼波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诗小雅》)

"将久雨,则豕涉水波。"(《诗·毛传》)

这种能在水中腾波而兴云雨的巨型猪,即所谓"封豕",其实毫无疑问就是鳄鱼。至于所谓"奎",则又正是鳄鱼别号"夔"、"鬼"的通假字。

封豕,在古神话又有人格化的记载,称作"伯封"。我们知道,伯、霸二字古通用,都是王者之号。所以老虎古名"於菟",亦名"伯都"(菟、都音通)。《左传》记:

"有仍氏生女,湛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④]。乐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婪无厌,忿类无期[⑤],谓之封豕。有穷后羿灭之,夔以是不祀。"(《左传·昭公 28 年》)

这一神话是颇有意思的。在这里,明确指出了封豕——奎,确实是音乐之神夔的儿子。只是它"有豕心","贪婪无厌",交配无期而好淫,所以被后羿杀了。自此之后,夔——奎宗族就断了香火。

这一神话,以有所变型的形式,在古代曾广泛流传。例如《离骚》中关于"羿",说他"好

---

①"豕曰刚鬣。"(《礼·曲礼》)

②《类篇》:"豦,封豕也。"《玉篇》:"封豦,豕属也。"

③"封"古音彭,可训大。见王念孙《释大》。

④"湛黑",指黑夜。"光可以鉴",指明月。其实这位女神就是月神,所以叫"玄妻"(玄,天通)。妻亦训女,玄妻即玄女,亦即天女。

⑤忿读朋。朋类即交配之隐语。

射夫封猪”,根据应正是这个神话。

而封猪在《淮南子》中则记作封豨[1],封稀音变又转作冯夷。冯古音又读“凭”,所以冯夷又记作冰夷、彭夷。而彭夷却正是古代黄河之神——河伯的名号[2],亦即彭祖[3]。所以《楚辞·天问》中说:

“帝降夷羿,射夫河伯。”

所谓河伯也就是河霸。而豨、夷之古音又均与“鳄”音相同。

由以上所论,稍加思索,我们即可以明白无误地断定,所谓封豕,封豨,其所以称作河霸——其实就是指那称霸江河的夔龙——鳄鱼。作为一种历史事实,我们在前面论述鳄鱼在古中国的地理存在时,早已指出:黄河自古多鳄。

最后还应当指出,河伯名封夷,恰与猪的另一别名有关。《说文》:“豮胰,豕也。”豮胰,音与彭夷、冰夷、冯夷同。而豮胰转音又即赍羊、商羊、常羊以及罔象(象古音读豫)。

这里特别应当指出,象古音读如“豫”,与夷音近。而夷、羊则为一音之转。又封古音“邦”。邦、冯(古音 ping)、彭皆为一音之转,并皆可训“大”。所以古史及金文中有“大豕”氏(《初学记》卷二十九:“封国殷商,号曰豕氏”)。由此看来,大豕氏亦即大彭氏,与前已论及的豨韦氏(即希夷氏、羲娥氏),其实都是以鳄鱼(龙)和猪为图腾的种族(见图 2.7–10)。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鳄鱼与羊的关系。

《说文》:“羊、祥也。象四足角尾之形。”案四足有角、尾,乃是鳄鱼与羊、牛的共同特征。以音类求之,羊、易一音之转。“常羊”、商羊其实即蜥蜴的一音之转。张华《博物志》:“羊而不角,呼綎(夷)羊,一名胡须郎,一名青乌。”《埤雅·广要》记:“羊去角尾,乃王也。”前已指出,鳄鱼古名称“王”(又作罔)。胡须郎,即狐狼,亦作狐狸(详下论)。至于青乌,乃是玄武的同名物(玄可训青。武,乌音转)。《穆天子传》中有一种“羊”是食肉类:

“舂山,大羊食鹿豕。”

这种能食鹿、豕的大羊,当然不是普通的羊。纬书《白泽图》记:

“羊有一角当顶上,龙也。杀之震死。”

《龙鱼河图》记:

“羊有一角,食之杀人。”

《史记·项羽本纪》记秦汉民谚,有“狠如羊”。

---

①《淮南子·本经训》高诱注:“封豨,大豕。楚人谓豕为豨也”。

②《楚辞》王注引《山海经》:“中极之渊,深三百仞,唯冰夷都焉。冰夷,人面而乘龙。”

③顺便指出,徐州古称彭城。彭即龙,亦即鳄鱼。徐通于菸,老虎古称“於菟”。老虎也可以是鳄鱼。徐州之地,古代必定曾有大泽而多鳄。

这种凶狠、食人，又似龙而且是雷神的“羊”，当然毫无疑问地可判定就是鳄鱼。鳄鱼在神话中又是所谓“林石之怪”，所以古传说中皆以羊为“木精”：

“千岁之树精化为青羊。”(《玄中记》)

“樟树之精，化为青羊。又百年而红，又百年而黄，又五百年而色苍，又五百年而色白。”(《述异记》)

综上所论，羊与龙被认为同种之物。龙称蛟龙，羊也可称“蛟羊”。“蛟羊似羊而无角，妖(狠)之毒。”(《博物志》)

鳄鱼喜穴处，其洞穴中必有水潭，所以古传说中常称古人凿井可得羊：

“季桓子穿井，获如土蟪。其中有羊焉。使问仲尼。对曰：以丘所闻，非羊也。木石之怪：夔、罔两。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羵羊也。”(《韩诗外传》)

其实孔子这里所说的三怪，都只是一怪，即鳄鱼也。案，这一传说，在古代流传颇广。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鳄鱼的羊在上古文化中，与龙、风、麒麟、九尾狐、白虎等一样，被认为是一种可预兆祥瑞之兽。实际上，祥字从示从羊，意即神羊。神羊既可预兆吉事，亦可预兆凶事，前者在语言中即称作所谓“吉祥”，后者则称作所谓“妖祥”。

例如，“阿丹国出羚羊，名九尾羊。”(《渊鉴类函》引《北史》)

九尾羊，变型为“九头羊”，“阿羊九头而更食，国乱乃出。”(《淮南子》)

案，此所言阿羊，阿古音读若俄。所以阿羊异名又记作夷羊、易羊。“商之将亡，夷羊在牧。”——正是以夷羊、阿羊作为预兆。更可注意的是，妖、阿古音亦相近可通，所以“妖祥”(即妖羊)一词其实具有与“阿羊”相同的语源。

最后我们再讨论一下鳄鱼与狗的关系问题。

崔豹《古今注》：“狗一名黄羊。”——由此可见狗、羊在古语言中亦曾具有共同名称。而正如挖地可得羊，古传说认为挖地亦可得狗。《国语·鲁语》记：

“季桓子穿井，获如土蟪，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对曰：以丘之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罔两，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在这一则传说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人观念中的羊狗不分，而且可肯定地判断，穿井于地下所获得的这种羊——狗，其实就是穴居中的鳄鱼。《尸子》：“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掘地而得犬，名曰贾。”狗在古代人观念中，常被视为与龙同类。《渊鉴类函》引《述征记》：“彭城东岸有丘，俗谓之狗葬。或云，斯则徐偃王葬后仓者也。后仓，狗名。后仓将死，生角而九尾，实黄龙也。”《山海经》中记述如下两种神狗：

“蜪犬，如犬，青色。食人从首始。”

“阴山有兽焉，其状如狸，白首。其名天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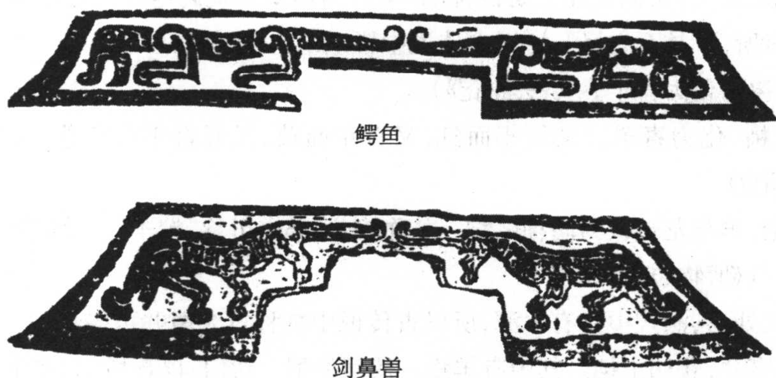


图 2.7—10 商周铜器纹饰中的长鼻兽、卷鼻巨口兽



左:商周青铜纹饰中的商羊(饕餮);
右:武丁时期的一枚牛骨卜辞。
关于龙与饕餮的关系,可以从骨上图纹中看到例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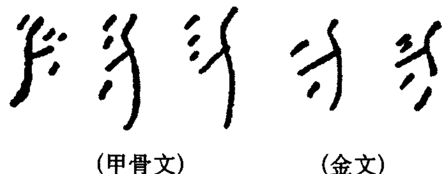
图 2.7—11

案,蚼音从甸,读如句。甸犬即勾犬。狸,通作厉,我们在后面即将讨论,它是上古传说中的杀神之名。由此看来,那种“食人从首始”、“青色”的勾犬,其真相就是勾龙。它与那种白首如狸的天狗,均是被归入于狗类的鳄鱼。

第八章 鬼蜮之谜的揭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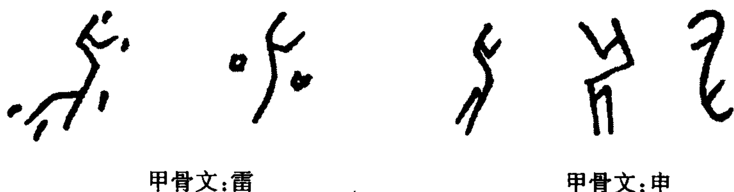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语言中,常称鬼怪为“物”。《说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但验之古文字,勿字形如图 2.8～1,并不象旗类,许慎此说不确。若要探究勿字字形的真正由来,可与如下二体雷字试作比较(见图 2.8—2):

再请比较右图的“申”字(见图 2.8～3)。



(甲骨文)　　(金文)

图 2.8—1



甲骨文:雷　　甲骨文:申

图 2.8—2　　图 2.8—3

我认为,所谓“勿”,其实就是“雷”与“神”(申)的变体,亦即《说文》中的“ㄐ”字,训作“张口也,象形”。勿字形象鳄鱼张口吐水气之形。以声类求之,应与《说文》中的“欠”、“忽”字同源:“欠,张口,气悟(何按:当作雾)也。象气从儿上出之形。”①忽字《说文》异体作“欻”。“有所吹起。从欠,炎声,读若忽。”(鳄鱼别名“忽雷”,即“呼雷”,吐气成雷之意也。)

甲骨寸中有奇字,形作(图 2.8—4)。

此字作政烺先生释作“次”。正象“儿”上出气之形(儿、兕古同字)。但我颇怀疑,此字很可能正是“欠”的本字。欠古音读“吹”,与“忽”相近而通。根据我们在前几章的考释,欠字

①一本或作“象气从人上出之形”,人、儿形近相致讹。

所从“儿”(兇),正乃是鳄鱼的象形。



图 2.8—4

吹、忽古音均与“勿”声相近。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勿字后来孳乳为物,常与“物怪”合物。(“物,谓禽兽也。”《东京赋·注》)而勿、物又与气同音、同义。“物,谓之气色灾变也”(《后汉书·明帝纪》注)。“精气为物”(《易·系辞》上)。在古汉语中,物与鬼、神同义。“物犹神也。”(《汉书·武帝纪》注)。“物亦鬼”。(《汉书·东平思王传》“信物怪”·注)《汉书·郊祀志》:“有物曰蛇。”注:“物谓鬼神也。”分析以上所说的“物”,即作为鬼、神、精、气的“物”,其本义都与作为神及鬼怪的鳄鱼有关。此外,物、鳄(恶)古音也完全相同。

在中国古传说中,有一种妖物名叫“蜮”,又称“狐”。干宝《搜神记》:

“有物处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则身体筋急,头痛发热,剧者至死。江人以求方医之,则得沙石于肉中。诗所谓‘为鬼为蜮,则不可测’也。今俗谓之溪毒。

先儒以为,男女同川而浴,淫女为主,乱气所生也。”(卷十二)

又记:

“汉永昌郡不违县有禁水。水有毒气,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则病,杀人。

其气中有恶物,不见其形,其似有声,如有所投击。中木则折,中人则害,土俗号为鬼单。”(同上)

这种名叫“蜮”和“狐”的鬼物,真象究竟是什么?几千年来,这是一个生物学上的不解之谜。

但若追溯这一奇异传说的原型,却似乎都来自一个古老的神话。《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官旧仪》中记:

“颛顼氏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①]一居江水,是为虎。一居若水,是为罔两蜮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名诓臾,善惊人小儿。”

①疫古音恶,疫鬼即恶鬼。别本亦作厉鬼。

这个传说初看起来是极令人不解的。

人何以能"生而亡去"变成"疫鬼"?虎何以能居江水中? 又罔两、蜮鬼以及讵臾,又是什么怪物? 这些问题一直是个谜。很多治古史者,过去甚至连触碰也不敢触碰这个问题。但通过我们以上对鳄鱼问题的讨论,已完全有可能对之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罔两与蜮鬼合称,而罔两是鳄鱼,表明蜮鬼应与鳄鱼有关。可以证实这一点的,是《搜神记》中,称此种鬼蜮之名为"鬼单"。我们早已指出,鬼、单都是鳄鱼的名号。鳄鱼又有虎形与虎名。虎音与狐通。由是又可知,此所谓生于江水中的虎,也就是前面称作鬼蜮的"短狐。"但短狐即短虎——这似乎表明这种动物又未必是真正的虎鳄。因为鳄鱼体长。这个问题,我们后面再讨论。那么什么是"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的鬼怪讵臾呢?

案《汉书·东方朔传》中记,有一次汉武帝让东方朔猜谜。武帝将一只蜥蜴置于匣中。东方朔猜道:"臣以为龙又无角。谓之为蛇又有足,跂跂脉脉善缘壁,是非守宫即蜥蜴。"守宫也是蜥蜴,二者形近。只是一种生活在人家"宫室区隅",一种生活在山林田野。由于形近所以名亦难分。其实,讵臾就是蜥蜴。二者音近异文。蜥蜴,别名守宫,亦名蝘蜓,与鳄鱼形态极相似而体小。鳄鱼可以以虎为名,蜥蜴自然也可以以虎为名,此亦即今语中仍存在的所谓"蝎虎"或"壁虎"。李时珍《本草纲目》记:

"蝘蜓,又名蝎虎,以其常在屋壁,故名守宫。亦名壁宫。""守宫善捕虫蝇,故得虎名。""处人家,墙壁有之。"

由此可见,所谓"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的"讵臾",其真相就是蜥蜴。

解决了这个问题,关于"短狐"与"蜮鬼"的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这种古传说中的神秘动物——短狐、蜮鬼,我们可以断定,必与鳄鱼——蜥蜴——及有毒的蝎虎有关。我们可以更详细地考察一下古人的记载:

《大荒南经》:"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国。桑姓,食黍。射蜮是食。"

案,桑姓亦即鼍姓。——我们前已论证过,桑、鼍古同字。

郭璞注:"蜮,短狐也。似鳖。含沙射人,中之则病死。"

由此观之,这种于水中含沙射人的如鳖、桑姓之蜮,可能是一种小鳄鱼,或像小鳄鱼的动物。

《楚辞·大招》:"魂乎无南,蜮伤躬只。"

王逸注:"蜮,短狐也。"洪兴祖补注引孙真人云:"江东江南有虫名短狐。淡毒,亦名射工。其虫无目而利耳,有听。在山泉水溪中,闻人声,以口中毒射人。"

《博物志。异虫》:

"江南山溪中水射虫,甲类也。长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气射人影,随所著处发疮,不治则杀人。"

鲁迅《古小说钩沉》辑《玄中记》:

"蜮长三、四寸。蟾蜍、鸑鷟、鸳鸯悉食之。水狐者,视其形虫也。其气乃鬼也。长三四寸,其色黑,广寸许。背上有甲,厚三分许。其头有物,向前如角状,见人则气射人。去二、三步即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

《汉书·东方朔传》师古注:

"蜮,魅也,音或。说者以为短狐,非也。今俗犹[谓]阿魅蜮也。"

《洪五行传》:

"蜮射人者,生于南方,谓之短狐。南越多蜮。蜮者,谓女惑乱之所生也。"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两点。

一、魅,即魔。魅魔,皆鬼类也。由上引文可见,古人多认为蜮也是一种"鬼"物。这里涉及到一个在古人眼中,什么东西被看作鬼?即"鬼"这个概念的初始语义的问题。因此,确定鬼的涵义,即可以确定"蜮"的动物分类位置。

二、在多数传说中,蜮都被称作一种"短狐"。这是极为引人深思的。在传说中,蜮是一种水生物——而狐却并不是水生物。这里显然有一个古人眼中所谓"狐''是什么的问题。其次还应该提出讨论的,是传说中的蜮能射人,亦能惑人,那么中国唐宋以后古典文学中关于狐仙、狐精惑人故事的早期原型,是否亦正脱胎于此呢?

我们再看看关于"蜮"这种怪物的又一种奇异传说:

《说文》:"蜮,短狐也。似鳖三足,以气射害人。"

在这里,蜮又被认为是一种有三只足的动物。而这种奇异的三足爬行怪物,在《尔雅·释鱼》中又记作"能":

"鳖三足曰能。"[①]案能,古音读以。以、蜮音近。由此看来,二者实在是同一种动物。至于此所谓鳖,显然应当广义地去理解,即古人眼中鳞介类动物的泛称。

我们知道,鳖中未见有三足一类。而且一般来说,自然界中除畸形怪胎外,似至今还未发现过三足类的动物。(对称平衡的发育,是正常动物身体构造的规律之一。三足违背这一规律。)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却反复地出现这种"三足"怪物——蜮,其真相又究竟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我以为可以从图2.8—5所示的这个奇异的古文字图形及其解释中找到答案。

在图2.8—5中,我们似乎确实看到了一种"三足"式的怪物。上述字形,即甲古文中的"万"(萬)字。

---

①能以字形近常被误作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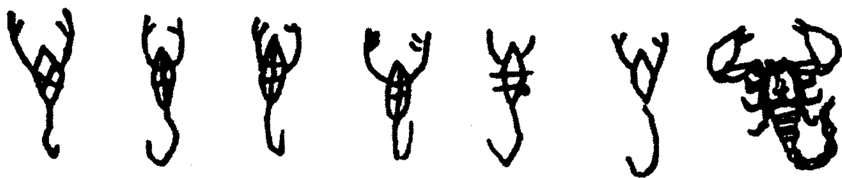


图 2.8—5

案甲骨文中此字，与《说文》虫部所收之“蠆”字实际是同源分化之字，此字乃是“萬”字的补文，异体则衍作蠆、蠇(见《类篇》)。其篆体作(见图 2.8—6)：

《说文》：“萬、虫也。从厹，象形。”“蠆，毒虫也。象形。”

段玉裁说：“《左传》曰：蜂蠆有毒。《诗》曰卷发如蠆。《通俗文》曰：蠆长尾谓之蝎。蝎，毒伤人曰蛆。蛆，张列反，或作蜇。”

段氏所引述《通俗文》中的这一则语言材料甚可注意。案蛆音旦，与鼍、单通。蜇，亦即蜥字之异体。由此可以确证，蝎蠆，在古代语言中曾与鳄鱼、蜥蜴相为同名之物。段玉裁注中又云：“蝎之毒在尾。《诗》笺云：蠆、蜇虫也。尾末揵然，似妇人发未上曲卷然。其字上本不从蠆，以苗象其身首之形，俗作萬，非，且与牡蛎字混，丑芥切，按《字林》他割反。玄应书他达切，皆旧音也。”

《太平广记》(卷 477)记射虫名“抱枪”，谓：

“水虫形似蛣蜣，大腹下有刺，如棘针，螫人有毒。”

同书卷 478 记“水弩”：

“水弩之虫，状如蜣蜋。黑色，八足，钳曳其尾，长三四寸。尾即弩也。虫自四月一日上弩，至八月卸之。时弯其尾，自背而上于头前，以钳执之。

见人影则射，中影之处，人身随有辽肿。大小与沙虱之毒同矣。速须禁气制之，剜去毒肉，固保其命。不尔，一两日死矣。

复多蛊毒，行者尤宜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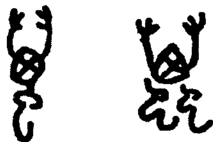


图 2.8—6

由此可见，古传说称为鬼蜮的这种水虫，是一种形似蛣蜣或蜣螂的毒虫。何谓蛣蜣或蜣螂？原来，蛣蜣、蜣螂都是蝎子的别名。蝎子，在古语中多名。

《说文》：“蝎，蚘蛴也。”

又名蛣蝠：

“蛣，蛣蝠，蝎也。”

《说文》段注引郭璞《释虫》：

“蝎，蛣蝠，水中毒虫也①。又作蚘蛴，又作蠖。”

案，蚘蛴即蚩尤倒置语。蛣蝠即蛣蜣，亦作蜣螂。(《广雅疏证》)这里引人注意的是，蝎在古代是一种名目极为复杂的动物。它不仅有蝎、蛣、万、厉、虿、蛣蝠、蛣蜣、蜣螂等名，而且在《方言》中又记作崎蛣、巨蛴、契蚼，又名“土伯”。难怪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要惊异地指出：“不识何以不类记？”这就是说，难以理解古人对万——虿——蝎的分类命名，何以如此混乱？应当指出，实际上，万、虿、厉是古人眼中一切毒虫的大共名。不仅蝎子归于此属，而且鳄鱼、蟾蜍，某些有毒的蜥蜴，都称用“虿”。

《太平御览》引《诗》义疏：“虿，一名土伯。幽州谓之蝎。”

《广雅》：“杜伯，刺虿，蝎也。”

《广雅》释文引《通俗文》：“长尾为虿，短尾为蝎。”又称“刺”，刺亦记作厉。

王念孙《广雅疏证》：“《说文》：蛙，虿也。蛙，蚳也②。蛙亦毒蛰伤人之名。蛙又作奎。《史记·律书》：‘北至于奎。奎者，主毒蛰杀万物也。’徐广云，奎一作蛙。《尔雅·释鱼》：‘鼁，蜼也。”，(案：与夔、鬼诸字，均同名异源)

王念孙的这一考释非常重要而有价值。由此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在古代语言中所谓蛙——未必是指青蛙。而且可以知道，蛙曾经是蝎虿的别名，蛙字亦通作奎。我们在前面的研究中已曾指出，《史记·天官书》：“奎主沟读”，奎是水神鳄鱼。鼁也是鳄鱼别名。由此可见，若归纳古人关于“蠆”的命名，我们会发现，其中至少包涵着四种不同类的动物：



这里还当注意的，是万字的古读音。金文中“永祈万寿”，常记作“永祈眉寿”，以万与眉音相通假，可知万、眉二音古本相同。

清代学者钱大昕曾指出：“古语无轻唇音。凡轻唇之音，古皆读为重唇。”故“古读无如

①毒，异本作蠹。音近相假。

②蛙亦名蚳蛙，即地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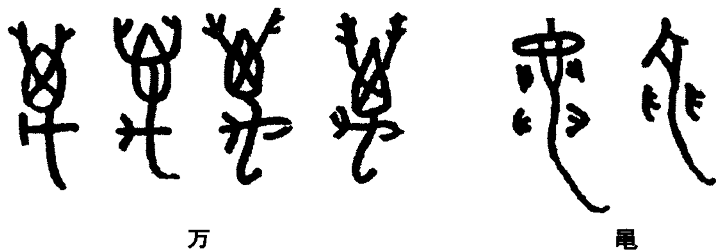


图 2.8—7

莫。”而无、万乃一音之转。莫(音与没同)又正是眉之古音。所以眉寿即无寿,亦即万寿[①]。实际上,万字在金文中字形又常作(见图 2—8—7):

字形中有手、足、刺、尾。与甲骨文相比,字中增加了一个象征其足的记号。而就读音来说,万、黾二字形相近,古音亦相近。因此颇疑二者实际上也是同源字的分化。

在本书第一章讨论“龙”字古音时,我们曾指出古来母字,多在明并母。案“万”古音读若眉,在明母。而“厉”音在来母。由此可见,万、厉二字音义同源。蝎虿有毒能致人以病,所以万鬼亦即厉鬼,又作“疫鬼”。疫、蜮音转,疫鬼亦即蜮鬼(亦即禺鬼)。

通过以上的语音分析,我们已可以看出所谓“蜮”与鳄蜥类动物具有一种深刻的关系。但问题是,从现代生物分类学的观点看,蝎虿类,属于无脊椎动物中较低级的蛛型纲。与属于脊椎动物爬行纲的蜥鳄类动物,形态、级位均相隔甚远,更不是同类。但我们必须知道,远古时代的人们当然没有近代生物学的分类观点。在上古所通行的介虫、鳞虫、毛虫、裸虫四大分类法中,蝎虿曾长期与鳄、蜥蜴、龟、鳖被看作一类即“介类”。

我们在前面的讨论中曾指出,古人心目中的“蜮”是一种三足的小动物。而这种三足动物,在自然界中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是,在“蝎”较原始的字形“萬”中,我们可以看到其一双螯形钳足以及钩尾,正象三足之形。虽然在实际上,除了一双巨螯形钳足外,蝎还有四小肢分布两侧。但对于只从文字观念去认识蝎,而没有实际观察过蝎的人来说,其为三足虫的神话是很容易传布开的[②]。更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汉语中的“蝎”这个名称,实际上包涵着如下两种不同类属的动物。

1.蝎虫,学名 Buthus martersi,也称钳蝎。蛛型纲,钳蝎科。体长,头胸部的螯肢和脚均呈螯状。腹部分前腹和后腹,前腹七节,后腹五节。有一尾刺,内具毒腺,能向前弯曲。

---

①由此我们可以注意到汉语中又一个反义为训的语言事例。物之极小称无,极大亦称无(万)。此语在今语中仍存。极大之数,俗称“无数”。

②夔一足的神话,可能也与夔字的字形和金文铭饰中只有象征性的一足有关。另一方面,蝎子的长尾也仿佛是一只独足。而蝎亦名“奎”。

(这一体态,与具长尾而称勾龙的鳄鱼的确有所相似。这可能是古人以二者为同类的根据之一。)栖于干燥地带。白昼伏在碎石、树皮等物下或土穴中,夜出觅食。

2.蝎虎,学名 platyusus。爬行纲、壁虎科。长 12 厘米左右,体型与一般壁虎相似,唯尾极扁平,两侧缘甚宽且具多数细锯齿。生活于宅内或庭园中。

蝎虎,实际上就是蜥蜴[①]。由此我们又可以注意到蝎字的古读音:

a、丑芥切(《集韵》),即读如今音。

b、他割反(《字林》),音近鼍。

c、他达切(《一切经音义》)。音近"它"。

案 b、C 二音,与"单"、"它"古音相同。由蝎字在汉代以前的古读音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与蛇、鼍相同。这也是它曾与蜥蜴一样被看作鳄鱼同类的一个证据。

这里还应注意的是蠆字的读音。《类篇》中收有与万,厉有关的字共四体。即:

1.蛎。

2.蛎。

(释文:"力制切。《说文》:蚌属,似蠊微大出海中。今民食之。一曰:雕百岁化为蛎[②]。字或作蛎,又落羞切。")

3.蠆。

4.蠆。

(丑迈切。《说文》:毒虫也,象形,亦作蠆、蠆。又丈余切。郭象曰:无蠆介于胸中。蠆又落盖切,又力制切,旱石也。又他送切。)

我们可以注意到万、厉两字的多异体以及多异读。文字学家于省吾曾指出:古文字字形上下、左右、正侧常可颠倒,不成定形。所以蠆、蛎、蠆、蛎,其实都是万、厉二字的孳乳分化。

就读音来说,蠆字计可读作:

(1)丑迈切(chái);(2)丈余切(zhì);(3)落羞切(lai);(4)力带切(lí);(5)他达切(tà)。

我们发现,蠆字的这些读音均是有来历的。

(1)与离古音 chì 近同。

(2)与豸音同。

(3)与貅音同。

(4)与狸音同。

(5)与它音同。

---

①《本草纲目》:蜥蜴,别名壁虎。

②此与雉入大水化为蜃的传说显出一源。雕、雉古音同。详后论。

其中第五种读音，又与蝎的一种古音(他达切)相同。如果我们同意清代语源学家关于“音中有义”的原理，那么就可以说这种语音的近同并非偶然。

这里尤其应指出的，是萬字与离、离(契)、禹三字具有同源关系。

案，离(螭、魑、蚩)，古语音中有异读 chi，与今日之“禽”字音近[①]。因此离古音与虿(chai)音近相通。《说文》：“离，山神也。兽形。”《类篇》：“吕知切，又，抽支切。”

离字音 chi，与契(古音齿)同音。与契的异体离字形[②]相同。由是我们可以断定，离其实也是从离字分化。而考察其篆文，则与“万”字金文十分相似，实际是“虿、万”的异体，应属同源字。除此之外，还有两个与虿，离二字形义音相近，关系密切的文字。一是禺，一是禹。禺即“狒狒”之狒的古字。狒狒，我们前面已讨论过，其本义不是猴子，而是鳄鱼。至于禹，《类篇》谓：“王矩切。虫也。”(何案《说文》古文禹，从它从九，象有足蛇。)由此可知，禹古音读 wù，与万、物音近，其实也是鳄鱼的变名。

综上所论，我们现在已能够回答关于“蜮”的种种疑难。如上所述，蜮，即万，蠆。其古音读若魅、魔[③]，亦即“鬼”。所谓鬼蜮，其实就是鬼疫、鬼万(蠆)或鬼厉的不同说法。而所谓罔两，其实也就是“万厉”的音转。万厉在古代语言中，不仅指蝎子，而且是包括鳄鱼、蜥蜴[④]在内的各种有足毒虫。(无足毒虫称蛇)所以蜮一系音与魅通，另一系音则与“蛊”相通。所谓蛊惑，就是“鬼惑”。而“惑”字的语源，也正是来自“蜮”。在蜮中也包括了有毒的蟾蜍(蛙类)。

《类篇》：“蜮(蝈)，古获切，蝼蝈，虫名。蛙也，或作蜮。又越逼切，虫名。《说文》短狐也。似鳖三足，以气射害人。又获北切。又骨或切，虫名，蝦蟆也。”

这里所说蜮是蝼蝈。蝼蝈即蝼蛄(蛄就是蛊字的通假)。案蝼蛄亦记作刺蛄，简称“刺子”。蝎子也有名称“刺子”，二者古本同名物。此外上古称鳄鱼、黄龙为地蝼、土蝼，是一种“状如羊而四角”的动物(《西山经》)。而近人所谓蝼蛄，则专指北方田中一种穴居能鸣的小土虫。这种小土虫之所以与鳄鱼同名，可能是因为鳄鱼也是一种穴居、能鸣(善啸)的动物。以鳄鱼之大而与这种小土虫相同名，说来似乎是个笑话。但鳄鱼别名勾龙，又名社勾即社狗。蝼蛄俗名亦称土狗。土、社甲骨文中本是同字。可见这种混淆绝不是偶然发生的。

最后，作为以上所论的实证，我们再看《渊鉴类函》所引唐《本草》的如下一则材料：

“梁周兴嗣常食鼍肉。后为鼍所喷，便为恶疮。此物灵强，不可食也。”

前面我们所引《搜神记》中记水中射蜮别名“鬼单”。单、鼍古本同字，是鳄鱼之名。由

---

①离、禽古字相同。禽今音即离读 chi 之古音。后分为二字。《类篇》：“离，走兽总名。一说：足而羽谓之禽。”由此可见古代禽兽之名曾相混讹。有足而有羽称禽。与鸟归作一类。

②离(禼)私列切，虫也。从厹象形。(《类篇》)

③魅、魔系同源字分化。古音义均同。《类篇》：魔，眉波动，鬼也。

④古人以为蜥蜴是毒虫，见《本草纲目》。

此看来,鳄鱼也确如水蝎一样可以用毒水射人。又据动物学家报道,鳄鱼肺容量极大,能自水中吸水以鼻喷射水柱、水气、水沫。其所喷物中如混有其口腔腺体的盐性分泌物(如白沙状),是的确可以致人皮肤发生疮疡的。

上书中又记:

"射工,射影水弩,抱枪含沙。短狐,水狐,溪鬼,皆蜮别名。"

前已指出,狐乃虎之借音字。短狐、水狐即水虎,正是鳄蜥类动物的别名。事实上,除鳄鱼外,蝾螈(即大蚼)、毒蜥、水蝎等许多两栖类、爬行类动物,均具有这种以液沫和口腔分泌物射人自卫,致人以病的本领。而这些动物在古代既被看作鳄之同类,那么很自然地,它们也就一概被看作喷毒射人的鬼蜮了。

《太平广记》(卷 478)记南海有毒虫:

"南海有毒虫者,若大蜥蜴,眸子尤精朗,土人呼为十二时传虫。一日一夜,随十二时变其色,上赤下黄,亦呼为离头虫。云,伤人立死。

其潜噬人,急走于藩离之上,望其死者亲族之哭。"

其实,所谓离头虫,即"厉"、"万",亦即本来意义上的"鬼蜮螭魅"。但后人不能知"离"字本义,却编造出这种"急走藩篱之上,望死者亲族哭"的荒谬传说来。

最后应当指出的一点是,在古人所说的鬼域中,可能也包括某些毒蛇,特别是遍布我国华南地区的眼镜蛇(Najanaja)。眼镜蛇古称蝰蛇,亦即"奎"。我们前面已指出,奎是鬼蜮、鳄鱼和毒蛇的共名。而眼镜蛇亦曾被古人归入此类。据动物学家报道,眼镜蛇具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即能够在数米外瞄准人畜,以口中毒液如箭一般射向人畜,其液极毒,中者必死(见图 2.8–8)。[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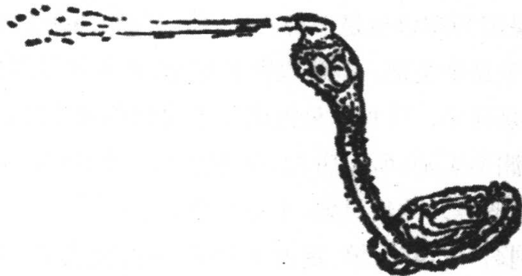


图 2.8–8
眼镜蛇可以口中毒液远射目标,中者必死。

①以上考释,证明蝎古名蛣蝙。蛣蝙音转,即古代传说中的三凶之一:穷奇、曲奇。

第九章　司杀之神——厉、黎与土伯

在上一章中，我们讨论了一系列哺乳动物的名称，在古代语言中与鳄鱼的同名问题。豸、虎、象、希这四种动物名称，在古文字中，不仅同字，而且它们实际上就是古籀文中的“杀”字。在古汉语中，杀字孳乳分化为蔡、祭、瘵、肆四字，这些与“杀”字有关的文字，其字形与语源正是来自曾作为鳄、虎、豕共用名称的豸、虎、象、希四字。请看图 2.9—1：



图 2.9—1

从图中可以看出，古文字(《说文》古文)中的杀字，与希(象)之古文，字形完全相同。“蔡”，其古字形与杀也相同。章太炎先生指出：

“汉石经中蔡字，与古文杀字形同。杀、蔡声通相借。”(《新出三体石经考》)

王引之《经义述闻》：

“蔡与祭古字通。《吕氏春秋·音初》蔡公，僖四年《左传》引作祭公。《后汉书古今人表》亦作祭公。”(略引)

钱大昕《说文答问》：

“杀本古文肆字。肆与杀声相转。《论语》、《檀弓》‘肆诸帝朝’即‘杀诸帝朝’。”(略引)

章太炎《小学答问》：

“古文杀即希之古文。希者，修豪兽，读若弟。《释兽》作肄，说为狸子。”(略)

“虞书‘肆类于上帝’。《夏小正》：‘狸子肇肆。’传以肆为杀。盖狸本搏杀之兽，故引申之狸亦训杀。”

“肆、杀本同声。希虽音弟，亦得与肆同声。《诗》、《礼》皆谓：‘祭牲体解为肆。’以肆为

刎。徐铉云:'刎,解骨也。'肆读佗历反. 与刎同音。刎弟古本同部同音,则肆弟亦同音。"[①]

案章太炎此说至为深刻。其所引《夏小正》"狸子肇肆",肆训作杀,其义即狸子创造了"杀"。表明在古传说中,正是以"狸"为杀神,亦即"厉"神、"黎"神。

案"狸"兽,近人多以为即狐狸或猫狸。实际上古书中所言"狸"多非狐狸、猫狸之类小型动物。狸,又名貔,[②]是古传说中一种极凶猛的动物(见图 2.9—2)。《说文》:貔,"豹属,出貉国……。《周书》曰:如虎如貔。貔,猛兽。豼或从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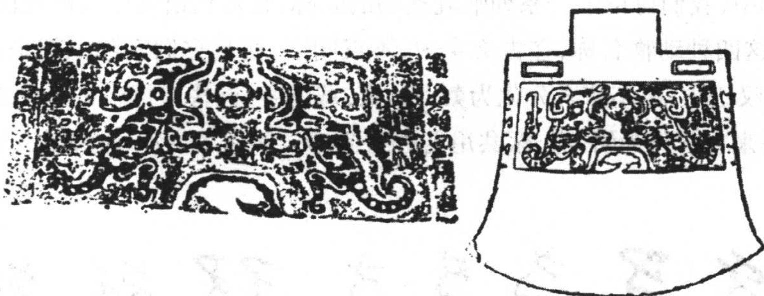


图 2.9—2

刑杀之神"虎——狸"

妇好墓大型铜钺花纹拓片

杨雄《万言》:"貔,陈楚江淮谓之貅,北燕朝鲜谓之貊,关西谓之狸。"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狸并非狐狸,而是一种名叫"貔"的猛兽。其实,这种凶猛的狸就是我们已讨论的"离":"山神兽也。"——我们知道,鳄鱼古代被称作离。《尔雅·释兽》记老虎别名李耳,又名"李",此所谓"李",其实也正是"狸"、"离"。更可注意的是,在古书中貔狸亦往往合为一称,称貊(pī)貅(lài)或貔(bì)狸(lì)。在此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两个词正与汉语中雷的双名"霹雳"为谐音。鳄鱼与猛虎均是吼声震人的动物。前已指出,鳄鱼是雷兽,而老虎亦称"虤"[③](hūan),所以以霹雳为它们命名——或以它们之名命名霹雳;这种语言的叠合现象都不是偶然的。

我们又可以注意到,鳄鱼与虎被称为"狸"——即离、李,实际上又通转于"厉"和"黎","黎"即古代宗教中的司地之神。而厉又是古代传说中的刑杀之神。在中国古宗教所祭群神中,"厉神"又名"泰厉"(《礼记·祭法》)。郑玄说:"厉主杀罚。"泰厉是司群鬼者。

---

①肆古有二音。一读 sì,其杀义在今"弑"字中;一读 yì,字隶变作"肄",而通于夷,刈。
②《方言》:"貔,陈楚江淮之间谓之狸。"
③虤,虎怒也,吼也。(《类篇》)



1.无(道家范畴)　　2 .李(虎神)　　3 .马(武神、鳄鱼)

图 2.9–3 汉皇宫镇邪瓦当

在《山海经》中,"泰厉之神"是西王母。她的形像正是白虎之神的形像:

"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指昆仑)下。"(《大荒西经》)

由此观之,西王母的形像,是一位西方白虎女神的形像。但更有趣的是,西王母也具有一副鳄鱼神的形像:

"玉山,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狗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西次三经》)

所谓狗尾,即勾尾亦即卷尾。所谓善啸是吼声如雷。所记蓬发即披发,指的是鳄鱼的背鬣——这一点本书前面已反复论证过。综合上述形像以观之,这位白虎女神西王母,不是一位鳄鱼神又是什么呢?

我在《诸神的起源》中曾论证,西王母——女娲——嫘祖——嫦娥——司月女神的形像是合一的。实际上,娲、嫘、娥的语音和文字,均与鳄鱼的名称有关(详后论)。而最有趣的是汉代画石中有一个拓本(见图 2.9—4),我们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具有鳄鱼形像的月亮女神。



汉画中的月神——鳄鱼女神(图中有桂树和月亮)

图 2.9–4

西王母是泰厉之神，由此我们又可知道，她其实就是作为北正而"司下地"(《楚语》："重实上天，黎实下地。")的地神"黎"。黎、厉音近相通。她也就是《大雅·生民》中那位被尊为周族始祖的姜螈：

"厥初生民，时维姜螈。"

丁山曾说，姜螈"名姜，姓螈"——此先周女子称谓的惯例。而螈姜即原羊，又作羱羊，羱羊亦即《广雅·释天》中的"土神谓之羵羊"。(说见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案此说极确。所未达者，是丁山不知道羊在古代乃不专指羊，而且也是鳄鱼之名。因此不知道所谓羵羊其实就是鳄鱼，而姜螈正如西王母一样，乃是一位鳄鱼女神。

在中国神话中，除了泰厉——西王母外，还有一群小厉。据说人死之后魂无所归，也将转化为厉鬼，叫作群厉、淫厉，或简称厉。《左传》说："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昭七年)"人生始化曰魄，阴曰魂。……匹夫匹妇强死，其魂犹能冯依于人，以为淫厉。"(同上)案强死即横死，所谓"不得善终"。《左传·成公十年》：

"晋侯梦大厉，披发及地。搏膺而踊。曰：杀余孙，不义。"杜预注以为此大厉，即晋景公所杀赵氏子，是横死为厉之例。

《文选·东京赋》、《后汉书·礼仪志》记大傩所驱众鬼中，有群厉之名。其中有：

夔、魖、委蛇、方良、虎、魅、咎(九)、梦、蠱、磔死方生、凶与观。这里夔、魖、委蛇、方良(罔两)、虎、魅、咎(九)、梦(蟒、螟)、蠱、凶、观(獾)皆与鳄鱼有关，已见前论。而磔死方生即所谓强死所化之厉。

《墨子·明鬼》记周宣王狩猎遇厉。厉鬼名杜伯："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殪车中。"此杜伯亦是厉鬼。杜伯究竟是什么人?历代注家众说不一。但我以为此所谓杜伯，可能就是《楚辞·招魂》中的地下厉鬼——土伯：

"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

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

敦脄血拇，逐人駓駓些。

参目虎首，其首若牛些。

此皆甘(妖)人，归来恐自遗灾些。"

王逸注略曰：

"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土伯，后土之侯伯也。九约，其身九屈。觺觺，角利貌，主触害人也。敦脄血拇，厚背利爪。参目虎首，其状如虎而有三目。"

屈原所描绘的这位"土伯"，究竟是什么神呢?自王逸以下千百年来说者纷纭，却无一人道破机关。其实这土伯就是鳄鱼。案所谓"九约"或"九屈"，九均当读作"纠"，"约"当读作"绕"。鳄鱼体长，其身盘旋弯屈纠绕，故谓之"九约"。而所谓"角"，则当读作"咮"、"噣"。

指的是鳄鱼嘴部尖利如兽角的利吻。

闻一多《古典新义》考此甚详。其略曰：

“《说文》曰‘噣，喙也’。角即噣之本字。(一)以字形言之。鼎文有大喙鸟形，其喙形与卜辞角字不异，与卜辞凶字之角形亦酷肖，是古人造字，鸟喙与兽角，不分为二。(二)以字音言之。角古一读与噣同。《淮南子·齐俗篇》‘兽究则觕’，《玉篇》曰：‘觕，古文触’，古文四声韵。触古文作𤚵，𤚵觕同，𤚵从角声，触从蜀声，觕触字同。则角蜀音同。角音同蜀，而噣从蜀声，是角音亦同噣矣。(三)以字义言之。兽角鸟喙，其形其质，本极相似，又同为自卫之器，故古语角之一名，兽角与鸟喙共之。又有称兽喙曰角者。《尔雅·释兽》‘犀似豕’。郭注曰‘三角，一在顶上，一在额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案犀鼻上角实当鸟之喙，而谓之食角者，角即噣字。此亦古语角噣不分之佳证也。”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所谓“其角觺觺”，所说是鳄鱼的口部利喙形尖如角。至于如牛、如虎，则既是鳄鱼的形态又是其别名(见图 2．9—5)。

由上论观之，我们可以断定这位土伯，其实就是中国古代的社神勾龙——鳄鱼。[①]



战国　曾侯乙墓棺绘土伯

图 2．9—5
(鳄鱼形相的夸张和变型)
注意：①项间双翼，是鬣的变形
②有长尾
③有鳞甲

《说文》：“社，地主也。从示。《春秋传》曰：共工之子勾龙为社神。”社神是刑杀之神和死神“厉”，也就是《国语·楚语》所说的司地之神“黎”。《尚书》言：“受命赏于祖，不受命戮于社。”(并见《墨子·明鬼》)这表明社神主刑之戒。《左传》闵二年：“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定四年：“君以军行，祓社衅鼓。视奉以从。”这又表明社神是军事之神、战神。又据《礼记》，祭社必以血祭，或人祭。这些血祭社神的风俗，实际上都是由远古以血肉献祭

① 在上一章所引《方言》中说，蝎子别名土伯。蝎子古与鳄鱼同名，这也是一个旁证。

鳄鱼的巫术迷信中发展出来的。

综上所论,汉字中的杀字,其形、音、义均得自于虎、野猪、鳄鱼这三大类野兽。而这三大类猛兽,在古语言中实际上是被归作一类的。它们在古代均被看作山中神兽、水中霸王。前面我们曾指出,鳄鱼古代亦称作“鬼”。所以杀字异体又作刹,转变为名词就是所谓“煞鬼”。

《国语·晋语》:

“平公有疾。韩宣子曰:寡君之疾久矣。上下神祇无不遍谢而无除。今梦黄熊人于寝门,不知人杀乎,抑厉鬼乎?”[①]

韦昭注:“人杀主杀人。厉鬼,恶鬼也。”

这里所谓“人杀”之杀,乃是一个名词,即“煞”[②]。人杀即人煞。鬼、煞古合称,又作鬼刹,又称“罗刹”,罗乃是厉之音转,罗刹亦即厉刹。古人视野猪——鳄鱼——老虎为厉神,为鬼怪。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甲骨卜辞中为什么常以“希”字借为祟鬼、妖祟之“祟”字[③]。又常以“有希”、“话希”为吉凶之占:

“王占曰:㞢希。”

“贞,上甲希。”

“贞,父乙不希。”[④]

由于古语言中希,是鳄鱼的名称。鳄鱼是鬼怪。所以在这里“希”也就成为妖魔鬼祟之别名了。实际上古语所谓“牛鬼蛇神”,其真相也是指作为厉鬼、土伯的鳄鱼。这一点通过本章所论是可以很自然地推导出来的,在此即不作繁说了。

①《说苑》引古本《国语》杀作鬼。

②沈兼士先有此说:“余以为此杀字即后世殃煞之煞,是名词,为杀之引申义。”

③《小尔雅·广言》:“肆,遂也。”遂、祟同意,肆、希古同音,所以可相代。

④见郭沫若《卜辞通纂》。

第十章 中国神话中狐狸精怪故事新解

中国神话中,长期流传一类以狐狸精迷人为母题的传说故事。

这一类故事从何而来,较通行的说法是,狐狸常居坟穴中,行踪神秘,且能放出异味,故演变而成神话。但最近在研读《太平广记》、《山海经》及《尔雅》、《说文》等书时发现,在这些书中存在一些颇有趣味的古代语言现象。如果能从语义分析和语源寻绎的方法入手,不仅可以找到狐狸精怪故事的由来,而且可以连带地揭开一系列过去一直难以破解的古代文化之谜。

《太平广记》(卷六十四):

"鳄鱼别号忽雷,一名骨雷。秋化为虎。"(略引)

由这则材料我们知道,鳄鱼别名称"忽雷"。忽雷,字又记作呼雷,又转记作"忽律"——《水浒传》中开酒店的朱贵,绰号旱地忽律,就是说此人慓悍如旱地鳄鱼。

从呼雷——忽雷——骨雷——忽律诸名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名称实际并无定形,都只是拟声之字。但由此我们可以注意,呼雷——忽律——狐狸三名,音亦极为相似。那么在鳄鱼与狐狸这两类乍看起来似乎毫不相干的动物之间,是否也会由于语言的近似,而发生某种关连呢?对这个问题,让我们试来研究一下。

我们知道,狐狸简称狸。在《尔雅》中,狐与狸,被注家视作同类。狐狸是一种并不凶猛的小型食肉类动物。但狸却不同。《夏小正》和《礼记》中都说:"狸司杀"。认为狸是一种凶猛的杀兽。其异写,又记作"离"、"黎"、"厉"(厉是中国神话中的死神和刑杀神之名)。

这种作为猛兽的"狸",显然不是指普通那种狐狸,而应当是古书中所记的那种"虎狸"。《本草集解》中说:"狸有数种。……如貙虎,黄头方口者为虎狸。"由此我们就知道,狸中有狐狸,又有虎狸。一凶猛,一不凶猛,二者名称相近,但性质不同。在一些古词书中,虎狸又被称作"貔"、貔狸"、"貉貅"或"貔貅"。这些名称,据记载都意味着一种十分凶猛的动物。《诗经》中形容武士,往往说"如虎如罴"。但也有异本记作"如虎如貉"。可见罴、貉字通。罴,有人认为是一种人熊。但所有的熊都像人,为什么唯独罴不称熊却称罴?实际上,这种罴,应是指貉狸——虎狸。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雷别名霹雳。而貔狸,其读音与霹雳完全相同。《山海经》中记述过一种"音如雷鸣"的雷兽——那也是鳄鱼。那么这种与霹雳同名的貔狸——虎狸,是否在语源上与鳄鱼有某种关系呢?

让我们再研究一下古词书中的记载。据古代词书的记载,与狸同名的"离",是这样一种怪物:其形态"若龙而黄",是"山泽之神",是"猛兽也",又是龙中的一种(螭龙)。这种"离"凶猛可达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它"如虎而殀虎。"[①]

在第一编中,我们已经研究过,龙的真相是古人所崇拜的鳄鱼神,而龙中确有一种称作"螭龙"。螭,离今读异音,但据文字学家研究,在秦汉古语中,二字却同义,同音,螭龙,据说是一种比较蛟龙为小的龙,蛟龙是湾鳄,而螭龙则是扬子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传说为司杀之兽的"离"——狸,若从语源学的角度分析,确实应与鳄鱼具有关系。

在中国神话中,大地之神称作"句龙"(《左传》),又称作"黎"(《国语》及《史记》)。我窃以为,句龙就是蛟龙的转语,而司地之神"黎",也就是"狸"或者"离"。鳄鱼穴居,凿洞于地下,又凶猛神秘,所以先民以为它乃是地中之神灵。此说有根据吗?有。古字书《埤雅》说:"凡兽之在里者,称狸,故字从里。谓穴居埋伏之兽也。"鳄鱼难道不正是这种穴居埋伏之兽吗?

鳄鱼——龙,又是司雷雨之神。所以狸别名貔狸——霹雳,这并不是偶然的。

再顺便说一句,据古代记载,鳄鱼往往被认为与虎同类。前引《太平广记》说鳄鱼"秋化为虎"——表明古人认为二者可以相变化。实际上,鳄鱼在古代有别名称作"水虎"。[②]由此看来,前面所说那种凶猛的"虎狸",在上古时代,确实曾被用作鳄鱼的名称。

古书《抱朴子》中有如下一则值得注意的记载:

"鼍之为虎,寿千岁,五百年色白也。"

鼍,查一下《辞海》就知道,扬子鳄古名称鼍,又称作鼍龙。这则记载告诉我们,古人认为,鳄鱼不但可以变成老虎,而且在五百年后,可以变为"白虎"。

在秦汉时人的信仰中,"白虎"可是一种非同寻常的动物。他们认为,"白虎"出现,乃是人间吉祥幸福的象征:

"德致鸟兽,白虎见。"(汉纬书《孝经援神契》)

"白虎者,仁而善,王者不暴则见。"(汉纬书《瑞应图》)

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这种被称为祥瑞之兽的"白虎",其真相是指鳄鱼。秦汉时代,中原气象、地理、生态条件都已不同于上古,那时鳄鱼已成稀见之物。但鳄鱼作为"龙",乃是

---

①上引参见《段注说文解字·"离"》。

②扬子鳄别名龙子,又记作龙豸。据《广韵》,龙豸(子)是一种水行猛虎。

中国古代宗教中的社稷之神。因其稀少,故每当其出现,即往往被看作一种神圣,一种祥瑞。据战国末的方术家邹衍说,早在黄帝登位时,就有“黄龙地螾现”。黄龙地螾,作为黄帝享有“土德”的象征,实际正是指鳄鱼。(汉代学者高诱说,大螾别名土龙、曼延。据古词书,曼延是蜥蜴的异名。而蜥蜴与鳄鱼,古人认为属于同类动物。在一些古代记载中,鳄鱼往往被描写成“大蜥蜴”。)

但我们又应该注意到,这种称作“白虎”的祥瑞之兽,在秦汉书中事实上也常被记作“白狐”:

“黄帝出,先致白狐。”(汉纬书《河图》)

“白狐,祥瑞兽也。”(汉纬书《通帝验》)

狐、虎音相近,所以在口语转变为书面语时常可相代。汉纬书中所述的白狐,实际就是白虎;而此二者,又都是作为祥瑞之兽的黄龙——鳄鱼的语词变相。

更耐人寻味的还是,白虎——白狐的故事,又与中国神话中另一种神秘而不可思议的动物——“九尾狐”,具有密切关系。据《吕氏春秋》记载,大禹为了治水,年三十尚未成婚。但当他经过涂山时,曾遇到了一条“白狐,九尾”,并且听到涂山人的祝福歌声:

“大大的白狐呵,九条尾巴蓬蓬长。

愿你早日结婚吧,子子孙孙永繁昌。”

(原文: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子家室,我都攸昌。)

于是,大禹在此地娶了涂山女为妻,并且生了儿子夏启。

在这里,白狐——九尾狐,显然是用作婚媒女神——古代称作“高媒之神”的暗喻。为什么九尾狐会成为这种暗喻呢?乍看起来,这一点似乎颇令人费解。但如果我们想到,古代的高媒神,也就是作为大地之神(社神)的句龙——鳄鱼,那么对于鳄鱼神在语言表层结构转换中演变成“九尾狐”,又在较晚期的神话中成为这种媒神和生殖神的神话意象,也就不会感到太奇怪了。由此我们又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山海经》中,九尾狐被认为是一种吃人而凶猛的“狐狸”了:

“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南山经》)

实际上,人们当然明白无误地知道,大自然中是绝不可能出现有九条尾巴的白色狐狸的。一切神话都有某种不可理解的神秘性。但尽管如此,我对中国神话的研究却使我深信,在许多表面看来完全不可理解的表层故事之下,神话往往隐藏着一个具有可理解意义的深层内核。九尾狐的故事也是如此。实际上,如果打破表层语言转换的闷葫芦,我以为,九尾狐实际可能是交尾狐。古《尚书》中有“鸟兽孳尾”的说法,前人早已指出,“孳尾”也就是“交尾”。在中国语言中,这个词是生殖活动的一种暗喻性说法。

人们很可能会对以上的分析采取半信半疑的态度。他们一方面难以相信,曾经困惑

了历代研究者上千年的那些神兽之谜,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得到破解。另一方面他们恐怕更难接受我所采用的这种语言分析方法。尽管人们在抽象逻辑的意义上能承认,“A=C,B=C,则必然 A=B”;但在运用这一简单的逻辑引出具体的结论时,他们恐怕还是会迟疑,毕竟在表层符号的意义上,狐不是虎,A 不是 B 啊!

那么好,就让我们再引证一个更为直接的故事吧。汉代著作《列女传》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周幽王时,有一天,在王宫的庭院中出现了两条龙。这两条龙在院子里交配,其结果是,龙的精液在这块地上化生为一条“玄蚖”。(“周幽王时……二龙同于王庭……漦流于庭……化为玄蚖。)

这个神秘故事在秦汉时代传布极广,亦见于《左传》、《史记》等书。且撇开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不谈,我们想问的是,什么叫“玄蚖”?《列女传》注者引古书对此作了回答,他说:“玄蚖,蜥蜴象龙。”也就是说:

1. 龙的形像像蜥蜴。

2. 蜥蜴有别名称玄蚖。

根据我对古代词书的研究,这位注者的这两点论断都具有坚实根据。在《方言》、《尔雅》、《说文》等书的“蜥蜴”条中,历代注家都曾指出,蜥蜴有众多变名,其中有一种确实是“玄蚖”。蚖字又作鼋——这就意味着,蜥蜴古名曾与鳖相同。而另一方面,在古代关于龙的大量记载中,往往把龙描写成一种大蜥蜴状的动物。例如汉代著名学者王充曾指出,龙是“马蛇之类”也(《论衡·龙虚》)。案“马蛇”,并非通常所误解的马与蛇的合成词。据《尔雅注疏》,蜥蜴的别名就是马蛇(至今北方农民仍有这样称呼的)。宋人笔记中说,唐宋时江苏茅山有一龙池,池水中有龙。据说者观察,龙形状如大蜥蜴(《戎幕闲谈》)。

据说秦始皇时,岭南端溪有一温姓老太婆,于水边捡到一大卵。带回家中十数天后,卵中孵出一条“守宫”,约一尺长。后生长至二尺,能入水捕鱼。又长至四、五尺,遂入江水远游。数年后游归,已长成一条金灿灿巨龙。老太婆极为高兴,呼之“龙子”。后来秦始皇知道了此事,认为老太婆养龙有功,还派人厚加赏赐(事见《南越志》)。直到今天广东越城县,尚有为这位老太婆和龙子塑的像和建的庙,并有历代帝王的题匾。

这个故事中最可注意的,不是养龙和龙可养。而是龙的形像,被认为像“守宫”。我们知道,守宫正是蜥蜴的别名。至于温老太太称那龙为“龙子”,从语言角度研究,也是很耐人寻味的。蜥蜴在民间俗名称“龙子”(在山中称“山龙子”,岩石中称石龙子”,水生称“泉龙子”)。扬子鳄据《本草纲目》记,也有俗名称“龙子”。而古神话书《山海经》及古字书《广韵》中,均曾记述一种水生猛虎名叫“龙蚑”(龙子),实际上也就是鳄鱼。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从古书中信手拈来的,远不是全部。但由此我们就可以知

道，在古人心目中，龙——蜥蜴——鳄鱼三者之间，实在具有一种极为深刻的关系。

实际上，若从口语角度分析，蜥蜴，在古代语言中也可以称作“蜴蜴”(见《尔雅》、《方言》)，而“蜴”的古音正读作“鳄”。也就是说，若从口语角度分析，蜥蜴与鳄鱼，在上古语言中是同源和同名的。

在汉代石刻艺术中，我们常见到一种奇特的人物形像，长着蜥蜴状的四肢，有时是单人，有时是正在“交尾”的连体之人。考古学家认为，这种人物形像就是古神话中人首龙身的羲娥(即常娥)、女娲(即女娥)以及伏羲和女娥。现在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很正确的阐释。但极为微妙的一点却是，所谓羲娥，从口语角度看，其音正是蜥蜴。伏羲就是大蜥，而女娲、女娥也就是女鳄。换句话说，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几位始祖神、太阳和月亮神，无论从语言角度分析，还是从它们的古艺术形像看，都与蜥蜴神——鳄鱼神，也就是龙神，具有一种非常深刻而重要的关系。

我在《诸神的起源》一书中，曾经指出，女娲——嫦娥——西王母，这三位中国神话中最著名的女神，具有一种统一的关系。在这里，我还可以对这一点提出一个新的重要证据。据《山海经》的描述，西王母是这样一位女神：

“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纹有尾，皆白。”(《大荒西经》)

请注意，这就是说，西王母也是一位白虎之神。

《山海经》中又说：

“西王母其状如人，狗尾，[①]虎齿，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西次之经》)

“有人戴胜，虎齿，有狗尾，穴处，名曰西王母。”(《大荒西经》)

这就是说，西王母有一条像狗那样弯曲上翘的尾巴，有锐利如虎的牙齿，非常善于吼叫，有直耸的头发，头上戴有一块奇怪的“胜”物，是司杀的“厉”神及“五残”。这个形像似乎极为难以理解。

更令人奇怪的是，如果从以上论述看，西王母应该是一位很凶恶的妖神。但事实上，在秦汉传说中，她却又是一位赐人福寿和赐人子孙的高媒之神。例如汉代古书中就有这样的吉祥语：

“西逢王母，慈我九子。

相对欢喜，王孙万户，家蒙福祉。”(《焦氏易林》卷 13)

“王母祝祷，祸不成矣。”(同上，卷 4)

“西见王母，拜请百福。

赐我喜子，乐乐富有。”(同上，卷 9)

---

①此据《庄子释文》引古本。今通行本作“豹尾”，字讹。

既是死神,却又是福寿之神,这看起来似乎很矛盾。但我们回顾一下以上的研究,就会发现,出现这一矛盾是不奇怪的。

关键之点在于,西王母的真相,乃是一位神奇的鳄鱼女神。她有弯曲而长的尾巴,有锐利的虎齿,有坚硬直耸的鬣毛(即所谓蓬发),有善于吼叫("善啸")的习性。至于所说"戴胜",应就是指鳄鱼头部正中那几个仿佛"▽"(古文"辛"字)状的角质物,她居住在洞穴中。由此观之,《山海经》所说的这一西王母形像,实际完全是寓言化、拟人化了的鳄鱼神形相。

而传说中的西王母又是一位白虎神。

这进一步验证了我们上面所说白虎即鳄鱼的判断。前面我们已知鳄鱼是中国古代的社神,即大地之神。据史书记载,中国古宗教中的大地之神——社神,也有一种十分矛盾的性质。一方面,它是司杀厉的死神,而另一方面,它又是主管人间婚配、多子多孙的生殖之神。据记载,每当战争之际,必先誓众于社。战胜归来,则献俘以人血祭于社。

"君以军行,祓社,衅鼓。"(《左传. 定四年》)

"及军归,献于社。"(《周礼·大祝》)

由此看来,社神乃是军事之神、战争之神、杀厉之神。

但每年三月三日春天降临之际,天子要率全族男女欢聚于社。向社神祈祷丰收,祈祷多子多孙。是时也,男女轻歌曼舞,自由结合,"奔(朋)者不禁"。(《周礼·春官》)在这时,社神乃是婚媒神、生殖神和农神。

我想,古代中国的社神——大地之母神,之所以具有这种截然矛盾的宗教文化功能,可能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基础——土地既是人死之所归(列神所在),又是一切生命之所由来(农业、植物、动物与人类)。

西王母是鳄鱼神,而鳄鱼正是古代中国的土地之神,所以她既是"司天之厉及恶残,"[①]又能赐人多子及福祉,其原因也就在此吧。

最后,关于这个问题,还应当指出一点。在汉代的绘画中,西王母常与九尾狐相伴。

由于九尾狐乃是鳄鱼神的语言变型,所以秦汉人以之作为西王母的神灵象征。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狐狸"这种动物,在中国神话与民间传说中,常常会成为一个美女妖精的形象了。

我们已经指出,狐狸与虎狸口语相近,虎狸乃是鳄鱼的远古异名。

鳄鱼女神,正如以上对西王母——涂山女——九尾狐——白狐和白虎的讨论所指明的那样,乃是中国远古信仰中的婚媒之神和生殖之神。所以我以为,狐狸作为女妖而媚人

---

①恶残原作五残。五残之五,古语音与恶同。故我认为当释作"恶"。

的故事，其实是鳄鱼女神作为婚媒和祈子之神这一原始图腾信仰的变型。至于这一故事的较早原型，则隐藏在上面已初步讨论过的一个古代神话中：

据说周幽王时，有褒人之神化为二狐，交配于王庭，其精化为蜥蜴，蜥蜴后来变成一个美女名叫褒姒。褒姒长大后诱惑周幽王，导致西周政荒国弱，最后西周亡了国。

可注意的另一个早期故事，与此颇为相类，这就是著名的美丽妖女"妲己"诱惑商纣王亡国的故事。在《封神演义》中，妲己被解释为千年老狐成精。但我窃以为，鳄鱼古名亦称"单"(即"鼍")，字亦作"鉭"。故妲己可释为"鉭姬"——实际正是一位鳄鱼妖女。

最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美女常称"婵娟"，而据古词书，"婵娟"在口语中通于"蝉蜷"或"蝉联"——"长而柔曲之貌也"(《广雅》注)。实际上，蝉联、婵娟、曼延，都是具有共同语源的连绵词。[1]而曼延，却是鳄鱼、蜥蜴的别名(《尔雅》中释作"长脊兽"，"大兽似狸，长百寻")。美女竟具有鳄鱼之名，似乎不可思议。但《诗经》中形容美女"美发如虿"(虿，蝎子)，"项如蝤蛴"(蝤蛴，是古代蝎子、鳄鱼、蜥蜴等多环节动物的共名)，在语言表层上，这是以丑物喻美。但在深层结构中，却都涵有鳄鱼女神作为婚姻生殖之神的图腾意义。

我们再随手作一些引证。《渊鉴类函》引《名山记》说：

"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

而晋书《博物志》中记有一个与此非常相像的老虎变人，也爱穿紫衣的故事：

"江南有貙人，能化虎。俗云，貙虎化为人，好著紫葛衣。"

我们可以断定，这两个故事实际具有相同的深层结构。狐就是虎。使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古人头脑中会产生这样一种怪想，认为狐、虎变人后都爱穿紫衣，并被称作"阿紫"呢？我这里有一个推测，不知能否成立。案，《淮南子》高诱注：淮南人呼母曰："阿姊"。姊即"姐"之谐音。"姐"在上古语言中，是女祖之称，与今语意义不同。[2]由古代语言的这一深层结构中，我们也许可以猜破古人之所以称狐、虎为"阿紫"的真正涵义，阿紫就是阿姊，即阿祖——这仍是来自以鳄鱼神作为图腾神——社神，而狐、虎又是"鳄鱼神"的语言表层结构的变型。在这一语言变型中，"阿紫，成为"阿祖"——即祖母神的一种语言暗喻。这种暗喻又由于语言谐音变作"阿紫"，遂在传说的附会中，产生出狐狸、虎好穿紫衣、自名阿紫的神话。

在晋书《搜神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鳄鱼女妖故事的又一种类型：

"荥阳人张福，船行野水边，遇雨。夜有一女子，容色甚美，独乘小船，来投福，云：'日

---

①苏东坡《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旧说多误解。婵娟实应指蝉联之义。

②陈梦家先生论此甚详，见 1933 年《燕京学报》。

暮畏虎,不敢夜行。'遂入福船就寝。三更许,雨睛月照,福视妇人,乃是一大鼍,枕臂共卧。福惊起,欲执之,遽走入水。视女所乘小舟,是一枯槎段,长丈余。"(大略,非全文)

同书又记:

"丹阳道士谢非,日暮不及还家,宿山中庙舍中。俗传庙中有鬼神,常于夜出。及二更,有客来庙中,惊扰不得眠,遂起问之:'先来者谁?'答:'是水边穴中老鼍','再来者谁?'答:'是庙北岩坎中老龟。'谢非暗记之。天明,便告居人云:'此庙中无神,但是龟、鼍之辈,徒费酒食祀之。'于是并去伐掘,皆杀之。"(大略,非全文)

鼍,即鳄鱼。在这两则故事中,一记鳄鱼变化成美女。一记鳄鱼变成精怪。在此中,我们已经依稀可以看到后世志怪小说如《聊斋》、《西游记》中许多妖精——美女故事的原型。

由以上讨论可证明,中国最早的精怪故事,实际上多起源于鳄鱼神话。但是为什么鳄鱼的故事,在后世反而鲜为人知?取而代之,以至家喻户晓的,却是大量关于狐狸成精的故事呢?我以为,这一方面有动物学的原因——周秦以后中原地区鳄鱼日益稀见,其存在渐少为人知。另一方面起决定作用的,则是语言学的原因。狐、虎这些名称,在周、秦以后,其深层结构与鳄鱼已完全相分离,使后人很难想到,其在古语言中竟曾与鳄鱼有关系了。

唐宋以后,中国北方已极罕见鳄鱼。因此鳄鱼——狐狸精怪的故事遂发生了意义上的重大变化。《玄中记》:"千岁之狐为淫妇,百岁之狐为美女。""狐五十岁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为神巫。或为丈夫与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惑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

《酉阳杂俎》:"术中有天狐别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于日、月宫,有符有醮,自可洞达阴阳。"

所谓天狐九尾,显然还是取材自上古关于九尾狐的神话,但意义却已不同。它不是鳄鱼神,而是狐狸精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故事的表层意义变了,其深层内涵却仍然可以找到与早期鳄鱼神话相关的连续性。这主要表现在,鳄鱼神是社神、婚配和生殖神。而狐精故事则多与男女之事有关。

晋干宝《搜神记》中,除了记下鳄鱼女怪故事外,也记录了一则狐狸精变美女惑人的故事,是此类神话中现在所见较早的一则:

"后汉建安中,沛国郡陈羡为西海都尉。其部曲王灵孝无故逃去。陈羡察问其妇,妇言不知。羡曰:'是必妖魅将去,当索之。遂帅步骑数十人,领猎犬于城外搜索。果见王灵孝与一女怪共隐于古墓圹中。闻人、犬声,女怪遂遁去。羡使人扶之归。其形颇象狐矣,不复与人相语,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过十余日,乃醒悟。自云:狐始来时,形似美女,自称阿紫招我,乐无比也。道士云:此山魅。"

这个道士所谓“山魅”，也就是屈原《九歌》中的“山鬼”：“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何案：霹雳谐音)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从这一山鬼形象中，一方面似仍可看出其脱胎于鳄鱼女神(体窈窕面带“霹雳”)的痕迹，但另一方面，这一美丽女神，却又似乎就是原始的狐狸女精形象。

宋书《朝野佥载》中，有一则极有趣而重要的民俗学材料：“唐初以来，百姓多事狐狸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白居易《古冢狐》诗云：

“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头变云鬟面变妆，大尾曳作长红裳。徐徐行傍荒村路，日欲暮时人静处。或颠或舞或悲啼，翠眉不举花颜低，忽然一笑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

这首诗所咏，也与唐代把狐狸精看作婚媒之神的古风俗有关。

以上这些史料，都表明唐代的狐狸是被作为主管婚姻、生子之社神，而受到家家供奉的。但是在流传的狐精故事中，狐不仅可化为诱惑男人的美女，也可化身为诱惑女人的美男。如《广异记》中，就记载过唐初的一个妖狐故事：

“唐太宗以美人赐赵国公长孙无忌，有殊宠，忽遇狐媚，狐自封王八，身长八尺余，恒在美人处，美人见于忌，辄持长刀斫刺。太宗闻其事，诏诸术士，前后数四，不能却。”直到唐太宗下令请来有除妖之术的崔参军，崔参军作法术，遍召五岳诸神，察知狐妖来历，才终于把它擒获。原来这个狐妖也是从天宫下降人间的(仿佛西王母的侍者九尾狐一类)。最后崔参军问其罪，以桃木棍责罚五下(据说相当于人间五百)后，将狐逐去。

我认为，这个故事承前启后，在中国文学史中具有一种重要意义。案，王八即鳖。鳖古称玄蚖，是与蜥蜴及鳄鱼同名之物(前已论及)。所以这位狐公自称名叫“王八”，看来并非出于偶然。又唐太宗召崔参军驱邪，此事后来演义到吴承恩的《西游记》中，成为崔参军为唐太宗伏龙怪的故事。至于以桃木杖击狐妖，以及称天狐为天神仆役，则更是秦汉神话中常见之说。

综上所论，在上古语言中，凡穴居之兽均称“狸”——其中既包括狐狸，亦包括鳄鱼。后来鳄鱼消失，“狐狸”遂成为今日狐狸的专称。[①]《山海经》中记：“白民之国……有乘黄，其状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寿三千岁。”

这种名曰“乘黄”而有角的“狐”，显然与后世所谓狐狸，大不相同。《说文》：“狐，妖兽，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后，死则丘首。从犬瓜声。”

可以看出，在东汉语言学家对于狐的这一说解中，已涵有相当神秘的色彩。但可能使

①狐与鳄均穴居而有大尾，这或许是二者具有共名的原因。

人感到惊奇的是,古语言中的存留证据表明,与狸一样,“狐”这个字,在上古口语中,也曾被用作鳄鱼的名称。我们知道,鳄鱼是传说中的水神。据《韩诗外传》:“狐,水神也。”如果不了解“狐”曾是鳄鱼的古名,那么对于旱地所生不习于水的狐,竟是水神这一传说,就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

先秦传说中常记载一件极奇怪之事,谓“挖井得羊”。对这种地下穴居的“羊”,孔子曾称之为“商羊”,称之为“土怪”。在典籍中,“商羊”二字无定形,又记作“蛟羊”(见《博物志》)、“常羊”、“成羊”、“夷羊”等。我谬以为,这些所谓“羊”,其实都是口语中“蜥蜴”一名的变音。因为在古人心目中,这种神羊是“雨工,雷霆(神)一类也”(《灵异传》)。但真正透露了这种神羊秘密的,却是汉纬书《白泽图》:“羊有一角,当项上,龙也。杀之震死。”又《龙鱼河图》:“羊有一角,食之杀人。”

正如白虎、白狐是吉祥瑞兽一样,这种神羊也是祥瑞之兽:“钟律和谐,五声当节,则神羊见”(《瑞应图》),另一本作玉羊。可以断定,这种作为雷电龙神的地下神羊,无疑就是鳄鱼的语言变型。而且由此可以证实,商周青铜器中所常见的那些神羊头饰,确实正是饕餮之怪——即鳄鱼艺术形象的演变。

并非偶然的是,狐在古语言中也有“羊”之称:“山中称成阳者,狐也。”(《渊鉴类函》卷431)所谓成阳,就是口语中“成羊”、“常羊”的转写。狐可称羊,所以九尾狐也被传说为“九尾羊”——“有灵羊九尾”。(《北史》)

另一方面,我们在《太平广记》中可以看到如下一类鳄鱼精怪的故事:

“宋高祖永初中,有人嫁女,未及升车,忽失性出外,殴击人。云已不愿嫁凡人,女巫云有邪魅。乃至江际,击鼓作术咒。至暮,有大白鼍从江中出,乍沉乍浮。巫召鼍至,遂入幔与女辞决。女痛哭,云失其姻好,病遂渐差。”(大略)

我们试将这个鳄鱼作怪引诱女子的故事,与前面那些狐妖魅人的故事相比较,即可看出,二者属于同一类型,实际蕴涵着相同的神话母题。

为什么“狐”字在上古语言中也会与鳄鱼有关?对这个问题,从唐书《本草释名》中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书中说:

“狐,孤也。狐性疑,疑则不可以名类,故其字从孤。”

我们知道,鳄鱼在古代称作“鼍”,字从“单”。鳄鱼之所以称单,乃是因为其习性极为孤单。据动物学家报道,鳄鱼绝不群居,雌雄交配期也不共穴。生子稍大,母鳄即将其逐出洞穴,使之自立门户。所以人们在自然界中所见到的鳄鱼,往往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的。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喜孤独的习性,恰恰也是传说中龙的特征:

“黄龙不众行,不群处,必待风雨而游乎青气之中。”(《瑞应图》)

在汉语中,“孤单”两字往往合组成词。鳄鱼名“单”,所以也可称“孤”,孤就是狐。这是

从语源上今尚可以追溯的狐——鳄关系。

古代帝王称“孤”道“寡”(寡人),甲骨文中,商王自称“余一人”(此称亦见于《尚书》),有人以为这是谦虚,我却以为,根据帝王均以真龙天子自居(以龙为图腾)这一事实看,这种奇特称谓的来源,实在是以鳄鱼自况,是出自对作为图腾的鳄鱼神崇拜之遗风。[①]

如果承认上古语言中,狐狸名确实曾用作鳄鱼——蜥蜴的异名,那么就还可以解开古代动物学中另一个千古不解之谜。

在古代,曾广泛流传关于一种水中妖物的传说。此种妖物,在古书中称作“蜮”(或诅咒之为“鬼蜮”),“鬼单”,但又有别名称“狐”,又称短狐、水狐。《搜神记》说:

“有物处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则身体筋急,头痛发热,剧者至死。江人以术方医之,则得沙石于肉中。诗所谓‘为鬼为蜮,则不可测’也。含俗谓之溪毒。”(卷12)

又记:

“汉永昌郡不违县有禁水,水有毒气,唯十一月、十二月差可渡涉。自正月至十月,不可渡。渡则病,杀人。其气中有恶物,不见其形,其似有声,如有所投击,中木则折,中人则害,土俗号为鬼单。”(同上)

这种名叫“蜮”、“狐”、“鬼单”的怪物,其真象究竟是什么?几千年来,一直是古代动物学中一个不解之谜。

如果追溯一下这种奇特怪物的原型,却似乎来自一个颇为古老的神话。《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官旧仪》说:

“颛顼氏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虎。一居若水,是为罔两、蜮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名讵臾,善惊人小儿。”

这个传说也是极令人不可解的。

人何以能“生而亡去”变成“疫鬼”?虎何以能居江水中?又罔两、蜮鬼以及讵臾,又都是什么怪物?我窃以为,这种传说中的鬼蜮、水狐,或鬼单,其真相都与鳄鱼、水蜥蜴(即蝾螈)一类爬行以及两栖类动物有关。疫鬼,实际就是厉鬼。古史书记颛顼氏以龙为图腾(黑龙)。我在前已论及,厉是鳄鱼古名之一。鳄鱼又名水虎,虎、狐音近,故水虎亦传作水狐。《庄子·徐无鬼》篇,曾指出“龙、罔两”是同类动物。由此可知,所谓罔两,其实也就是鳄鱼。至于“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的“讵臾”,则应就是蜥蜴一名的谐音。蜥蜴中的壁虎类,别名“守宫”,正是“居人宫室区隅”的怪物。至于“蜮”这个名称与鳄鱼名称在古汉语中

①帝王的另一些称呼,如“不穀”、“朕”也都与鳄鱼古名有关。朕在口语中与蜃同,蜃即蛟龙。“不穀”是蜥蜴的异名之一。

的关系,我在这里限于篇幅不想作过深的论述。我只想指出,以古音考之,鳄、蜮二词古音相近可通用。

蜮别名又称作"鬼单"。前已指出,单也曾是鳄鱼的古名。

作为以上所论的实证,我们看如下一则材料:

"梁周兴嗣常食鼍肉。后为鼍所喷,便为恶疮。此物灵强,不可食也。"(《渊鉴类涵》引唐《本草》)

这是古文献中关于鳄鱼射液喷人的一则纪实材料。据动物学家报道,鳄鱼肺容量极大,能自水中吸水以鼻喷射水柱、水气、水沫。其实这种水沫,就是古传说中极为有名的"蜃气"。又鳄类所喷物中可混入其腺体的毒性分泌物,那是的确可以使人致染而致病的。

这里还须指出,大量古代语言材料表明,秦汉以前时代,动物分类和命名还远没有那么严密。事实上,爬行纲的鳄鱼、蜥蜴,两栖纲的蝾螈(即大蚼)以及某些蛙黾,在古代人眼中却均曾被视作同类。所以除鳄鱼外,一些有毒的蝾螈、毒蜥以至水蝎等动物,只要具有这种以液性分泌物喷射攻击敌害,从而致人以病的本领,那么它们也就都可以与鳄鱼一样,被看作"含沙射影"的"鬼蜮"。例如:

郭璞《大荒南经》注记:"蜮,短狐也。似鳖。含沙射人,中之则病死。"

《楚辞·大招》:"魂乎无南,蜮伤躬只。"王逸注:"蜮,短狐也。"洪兴祖补注引孙真人:"江东江南有虫名短狐。淡毒,亦名射工。其虫无目而利耳,能听。在山泉水溪中,闻人声,以口中毒射人。"

《博物志·异虫》:"江南山溪水中射虫,甲类也。长一、二寸。口中有弩形,气射人影,随所著处发疮,不治则杀人。"

《古小说钩沉》辑《玄中记》:"蜮长三、四寸。蟾蜍、鸑鷟鸳鸯悉食之。水狐者,视其形虫也。其气乃鬼也。长三四寸,其色黑,广寸许。背上有甲,厚三分许。其头有物,向前如解状,见人则气射人。去二、三步即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

上述记载中所说的蜮,就不一定是鳄鱼,而是水蝎、蝾螈等动物。据动物学家研究,这些动物的毒性分泌物,有些属于神经毒型。人中毒后可引起幻听、幻觉。古语言中,所谓"迷惑"语源实际就来自迷"蜮"。

又如《太平广记》(卷478)记"南海毒虫":

"南海有毒虫者,若大蜥蜴,眸子尤精。土人呼为十二时虫。一日一夜,随十二时变其色,乍赤乍黄,亦呼为离头虫。传云,伤人立死。其潜噬人,急走于潘离之上,望其死者亲族之哭。"

这种所谓离头虫,一种是指变色蜥蜴——俗称变色龙(由此亦可看出蜥蜴与龙的关系)。可笑的是,记事者昧于"离"字本义,而虚构出这种"急走藩离之上,望死者亲族哭"的

荒谬传说来。但值得注意的是,变色龙又称“辟疫”——这也就是霹雳的谐音。

最后还应当指出,在古人所说的鬼蜮中,可能还包括某些毒蛇。特别是分布于我国华南地区的眼镜蛇(Najanaja)。据动物学家说,眼镜蛇具有一种特殊的功能:能够在数米之外瞄准人畜,而以口中毒液如利箭一般喷射人畜。其液极毒,中毒必死。眼镜蛇古称蝰蛇或大蝰,鳄鱼古代有别名称鬼,又称“虺”,亦称“蝰”。在这一意义上,眼镜蛇与鳄鱼也曾归于同类。

最后,在结束本章关于鳄鱼——狐狸种种变形的讨论之前,我想不妨再指出以下三点:

1·中国古代传说中那些善变化富魅力的女妖——如龙精、虎精、蝎精以至螺蚌精的故事,与狐狸精怪故事一样,其原始形态也多与远古鳄鱼女神有关。

2. 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中曾注意到“葫芦”与远古中国文化的关系。但实际上,葫芦一词,口语中与狐狸、狐黎应属于自同一语根所孳生的一系语族。狐字从瓜(《说文》),而瓜古音读胡(即“瓳”)。狸字古代典籍中亦可写作“卢”,所以狐狸其实就是葫芦,二者一指动物,一指植物,语言来源却相同。若问为什么这两个貌似毫无关连的名称,会有共同的语源?我以为这绝非出于偶然。案鳄鱼、蜥蜴别名“曼延”,曼延一词,又可写作蝘蜓、曼延。鳄鱼体尾修长,所以名叫“曼延”。推而广之,凡修长连绵之物,汉语中即皆可称作“蔓延”(由此又孳乳出“连绵”、连蜷”、“绵延”等词)。鳄鱼名“呼雷”、“忽律”、“狐狸”。故在口语中长物,亦均可有此称。瓜类与葫芦,在植物中也均是长藤蔓延之物,所以一名“瓳”,一名“葫芦”。语变又称“挂落(lāo)”、“拉带”、“瓜葛”。与此可相参证的,是鳄鱼、蜥蜴又有古名“委蛇”,音变又作“肥遗”、“逶迤”、囬娜”等,均有长而委曲之意。

3. 据记载,白虎,又名“驺虞”,又名“酋耳”(耳古音读聂)。前面说过,白狐亦即九尾狐。所谓“驺虞”、“酋耳”,其实都是“九尾”(尾古音读夷)一词的谐音和转音。汉《纬书》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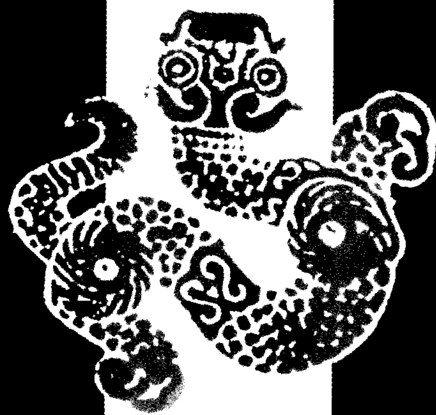
“天下太平,则驺虞见,驺虞,仁兽也。状如白虎而黑文。其尾三倍。”(《中兴征祥》)

“酋耳似虎,绝大。不食生物,见虎豹即杀之,太平则至。郭璞云:即驺虞也。”(《渊鉴类涵》卷 429 引《瑞应图》)

据上述记录,白虎是一种有黑文而尾特长,“体绝大”的动物,性凶猛,“见虎豹则杀之”——这正是鳄鱼。那么,所谓驺虞、酋耳又从何得音呢?以音类求之,驺虞变音极多,威遗、委蛇、肥遗均与之有关。不仅如此,犹豫、踌躕,我窃以为,所谓驺虞、酋耳,其实万变不离其宗,也还是“蜥蜴”一名的转语。实际上,这二词也与“蜥蜴”有关。蜥蜴、鳄鱼蜿蜒而行,体态柔曲,引伸开来,心理上动摇不定就称作犹豫、踌躕。但这一解释,有人会同意,也有人可能不会同意,姑存于此,聊备一说吧。

第三编

古艺术和古动物学观念中的龙



第一章　古艺术及古词书中的龙与鳄鱼

造型艺术是记录文化的一种重要象征手段,也是一种视觉语言。在这里,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和器物纹饰中的神龙图象,从古代神龙艺术形像演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对古代所谓神龙的真相究竟是什么,获得进一步的印象。

我们将龙的古代艺术形像,分作四组进行研究。每一组代表一个历史时期。即:

一、原始时期;

二、商周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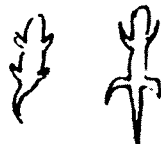
三、两汉——隋唐时期;

四、宋元明清时期。

一、原始时期"龙"的艺术形像

目前所知最早的龙造型,是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区墓中,发现的一对蚌壳龙虎。龙形与虎形相似,但无角、长身、曲尾有鳞——实际正是鳄鱼的抽象图形。这条龙被称为"华夏第一龙"。(新华社 1987 年 12 月 10 日)另一种是最近发现于辽宁丹东地区后洼遗址的陶龙(见图 3.1-1)。据报道,时代距今约为 6000 年[①]。另有两种 1971 年发现于内蒙和辽宁,均属于红山文化类型,距今约 5000 年。据报道,此型玉龙有两种类型。一型玉龙为圆柱体,作"C"形卷曲状,光素无纹,只中部穿一孔。龙首长物,双鼻孔,细长目,颈上有扬起的长鬣,无耳、无角(见图 3.1-2a)。另一种玉龙形态像猪首,无足,龙体弯曲(见图 3.1-2b)。这两种龙形像均带有明显的原始性。(按:红山文化的内涵及时代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接近。)此外,在中原地区曾发现属于二里头文化的两块龙纹陶器残片,时代距今约 4000 年。根据发掘简报称:"龙纹共有两条,一条线条纤细流畅,已残缺,周身起麟纹,巨眼,有利爪。一条线条粗壮,也已残缺,一头两身,头朝下,眼珠外凸,在龙的头部附近饰有云雷纹,在龙的身体上面有一只小兔,仰卧,四足朝上。在浅刻的线条内部涂有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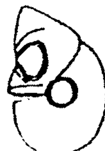
①见《人民日报》1987 年 5 月 18 日"丹东后洼遗址掘出六千年前艺术石雕陶塑"的报道。

中华第一龙(河南濮阳出土蚌塑鳄鱼龙)仰韶文化蜥蜴像与龟形龙

1.庙底沟细泥黑陶残片上捏塑蜥蜴像
2.庙底沟夹砂粗红陶器表捏塑蜥蜴像
3.蜥蜴龙(河南汝州洪山庙出土仰韶陶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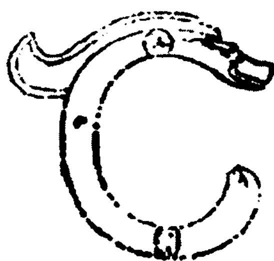




仰韶文化　马家窑文化　红山文化　龙山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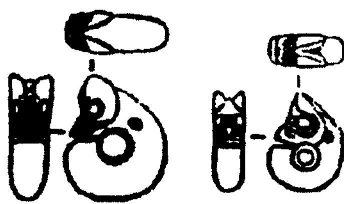
图 3. 1—1 后洼文化"雕龙"

砂,眼眶内并涂有翠绿色,雕刻精工,形象瑰丽,富有神秘的色彩,是一件很好的艺术品。"

1958 年陕西省宝鸡北首岭出土的一件半坡型细颈瓶上,绘有一幅彩陶画,当时报告者称之为"鱼鸟纹"。范冬青认为该图纹实际也是一种"螭龙纹",①其说可从。在一块属于仰韶文化庙底沟型的彩陶片上,绘有一只明显的蜥蜴或鳄类的后肢形像(见图 3.1—3a)。另外,在出土于甘肃武山西坪的一件红色彩陶瓶上,可以看到一条完整的人首蜥蜴类动物(见图 3.1—3b)。这幅图画具有极为明显的神秘意义,同时也把龙与蜥蜴形像意味深长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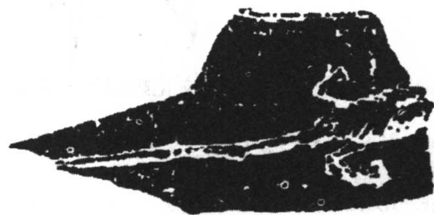
b



c

图 3.1—2

①见《上海博物馆集刊》1982 年号,第 197 页。



壁虎纹塑像残片
(1956 年河南三门峡市庙底沟出土)
庙底沟型仰韶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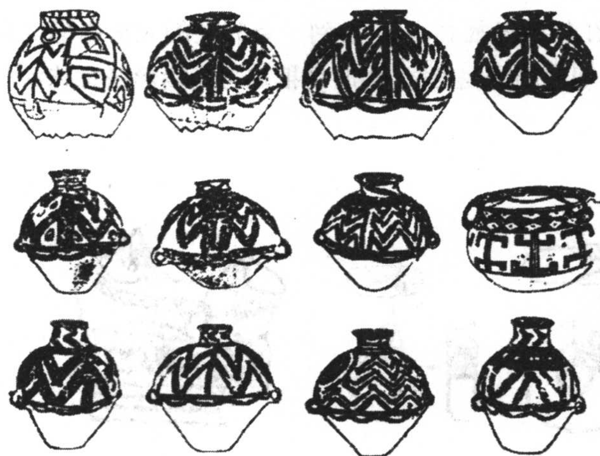


甘肃武山西坪出土

图 3.1–3

地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西北内陆的青海辛店文化、甘肃马厂文化的彩陶纹中(见图 3.1–4a),也发现了一些令人印象极深刻的与龙有关的神秘造型。如青海辛店文化的一件彩陶壶上,绘有似乎是两头(龙)蛇与两太阳的图相(见图 3.1–4b)。如果这一图相的上述涵义可以



a.马厂文化彩陶饰中蜥蜴纹的变型



b.青海辛店文化彩陶壶,
两头蛇龙与太阳
(似乎是后世太乙阴阳图的前身)

图 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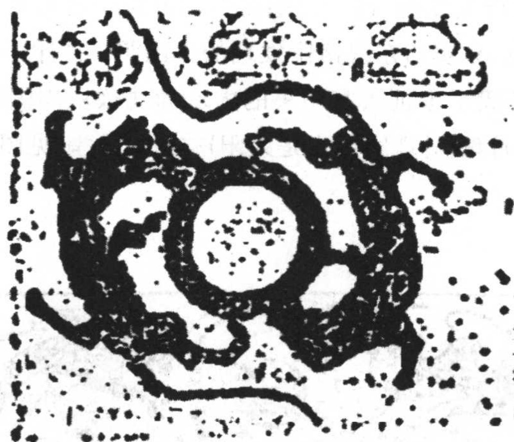
确认，那么我们就将会惊讶地发现，这一母题在中国古代的艺术中乃是一种极为著名和常见的神圣形像。这一点，只要与东汉洛阳发现的太乙阴阳图(图中有象征阴阳即日、月的两条雌雄巨龙，交体环簇于象征天宫中央的太乙即北极星周围)相对照，就十分清楚了。此外，著名的二龙戏丹珠(丹珠实际也是太阳)的图案原型(见图 3.1—6)，也可能与此有关。



图 3.1—5

应当注意的是，中国西部文化的彩陶纹饰，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类与太阳星辰有关，往往是天文图案的花纹变型。还有一种极为多见的带状、或螺旋状纹饰，实际上似乎就是龙蛇鳞甲的花纹变型和象征图案。此类图案在西部原始彩陶艺术中发现的频率极高，以至相当多数的彩陶装饰花纹，都可以断言脱胎于这一母题。与之可以类比的，则还有中国东部和南部地区的河姆渡、良渚文化及瓯粤文化中的仿龙蛇鱼类鳞甲花纹（见图 3.1—7)。但这种类型的花纹，在中国原始时代东北部的龙型图案中，出现频率却似乎不那么高。

与上述彩陶图纹形成一种历史联系的，是起源于中国西部地区的周文化和与这一文化有深刻渊源的吴文化。这两大文化，正是被称作“文”或“文明”并且与“纹身雕面以象蛟



a.汉墓石刻二龙戏珠的早期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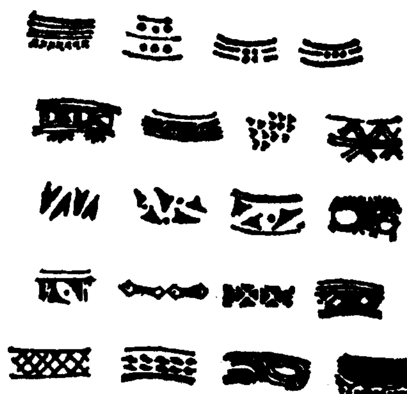


b.二龙戏珠(日)图(明万历填漆戗金云龙红漆小箱图案展示图)

图 3.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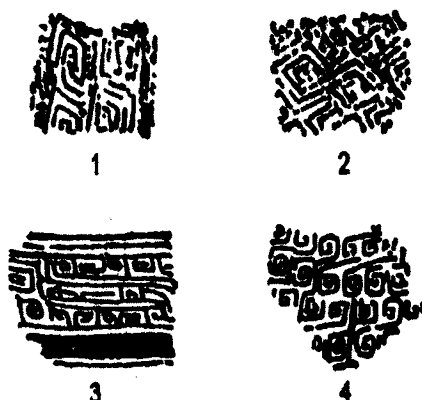
江苏澄湖早期良渚文化的彩陶纹(注意图中蛇龙纹)



良渚文化黑陶上的各种几何形(1960 年江苏吴江梅堰出土,《考古》1963/6)



良渚文化用漆彩绘的波形纹陶尊
高 9 厘米、口径 6 厘米 (1960 年江苏吴江梅堰出土,《考古》1963/6



上　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回纹、云纹
1.广东中部地区出土　2.广东东部地区出土

下　商代陶器上的回纹、云纹
3. 河南安阳出土　4.郑州二里冈出土

图 3.1—7

龙”这一古老习俗有深刻关系的文化。由上述彩陶花纹的龙蛇纹母题看来,这一点就显非出于偶然。

总的来看,到目前为止,属于原始时期的“龙”艺术造型,发现尚不多,形态也不完整。就上述几件艺术品来说,考古学者之所以判断它们为龙,主要也只是根据它们的长而卷曲的蛇形身躯。但实际上这些形像究竟是否都可确认为原始人眼中及心目中的“龙”,还



图 3.1—8

只是某些鱼、蛇或其他动物形像的变型,尚是可以保留疑问的。

在以上几种原始时代的“龙”形像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红山文化那种猪、蛇合一(即具有猪首和鬣饰之卷曲的蛇躯)的龙形像。这不仅因为此种龙的形像,继续出现在商周玉龙的形像中(见图 3.1—9),而且因为这种独特形像,不类同于自然中真实存在的任一种动物,从而表明它可能的确具有一种神圣性,是根据传说或神话而人为地塑造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判断这种形像为“龙”应最为可信。至于这种形像的涵义,我们在本书前文中已作过详细讨论。

统观原始时期龙的造型形像,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印象:

原始时期所谓“龙”,尚远非是一种最后定型化的被崇拜物。在它的意象中,正如我们



图 3.1—9

在前面分析原始汉语中“龙”这个称谓指号时所已指出的那样，它最初乃是一系列形态、生态、种类颇不确定的生物的集合名称——有时似乎是猪，有时似乎是蛇，有时似乎是蜥蜴和鳄类。

应当指出的一个古语音事实是，龙、鳄的古音与鱼的古音也是相近的。也就是说，在语言中，龙与鱼这两个指号也具有共同语源。那么从音源同则义相通这一规律来说，我们就很有理由可以假定，如果鳄这个指号在语言中曾被解释为一种大型鱼类，那么龙在上古语言中，很可能也曾更经常地承担有这样一种涵义。由此我们不能不想到属于仰韶文化西安半坡类型的陶罐中所出现的那种奇特的鱼珥人物形像(见图 3．1—10)。早已有人指出，这种图相可能具有神秘性的巫术意义，是一种图腾象征，也可能是一种表现为视觉语言的神秘符咒。那么，在考虑到上古语言中鱼——龙语源相同、音义均尚未分离的这一情况，我们似乎也有相当的理由把这一著名的图案与对龙的崇拜联系起来。



青海辛店文化彩陶·龙状回纹

图 3.1—10

二、商周时期龙的艺术形像

在商代的青铜器、玉器等工艺品上,已出现十分成熟的典型龙纹图案。

(一)我们首先研究玉器

1. 商周时期玉雕龙纹的造型与纹饰

根据尤仁德先生的研究,商代玉器龙纹类型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①]

早期龙纹的文物中,有一种猪首龙形咁。体作卷曲圆柱形,首尾相近。额头隆起,圆弧形耳。浮雕圆眼。闭口,阴线刻双唇。下颌稍前伸。尾端呈圆弧状。身躯光素无纹,琢磨不平匀,中孔不规圆。

此外,也有造型与上器大同,呈扁圆柱体。研磨不平匀,孔不规圆。以阴线刻圆眼和尾端平直与上器相区别。或呈圆柱体。以体大、厚重及眼廓、唇部刻线增多与之小异。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猪首龙形咁,与红山文化猪龙形制颇为相近。

从造型看,这种玉龙咁形制厚实古朴,刀法简拙粗犷,这也是早期玉龙的主要艺术特征。

此外还有一种龙形珮。其中有形状可以屈伸的娟牵小虫。叶形大耳,当是第一类龙纹圆弧形耳的演进。阴线刻斜方眼。张口,上唇略翘,下唇平直。身有阴线刻鳞纹。尾端较尖锐。有的身有阴线刻折皱形鳞纹与ᗰ形、⌂形纹。后二者殆即晚商至西周玉雕及青铜器中习见之重环纹的初形。

尤仁德指出:

"考甲骨文龙字有作ㄟ者(《甲骨文录》六二八),体似孑孓形。其耳、口的造型及鳞纹可与上述三件龙纹玉珮相互印证。

我们已经指出,龙是鳄、蜥蜴及鱼、蛇等鳞虫的化身,所以玉龙刻有鳞纹。

从以上龙形咁、珮的形态看,早期玉龙均有耳无角。这一点是极可注意的一个重要特征。

除上述外,总的来看,早期龙纹造型的特点是:

(a)多呈圆柱或扁圆柱、或片状体。琢磨不规则,雕刻淳厚简朴。

(b)呈圆孤形或叶形耳。无角。浮雕圆眼,或阴线刻方眼或椭圆眼,均无眼眶。

(c)尾端平直或尖锐。无足。

---

①本节叙述主要根据尤仁德《商代玉雕龙纹的造型与纹饰研究》,谨致谢意。

(d)素身，或身有阴线刻⊻形纹、⌂形纹、鳞纹、云纹，图案简单。”

商代中期的龙形咁形制多取片状，卷曲体，首尾相近。短耳。浮雕圆眼。口不张，阴线刻双唇。下颌前伸。保持了早期龙纹的基本造型风格。身有阴线刻双钩云纹，图案疏落，刀法刚直简劲。背呈屋脊形，并饰阴线刻短斜线形鳞纹。尾端较平直。

龙形珮形态初期亦有所相同。器体厚重。龙形首尾相接，身有阴线刻双钩“堆挤”阳线去纹。但图案已见丰繁，开晚期龙纹纹饰技艺之先声。背为凸弧形，并阴线刻套叠斜方格纹。此种纹样，晚期玉龙亦有因袭。刀锋遒劲粗放，仍有早期雕技的遗风。

龙身刻饰云纹，是商代各时期玉龙的共性。或因龙属水物，而云可致雨，故将二者结合于一体。《春秋元命苞》：“龙之言萌也，阴中之阳，故言龙举而云兴。”《说文解字·玉部》：“珑，祷旱玉也，为龙文(纹)。从玉从龙龙亦声。”由此可知，玉龙刻饰云纹，应与古代祈雨的祭典有关。

龙身刻套叠斜方格纹，是中、晚期纹饰的特点之一。

在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代中期玉龙中也有一种呈“猪首龙”形态，显示与原始时期红山文化玉猪龙形态具有一致性。这种玉猪龙，在殷墟遗址[①]及妇好墓随葬器中均有发现。

此外，还有一型龙纹珮，体型与上器相近，有叶形耳。阴线刻圆眼，菱形眼眶。张口，上唇翘，下唇外卷。眼与唇的造型变化，开晚期龙纹之风气。身饰阴线刻鳞纹与双钩云纹。尾端尖锐。

另有一型龙纹珮和龙纹璧上出现了蘑菇形龙角。这是晚期龙角造型的先导。并可与甲骨文龙写作“⋃”、金文中龙字作“ʊ”的龙角形制为互证。

尤仁德归纳中期龙纹造型与纹饰的特征为：

(a)有叶形耳者，无角。有短角者，无耳。始有蘑菇形角。

(b)浮雕圆眼，或阴线刻圆眼、方眼，初见菱形眼眶。

(c)闭口者以阴线刻唇纹，下颌前伸。张口者上唇翘，下唇外卷。尾多尖锐。无足。

(d)身多有阴线刻云纹、鳞纹、套叠斜方格纹，纹样稍显繁复。增加了以阴线刻双钩“堆挤”阳线纹的技法。

商晚期玉龙，形像比中晚期显得复杂、丰富。在属于分为四期的殷墟文化第二期(武丁时期)的妇好墓中，出现了两种形制与上述不同的龙。一种具有明显的鳄类特征，另一种则显然是鳄形像的变型，即前后足被简括为只有一足，从而出现了独足龙的形像。器为片状咁。

---

① 《考古学报》1979年1期，图版十八。原报道作玉猪，殊误。

案龙作一足者,考古界习称为"夔龙"。按《国语·鲁语》:"木石之怪,夔罔两。"《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名夔。"《说文解字·夊部》:"夔,神魅也,如龙一足。"

晚期商玉器中,有一种龙纹珮,浮雕正面盘龙,首尾相近。面如饕餮。阴线刻圆眼,菱形眼眶。牙伸唇外。造型与晚商父戊酉盘所饰龙纹(《商周彝器通考》第113页)相类。身有阳线雕及阴线刻脊骨纹。一足,阴线刻分四爪。鱼形枝尾。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妇好墓中出土了多种类型的玉龙,其中还有一型鳄龙呈圆雕卧姿,螺旋盘卷形。蘑菇形角。阴线刻短线形眉。浮雕圆眼,阴线刻菱形眼眶。唇平,张口露齿。身有阴线刻双钩"堆挤"阳线套叠斜方格纹。背呈脊齿形。双短前足,各以阴线刻分四爪。尾长且肥壮,由内向外旋卷,增强了器物的立体感和生动感,表现特有的造型美。全器以造型雄浑庄重、雕琢精劲华茂取胜。

考出土的晚商铜钺,其经纬亦作套叠斜方格纹,恰与玉龙的纹饰相契合。商晚期玉龙造型中,除一足夔龙形像多见外,前后有足的玉龙也出土了数器。

考甘肃武山西坪出土的彩陶瓶上,绘有二足蜥蜴(或鳄)(《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第14页);辽宁喀左北洞村出土的晚商铜罍(《考古》1974年第6期图版一),其盖钮为圆锥二足立龙,二者与这一型玉龙形制相似。

值得注意的是,在商代玉雕器中,还有一种玉珮(故宫博物院藏),被表现为食人形像。其纹饰形作一四足鳄状长尾龙,缠绕围抱一个人搏食之状。这一形像,与商周青铜器中的食人龙形纹饰,可以互为对证。

尤仁德概括,晚期龙纹的造型与纹饰的特征为:

(a)短而粗壮的蘑菇形角,或兼有小叶形耳。

(b)阴线刻或阴线刻双钩"堆挤"阳线圆眼,菱形眼眶,或阴线刻双钩方眼。或有眉。多张口,有牙。上唇翘或向上卷叠,下唇平直。

(c)一足,或二足,阴线刻分四爪。背呈脊齿形。尾多尖锐。

(d)身有阴线刻双钩,或阳线雕,或阴线刻双钩"堆挤"阳线⌂形纹、云纹、套叠斜方格纹。

综观上述,从造型和纹饰两项内容来看,由简单趋向繁复,由质朴变向华美,是商代玉雕龙纹演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不同时期,造型和纹饰各有特征(见图3.1—11)。

2. 两周玉龙的造型与纹饰

两周玉雕龙纹分西周、春秋、战国这三期。

(1)西周时期

西周早期玉龙的造型、纹饰多不失晚商格调,其原因当从两代历史关系及西周玉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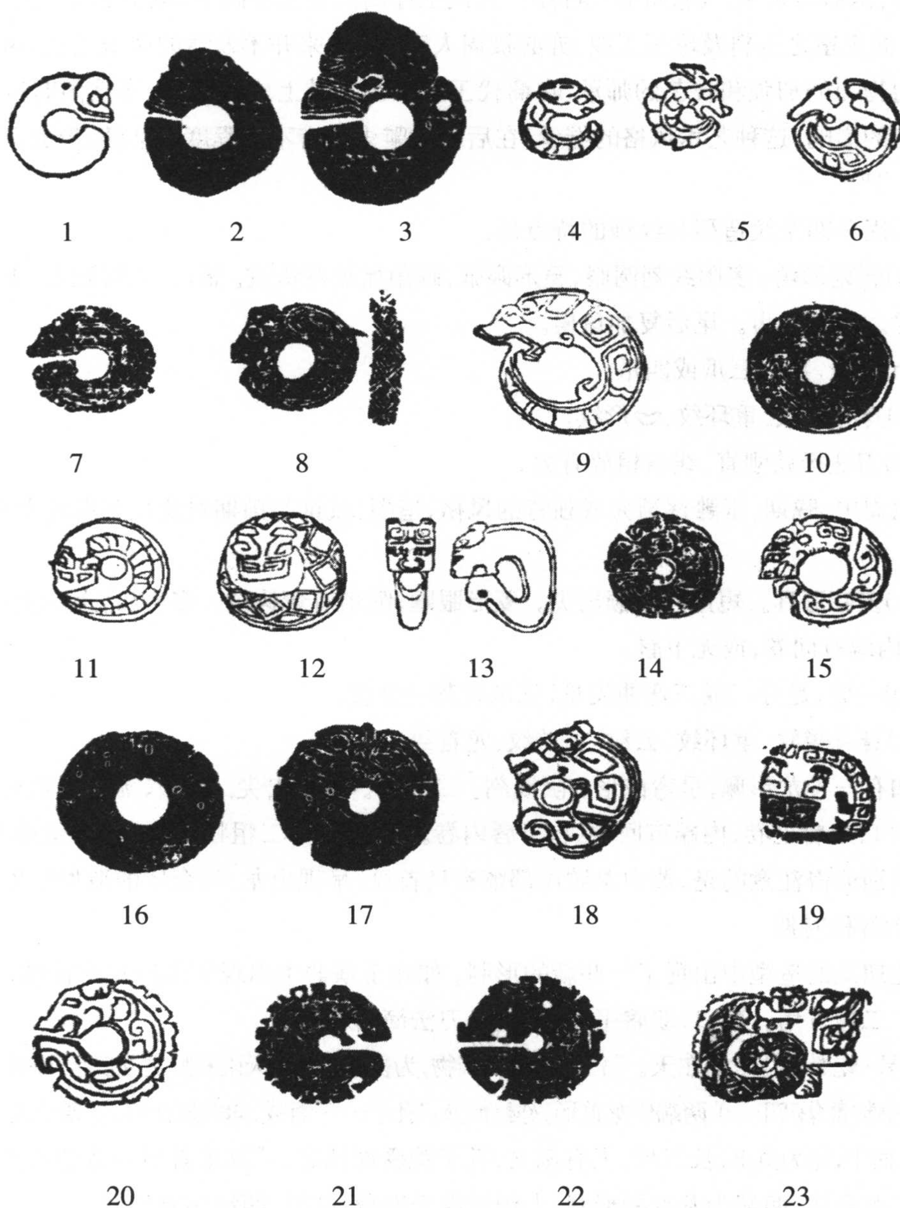


图 3.1—11 商代的玉龙

(据尤仁德原图)

工艺的发展背景中探求。

“周是古老的姬姓部落，曾与商朝共存，并屡有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商武乙时，周国君季历与商贵族通婚，并学习其文化。商王曾赏赠他土地、玉器。武王伐纣灭商时，夺得其

青铜器、玉器等财宝。《逸周书·世俘》:‘凡武王俘商旧宝玉万四千,珮玉亿有八万。’其量可观。商王室之玉料及琢玉工奴,亦必被周人夺获。本来并不发达的周玉工艺,由此得到了人力物力的加强和技艺的师承,在商代玉雕工艺基础上成长起来,当然同时接受了商玉工艺的影响。这种艺术风格的继承,在后世玉雕史上有不同程度的延续,形成了规律与传统。”①

西周早期龙纹造型与纹饰的特点是:

(a)蘑菇形角。多阴线刻圆眼,菱形眼眶,眶角始见弯钩纹。张口,上唇翘卷,下唇平垂或回卷。背出脊齿。尾后复加鱼尾。

(b)一肢,足分三爪或四爪。

(c)身有云纹、重环纹、⌣形纹。

(d)刀法挺劲刚直,线条粗放有力。

西周中、晚期,玉雕逐渐完成独特的风格,造型、纹饰与前期对比呈现有较大差异。特征是:

(a)多叶形耳。短角。前额出尖。菱形眼眶,眶角有弯钩纹。多张口,上唇上卷,下唇外卷,内端有回卷,或无下唇。

(b)一肢,足分二或三弯曲尖爪,三爪者其一分枝。

(c)身有鳞纹、重环纹、云纹、鸟首纹、龙首纹。

如有一种龙形珮,呈弯曲形。阴线刻。二短角。前额出尖。圆眼,菱形眼眶有二变钩纹。闭口,上唇上卷,内端有回卷纹,下唇内卷。一肢,足分二粗壮对勾尖爪。尾曲卷回叠。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器中龙纹尾部雕有鸟首纹,呈现出龙、鸟合体的造型形象。

(2)春秋时期

此期龙的造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制。如在玉璜器中出现了多种双龙首璜。两端为龙首。二短方角。张口,双唇平直。造型、刀法简洁质朴。

《易·乾卦》:“飞龙在天。”古代以龙属天物,为祈雨之神。天雨彩虹之“虹”字,甲骨文作⌒(《殷墟书契菁华》四·一),两端作龙首形。《搜神记》:“孔子……斋戒,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赤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双龙首璜的造型是不为无因的。二龙合体,两端为龙首的形制,大约发端于春秋,战国、两汉多有因袭。

咁器中出现了一种双龙型咁器,用偏刀双勾阴线刻。四龙首两两相反相连。造型同上二器。器体较薄,条线繁密,当为春秋晚期物。此咁与蔡侯墓出土纹玉饰(《寿县蔡侯墓出土遗物》图版一〇六)之龙纹全同。

①尤仁德:《两周玉雕龙纹的造型与纹饰研究》。

在龙身的鳞纹中,出现了新类型的云纹、丝束纹、回卷旋纹等。

在玉珮器中,出现一种独特的六龙人形珮。阴线刻。六龙首与男立人像相合。头顶至耳饰二龙,二龙为臂手,二龙为足。龙首有短角。椭圆或圆眼。张口,唇直或翘。刀法宽博舒朗,当为春秋晚期物。

龙人合体的造型优美,且有涵义。我国古代有司雨神——雨师。《周礼·春官》:"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楚辞·天问》:"蓱号起雨。"王逸注:"蓱,蓱翳,雨师名也。"《韩非子·十过》:"师旷曰:'黄帝合鬼神于太山之上,风伯进扫,雨师洒道。'"《抱朴子》:"山中辰日称雨师者,龙也。"龙能导雨,故操龙者被尊为雨师。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内棺右侧板左边方格中,彩漆绘雨师二,作立姿男像,头至肓与双足各备二龙,与此玉雕雨师可为互证。

传此器出土于河南省某地靠近黄河堤岸处。据尤仁德推测可能供祈雨所用。"它是我国早期玉雕雨师之罕世珍品。"

总的来看,春秋玉雕龙纹的造型与纹饰特点为:

(a)器体多较厚重。多作二龙合体,或二、四龙首,或与人形共体。

(b)叶形耳。一或二短角。前额出尖。多椭圆眼。张口,上唇翘卷,下唇内卷,唇内端有回卷纹。

(c)身有深浮雕或阴线刻云纹,龙首纹,始见丝束纹、谷纹,肘毛。

(d)刀法已见环曲婉转。

(3)战国时期

战国玉雕龙纹的造型与纹饰常见特征是:

(a)翘卷角,或尖长或分枝。尖状小耳。圆形、椭圆或橄榄形眼,或无眼。多张口,上唇翘卷,下唇内卷,内端有回卷纹。

(b)体形长曲或转折,或有翼,或与凤、蟠螭、饕餮合体。一肢或二肢,足分二尖曲爪。晚期为走兽形,四肢,足拳曲,分二爪。尾长尖曲卷。

(c)浅浮雕或阴线刻谷纹、云纹、鳞纹、丝束纹、毛羽纹、网纹,细密繁缛。

(d)刀法纤柔环曲,线条委婉流畅,边棱犀利,研磨光润。

在龙纹饰中出现谷纹,比春秋时期更为普遍。如有一种龙形珮,龙体屈曲盘绕。浅浮雕与阴线刻。长翘角。椭圆眼。张口,上唇长翘卷,下唇内卷,内端有回卷纹。一肢,足分二尖曲爪。尾分三枝,身有排列规则的谷纹。口缘饰丝束纹。角、背、肘、尾皆刻细毛。此龙体态矫健,气势宏壮,是战国常见的一种造型,与中山王譽墓出土龙形珮(《文物》1979年第1期图版七)风格一致。

尤仁德认为,战国玉龙饰谷纹者之所以极为普遍,当与古代天文星象有关。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上,绘有二十八宿全名,证明我国星象二十八宿说,至晚完备于战国中叶。

《汉旧仪》:“龙星左角为天田,右角为天庭。天田为司马,教人种百谷为稷。”按“龙星”即东宫苍龙七宿之统称。玉龙身雕谷纹,是古人以为龙星主谷,在龙身上寄托风调雨顺、粮谷丰登的祝愿之意。

此说深刻可信。

此外,我国玉器中还出现了一些形制颇复杂的龙纹形。如有一种双龙螭珮。形似倒置的战国纽钟之纽,镂雕并阴线刻。二龙相背相连,交错四螭。龙有长直翘耳,饰细毛。椭圆眼。闭口,上唇翘卷。一足,足分二尖曲爪。身刻双勾云纹及鳞纹、丝束纹。卷曲尖尾。螭有尖耳。四足,足分二尖曲爪。身刻鳞纹、丝束纹。此珮玉质光泽晶莹,造型均匀对称,玲珑剔透,纹饰繁满细密,边棱犀利,雕琢精湛工美,是同类玉珮之至精者。传安徽寿县出土,殆楚国物。

《汉书·司马相如传》:“蛟龙赤螭。”注“文颖曰:‘螭为龙子。’张揖曰:‘赤螭,雌龙也。’”《说文解字·虫部》:“螭,若龙而黄。”是古代以螭为龙属,故珮作龙螭合体。如依张说,现成龙螭交织状,意为雄雌交尾。

玉雕蟠螭纹初见于战国。

又如双龙双凤合形珮。器中二翼龙合身拱起呈桥曲形,附雕以咮相连的二立凤。龙有尖翘卷角。橄榄形眼。闭口,上唇尖翘。一足,足分二尖曲爪。尾尖曲分枝。身刻简化鳞纹,翅有细羽纹。雕镂细腻精绝。

《淮南子·览冥训》:“乘雷车,服应龙。”《广雅·释鱼》:“有翼曰应龙。”玉雕翼龙始见于战国,两汉亦有仿效。

在我国,以龙凤为题材的艺术作品不胜枚举,龙凤合体玉雕是其中一类,这类玉雕于商及西周只偶有所见。

这有一种龙凤饕餮珮。

镂雕与阴线细刻。龙凤两两相连,中间夹一饕餮。龙有尖翘耳。橄榄形眼。闭口,上唇翘卷。尾卷曲连至饕餮前额。风格繁细工丽,与上器相类,与中山王譽墓出土棺椁浮雕石版上双龙双饕餮的纹样亦相近。

通过对两周玉龙造型、纹饰发展演变的研究,可以得到如下的结论: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玉龙的艺术风格,均与前代有明显的承袭关系(见图 3. 1~12)。其演变的趋势是由苍朴凝滞而繁华美巧。战国的作品更加富丽多姿,腾光跃彩,显示了我国玉雕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战国晚期玉龙的体式,为两汉以下历代玉雕龙纹的造型规定了基调。

此外,香港中文大学杨建芳先生研究战国玉龙珮造型,认为其中可分为两大类。[①]第一类型多呈有足动物形像。龙身由短肥及稍为弯曲,逐渐演变为瘦长及显著弯

---

①见杨建芳《战国玉龙珮分期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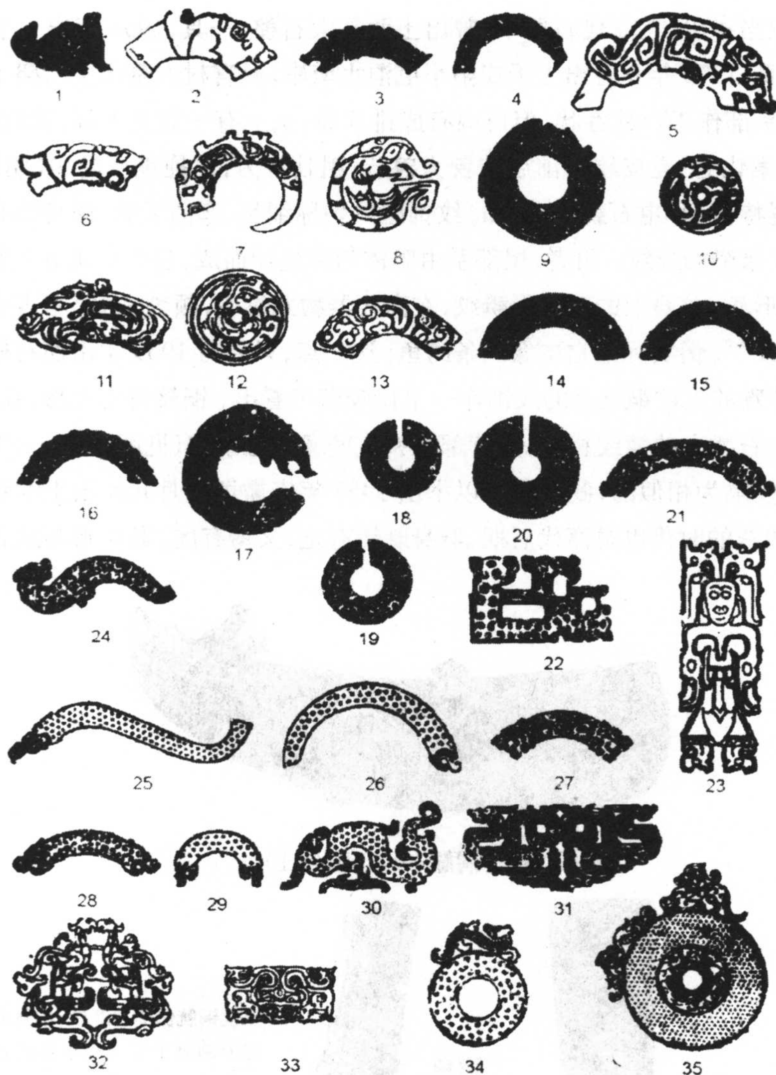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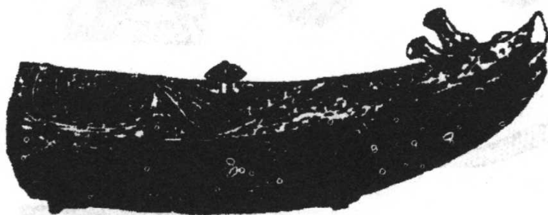


图 3.1—12 周代的玉龙(据尤仁德原图)

曲,而且由中期后半段开始,弯曲的龙身两侧之头尾,呈对称的姿势。至战国末期,龙身添增一些附加装饰,形成较为复杂的透雕体。龙头下颌最初由卷云纹作成,以后才变成下颌的形状。龙角最初亦由卷云纹(呈纯尖角状)作成;其后发展而为截头角状,中饰涡纹;最后截头角状改饰为平行曲线。龙脚(?)最初饰涡纹,由战国中期后半段开始,改饰平行曲线。纹饰最初为卷云纹、涡纹,∽纹等多种单元的结合,而且大小不一。由战国中期后半段起,趋于单一纹饰——涡纹,并且大小相若,显得整齐均匀。第二型则多像蛇、蜥蜴(鳄鱼)。龙

身瘦长,弯曲度大,纹饰全为涡形纹。

最后还应当指出,在商代石器中,曾出土两具大石磬:一具,1950 年出土于殷虚武官村大墓;另一具,1973 年 9 月出土于安阳小屯洹水南岸。武官村大墓出土石磬上的纹饰形像是一只虎:头部作张口欲吞状,但口内有成排牙齿;头上有一竖立大耳,耸肩隆臀,躯体雄健,满布图案化的"虎皮纹";前后肢皆为兽肢,粗壮有力;尾拖曳反卷,较躯体细小,具有典型的虎尾特征。小屯石磬长 88cm。纹饰躯体匀称细长,弯曲夭矫,周身饰有双层棱形与三角形相互错浇的鳞纹。再者,尾部系由躯体匀称延伸而成,且作鱼尾分叉状。口吐分叉长舌,如象形鼻。龙身上的双棱形鳞纹,在商代器物龙纹中,颇为多见。考古学者认为这是一种"龙形纹"[①]。但实际上它更像一条鳄鱼。这一点,只要与 1959 年山西石楼出土的一件形制颇为特殊的龙纹铜觥上的纹饰作一下比较即可看出。铜觥铸作龙形,头上着角,通体所饰鳞纹与石磬上的鳞纹相同,其背部雕镂有两条鳄鱼纹形(见图 3. 1—13)。顺便指出,与上述龙纹酷为相似的,我们还可以举出 1957 年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的那件有名的龙虎尊。[②]龙虎尊的时代也是商代后期,器身既铸有龙,又铸有虎。其虎形与武官村大墓出



商代 龙纹铜觥(山西石楼出土)



龙纹铜觥侧面之花纹,铜觥的盖和侧面刻满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龙纹,从里也可管窥商代龙纹的样式和种类。

图 3.1—13

①范毓周《关于殷虚 1973 年出土石磬的纹饰》。

②《新中国的考古收获》图版三十,文物出版社 1961 年版。参看石志廉:《谈谈龙虎尊的几个问题》,《文物》1972 年第 11 期。

土石磬的纹饰相近，其龙形与小屯出土的这件石磬的纹饰极为相似。把两件石磬的纹饰和龙虎尊的艺术造型对应起来，龙与虎形判然分明。这对于说明小屯出土石磬的纹饰确为"龙形纹"，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此外，山西石楼的那件龙纹铜觥在国外展出后，曾经引起不少学者的注意。有的学者根据它的造型和纹饰，曾经认为这是一种地域文化的表现。我们的看法是，以上所举商代后期饰有龙形纹饰的各器，无论是出自殷商文化中心的白陶簋和石磬，还是南方的安徽阜南月儿河出土的龙虎尊，就其纹饰中龙的形象特征言，与石楼龙纹铜觥有着惊人的相似。可以认为，这表明当时在从山西经由河南直至安徽的广大地域范围内，存在着文化的统一性。[①]

（二）商周青铜器纹饰

在商周时代青铜器中，龙是一种极为多见的造型形像，其形态极其丰富。综合地看，青铜器龙纹的体躯常较为近似，但是角形多有变化。有长颈鹿角、尖状角、多齿角、螺旋形角等等。龙的角型和兽面纹的角型很多是相同的。[②]

龙的纹饰根据图像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四类：一是爬行龙纹；二是卷龙纹；三是双(交)龙纹；四是饕餮纹。

爬行龙纹，即一般平置横向的龙纹。龙头向前，身躯作爬行状，分为一足、二足，或仅有鳍足之状。简单的龙纹也有无足的。一足的龙纹常被考古学者称为夔纹。

卷龙纹。《礼记·玉藻》记"龙卷以祭"郑玄注："画龙于衣"，孔颖达疏："龙卷以祭者，卷谓卷曲，画此龙形卷曲于衣，以祭宗庙。"这是说古代把龙画作卷曲状。卷龙，亦称勾龙，勾蛟古音同，所以也就是蛟龙。在青铜器纹饰中，卷曲的龙形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龙的上半身竖立，下半截横卷作曲尺形，龙头则置于正中，此种类型根据构图的变化和时代不同产生的差异，又可以分为若干式样，自殷墟时期到战国中期的青铜器上都有存在；另一类卷龙纹体躯作环形，或者首尾相接，或者呈螺旋状盘旋，环形的卷龙多同纹饰所施的地位有关，这种纹饰或称为蟠龙纹。以上两种卷龙都是指单个卷曲的龙纹。

双交龙纹。《札记·觐礼》记："载龙旂弧韣乃朝。"郑玄注："交龙为旂，诸侯之所建。"《周礼·春官·司常》："王建大常，诸侯建旂。"郑玄注："诸侯画交龙，一像其升朝，一像其下覆也。"又《释名·释兵》："交龙为旂。旂，倚也。画作两龙相依倚也。"据此，交龙的形像是

①见范毓周《关于殷墟1973年出土石磬的纹饰》。

②马承源《商周青铜器图饰·序》。

一上一下,下者升上,上者下覆,两体交缠,称为交龙。在这里,汉儒把交龙解作双龙交合之像,实际上混淆了勾龙(蛟)与双龙。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出土青铜器上的双交龙纹也许要比汉代看到的种类为多,今日所见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器上,双交龙纹不仅是两龙相交,而且有时是群龙交缠,发展成为各种极为复杂的形式。习惯上交龙图案个较大的称为蟠龙纹、蟠螭纹(见图 3.1–14)或蟠夔纹,较小仅称蟠虺纹。这种龙纹从造型上看,显然是蜥蜴——鳄鱼的夸漫变形图案。其在青铜器纹饰上初见于西周早期,盛见于春秋战国。



图 3.1–14

饕餮纹。饕餮一名见于《吕氏春秋·先识览》:"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己身,以言报更也。"商周铜器的某些动物纹,只有动物的头部而省略了其他特征,符合于"有首无身"的说法。所以,此种铜器纹饰自宋代以来一直被称作饕餮纹。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饕餮就是龙。从铜器纹饰看,饕餮纹中最多见者为商羊纹。我们在前面的研究中早已指出,饕餮实际就是商羊,亦即变型为神羊的鳄鱼。而从纹饰看,所谓饕餮也正是形像狞狞的有角兽头部形像夸张、怪诞的变型。值得注意的是,商周青铜器中极为习见的这种饕餮图纹样(见图 3.1–15c),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已出现。比较典型的是 1963 年于山东日照出土的龙山文化晚期的一件石锛,其兽面纹图案,狰狞恐怖(见图 3.1–15。)这与殷商器具上的饕餮纹(见图 3.1–15b)极为相似。(此外,又如江苏澄湖近年出土的早期良

渚一件刻花陶罐上，也发现了与此近似的一种兽面纹。）

但是还应当指出，在大量的兽面纹上，有首无身形像都是在纹饰发展阶段中较晚出现的简缩形式。相反地，殷墟中期以前铜器中的绝大多数兽面纹，都是有首有身。青铜器铭饰专家马承源概括商周饕餮图纹的基本样式指出：

“综合起来有以下的要素：以中间鼻梁为基准线，两边为对称的目纹，目上往往有眉，其侧有耳，下部两侧为兽口和兽腮，上部为额，额两侧有突出的兽角。在兽面纹的两侧，各有一段向上弯曲的体躯，体躯下部往往有兽足。所有的兽面纹，基本上脱离不了这个格局。所有的角形都是按照统一的特点塑造的。兽面纹各部分表现的方法和技巧，随着时代



a.龙山文化石兽面纹
(山东日照两城钲出土)

b.商早期铜器独角商羊

c.商周青铜器中的饕餮

图 3.1—15

的进展而有所不同。”

兽面纹既可以表现物体正面的形象，同时也表现物体的两个侧面。有考古学者称这种结合的方法为“整体展开法”。认为古人为了全面表现走兽和爬虫的形像，除了绘成正规的兽面以外，还需显示兽类的体躯，而体躯只能从侧视来表现，并以对称的方式展开。这是商周时代的艺匠们“用正视的平面图来表现物像整体概念独特的方法，也可以说是透视画法产生之前的一种有趣的尝试。”①(见图 3.1—16)

①参见马承源《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这一节采用了马先生的一些材料和若干观点，谨致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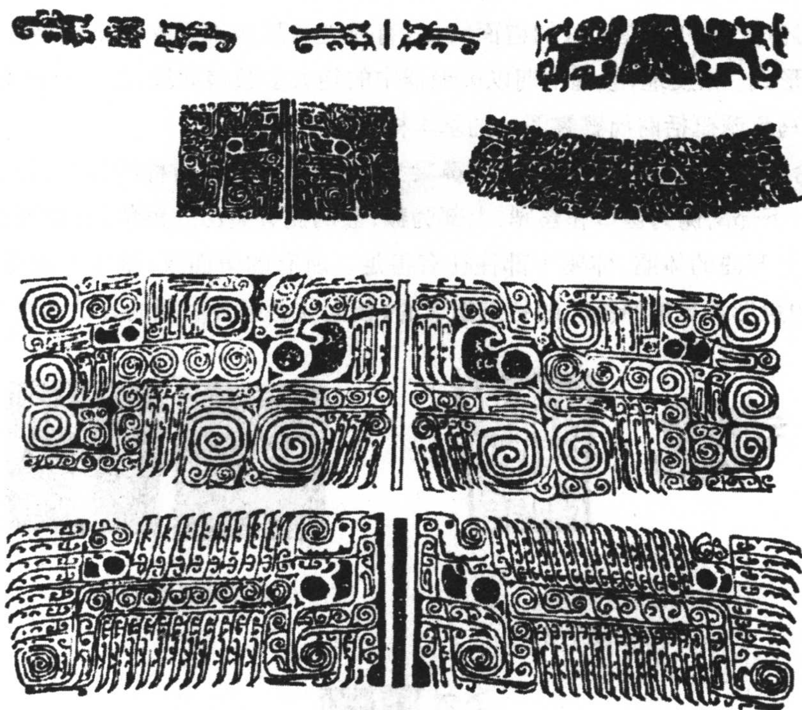


图 3.1–16

从饕餮纹饰角的类型看,多见虎状卷耳式。此种卷耳与甲骨文中的虎、龙文字的角相似(见图 3.1–17)。此外还有外卷角式、内卷角式、折解式和鹿角式、牛角式等数类。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上述几种角式中,也有的与甲骨文中龙字觝角部分的不同



图 3.1–17

角型很相类似。据马承源研究甲骨文中龙字,根据角形状,可分为六种(见图 3.1–18):

甲骨文中的龙字可以看作象形字,当然这与龙的实像会有一段距离,因为这是文字。我们看到龙字头部觝角的特征有五种明确的类型,第六种是没有角的。没有角的龙纹在



图 3.1—18

青铜器上也有发现。甲骨文中龙字的六种基本形状说明，在商代人的心目中，龙有着不同的觝角。甲骨文中龙字具有不同角型的情形，和青铜器饕餮纹上有着不同的觝角非常相似。

最后，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商周鼎器和兵器上，特别多见饕餮图纹？

我这里有一个假说性的解释。我认为，除了厌胜的意义外，可能还具有一种弗雷泽所谓“转移巫术”的意义。商周人信鬼。而鼎器是肉食之器，兵器又是刑杀之器，它们都是直接面对着“鬼”的，所以，在这些器具上装饰相貌狞厉的饕餮图纹，必定具有现实的功能，而不仅是作为一种艺术象征。

我们再谈一下关于夔纹或夔龙纹的问题。宋代以来金石学家都把青铜器上具有一足或省略了足的侧视龙形图像称之为夔纹(见图 3.1 — 19)。考古学家马承源指出：“商周时代描绘物像图案，通常是采用侧面或正侧面相结合的方法来表现。正面和正侧两面结合的方法是兽面纹中所习见的。除此之外，就是侧视的表现方法了。故一足或两足似走兽形的龙纹，在立体形像中有些可能本是四足的抽象或侧视表现(玉雕中有四足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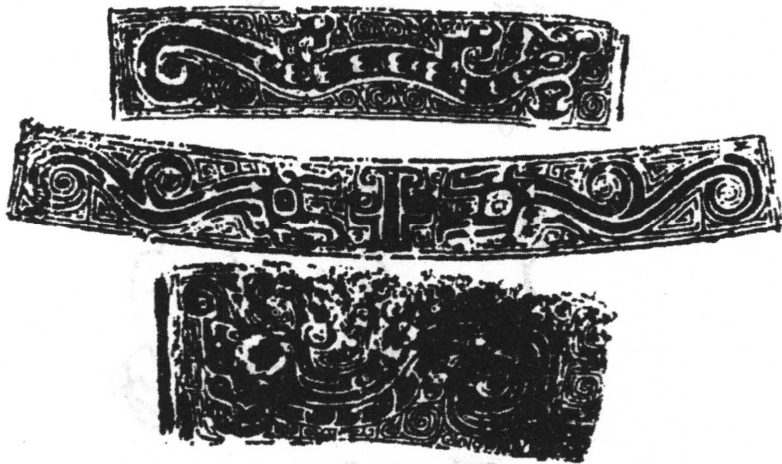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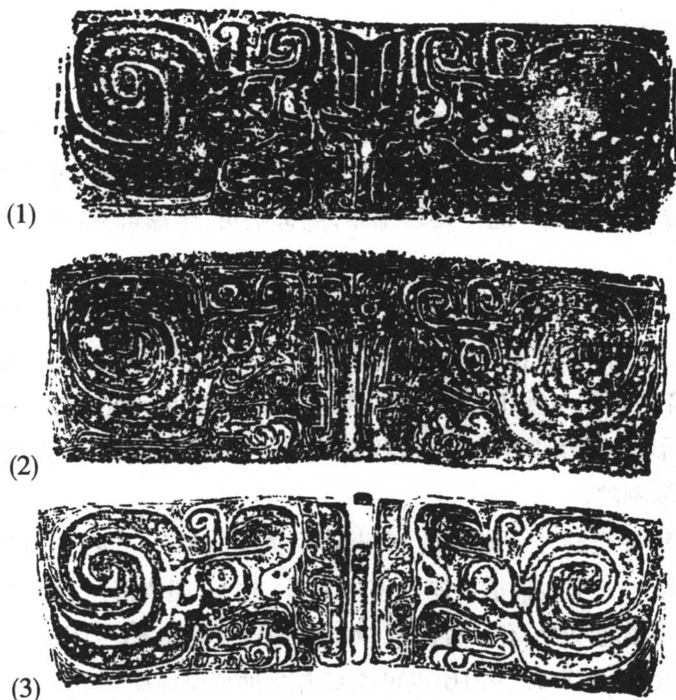


图 3.1—19

我们知道,自然界中没有只有一足的爬行或两栖类动物(龙的原型)。所以实际上,很难断定,究竟是先有玉器和铜器中的一足或两足侧视(省略)图形,由是而发生了龙只有一足的误解和传说,还是先有关于夔龙只有一足的传说,而后才有了玉器和铜器中的一足龙形纹饰。关于夔一足的传说,始见于《山海经》中:“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帝得之,以其皮为鼓,橛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这是说夔是仅有一足和声如震雷的青牛状动物。我们在前面已指出,夔一足传说的另一种语言释义是夔一角。(这种一角兽的形像在古代也是甚为多见的。)事实上,就是在春秋时代,对夔一足的说法即早已有人提出了怀疑。《韩非子·外储说》:“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

除上述外,在被历代金石学家命名为夔纹的铜器中,还有一种纹饰,其形像特点与一般所谓的“夔纹”大不相同。其体部不似兽形而作螺旋形蜗牛壳状,蜗壳中探出一利爪置于兽头之下。兽头呈龙形,头顶上有一条直而顶端弯曲的触角,嘴中露出上下交错的两个大獠牙,长鼻上卷(见图 3.1—20)。

马承源认为,这一怪诞的纹饰是以蜗牛为祖型而加以变化的结果,是龙头形身负蜗牛壳的幻想中的动物。蜗牛称蛞蝓,也称螔蝓,螔或作虒。关于虒,我们在前面已指出,这是古语言中关于龙、虎、鳄的通名。所以这种龙的纹饰作蜗体状,头上有触角,并且有一条



(1)西周早期 从簋 腹部
(2)西周早期 蜗身兽纹簋 腹部
(3)西周早期 蜗身兽纹簋 腹部

图 3.1—20

卷曲的长鼻,这都是蜗牛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自然界中实际存在的蜗牛,而只是被幻想夸张和神化了的蜗牛,故其头部有兽类的特点,而且从蜗壳中伸出一个锐利的爪子。

由此我们还可以注意到,《广韵》说,"虒,似虎,食人,迅行水中。"而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有一种为害甚大的吃人怪兽名为猰貐,也写作猰㺄,又名窫窳,其与虒蝓正为同音通假字。(今本《说文》无猰字,但貐下云猰貐,是本有猰字。《玉篇》猰:"公八切,杂犬也。又乌八切。猰貐,兽名。")

《淮南子·本经训》说尧之时,"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所谓猰貐,是著名的凶神,但文献中对猰貐的形像有以下各种说法:

《说文》豸部:"貐,猰貐,似貙,虎爪,食人。

《淮南子. 本经训》高诱注:"猰貐,兽名也,状若龙首,或曰似狸,善走而食人,在西方也。"

《山海经·海内南经》:"窫窳龙首,居弱水中,……其状如龙首,食人。"

《尔雅·释兽》："猰貐类貙，虎爪，食人，迅走。"

《集韵》："猰貐兽名，似貙。"

是以猰貐传说中的形状是龙首、虎爪、迅走、食人为其共同点。《山海经·海内西经》："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郭璞注：郡巫"皆神医"，"为距却死气求更生。"

《山海经图赞·海内西经》说："窫窳无罪，见害贰负，帝命群巫，操药夹守，遂沦溺渊，变为龙首。"

据马承源推测，现在青铜器上的蜗身兽纹形像，正好类似龙头。蜗牛爬行出奇的慢，纹饰中置有一突出的利爪或表示其能迅速行走，一对大獠牙则表示凶猛能食人。因此："蛞蝓和猰貐读音的相同可能不是偶然的现象，联系青铜器上这一纹饰有龙首、触角、利爪和蜗牛壳的体形，这些条件结合起来，我们认为这一奇怪的纹饰可能就是猰貐。"案，这一说法和判断是深刻的。

我在这里所想补充的一个材料是，青铜器中关于猰貐——神蜗牛的形像，与起源于中国西部的西王母——女娲神话可能有密切关系。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新石器晚期中国西部甘肃马厂型彩陶纹中，有一种出现频率很高的蜗纹陶器(见图 3.1－21a)。这种陶器花纹与上述铜器纹饰(见图 3.1－21b)也可能具有某种神秘而微妙的联系。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商周青铜器造型中，又多见一种龙——虎食人形像。马承源先生在《商周青铜器纹饰》中，描述过以下三兽：



a.蜗纹陶器

b.商龙纹铜盘

图 3.1－21

1.商卷角兽觥。此觥极为奇特而壮丽,觥体后部为一曲折角型的龙头,龙口沿下连觥足,足部蟠一人面蛇身的怪物,龙的獠牙正好咬住这一怪物的头部。(器藏美国华盛顿佛利尔美术陈列馆。)

2.龙噬人头軎。上村岭虢国1705号墓出土。軎的顶端作龙形,龙口的獠牙中正面和左右两面各咬一人头。此軎的时代可能相当早,约当于西周后期。

3.龙噬人头軎。軎的顶端作龙头形,龙角呈螺旋状,是习见的西周晚期器的特点。龙口的獠牙中正面咬一人头。(上海博物馆藏)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食人题材也表现在虎的青铜造型中。如殷墟五号墓所出土的青铜大钺上(见图3.1—22),即有此类纹饰,司母戊大鼎的耳上也有同样的纹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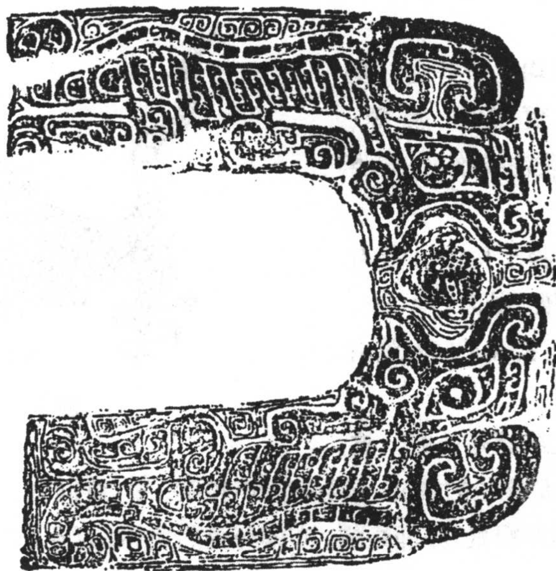


图 3.1—22

对此马承源先生也作了介绍:

1．虎食人卣,或称乳虎卣。器物的整个形像作猛虎踞蹲形,前爪攫一似人非人的怪物,这怪人纹身,无冠履,手足皆四趾。人手是五趾,它既非奴隶形像,也非奴隶主贵族的形像。猛虎张口,此怪人正置于虎口之下,作被吞噬状。(今藏日本住友氏泉屋博古馆。)

2．龙虎尊,安徽阜阳出土。尊的肩上有一躯干向两侧展开的虎,虎口下有一怪人,手足皆作兽爪形,没有衣冠。图像表现为猛虎正欲吞食此怪人的状态。

3．殷墟五号墓出土青铜钺上虎食人头形的纹饰,像两虎共食一人头。

4．司母戊大鼎耳上双虎食一人头形的纹饰，与上述青铜钺的纹饰题材相同。

5．鸟兽龙纹壶，浑源李峪村出土。其上有虎食人的浮雕，虎正咬住人的腰部，此人是裸体的。浑源壶上这一组浮雕还有兽践蛇等情形，带有神话色彩。

虎食人头纹玉刀，线刻猛虎正欲食一人头，载于《支那古玉图录》。

以上是商周时代有关虎食人的纹饰和雕像的实物材料，从一、二例图像可以知道，虎所食的人头都是似人非人的鬼怪，这类图像在当时必定相当流行。

在青铜器纹饰中，又有一种龙纹的形像介于龙蛇之间。这一类龙，很可能就是所谓“委蛇”。在《山海经》中，委蛇是一种怪神名称：

“有蛇焉，名曰肥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西山经》)(见图 3．1—23)

“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郭璞注：“委蛇。”(《山海经》)



图 3.1—23

“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爰有文贝、离俞、鸱久、鹰、贾、委维、熊、罴、象、虎豹、狼、视肉。郭璞注委维云：即委蛇也。”(《大荒南经》)

“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爰有贝、离俞、鸱久、鹰、延维、视肉、熊、罴、虎、豹、朱木、赤支、青华、玄实。”(《大荒南经》)

以上维延、委维、延维都是委蛇。这里应注意，一方面，延维是维延的倒文，是委蛇的声转字。委、维同音。另一方面，维、委古音读易，与蝘通。故维延即蝘延，亦即蜥蜴。亦即鳄类的通称。以委蛇镂墓，是以龙、鳄、虎辟邪这一古风俗的反映。

《海内东经》言：“帝颛顼葬于阴，九嫔葬于阴，四蛇卫之。”这“四蛇”亦应是四条委蛇。古代凡是长而委曲或走路弯弯曲曲的东西，都称之为委蛇。委蛇甚至成为美好的形容词。委蛇由名词变成了形容词，或写作委迤、委佗，意思一样，引申为长久、不绝、无尽等意义。《诗·鄘·君子偕老》：“委委佗佗，如山如河。”郑玄注：“委委者，行可委曲纵迹也；佗佗者，德(直)平易也[①]。”由此可见，所谓委蛇作为形容词，即曲曲直直之态。商及周初青铜器上的龙蛇纹(见图 3.1—24)，凡是长而弯曲的，应即是委蛇。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①德古字与直循通。



图 3.1—24

从原始时代到商周时代的龙形像，其中有的形像与蜥蜴——鳄鱼——蛇等爬行类动物相仿，有的形像与虎、马、牛、猪、羊相混同。但无论属于哪种，都具有不定型、不专一化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它们均具鲜明的真实动物的体态和特征。

三、两汉——隋唐时期龙的形像

两汉——隋唐时期，可以说是龙由现实动物走向神格动物的过渡期。在两汉的瓦当、陶器及砖画中，龙往往被表现为一种四足、巨口、鳞身、卷尾，可以无角或有角，形态介于鳄鱼——老虎——马(鹿)之间的动物。(汉绘画中龙形的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很难将其与虎的形像作严格的区分。)

但这一时期，龙纹的形体仍尚未发展出一种最后的定型形像。如战国燕下都双龙纹半瓦当，龙身作卧马状，而汉代瓦当上的龙纹，形体若虎。汉代鱼龙纹陶器盖上的双龙互相追逐，又似蜥蜴状。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画中，出现了一种在当时来说应属新颖的龙形像(见图 3.1—25)。它具有一条很长而卷曲的鳞身，有张大的巨口，高耸的羊角。类似



图 3.1—25

的龙形，在秦汉瓦当中也出现过。这种龙形像，又显然上承着战国时楚帛画中那种蜥蜴长尾龙的风格。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言，正是从这种汉代新出现的龙形像中，最终演变出了宋元以后得到定型化的那种完全非动物式的神龙形像。

五代瓷器图案中，有一种典型的二龙戏珠图案(见图 3.1-26)。龙作兽状，体粗、尾细，四肢粗壮有力。前龙回首，中间饰一宝珠，珠小而四周火焰包围呈桃实形式。——它显然是太阳的象征。但这一型图寄托的母题，出现却较早，至少在东汉的一幅“太乙图”中，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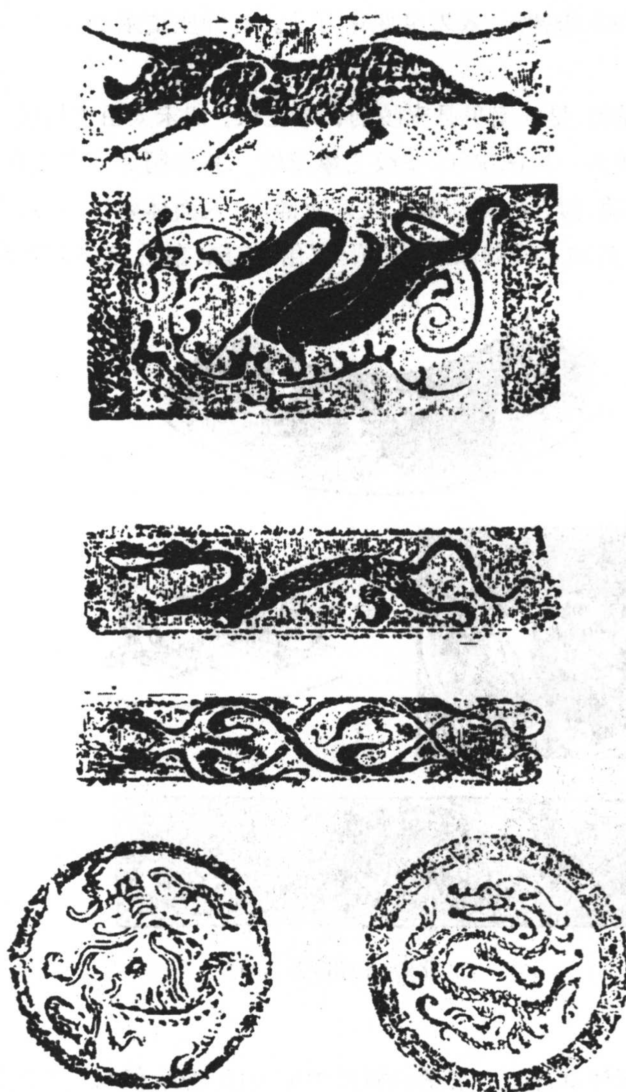


图 3.1-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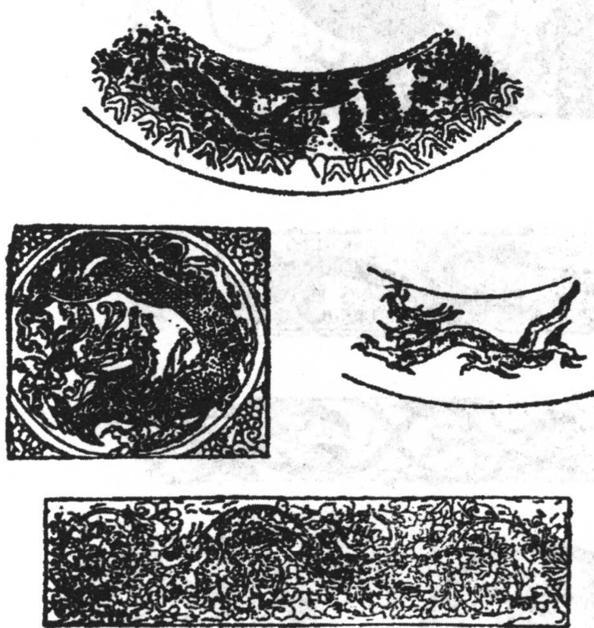
们已可以看到其原型。

四、宋元明清时代的龙形像

在宋代的龙形像中，虽然仍可以依稀辨识出汉代那种四足虎状兽的原型，但体躯已显著放长。龙体作蛇形，身尾渐细，龙首双须可有可无，龙爪有三、四、五趾不等，以三趾、四趾为多见。

宋代龙纹由于装饰方法各异，效果也变化万千。有的庄重威严，有的生动活泼，有的矫健勇猛。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河南巩县宋陵的石雕龙纹。如宋太祖永昌陵，其望柱为八棱八面。其中的两棱两面为一构图单元，主纹为攀龙纹。其形制是一条首在上尾在下的飞龙，龙身正在云海中游动，似在冲天而起。太宗永熙陵，八面体望柱，在八个棱面中，每隔一面，上下排列着两条头向上仰的攀龙，三爪、双角、蛇尾、鬣毛向前上方飘动，以缠枝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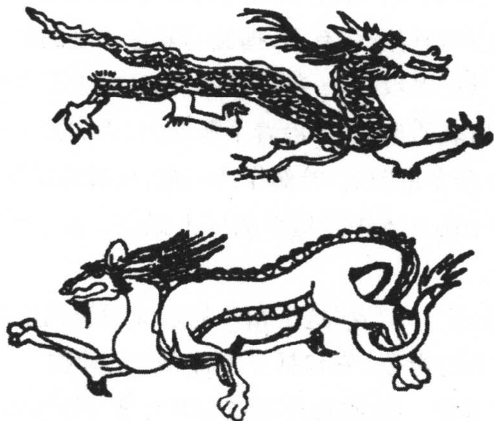


a.北宋·永昭陵龙石雕

相海石榴花为地纹。望柱基部的方形适合模样中亦为团龙纹，但与上面的龙纹相比，刻工粗糙，二者的优劣极为明显。龙的形像也不相同，上边的是长唇直角，下边的齐唇卷角。

除望柱外，墓前上马石上也雕有龙纹，如永熙陵上马石正面的龙纹，永裕和永泰陵上马石上面的龙纹，以及这两块上马石两侧的行龙纹。由于上马石具有特定的形制，为适应两侧特定的适合模样的需要，龙尾分别拉长。这种拉长龙尾的造型，尤其以西侧面的龙纹更为明显。上马石前面为正方形，在正方形适合模样中，龙体被雕成蜷曲状。上马石的上方亦为一正方形，正方形正中为一条以龙头为中心的盘龙，盘龙周围刻云纹圆形开光，圆形开光与正方形石面的空白处，以拆枝牡丹花填补。

永昭陵的柱础为龙水纹。在柱础复盆的侧面，为宝山纹，上面为海涛纹，海涛纹上面有两组龙纹，每组两条龙，一为向前奔跑、向后回首的回首龙，一为张口向前追逐的张口龙。(见图 3·1—27)从通体观之，这些龙的形像，均与汉马王堆帛画和汉瓦当中羊角蛇身龙的形像相似。表明二者之间在造型风格上具有渊源关系。



b.南宋·虞公墓青龙白虎

图 3.1—27

但是，恐怕只是在元代的图案中，我们方见到最后定型了的真正的神龙形像。这种龙已经不再可以对应于现实自然界中的任何一种生物。如元代磁州窑器绘龙图案，龙纹的特征是头小、颈细、身粗、体长，四肢细而有力，龙首作无发或疏发。在龙鳞的画法上，除了采用以前使用的连弧曲线纹外，还出现了两种新的画法。一种是以青花料填实的较为大块的鳞甲纹。另一种是简单的斜网格纹。以后明、清两代的龙纹，也有采用这两种方法画鳞片的。元青花瓷器上绘云龙纹时，往往配以带长尾巴的蘑菇状云朵。这种风格一直延续到明初。

明代瓷器中的龙纹变化极为复杂。南京明故宫出土的洪武白釉红彩云龙纹盘，尚保留着元代龙体细长的特征，唯龙爪作五趾。之后，明代的龙纹还可分为三期。永乐、宣德为早期，龙纹体、肢粗壮，上颚唇高高突起，张嘴伸舌，作叱咤风云之状。除云龙和海水龙外，

就连新出现的花间龙也有这般气势。宣德一朝,承上启下,为明代中、晚期出现的各种龙纹奠定了基础。如闭嘴龙、有翼龙、正面披发龙等等,都始于这一时期。明成化、弘治、正德三朝为中期;龙纹常作闭嘴状,龙首外廓基本呈长方形。鬃发、眼毛一般上竖着,几乎与龙首成垂直。龙睛并列圆睁,两眼平视,显示一副温顺的性情,故而往往又置身于莲池、花丛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明晚期的磁绘中,还可以见到一种猪龙形像。龙首上颚比下颚长,鼻子在上颚顶端作如意形,就像猪嘴一样,故又称猪嘴龙。这一时期的龙纹一般张口伸舌,舌短如匕首状,鬃发上竖成一蓬,双须粗短,生于上颚顶端的鼻翼两侧。龙鳞的画法比较草率简单,有作三角曲线形的。此外,明代中、晚期尚流行有翼龙及正面披发龙。前者龙无四肢,双翅展开如鸟翼。后者龙作正面状,鬃发分披两侧。

清初的龙,尚保留着明末遗风。如顺治时青花云龙纹瓶,龙张嘴伸舌,如意鼻,粗短须,鬃发上竖成一束。然龙爪画得遒劲有力,拇趾与其他几趾的距离拉得比较开,而明代龙趾的距离相近。此后,清代的龙纹,除一部分仿明外,又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是下颚要比上颚长,上、下颚的边缘有软质肉刺,舌沿着下颚伸出,舌尖处上卷。双须细长,大部分都在须端作卷曲圆形,鬃发分多束向后,龙额作博山状,故而显得苍健凶猛。

通过对历史各个时期中国艺术中龙造型的以上概述,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几点基本印象:

1. 正如我们在研究古语言中"龙"这个指号的含义时所指出的,龙在原始语言中似乎是一个相当笼统大而无当的指号。它包括了多种类型的动物——猴、马、牛、羊、猪、狐、虎、蜥、鳄(以至某些鸟类),等等。(这些动物可能均确与某些姓族图腾有关)我们考察原始时期龙的艺术形像,所得出的结论与此基本相符。

2. 商周时代的龙形像,渐集中于两种动物——鳄与虎的形像中。而其饕餮纹则又与一种凶狠的神羊——商羊神话有关。

3. 两汉是龙的形像开始夸漫化的时代。此期较盛行的是将神羊形像及鳄与虎形像结合于一体的龙形像。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汉艺术中出现了将龙的身躯延长如蛇的一种新造型特征。

4. 元明以后,龙的羊角转变为鹿角,龙的形像完全脱离了隋唐以至宋代龙造型中还依稀可以窥见的现实动物原型。从此以后,龙在中国艺术中完全变成了一种莫须有的神奇怪物。

第二章 中国古代动物的分类和命名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极为引人沉思的问题。这就是，在先秦上古时代，动物的分类和命名方法与我们今天的观念是大不相同的。与今天的动物和名称情况相比，这里同时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情况：

1．同物而异名；

2．异物而同名；

3．今名所指物非古之所指物；

4．今物所是名非古之所命名。

也就是说，今天汉语中的动物名称，在语言中曾有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进程。而这一进程，并不完全具有连续性，其中某些环节之间具有断裂和歧义化的鸿沟。若不能洞察这一点，不能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完全无法理解中国古代的动物学体系，就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断言，汉代以下人对上古书如《诗》、《尚书》、《周易》、《礼经》及《山海经》中所记叙的许多动植物名称，是存在着大量误解的。这种误解到近代、现代，往往更发展到十分荒谬的地步。

在上古人眼中，陆生动物与天空动物，两栖动物与水生动物，水生动物中的鱼类与甲介类，以至动物类与人类，似乎都并不具有可严格分明的界限。事实上，这些共名常常互相混讹。不仅如此，在古代人眼中，这些动物的生化与互相转变，似乎也是毫不足奇的自然现象。例如，《尔雅》中的禽类是走兽，但是鱼类也可称“禽”。猴子称“王孙”而有人名，土蝼今指蝼蛄却是古代的鳄鱼——飞龙。庄子说：“程生马。”《释文》以为程是豹。如此观之，豹、马即可以互变。宋沈括认为程当读作“虫”。[1]而古代人所谓“虫”类中却不仅包括虎豹，甚至包括人(称“裸虫”，即无毛之虫)。至于一切动物，不仅常互相转变，如蜃化为雉，雀化为蛤，而且无论鸟兽虫鱼，更似乎无不可以解变为人：“狼寿三百岁则解变化为人形。”“虎、鹿、兔五百岁变为人形。”云云。上古的动物学观点与近代生物科学的分类观念相比，具有根本性的不同。

---

①见《梦溪笔谈·释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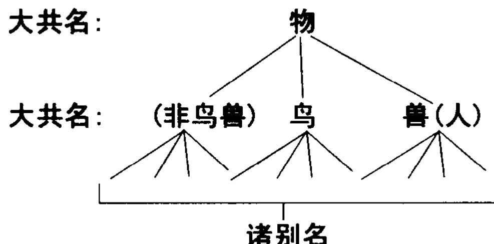
如果不搞清这一点,而以汉唐、唐宋以后中古、近古,特别是近现代的生物科学观点,去观察和认识古代的生物理论,那就一定会闹出很大的笑话。

荀子《正名篇》中,曾对语言名称的一般理论发表了如下的见解。他指出:

"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通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其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

"物有同状而异形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状同而异者,虽可容,谓之二实。状别而实无别而以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此事之所以稽实定数也。"

荀子的时代,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文化激烈变迁的大时代。由于生产力发展,社会交往扩大和频繁化,异族异方语言与中夏语言得到空前的相互交融。对于思维与语言自觉意识和反思的增强,导致名家和辩者的兴起,使得当时的语言现象在激烈变适的同时,也发生了严重的混乱。《正名篇》,就是作为这一时代最杰出学者之一的荀子,所著的试图澄清和解决这种混乱的一篇重要语言逻辑论文。在上引一段话中,荀子表达了如下的分类和命名思想。



但是这一分类显然是不完备的(例如其中并没有将人、鱼、虫从分类中区分出来)。在这里,荀子给出了一个多层级的分类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物"代表最高一级的共类名。其下,鸟、兽代表较低一级的共类名。以下逐次据特征推分,至于个别事物(别而无别)而后止。

应当指出,中国古代学术中之所谓"名",不同于西方逻辑中的概念。它同时包涵着两种意义。(1)它在语言学的意义上指词。(2)它在逻辑学的意义上指概念。荀子在《正名篇》中所叙述的一个重要语言学原理是:语言是社会行为偶然性的产物。荀子认为:"事物的命名,无所谓合理不合理,只要人们共同约定就行了。约定俗成就是合理的,不合于约定的名称就是不合理的。名称并非天然地要跟某一实物相当,只要人们约定某一名称跟某一实物相当就行了。约定俗成以后,也就是名实相符了。但是,名称也有好坏之分,如果说出名称来,人们很容易知道它的意义,那就是好的名称。(如果意义含糊,妨碍人们的了

解，那就是坏的名称了。)"[①]

荀子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出另一个语言学原理是：命名常常类比而规定。它是知觉的产物，而不是事物的本质、本体的必然产物。荀子说："人类具有同样的感觉，人们的五官感触万物的方式大体相同，以物比物，特征相似的也都相通，于是相约形成共同的概念，人类的概念都可以对应。"[②]

荀子所叙述的第三个语言学原理是：语言是发展的。荀子说："如果有王者出世，他固然也会使用原有词汇，但也必然创造一些新词。(以适应新的事物。)"[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荀子的分类思想中，还提出了关于本质与现象相区分的一个重要思想，他认为，若本质("所")不同，而现象("状")相同，则命名即应相区别。但若本质相同而现象不同，则名即可通用("化")。这实际已是一种相当深刻的语言逻辑观点。

实际上，我们在先秦以至秦汉初叶的社会语言现象中——尤其在关于生物的分类和命名这一方面，所看到的事实与这一理想化的理论仍具有极大区别。在那里常常发生的事实是，命名来自经验现象的感知(而不是来自对象本体的差异性)。如，凡有翼者(无论是鸟还是非鸟)盖可归入一类。凡水生者盖可归入一类(无论其是鱼还是非鱼)。凡有毛者可归入一类(无论其是人还是非人)。甚至鸣叫之方式(以注鸣，以胸鸣，或以腹鸣)，以至蹄、角、跂之分异，亦均可定作划分类别的标准。由于这种分类标准、分类依据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在某一分类体系中所归入共类(共名)的，在另一分类体系中则可能归入异类，而成为异名。反之，在另一体系中异类异名的，在某一体系中又属于共类而共名。这就必然造成动物学中名与实的极大混乱。(在本书前面几章的论述中，我们已一再指出和论证了这一点。)

这种严重的分类混乱，广泛地见之于汉代及先秦的古代文献及经传注疏中，如《尔雅》、《广雅》、《释名》、《淮南子》、《吕氏春秋》、《庄子》、《春秋繁露》、《周礼》、《礼记》及《诗经毛传》等著作中。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但使人不能不感到极为惊异的却是，这一事实似乎至今尚鲜为人所知道和指出！

在上述诸书中，以《尔雅》较为早出，这本书实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具有百科性的综合辞典。《尔雅》书中与生物分类有关的计有五篇。即：1. 释虫，2. 释鱼，3. 释鸟，4. 释

---

①原文是："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名有固善，经易而不拂，谓之善名。"

②原文是："凡同类同精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按，"名"字有时译为"名称"(即词)，有时译为"概念"才对。

③原文是："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杨倞注："名之善者循之．不善者作之。"

兽，5．释畜。

案上例五纳——虫、鱼、鸟、兽、畜，实际上确立了关于非人动物的一种分类体系。但如果我们深入研究一下，却会发现，这一分类体系与各篇的内容、注疏均有许多矛盾。例如《释虫》篇篇末最后一语谓："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而在释虫篇中的多种动物(包括蛇类)，却均是无足的。反过来，根据"豸"字的字形及《说文》对"豸"字的训释"兽之有长脊者，豸豸行貌"，豸实际是豫(象)的同源字，是有足的。实际上，此句中"豸"字，即是"虵(yí，古蛇字)的同音假借。原文当作："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虵。"而此所谓"有足之虫"，实际上在古代语言中，又远非仅指释虫中那些小虫介。古代所谓虫是一个意义相当广泛的概念，甚至可以是一切动物的大共名。这一意义已包涵在《尔雅》中，但这就显然与《释虫》一篇的内容相矛盾。

我们前面已指出，汉字中"虫"字有三体：1．蟲，2．䖵，3．虫。这三个字，今文字中已均混之为一(虫)。但在古代文字中，却不仅字形不同，读音和涵义亦均有所区别。这个问题关系到古代生物学的分类观点，因此不可不再作一下考辩。

《说文》："虫，一名蝮。[①]博三寸，首大如擘指。象其卧形。物之微细。[②][或行或飞，或毛或蠃，或介或鳞，以虫为象。]"

(据《类篇》，古音"许伟切"，即 hùi，读与虺同。)[③]

"䖵，虫之总名也。读若昆。"(《说文》)

段玉裁说："凡经传言昆虫"，即䖵也。日部曰昆，同也。《夏小正》"昆，小虫"传曰："昆者，众也。犹䰟䰟也。[④]䰟䰟者，动也。"

"蟲，有足谓之蟲。无足谓之豸。从三蟲。凡蟲之类皆从蟲。"

(《类篇》释音：直弓切 chóng，又直众切 zhóng。)

郝懿行《尔雅义疏》"释蟲"：

"《说文》云：有足谓之蟲。䖵、虫之总名也。又云：虫，一名蝮，象其卧形。物之微细，或行或飞，或毛或蠃，或介或鳞，以虫为象。按此，则凡虫属字旁，作虫。音许伟切。既非䖵之省文，亦非蟲之假借。

今人相承，以虫为蟲，或书蟲作虫，胥失之矣。"

---

①段玉裁注："《尔释》释鱼：蝮，虫。今本虫作虺。"案蝮有二音，一作 júng；一作 fǔ。前音与虺通。古语音中虫(júng)、虺音转，与九、龟之音转规律相同。

②括弧中话，与后说不同，疑为后人所增补。

③《说文》．"虺，许伟切。"

④䰟䰟，即混混或浑浑。成语"浑浑噩噩"(语出《法言·问神》)语源与此同。

又说：

"《考工记·梓人》云：外骨、内骨，却行、仄行，连行、纡行，以脰鸣者，以注鸣者，以旁鸣者，以翼鸣者，以股鸣者，以胸鸣者，谓之小蟲之属。《月令》：鳞毛羽介通谓之蟲。

《大戴礼记·易本命》[1]又以人为倮虫，而圣人为之长。是人与物通有虫名。此篇(案，指《尔雅·释虫》)则云：有足谓之虫，无足为豸。然亦对文，散则通。《易本命》及《淮南·地形篇》云：风生虫，虫八日而化。《古微书》引《春秋考异邮》云：虫之为言，屈伸也。是虫豸通名，故题曰《释虫》。"

案郝氏此笺征引虽博，然却迂为说解。既不知《尔雅》中所代表之上古分类观，与明清晚近大不相同，又全昧虫、蚰、蟲三字本义。[2]

这里有一个关键性的误解，是长期以来一直未得到澄清的。案虫之甲骨文及金文，形作(见图 3.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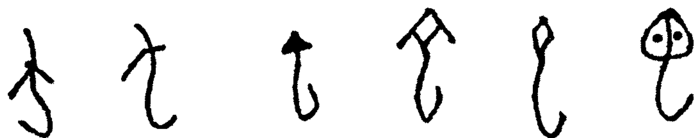


图 3.2-1

其实，虫与"九"本为同字。其音、形、义全同。而此字异体作虺。虺字不见于甲、金文。《说文》以其字从兀即"元"。错了。实际上，虺所从"兀"应作"九"，二字形近而讹。又虺字亦即螝之同源字(九、鬼本为同音同义同形字的分化。)[3]而所谓虺、螝二字古音又有二系。一读若"九"，即"虫"之本音。一读若"鬼"(古音作 kuí)。所以虺、螝，其实就是"蚰"(读 kūn)的本字。而"蚰"之字义，又在《说文》中的"勼"字中。[4]《说文》："勼，聚也。读若鸠。"[5]《夏小正》传："昆者，众也。"蚰、虺、螝字均像二虫相聚之形，所以释义为众。(二虫，正像其多也。)至于所谓"蝅"，其实不过是"蚰"的更繁之体。也是今音所谓"大众"之"众"的本字。其

①《易本命》，旧注疏，竟无能通解此篇名者。案易，虵也。虵是虫名。命通作名。"易本命"即"虫本名"。此篇实际乃是《大戴记》中一篇关于生物分类学的专题论文。

②总而观之，郝懿行对《尔雅》有关生物学诸篇的笺注，均有此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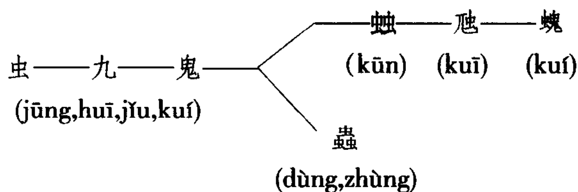
③上图"虫"字古文字体中最后一形从"由"首者，亦就是"鬼"字。

④此字疑是"九九"的形讹，音、化与"蚰"同。

⑤九、鬼古音同。

音则正是虫读 júng 音的演化。

综上所论,虫是初文。其古音分为二系:一读如 júng,与今音及蟲(读如"众")近同;一读如 huī 或 kuī,与虺、螝、及蚰近同。其字音与字形的分化如下表所示:



而就其语义看,虫的本义正是指"虺"、"鬼"(九),即鳄、蜥(亦包括蛇)类动物的共名。后来引伸而成为昆虫类动物的共名。但由于虫古有 jung 音与"动"(古音 zhung)音近相通,所以又将物之能动者称"虫",即所谓"虫,动也。"(《释名》)这样一来,"虫"物即成为动物,[①]即一切生物的大共名。但这样一来,"虫"字却具有了三个义项:

1. 虫指虺鬼,即鳄与蜥蜴。此是本义。

2. 虫指多虫,即一切形态多少与鳄、蜥蜴相似的动物,如蛇及各种昆虫。此是第一引伸义。

3. 虫指所有的生物,即一切能动而有生命者。此是第二引伸义。

秦汉以后,为区别这三种不同的"虫"义,遂将"虫"字字形一别为三,而成为虫,蚰,蟲,并使之分别承担上述三种不同的义旨。

了解以上所说"虫"字音、形、义的演变过程,我们方能理解先秦以至上古时代的生物学命名方法和体系。

案《大戴礼记·易本命》云:

> "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
> 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
> 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
> 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
> 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
> 此乾坤之美类,禽兽万物之数也。"

《大戴礼记》虽是汉儒戴德所撰集,但其中所收诸篇却多有来历,至少反映了战国时人的观念。前述《尔雅》将动物系统分为五部:虫、鱼、鸟、兽、畜,尚是一种比较素朴和直观的分类法。而《易本命》则提出了一种新的分类观念。首先,它以"虫"为一切生物之总名。

---

①这也正是"动物"一词的语源。动物本作虫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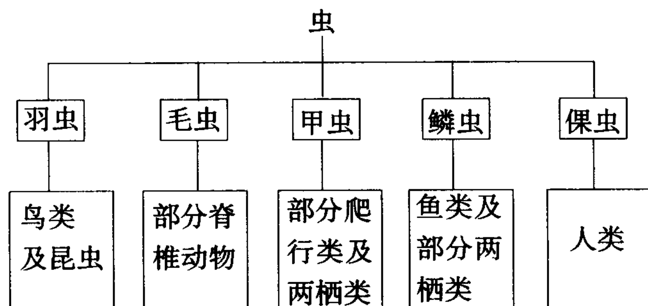


图 3.1-2

然后根据生物的外部形态特征,即所谓羽、鳞、毛、甲(介)而加以区别。据此将一切生物分作五类,并假定其各类下又各有三百六十种属。这里应当注意,之所以分为五类,显然为了迎合五行之数。又三百六十,则是为了迎合所谓天数。上古有一种十月历法,月三十六日,一年的总天数为三百六十。古人因此而认为此数可象征“天数”,具有特殊的神秘性。① 这一五分类体系可以表之如下:

与此相类似的分类方法,又见于战国末期秦相吕不韦门客所撰的《吕氏春秋·恃君览》末篇“观表”。篇中将动物分为“毛、羽、裸、鳞”四类。而此所谓毛、羽、裸(倮)、鳞则显然就是毛虫、羽虫、裸(倮)虫、鳞虫的省称。从而表明其分类根据和方法与《易本命》是一致的。但在这种四分类系统中,缺少《易本命》中的“甲介类”一项。在《易本命》中代表爬行和两栖类动物的“甲介类”,在这里“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似乎是合在鳞类动物之中的。这就表明这一分类思想没有像《易本命》那样被纳入于“五行”范畴,因而是比较素朴和原始的。至于所谓“裸虫”,则显然就是“倮虫”的别称。倮字除《大戴礼记》外,亦曾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顺逆》一文。董文中言:“恩及鳞蟲则鱼大为(有),鳣鲸不见,群龙下;…·咎及鳞虫则鱼不为(有),群龙深藏,鲸出见。火者夏,成长,本朝也,举贤良,进茂才,官得其能……恩及羽虫,则飞鸟大为(有),黄鹄出见,凤凰翔……咎及羽虫,则飞鸟不为(有),冬应不来,枭鸮群鸣,凤凰高翔。土者夏中,成熟百种……恩及倮虫,则百姓亲附,城郭充实,贤圣皆迁,仙人降……咎及倮虫,倮虫不为(有),百姓叛去,贤圣放亡。金者秋,杀气之始也。……恩及于毛虫,则走兽大为(有),麒麟至……咎及毛虫则走兽不为(有),白虎妄搏,麒麟远去。水者冬,藏至阴也。……恩及介虫,则鼋鼍大为(有),灵龟出,……咎及介虫,则龟深藏,鼋鼍响。”

案文中“为”,均读作有。“为”古音读“豫”,与有音近相假。董仲舒在此所采用的动物

①参见《春秋繁露》:“人符天数”:“人有三百六十节,则天数也。……天以终岁之数成人之身。故小节三百六十六,副日数也。大节十二节,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外有四肢,副四时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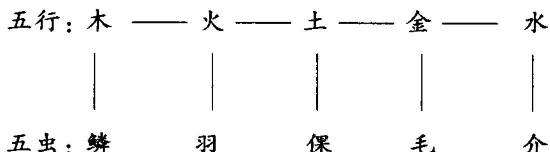
分类,与《易本命》完全相同。

与此相似的还有《淮南子·时则训》中的五行分类系统:

木——春,其虫鳞。火——夏,其虫羽。土——季夏,其虫蠃。金——秋,其虫毛。水——冬,其虫介。

(这一分类系统,与《礼记·月令》及《吕氏春秋·十二纪》[①] 所记的分类基本相同。)

蠃、裸同音相假,置于五行中央,象征人类。介、甲古同音同义,象征甲介类(即龟、鼋一类爬行、两栖动物)。这一分类,是最明白亦最完善的一种五行分类法。阴阳五行说,我在《诸神的起源》一书中曾指出,是古代的一种自然哲学和宇宙哲学。这一点在这里也得到进一步证实:



作为一种自然哲学、宇宙哲学的阴阳五行说的产生,大体在战国后期。因此这种并见于《易本命》、《吕氏春秋》、《春秋繁露》及《礼记》、《淮南子》诸书的五虫分类思想,其产生时代应约略与此相当。

但是,在先秦学术中,也存在着与上述分类思想完全不同的其他分类方法。

《周礼·考工记·梓人》中说:

“天下之大兽五。指者、膏者、蠃者、羽者、鳞者。宇宙之事,指者、膏者以为牲。蠃者、羽者、鳞者,以为筍虡。[②]外骨、内骨、却行、仄行、连行、纡(曲)行。以脰鸣者,以注鸣者,以旁鸣者,以翼鸣者,以股鸣者,以胸鸣者,谓之小虫之属,以为雕琢。

厚唇、掩口、出目、短耳、大胸、耀后、大体、短脰,若是者,谓之蠃属。恒有力而不能走。其声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则于任重宜。大声而宏,则于钟宜。若是者,以为钟虡,是故击其所悬而由其虡鸣。

锐喙决吻,数目、肩脰,小体、骞腹,若是者谓之羽属。恒无力而转。其声清扬而远闻。

①但《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只言四帝,不言五行。只记鳞、羽、毛、介四类,缺倮(人)类,人似乎亦归在“毛”类中,表明它并不依附于五行理论。《吕氏春秋》一书非成于一人之手,故其中各篇反映了多家不同学派的思想。《十二纪》分类与《观表》就有所不同。

②郑玄注谓:乐器所悬横,曰筍植,曰虡。

无力而转，则于任轻宜。其声扬而远闻，则于磬宜。若是者以为磬虡。故而其所悬，而由于虡鸣。

水首而长，搏身而鸿，若是者谓之鳞属。以为筍。"

按，据清人江水《周礼疑义》说："《考工记》东周后齐人所作。"据此则此书成书时期当在春秋之际。在这里作者所采用的动物分类方法，实际上是多元而且矛盾的。一方面，将动物分为所谓膏、臝、羽、鳞四属。另一方面又依据所谓"骨"的特点，而分为所谓"外骨、内骨"两属。此外还有依据行走方式之不同而分为"却行、仄行、连行、纡(曲)行"四属，又以鸣叫方式的不同而分为所谓"脰鸣、注鸣、旁鸣、翼鸣、股鸣、胸鸣"六属等等。这种分类方式，保存了明显较原始的特点，而与后来战国末那种鸟、兽(畜)、虫、鱼(《尔雅》)以及鳞、毛、裸、甲、羽的五行分类法大不相同。

我认为，《考工记·梓人》此节所记述的动物分类思想，从多方面反映了上古时代中国人的动物学观念。由之恰可以解释我们在本书中已不断遇到的那种动物命名的混乱现象。所以有必要参照历代注家对之所作的传释，更深入地研究一下。

在这里，我们首先注意到，《考工记·梓人》对各种动物表述了如下的分类思想：

一、兽的分类：指者／膏者／臝者／羽纡者／鳞者。

二、虫的分类：

(1)根据行走方式的分类：却行／仄行／连行／纡行。

(2)根据鸣叫方式的分类：注鸣／旁鸣／翼鸣／股鸣／胸鸣。

(3)根据甲骨内外的分类。

三、关于脂、膏、臝、羽、鳞的形态特征及宗教功能：

(1)以脂者、膏者用作祭祀的牺牲。

(2)以臝、羽、鳞者的形像，雕刻之于乐器作为象征。臝属动物的特征：厚唇、掩口、出目、短耳、大胸、耀后，大体、短脰。有力而不能走，其声大而宏。

四、羽属动物的特征：锐喙、决吻、数目、肩脰、小体、骞腹。无力而轻，其声轻扬而远闻。

那么，什么类型的动物算作脂者、膏者以及臝者、羽者、鳞者呢？汉儒郑玄注之谓：

"脂，牛羊属。膏，豕属。臝者，谓虎豹貔螭，为兽浅毛者之属。羽，鸟属。鳞，龙蛇之属。"

清代学者孙诒让《周礼正义》详引群书进一步解释说：

"《说文》(肉部)云：戴角者脂。无角者膏。《孔子家语·执辔》云：无角无前齿者膏。有角无齿者脂。王注云：膏，豕属。脂，羊属。《淮南子·地形》云：无角者膏而无前。有角者脂而无后。高诱注云：膏，豕、熊、猿之属。脂，牛、羊、麋之属。义并与郑说同。《易举命》亦云：无角者，膏而无前齿。有羽者脂而无后齿。有羽即有角之讹。臝者谓虎豹貔螭，为兽浅毛

者之属者。《大司徒》:羽物注义同。螭即离之借字。羽鸟属者,《大司徒》(羽物)注云:翟雉之属。《文选·蜀都赋》刘注云:羽族,鸟也。鳞龙蛇之属者,《月令》(脊其虫鳞)注同。《大司徒》(鳞物)注云:鱼、龙之属。"

但是,唐人贾公彦却注意到,《考工记》以脂、膏、裸、羽、鳞五类通称为"大兽"的这一提法,与《尔雅·释鸟》所说:"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的提法存在矛盾。根据后者,禽(羽)、鳞(鱼、龙、蛇)显然不应在兽中。于是他以一种含糊不清的说法,试图调合这一矛盾:

"此经言,天下之大兽五者。《尔雅·释鸟》云: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然此五兽兼羽、鳞者,对文则异,散文可能。犹《月令》五虫,有羽、毛也。"

其实,贾氏此说殊谬而昧于古文。我们方才已指出,《月令》等书之所以将裸、毛羽、鳞、介合称为五虫,(1)是由于以"虫"字为"动"字的通假,故此可以"虫"作为各种动物的总类名,并非所谓"散文可通"也。(2)贾氏更没有想到,禽(与"离"古同字)的本义恰恰是兽,而"兽"的本义却是一个动词——狩猎。在先秦人的观念中,有时鱼也可以称作禽,——即水禽[①]。这就是说,在上古人的初始观念中,所谓禽、兽、虫等等,远没有后代那样严格分明、各守其类的界限。

孙诒让在经文中也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矛盾。他提问道:在《考工记》所列大兽的鳞部中,是否也应包括鱼类、蛇类?如果包括,那么《考工记》后文"虫类"中却云连行为鱼属,纡行为蛇属。岂非矛盾?由此看来,"此经,鱼归入小虫连行属。蛇归入小虫纡行属。筍虡大兽、鳞属,当专据龙言之。"

但是"《说文》(鱼部)却云:鲶、鱼,连行、纡行者。依《考工记》,连行为鱼属,纡行为蛇属。鲶、鳞声近,字似相通。则鲶,似仍鱼、蛇,水虫之通名,非一虫而兼两行也。"

其实,孙氏所遇到的这一矛盾,其产生原因与前述贾公彦的问题是一样的。

关于《考工记》的第二种分类,即虫的分类,郑玄也提出了解释。(注意,他的解释仅能代表一部分汉代学者的看法)他说:

"外骨,龟属。内骨,鳖属。却行,螾属。仄行,蟹属。连行,鱼属。纡行,蛇属。脰鸣,蛙黾属。注鸣,精列属。旁鸣,蜩蜺属。翼鸣,发皇属。股鸣,蚣,蝑,动股属。胸鸣,蝾原属。"

贾公彦疏云:

"自纡行以上,不能鸣者,据行而言(按:即据行走方式分类)。自脰鸣以下,能鸣者,据鸣而言之(按:即据鸣叫发声部位分类)。"

孙诒让进一步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和解释。并且从中进一步发现了一些新的矛盾。

---

①参看《尔雅·释鱼》题下郝懿行注引文。

他首先指出：

"外骨，当亦兼有蜃贝之属。《说文》(黾部)云：鳖，甲虫也。……按《易·说卦》云：离为鳖，为蟹，为龟，注云：骨在外。与此注违。"

他指出：郑玄说认为龟为外骨(即骨在外在)，鳖为内骨(即骨在内者)。但另一些汉儒则认为龟鳖以至蜃蚌均属于一属。由此可见古人的分类解释是多么纷纭不一。

孙诒让注又云：

郑注说："却行，螾衍之属者。《广雅·释言》云：却，退也。《释文》云：螾衍，入耳。郭璞云：蚰蜒也。按此虫能两头行，是却行。刘云：或作衍蚓，今曲善也。臧琳云：《说文》(虫部)：螾，侧行者。与郑说异。"

有意思的是，孙氏在以下注文中，还试图澄清关于螾衍、蚰蜒这些名称的混乱。他考证道：

"蚓、螾字通，亦作引。《释文》作衍蚓，误倒也。以为曲善，亦非。《说文》：螾，宛蟺也。此即曲善，与螾衍异。《方言》云：蚰蜒，自关而东谓之螾衍，或谓入耳[①]，或谓之虫蚭蛃。赵魏之间或谓之蚨之。北燕谓之蚰蚓。案：臧说甚析。凡连言螾者，为虫蚰蜒。《本草》陶注云：细萤虫，状如蜈蚣是也。单言螾衍者，为蚰蚓。刘云曲善是也。郑云却行者，自谓蚰蜒。许云却行者，自谓蚰蚓。"

我们在前面一些章中曾指出，所谓衍蚓、蚓(螭)衍、蚰蜒、宛蟺、曲善等名，其语言来源皆来自同一发音的语词，在上古乃是包括一切鳄类、蜥蜴、蚰蚓一类动物的共名。由于方言的变化，记录的不同，而发生了上述诸名的演化。并且随着对生物作更细密分类的要求，而在秦汉以后成为上属诸动物中不同种类的专名。但是正因为这些名称在上古本来是统一的，是包括和泛指着许多不同种类的，所以古书中对这些名称与动物的对应性解释，始终存在着严重的甚至难以调合的矛盾。由于不了解上古生物分类名称尚未确定这一特点，清代学者每当遇到《说文》、《尔雅》及其他经传注疏中的鸟兽虫鱼之名时，就不能不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境之中。

孙诒让进一步解释所谓"仄行"、"连行"、"纡行"以及"脰鸣"、"注鸣"、"胸鸣"、"股鸣"、"翼鸣"诸属的分类说：

"云仄行蟹属者，《汉书·五行志》颜注云：仄，古侧字。《广雅·释言》云：侧，旁也。《说文》(虫部)云：虫蟹有二敖八足，旁行。又以侧行为螾。字义并与郑异。

云连行鱼属者，《王制》注云：连，犹繁也。连行即《易剥》(六五爻)词所谓"鱼贯"。王弼注云：骈头相次是也。云纡行蛇属者，《矢人》注云：纡，曲也。《说文》(乡部)云：纡，屈也。贾

①耳古音近泥(聂)。入耳即入泥。蚰蚓等虫穴居地下，故称入泥。

疏云:纡,曲也。以其蛇行屈曲,故谓之纡行也。”

按,上述解释基本是正确的。又:

“云脰鸣蛙黾属者,《说文》(肉部)云:脰,项也。《公羊》(庄12年)何注云:脰,颈也,齐人语。《释名·释形体》云:咽,青徐谓之脰。《说文》(虫语)云:詹诸,以肚鸣者。《尔雅·释鱼》:蟾诸,在水者黾。案,蛙黾水居,詹诸陆居。种类略同。蛙黾无肋骨,口不能呼气成声。其声似出咽项之间,故云脰鸣也。

云注鸣精列属者,《公羊》释文云:注与咮同。案《说文》(口部)云:咮,鸟口也。注即咮之假字。贾疏云:《释虫》云:蟋蟀,蛬。注云,今促织也。亦名青列。《方言》精列,楚谓之蟋蟀,或谓之蛬。南楚之间或谓之王孙。”

孙氏上述解释,尽管征引博详,但审辩却难称精密。我在这里只想指出两个有趣之点:

1. 此引《尔雅·释虫》认为青列是促织、蟋蟀。案《方言》:“蜻蛉谓之蝍蛉。”郭璞注:六足四翼虫也,音录。江东名为狐黎。(丁惟汾说,狐黎为蜻蛉之音转①。)蛉、列古同音,其实青列就是蜻蛉,亦即蜻蜓。不仅如此,青蛉亦即精灵,亦即《说文》(释魅)所谓“精物”。

在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

青列——狐黎(狸)——精灵(魅)是古代鳄的名称。而在后来,却转为蟋蟀、蜻蜓的名称了。

2. 蟋蟀又名蛬,又名王孙。案蛬,即“虹”,亦即《山海经》所记的“蛩蛩”:“状如马”(海外北经)②。至于蟋蟀又名王孙,则又与猿猴同名。《广雅》:“猴一名狙,一名王孙,一名胡孙。”其实,所谓王孙、所谓马、所谓虹,亦都是鳄鱼的曾用名。

仅由此两点,我们即可进一步看出古代动物命名的混乱和不确定。

案孙诒让注又说:

“《大戴礼记·易本命》卢注云:蟋蟀无口而鸣。今日鉴蟋蟀有口。而鸣不以口,其声出两翼间。郑以释注鸣,似未确。《说文》(虫部)云:虺,以注鸣。诗曰:胡为虺蜥。又云:荣螈、蛇医,以注鸣者。虺,即荣原。郑以为胸鸣之属,与许说异。当以许为长。《玉篇》(虫部)亦云:石虺,今以注鸣者。依许义也。又《说文》(虫部)云:蜩,蝉也。《诗》曰:五月鸣蜩,蝉以旁鸣者。蜺,寒蜩也。贾疏云:《尔雅》发蟥,蛢。郭云:甲虫也。大如虎,豆绿色,今江东呼为黄蛢即此发皇也。”

在这些注释中,孙氏虽详征博引,却无法不陷入重重迷阵般的混乱之中。这里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引文中有郭璞注《尔雅》“发蟥”、“发皇”:

---

①见《方言音释》(卷11)。亦名康伊,丁说即仓螳。仓螳,又为蚂蚁之名。

②郭注:即巨虚也。案《方言》:“蚍蜉,齐鲁之间谓之句象。西南梁益之间谓之玄驹。”句象即巨虚,玄驹即玄武,均为鳄名。后却成为蚂蚁专名。

“甲虫也,大如虎,豆绿色。”

案发蟥即今所谓蚂蟥,即水蛭,是一种能螫人的小水虫。但这种水虫与此所言“大如虎、豆绿色”的大型“甲虫”毫无相类。这一疑点,孙诒让竟似乎全无知觉。其实,蚂蟥、水蛭都属于古人所说的水中毒虫——水蜮、“蜚”即“鬼蜮”。而鳄类亦在其中,所谓大如虎的暗绿色甲虫,正是指鳄。至于所谓“发皇”、“发蟥”,字亦作“方皇”、“仿象”、方良,[①]——亦即罔两。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考工记·梓人》中的动物分类是一个保留着比较原始的动物观念的系统。在那里,由于引入了并非单一性的分类标准,因此存在许多混乱。但后人由于不明乎此,而曲为之润饰,遂难免常陷入严重的矛盾和混乱之中。

与《周礼·考工记》的分类观点适成对比的,还有《周礼·地官》中表述的如下一个动物分类系统:

“以土会之法辩五地之物生。

生态环境	动物分类(地官)	(春官)
山林	绒毛类	羸物
川　洋	鳞(毛)类	羽物
丘陵	羽(毛)类	鳞物
坟衍	甲介类	毛物
原隰	稀毛类(羸物)	介物

一曰山林,其动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其民毛而方。

二曰川泽,其动物宜鳞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

三曰丘陵,其动物宜羽物,其植物宜复物,其民专而长。

四曰坟衍,其动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荚物,其民皙而瘠。

五曰原隰,其动物宜羸物,其植物宜丛物,其民丰肉而庳。”

《周礼·春官》亦记:

“凡六乐者,一变而致羽物及川泽之示。

再变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

三变而致鳞物及丘陵之示。

①方皇是鱼类名鳄,大物也。故广大古语亦称仿,又作汪洋。

四变而致毛物及坟衍之示。

五变而致介物及土示。

六变而致象物及天神。”

案郑玄注云:

“积石曰山。竹木曰林。注渎曰川,水钟曰泽,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崖曰坟,下平曰衍。高平曰原,下湿曰隰。”

也就是说,有林高山称山林。沼泽地释川泽。土山称丘陵。盆地称坟衍。草野称原隰。至于所谓五地之兽,郑注云:

时 令	地理　　鸟兽分类	相当于
春	东方——鸟兽长尾	(甲虫、羽虫)
夏	南方——鸟兽无毛	(裸虫)
秋	西方——鸟兽浅毛	(鳞虫)
冬	北方——鸟兽厚毛	(毛虫)

“毛物,貂、狐、貒、貉之属。绒毛者也。鳞物,鱼龙之属,津润也。羽物,翟雉之属。介物,龟鳖之属,水居陆生者。蠃物,虎、豹、貔、螭之属,浅毛者。”

也就是说,毛物指毛皮很厚的北方动物。鳞物指水生动物。羽物指禽类。介物指龟鳖等两栖(水居陆生)类。蠃物指《说文》所谓“浅毛”,即毛皮较稀落的哺乳类动物。因此,这就是如上一个分类系统。

由表中可以看出,这一分类法比《考工记》中的分类法远为完备,实际已具备了《礼记·月令》、《淮南子》等书中那种五行分类法的雏型。这是一种结合地理、生态环境对适宜生物及其外部形态作描述的分类方法。但值得注意的却是,虽然同见之于一书,《地官》大司徒中所记述的生态分类,与《春官·司乐》中所记的生态分类竟有所不同。表明二者未必出自同一作者,或出自同一时代。与《月令》等书的分类法所不同的一点是,《周礼》中据五种地理生态结合动物外部适应形态作描述的分类法,尚未被五行哲学观念所渗透,虽然从中已依稀可以看到这种学说的滥觞。

还应当指出的更重要一点是,这种结合生态环境对动物作分类的方法,其起源可能也相当早。《尚书·尧典》中实际上已存在与此颇相类似的一种地理分类方法[①]:

“颁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

其名析,鸟兽孳尾。

申命羲叔，宅南郊。

其名因，鸟兽希革。

颁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其名夷，鸟兽毛毨。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

其名隩，鸟兽绒毛。”

在上表中，我们可以以此与秦汉以后的五虫分类法作一对比：

我在《诸神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古代中国人的空间观念与时令观念往往是融于一体的。故古人所说的东南西北，往往又是指春夏秋冬。如果考虑到这一因素，那么上述的这一四分体系，显然就又是《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四季四分类法的原型。

邹树文、张孟闻教授，曾依据《尔雅》、《吕览》、《考工记》、《淮南子》等书中所列的动物分类系统，开列出如下页的一个表。我在本章中所描述的古代分类学观点，与邹、张二氏的见解颇有不同。[②]坦率地说，我以为邹、张二氏亦有与清代诸儒相同的一个疏忽，即无视动物名称的古今名实变化，而以为今名所指之物，与古名所指之物基本无所大变。此外，邹、张二先生基本采纳了晚清今文家及《古史辨》一派的观点，把《周礼》等重要著作无分析地一概看作刘歆等古文经派的伪造。所以忽视了此书所具有的重要史料价值，也没有注意到《考工记》分类思想与《周礼》其他篇内的分类思想，实际上属于两个不同的系统。但尽管如此，这张表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古代分类观点归纳，仍然是有其价值的。故亦录之于后，供读者作进一步研究和参考。

总括本章之所论：

在前古的动物分类学中，由于其据以作分类的标准与近代生物科学完全不同，而且此种分类标志，亦常由于分类者的选择不同而不同，因而其类名系统往往很难确定。一些在今人看来似乎类别应当是完全不同的动物——如蛇、鳄、蛙黾、蜥蜴、蝼蛄、蚯蚓、蜴蠆，以至老虎、猿猴、穿山甲、牛、羊、马之类，在上古的分类和类名体系中，都往往可因某种外部标志、形态或生态的相似，如毛皮特点、甲骨位置、行走方式、居住环境，甚至鸣叫方式，生殖方式(胎、卵、湿、化)等等，而被归属于同类，以至获得相同或相似的名称。此外，如以上分析所已证明的，古代颇流行的那种五行分类法，即所谓“羽虫、鳞虫、毛虫、裸虫、介虫”的分类体系，与近代生物学关于脊椎动物、哺乳动物、爬行动物、两栖动物、无脊椎动物等纲门的系统分类，具有根本的不同，二者之间很难建立严格可对应的类比关系。甚至

---

①下引文有删略，请查对原文。又，“颁”原作“分”。“其名”，原作“厥民”。

②参看张孟闻、邹树文：《中国科技史探索·中国古代的动物分类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我国古代动物分类法对照表[①]

<table>
<tr><th>书名</th><th colspan="9">名种动物分类法</th><th>时代的推测</th><th>解释的根据</th><th>备注</th></tr>
<tr><td>《尔雅》附现代解释</td><td colspan="3">蟲
无脊椎动物</td><td colspan="2">鱼
鱼类 两栖纲 爬行纲</td><td>鸟
鸟纲</td><td colspan="3">兽
哺乳纲包括人</td><td>从西周到春秋战国</td><td>与《诗经》比较,从动物的名词与习性得之,将各篇内容适当调整,即得今释</td><td>《尔雅》内容有后人掺杂。但就四个大类的划分而言是极好的分类</td></tr>
<tr><td>《吕氏春秋·观表》后汉高诱注建安时人。</td><td colspan="3"></td><td colspan="2">鳞
鳞虫,蛇,鳞之尾</td><td>羽
羽蟲,凤凰,鸿、鹤鹭之属也</td><td colspan="2">毛
毛虫,虎狼之属也</td><td>裸
裸虫,麒麟,牛,羊之属也</td><td>战国末期</td><td>《吕氏春秋·名类篇》</td><td>[吕氏门客所著只分四类,不及五行家言。]</td></tr>
<tr><td rowspan="2">《考工记·梓人》</td><td colspan="3">小蟲之属</td><td colspan="6">大獸</td><td rowspan="2">春秋战国之交[或略后]</td><td rowspan="2">《考工记·梓人》原文</td><td rowspan="2">[《考工记》不用毛字,分两大群,再分八类,应在五行说风行之前。]</td></tr>
<tr><td>以骨分</td><td>以行分</td><td>以鸣分</td><td colspan="2">鳞</td><td>羽</td><td>脂</td><td>膏</td><td>臝</td></tr>
<tr><td rowspan="2">《淮南子·时则训》高诱注</td><td colspan="3" rowspan="2"></td><td>蟲鳞</td><td>蟲介</td><td>蟲羽</td><td colspan="2">蟲毛</td><td>蟲臝</td><td rowspan="2">[西汉初年]</td><td rowspan="2">《时则训》原文</td><td rowspan="2">第一次提出五蟲分類法,配上东南中西北与木火土金水,成为五行家的五蟲动物分类法</td></tr>
<tr><td>鳞,鱼属也,龙为之长</td><td>介,甲也,龟为之长</td><td>羽蟲,凤为之长</td><td colspan="2">毛蟲之属,虎为之长</td><td>臝蟲之属,麒麟为之长</td></tr>
</table>

（续表）

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顺逆》		蟲鳞恩及鳞蟲则鱼大为	蟲介恩及介蟲则鼋大为	蟲羽恩及羽蟲则飞鸟大为	蟲毛恩及毛蟲则走兽大为	蟲倮恩及倮蟲则百姓亲附，圣贤皆迁仙人降	董仲舒汉元光元年(公元前131年）举贤良	《春秋繁露》原文	［正式提出“五行顺逆天人感应说”，完成五行分类法。］
戴德《大戴礼记·易本命》		鳞蟲有鳞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	甲蟲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	羽蟲有羽之蟲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	毛蟲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	倮蟲倮之蟲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	戴德为公元前一世纪人	《易本命》原文	［疑从《时则训》及《春秋繁露》两处抄袭而成。］
《周礼·地官·土会》	蠃物介物包括部分昆蟲蠕蟲	鳞物鱼龙	介物龟鼈	羽物鸟类	毛物兽类，人除外	蠃物人变属此	西汉末期	刘歆伪造②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考定为刘歆伪造以媚王莽。］
《月令》	蟲倮大部分昆蟲	蟲鳞鱼	蟲介龟鼈	蟲羽鸟	蟲毛兽	蟲倮人	同 上	同 上	同 上

① 此表据《中国科技名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② 二氏在古文献观点上基本遵循《古史辩》旧说，是我所不同意的。

直到较晚近的时代,如唐人陆佃作于元丰年间的《埤雅》中,在“鱼——兽——鸟——虫——马”的分类体制中,仍将虫、鼠与蛇、蜥蜴并归于虫类。而宋人罗愿作于淳熙年间的《尔雅翼》中,在“鸟——兽——虫——鱼”分类中,也将“蝙蝠”列于鸟类,将蛇及蜥蜴(鳄鱼)列入鱼类,而沿袭着《尔雅》分类中的错误观念。

除此之外,在古人眼中,各种不同动物的分类界限也远非是很严格的。在许多古代学者看来,任何动物无不可以互相转化——非生物可以转化出生物(物腐虫生),鸟类可以转化为水生动物(雉入海为大蜃),蛇可以变成蜥蜴,蜥蜴可以变成龙类,以及动物可以变成人类等等。这种信念在许多情况下还并非完全是一种非理性的信仰和神话,而更是源自他们对某些自然现象的不完备观察。

只有了解中国古代生物分类与命名的上述特点,对于本书讨论鳄的问题上所指出的那些类名混淆和混乱的现象,才能作出恰当的估计和理解。

第三章　古字书中与鳄有关的记载

我最近对大量上古文献材料所作的分析表明了两个重要事实：一、在上古时代的中夏地域，鳄鱼分布极多而广。二、原始华夏民族，起源于一支崇拜太阳而以凤鸟为图腾的父族，和另一支崇拜月亮或以龙——鳄为图腾的母族。由于这一自然事实和文化图腾事实，对汉民族的早期语言、宗教、风俗、文化均发生了极为令人惊异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上古历史书、类书和经典文献中，而且大量地保存在古字书及《山海经》一类记述“非常奇异可怪”之事的地理和神话书中。本章即就此作一初步性的讨论。

在先秦多种书中，曾广泛流传一个关于齐桓公于沼泽中妖怪的故事：

“齐桓公出于泽，见物衣紫衣，大如毂，长如辕，拱手成立。

还归，寝疾，数月乃出。

有皇士[①]见公语。惊曰：物其能伤公？公自伤也。此所谓泽神委蛇者也。唯霸主乃得见之。”[②]（《管子》，《风俗通·怪神》引）

这个故事从表面上看上去似乎完全是神话，但实际上却未必尽然。案古代神话多始于口耳相授的传说。在传说转变为记录文字的时候，就往往会掺附着听者与记者的理解，而发生各种有异于原本的变型。根据我们在本书前面的研究，现在我们已知道，所谓泽神（即水神）委蛇的真相就是鳄鱼。或谓不信，那么这里即不妨再补充一点更直接性的证据。案《尔雅·释兽》：

“威夷，长脊而泥。”

什么是“威夷”呢？郝懿行笺注谓：

“邵氏《正义》引《说文》云：委虒，虎之胡角者也。委、威声近。虒有夷音。如：周道倭迟，《韩诗》作周道威夷。是威夷即委虒矣。《广韵》云：虒似虎，有角，好纡水中，若依《广韵》，则泥应读如字。”

由此可见：1．威夷，即委虒，亦即委蛇。是古传说中一种有角水生泥行的猛虎。我们

①案同一故事亦见于《庄子·达生》。但在那里，这个故事失去了原来的素朴性，而增附了大量饰词，表明《达生》作者的时代已完全昧乎“鬼”之本义——使之完全人格化了。《达生》在外篇，清代学者多以为系汉人伪托之作。参验以《风俗通》，这种看法有道理。

②皇士即巫士。皇通作巫尫之尫。

前已指出,角即尖喝。有尖嘴(角),而水生泥行的猛虎,不是蛟鳄又是什么?

由此一哑谜之破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齐桓公在沼泽遇鬼怪的那个传说。立刻可以发现,文中有些字词由于记述者不明委蛇之真相而讹误。“见衣紫衣”当作“见一紫蜴”。(蜴、鳄古同名)大如毂,当作大如狐,长如辕,当作长如鼋。狐、鼋,前已指出,都是鳄鱼的古名。秦汉时写书人昧于此义,将其曲解了。

2. 正因为委蛇的真相是鳄,而鳄体尾长而善卷曲,所以在汉语中引伸出了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连绵词,如:委迟、委佗、逶迤、委曲、又转作“娓娓”、“亹亹”,上述连绵词皆为委蛇、威夷之音转,而训作长而柔曲之貌。[①]有趣的是,威夷转语亦即威武,即长大雄伟之貌。又作逶迤。转音即婀娜,又作“阿娜”、“婀娜”(娲嫘)[②]。婀娜则是娇长柔美之意。[③]而有趣的是,古音婀娜谐音也就是“娥”,又即“媒”(可记作嫘、嬴)。《方言》:

“娥、嬴(嫘),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嬴,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妦(何按,即今语“丰满”——丰美之语源)。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妍(何按,今作艳)。好,其通俗也。”

案“好”,即佳美,常用以称女子。

我们可以发现,《方言》一书虽作于近二千年前,但本条所记诸词,几乎均未死去。

娥嬴即婀娜之转音,上已指出。媌即妙,亦即苗条,与婀娜同样有长而柔曲之义。姝今语虽不常用,但古人常称美女为朱颜。朱颜本即作姝颜。[④]后人昧乎此义,竟将“朱颜”误解为所谓“红颜”,[⑤] 妦通作“丰”,亦即今语所谓“丰满”——实当作“丰美”的语源。姣今通常记作“娇”——所谓“江山如此多娇”所用正是娇美之义。

在上述语言转化的现象中,有些事实是极为耐人深思的。如:

1. 娥音通作娲。娲是神话中华夏族女祖女神之名(“古之神圣女”),伏羲之妻。娲也有美女之义。嬴古音,读 yín,通于英、匽,即女英、女匽(尧女、舜妻)。一读 lúo,通于嫘,即黄帝之妻。[⑥]而娥、嬴音通作“姣”[⑦]。有趣的是,姣即娇。而“娇”却又正是涂山女之名,即大禹之妻。[⑧]伏羲——黄帝——舜——大禹均有美妻名”好”。如此巧合,难道仅仅是一种偶然?

---

①参看《联绵字典·女部》委佗等条。

②娲,女娲之名。蜾,嫘祖之名。前者传说为伏羲妻,后者为黄帝妻。

③④古乐府《孔雀东南飞》:“四角龙子幡,阿娜随风转。”陆机《拟青青河畔草》:“皎皎彼姝女,阿那当轩织。”是阿那为姝女之名。

⑤如清人咏吴三桂诗所谓“冲冠一怒为红颜”。

⑥《类篇》: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好远游。

⑦这一音转关系详论于丁惟汾《方言音释》(卷一)。

⑧《类篇》:禹娶涂山之七名曰女娇。

2.而更有意思的是，上古语言中表述“美好”之语词，竟多与蛟鳄及其形态——长曲柔软多姿之态有关。并在语音上与古语中之鳄名相为通假。例如娥正通作鳄，羸通作(1)蜴(yi)，(2)离(lí)。媌通作猫(狸亦名猫)，通作龙，通作玄冥。姣通作蛟。① 姝通作龁，以及豸、象、猪、蛛。婔正是古之“龙”字音，又通作“彭”(大彭)、蜂(大蜂，又作大封，即封豨)。妍(郭璞注音：五千反)通作万，亦即虿。

不仅如此，古常称美女曰婵娟，且婵媛(或作姮)。《类篇》：“婵娟，美容，亦作嬗嬗。”可知婵即嬗之音转，字通作蝉——亦即鼍也。案“娟”，《类篇》述作：“萦圆，美貌。”其实此字通于婘，“好也”。又通于“嬛”，“转丽也”。娟训“萦圆”，即团圆。婘从卷，即卷曲之貌。嬛从环，即环圆之貌。所有这些字义，均与古语言中训弯柔勾曲以为美，即鳄的形态有关。这是一种何其有趣的语言现象！

但是也许仍有人会表示难以置信。因为从今天的语言意义中，如果不是有那样多的事实，表明上述巧合绝不可能出自偶然，那么无论怎样，我们也实在难以想象和解释古人类关于“美”的概念，为什么竟会与一种丑陋的怪物鳄类形态有关。②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在《诗经》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极其直接的证据。兹举二例如下：

1.《诗·小雅》：

“彼都人士，垂带而厉。

彼君子女，卷发如虿。”

[传统注笺谓：厉，带之垂者。虿，螫虫也。尾末揿然，如妇人发末曲上卷然。]

2.《诗·硕人》：

“手如柔荑，映如凝脂。

领如蝤蛴，齿如瓠犀。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传统注笺谓：如荑之新生。领，颈也。蝤蛴，蝎虫也。孙炎曰，即蛣蝠也。然则螃蛴(螃蟹)也。螓，旧注谓蝉。]

我以为，昔人对这两篇诗的意思基本上都讲得不对。上引两段诗句，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是描写妇女美貌的。而耐人寻味的是，在上引诗句中，不断地出现为一种对女妇美貌比喻意象的，却恰恰正是鳄的形像。这似乎实在是一件十分奇怪的事，却毕竟又是一个铁的事实。

案第一篇诗中，所谓厉、虿，并非如汉人所释那样——是指所谓蝎子(如果真像古人所说，上述诗句竟是以蝎子来比喻美女，也够令人奇怪了！)。诗中所谓厉、虿，实际都是鳄

---

①《类篇》有“姁婾”字，“姁，美也，姁姁，和好貌。姁亦姣之孳乳。

②丑的繁体字醜，从鬼、酉，其实也与鳄有关。

的古名。所以在第一句中以“鳄的修长”来比喻束腰之带——“彼都人士,垂带如厉”。而在第二句中,则以鳄的勾曲来形容美女的卷发——“彼君子女,卷发如虿。”

至于第二首诗中,所谓荑,决非如汉人望文生义所释的是一种草。荑假借于夷,夷亦即蜴,在古语言中仍是蛇与鳄的共名。至于蝤蛴,汉人注疏以为是蝎,这是对的。但以为这种蝎就是后来的蝎,则也犯了与前一首诗同样的错误。[①]至于所谓狐、犀[②],我们早已论证过,也都是上古语言中鳄之别名。明乎于此,也就不难理解:

手如柔荑——手指修长好像柔软的“委蛇”,

领如蝤蛴——颈项修长好像长而柔曲的蝤蛴,

齿如狐犀——口牙锋利,好像长有虎鳄的锐齿。

(但我以为此句是以锐口利齿比喻这些美女口齿应对的机敏, 而未必真是描写她们有鳄鱼般的利齿。)

此外,还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上古语言中不仅鳄常常是一种形态美丽而受到赞美的意象,它还是一种象征智慧的意象。请看《方言》(卷一):

“虔、儇,慧也。秦谓之谩,晋谓之[犭+里],宋楚之间谓婕,或谓之谲。自关而东,赵魏之间,谓之黠,或谓之鬼。”

案虔字从虎,音与禽通,今语中或作“精”(即精灵、精明。精,也是鳄鱼名号)。儇转作坏,又作狯,音则得于环,亦通于狎。谩,今语中记作瞒,音得于曼,即蔓延。婕音得于狸,一音之转。谲通作鼍。黠通作豸。至于鬼,我们早已证明过,鬼本义则正是鳄。

上述诸词,其语意来源无一不与鳄鱼的古命名有深刻关系。

为什么在上古汉语中会发生如此一种有趣的语言现象?我以为,这种以鳄鱼为美、为智的观念,其根源在于上古华夏民族文化中,确曾存在过将鳄鱼神化为一种图腾动物的形态。中国北方地区的鳄在商周以后日趋减少了,以鳄鱼(包括蜥蜴及各种爬虫分类)为命名的图腾组织和制度,在周秦以后也终于衰落而消失。但在语言中,远古各种与鳄鱼崇拜有关的观念却仍然超历史地积淀在语言文字的记号结构中。虽然它们的原始内涵,自秦汉以下早已鲜为人知,而被转用和移易成为一系列新动物的名称。但如果我们深入剖析一下《尔雅》及《说文》这两部伟大古代词书和这书中的动物名类的话,就会极为惊异地发现,其中有极大一批种类与鳄鱼的名类有深刻的关系。

甲、《尔雅》书中与鳄有关的名类。

一、[释虫]

---

①蝤蛴,亦即犹豫。鳄类行走时体躯常大幅度摆动,所以后来在语言中引申为犹疑不决之名。

②狐,通行本作瓠,音近而讹。犀通于蜥。

螯,天蝼。

案,蝼音与龙、离、罗均相通。故其在上古传说中,常成为龙的象征。《史记·封禅书》记邹子言,黄帝登基时,胡“大蝼、大螾”之祥瑞出现。(这种祥瑞,实际具有图腾象征的涵义)而这种所谓大蝼即“蝼蛄”,据说其大如“牛”[①]。可知这种蝼蛄当然不是通常所说的蝼蛄。蝼蛄又省称蛄,亦记作螜,一作蛊。其变名甚多,并因此而与各种动物相混讹。

郝懿行说:“《说文》,蝼,蝼蛄也,一曰螜、天蝼。《方言》,蛄诣,谓之杜蛄、蝼蛭,谓之蝼蛄,或谓之蟓蛉。南楚谓之杜狗,或谓之蛞蝼。《广雅》:炙鼠、津姑、蝼蜮、蝼蚍也(䶂,邢昺疏作硕鼠)[②]。《释文》引《本草》:蝼蛄,一名鼫鼠。《广韵》:一名石鼠,一名仙蛄。石、鼫、硕俱声义同。[③]郑注《月令》蝼蝈鸣,以蝼蝈为蛙。高诱注《吕览》以为蝦蟆。《月令》释文引蔡邕《章句》以蝼为蝼蛄,蝈为蛙。盖蛙与蝼蛄并以立夏后鸣,故诸家异说。蝼蝈字同见《说文》。蝈蜮专转故其字通。蝼蛄又声转为蟷蛄,《埤雅》引《广志·小学篇》云:蝼蛄,会稽谓之蟷蛄。《孟子·滕文公》云:‘蝇蚋姑嘬’,《释文》:诸本蚋或作蟷。《说文》云:蟷蛄即蝼蛄也。又按,《本草》蝼蛄一名蟪蛄,与蝉同名。疑相涉而误耳。”

螾蜒,入耳。

案,螾蜒又作蚰蜒,亦即犹豫(《楚辞》中作“夷犹”),故又名蚰蜓。鳄类行走摇摆不定,所以后来引申为犹豫、扭扭捏捏的语词。(也正是同样的原因,鳄名为皇,引申为徬徨。)

郝懿行注:《释文》此虫能两头行,是郤行也。《方言》云:蚰蜒自关而东谓之螾蜇,或谓之入耳,或谓之蚨蛔,赵魏之间或谓之蚨虹。北燕谓之蚰蜓。郭注:江东又呼蛩。按蛩即蛉穷之合声。螾蜇、蚰蜒、声相转。蚰蜓、蛸蚔声相近。入耳,螾蜇亦音转字变也。

其实螾蜒本来也是蜥蜴的转音。但汉代方言中却已以之专称蜈蚣了。

蝉(蜩、蜋蜩、寒蜩)

案:蝉、鱓、鼍三字通。古文字从虫、从鱼、从黾常相乱讹,似无定形。黄侃《尔雅音训》说:

“螗之言唐。唐,大也,俗呼胡蝉,胡亦大也。”

郝懿行注:“《夏小正》传曰:螗蜩者,蝘。俗乎为胡蝉。”

所记胡蝉——大蝉,亦即大鼍。在战国秦汉语言中转化为今之蝉名。蝘,即蝘螾——蜥蜴。鼍善鸣闻名,故凡能鸣者皆可称鼍。《尔雅》记蝉别名“蝭蟧”。蝭蟧即今语“叨唠”。引申为对爱说话人的讽刺。

---

①“黄帝有土德,有蝼蛄如牛。”(刘向《别灵》)

②炙、灼古同源字。灼、硕、鼫、石、社古音通。

③郝懿行指出:“石、鼫、硕俱声义同。但《广雅》䶂不谓硕鼠,《诗》言硕鼠又非蝼蛄。《本草》蝼蛄亦无鼫鼠之名,皆皆误耳。”案,古代生物命名颇不精确,异物有同名,异名有同物。上述不过是一例耳。

郝懿行注又记:

《方言》:"秦晋之间谓之蝉。海岱之间谓之奇。郭注:齐人呼为巨畸,音技。《广雅》云:蟜蛣,蝉也。"

案蟜蛣其实即下文蛣蜣,又作蛣蝙,乃蝎虿的异名。蝉不仅在古语言中与蜴同名,而且又与"蜺"、[①]蟋蟀、螳螂同名。郝懿行引《方言》:"蛥蚗,齐谓之螇螰(何按,音转即蟋蟀),楚谓之蟪蛄,或谓之蛉蛄,自关而东谓之虭蟧(何按,音转即螳螂,亦作虭螂)。"

《说文》:"渠却,一曰天社。"(案渠却今作"蛐蛐"。)《广雅》:"天社,蜣螂也。"《集韵》、《类篇》引《说文》作"渠却蜋",又作"螇鹿"。

还有必要指出,《方言》:"蝉,海岱之间谓之蟜。"案蝉古音驼,蟜古音通作佝,人驼背,亦称作佝偻。由引可见,蟜、蝉在汉语中都得名于鳄类体态上的弯曲折弓之形。而蟜之与蝎音相通。黄侃 《尔雅音注》说:"蝎、蛣蝙音近,蛣蝙音通。又,蛣古音又转作齧。"案齧也就是契(即啮、吃)。[②]更有趣的是,句、勾古同音。所以黄侃认为,蛣就是蛄之音转。[③]蝼蛄转音即偻佝,俗记作"罗锅",亦得义于弯曲之形。而后来,更转而成为一切弯曲事物之名。(勾、弓音亦相近,语源也是共同的。)

郝懿行在探讨"蝉"语音变化时还指出:

"今黄县(山东)人谓之蛣蟟。栖霞谓之蜘蟟。皆语音之转也。又语转为蛴螬。"

案蛣蟟,今俗作"蝍鸟",又作"鸡鸟",又称"天鸡"。蜘蟟,俗记作知了。

王充《论衡·无形篇》:

"蛴螬化为复育。复育转而为蝉。蝉生两翼,不类蛴螬。"

《论衡·奇怪篇》:

"夫蝉之生复育也,开背而也。"此所谓"复育"以及"开背",即剖腹而出,是指蝉生育时之蜕皮现象。[④]

"秦谓蝉蜕曰蛩。然则蛩即复育。《论衡》以为蛴螬所化,或言朽木所为。"[⑤](郝懿行《尔雅注疏》)

这种在传说中由朽木或蝎虿(即蛴螬)演化而生的"蝉",显然都是指鳄鱼之蝉——即鼍。更值得注意的是,蝉又名"舟",字从虫作"蝌"。蝌古音二读,一作 zhōu,一作 diāo。[⑥]

---

①《释虫》:"蜺,寒蜩。"注:寒蝉。

②商祖契为鳄为图腾,故名作契。

③案,吉、古在甲骨文中是同字。

④由此我们可以理解鲧剖腹生禹而复活的故事,正是以此为原型的(详本书第三卷)。

⑤蛩又记作"壳"。

⑥周字亦有此二读。

"蜩,蝉也。或从舟作蜹。蜩为诸蝉之总名。"

案蜩,字又记作雕。这种能为舟的蝉,当然只能是作为鳄类的蝉。有趣的是,自然界中有一种昆虫螳螂,古代变称蛃,此即"螳螂、天马、蚩尤、莫蛃、蛡螂,蝉"。

动物学家记录这种昆虫的体态如下:

"体型较大,色黄褐、暗褐或绿色,头部三角形。复眼大,触角较长,生有粗大呈镰刀状的前足一对,用以捕虫。"这种虫亦名螳螂(Paratenodera sinensis),俗称"大刀螂"。

郭璞注:

"蛡螂,有斧虫。"

郝懿行笺:

"蛡螂,《说文》作堂蜋,云一名蚚父。按蚚父即巨斧也。《吕览·仲夏纪》:螳螂一名天马。一曰虼虴(蚩尤)。兖州谓之拒斧。淮南作巨斧。此虫有臂如斧。《方言》云:螳螂谓之髦,或谓之虰,或谓之蝆。《释文》:蛃,本又作貉孙,蝉与髦字异音同。莫蛃合声亦为髦。"[①]

螳螂这种小昆虫,居然能与传说发明了武器、在古代是一位可怕杀神的"蚩尤"齐名。乍看起来似乎使人奇怪。其实,联系我们以上的分析即可明白,螳螂、莫蛃、巨斧(即王父),都本是鳄的名号。只是由于螳螂双臂亦有斧,所引申而连类称之罢了。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螳螂名虰,而"虰"却又有"狐狸"的别名。

"虰、蛵、负劳。"

郭注:"或曰即蜻蛉也。江东呼狐犁。"

郝笺:"《说文》:丁蛵,负劳也。又云:蛉,蜻蛉也。《方言》:蜻蛉谓之蝍蛉(机灵)。郭注:六足四翼虫也。江东名为狐黎。淮南人蠊蛜。《广雅》云:蜻蛉,蝍蛉,仓螘也。"

《淮南·说林》:水虿为总。高注:总,青蛉也。

《尔雅翼》云:水虿既化蜻蛉,蜻蛉相交还于水上,附物散水中,复为水虿也。《古今注》云:一名青亭。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黄者曰胡黎,一曰胡离。小而赤色者为火胡卢。一名赤良使者。火胡卢即红狐黎之声转也。

案,水虿,即蜮,又称狐犁即狐狸。这不仅证实了本书前章考论蜮为水蝎无误,而且表明蜻蜓、蜗牛(即负劳、蒲罗)也曾与鳄类同名。更有趣的是,由于鳄有甲壳,所以它在古语言中又可以与土鳖同名:

《释虫》:"蟠,鼠负。"郭注:"瓮器底虫。"

《说文》:"蟠,鼠妇也。"《广雅》:"蝠即负蠜。"(蠜、蟠音通。)关于负蠜,郝懿行说:"一

---

①案,莫蛃即楚官制中"莫敖"之职的名目由来,相当于中原的司马。

②案,蟠即土鳖,但龙也名"蟠龙"。这亦暗示了二者的关系。

名地鳖,一名土鳖。其形圆扁大可寸余,背上亦有横文,其色黑。"②

然而负蠜却也是臭虫的名称:

《说文》:"蜚,臭虫、负蠜也。"又名"蜰卢"。又名"飞廉"、"蜚蠊"(均见《尔雅疏证》),郝懿行引陶注《本草》说:

臭虫形修土鳖,"轻小能飞。本在草中,八月九日知寒。多入人家屋里。"引《唐本注》云:此虫味辛辣而臭。汉中人食之,言下气,旬曰石薑,一名卢蜰,一名负盘。然则此虫气如廉薑,故名飞廉。圆薄如盘,故名负盘。"

可是蝎子却也有别名叫蝜蝂:

"傅,负版。"

《释文》版亦作蝂。《玉篇》云:蝜蝂虫,大如蚬①,有毒。又云蝂蛗,蛝也。按蝂版声转,蛗蛝即版之合声。

又,在古语言中,青蛙亦名蠜,又名蝼蛄,记作蝼蝈。

"蛙,一名蝼蝈。色青,小形而长股。"(《释虫》)

在这里,蝼蛄——鳄似已转而成为水虫(舟类)的共名。但更有趣的是,古语言中的蚂蚱,即蝗虫,别名:

"阜冬、蠜、草螽、蟿螇。"(郭注:"草螽,即常羊也。"),螇,古音亦可读历②,又称"土蛨",又称"蚝",又称"蛄蜙、强羊、不过。"

郝懿行认为,师、土蛨、蚝,都是指"蚝蜢,善跳",也就是蚂蚱。殊不知,螇、蚝也都是鳄类的名称,即鳄、鼍。

《释虫》又记:

"蛂蟥,蛢。"

郭注:"甲虫也,大如虎,豆绿色,今江东呼黄蛢,音并瓶。"

何案,大如虎的"甲虫",实际上也是鳄。又从音训看,蛂蟥即方皇,又作彷徨,亦即罔两。

有趣的是,在古代动物的类名中,飞禽与水虫相隔也并不甚远。所以蛙亦名鸡:

"蛙,田鸡。"

"翰,天鸡。"

郭注:"小虫,墨身,赤头,一名莎鸡,又曰樗鸡。"

郝笺:"别于《释鸟》之翰,天鸡也。莎鸡者,《诗·七月》传:莎鸡羽成而振讯之。"

我们在前面曾指出,鳄的名称讹于蚯蚓,这一点在《释虫》中有切实的证据。

---

①"蚬,缢女。"郝:"蚬长寸许,头赤身黑,恒吐丝自悬。按,今此虫吐丝自裹,望如披蓑形,似自悬,而非真死。"即蚕,蜘蛛类也。

②参看郝懿行笺注。

《尔雅》:"蟫蚓,竖蚕。"

郭注:"即弯蟺也,江东呼寒蚓。"

郝笺:"蟫,螾也。螾,侧行者。螾或作蚓。郑注《梓人》以却行,螾蚓蚰之属。刘昌宗云:螾衍或作衍蚓。今曲蟮也。蟮,《说文》作蟺,云弯蟺也。《广雅》云:蚯蚓,弯蟮也。"

传说蚯蚓是一种淫虫而且喜唱歌:

"俗说蚯蚓无心而淫邪。故《御览》引郭氏赞云:蚯蚓土精,无心之虫。交不必分,淫于阜螽。触而感物,无有常雄。蚯蚓转音为朐肕(疑即祝融、勾龙)。朐音蠢,肕音闰。高诱《淮南·时则训》注:

丘螾,蠢蠕也。《说山》注又云:螾,一名蜷蜗也。《古今注》云:蚯蚓,一名曲蟺,善长吟于地中。江东谓之歌女,或谓之鸣泣。"

先秦书中常见"强梁"一名,用以指称凶狠而有武力者。所以老子书中诅咒之:"强梁者,不得其死。"但强梁究竟是何物,语源如何,旧皆莫可解。强梁在书中又常记作强圉,或称强梧,乃是天下可怕的杀星"太岁"之名[①]。其实强梁、强梧(音转即玄武)也都是鳄的名号。在《释虫》中记作"强蚚——蚜�"。强蚚即蚚父(螳螂)。蜉螪音转即强项,亦即强梁。

郝笺:"《说文》:蜉,何虫。《释文》引《字林》:螪盖作螪。古音之赤反(读若"蚩")。何或作蚵,音河。《玉篇》:蜉螪,蚵也。又云:蚵蚉,蜥蜴。本于《广雅》。《集韵》引《尔雅》:蜉螪,何也,以为蜥蜴类也。盖螪字作螪,依吕忱音,正蜴易之合声。"

至于蜥蜴,我们早已指出,在古代亦是鳄的别名。蜥蜴古音可转作商羊。

又,蜴音古与蚁、蛾相通。所以强梁转音商羊,而蚁类,古语中却也称作"羊"。《方言》:"齐人呼蚁为蛘。"这样一来,蜥蜴(鳄)也就与小小蚂蚁混名了。蚂蚁古名蚍蜉:

"蚍蜉、大螘(郭注:俗呼马蚍蜉)、小者螘(齐人呼蚁为蛘)、蚉、杅蚃(赤胶、蚍蜉)。蟴,飞蚃(有翅)。其子蚳。"

《说文》:"蚍蜉,大蚁也。蚃,蚍蜉也。"

《方言》:"蚍蜉,齐鲁之间谓之蚼蟓,西南梁溢之间谓之玄蚼。燕谓之蛾蛘。"

《广雅》:"蟞,蜉螘也。"

郝懿行说:"蛾、蚁、蛘、蟓、蚼、驹,并字异音同。螘、蚁,古今字也。"螘即是蚁的古字。那么"螘蛘"(蛾蛘),不仅即蚼蟓之声相转,实际也就是"夷羊"。传说"高之将亡,夷羊在牧"。

由上述考证我们可以知道,夷羊就是鳄。大鳄出现在商人的牧场,这正如黄帝登基"大螾黄龙现"一样,是改朝换代的标志。

①《释天》:太岁在丁曰强圉。《史记·历书》索隐:强梧,在丁也。

又玄蚼(《夏小正》作玄驹),音转亦即玄武。

《海内北经》记:"朱蛾,其状如蛾。"

郭注引《楚辞》:"赤蛾如象。"

如果不经过以上的研究,我们是无论如何不能理解,为什么红蚂蚁居然能大如巨象的。其实,这种大如象的赤蛾,显然不是蚂蚁,而是甲有赤纹的鳄。

鳄古音又近"罔"(罔两),所以其名又混同于蜘蛛:

"次蛩、蜘蛛、蛛蝥。"

郝笺:"并声转声近学也。《方言》或谓之蠾蝓。蠾蝓者,侏儒语之转也。北燕、朝鲜、冽水之间谓之蝳蜍。郭注:齐人又呼社公,亦言罔工。盖蜘蛛工于结网。故贾子《礼篇》云:蛛蝥作罟。"《抱朴子》云:大昊师蜘蛛而结网。

案,社公即射工。蠾蝓即蛣蝠音转。蛣蝠是蝎类,有毒。而古语言中毒物又称作"蜂。"

《尔雅》:"土蜂、木蜂、蟦、蛴螬、蝤蛴,蝎。"

"今江东呼大蜂在地中作房者为土蜂,啖其子即马蜂。今荆巴音呼为蟺,音惮。"

案郭璞所指之物——即"地中作房"者,实际正是指鳄。[1]这里最可注意的,是所谓"啖其子即马蜂"的说法。动物学家的研究表明,幼鳄出卵后,为保护幼鳄,母鳄常以其口将其咬住携走。"俟幼鳄从成鳄口中放下后,检查其身体,毫无伤痕。可见此举纯属护幼行为。"[2]

古人所记马蜂"自啖其幼子"的判断,可能就是基于对母鳄这种护幼行为的一种不精密观察。此外,蜂别名蟺、惮,字皆通于鳣、单(鼍),也是大蜂、土蜂在古代曾亦是鳄类别名的重要佐证。[3]又,郝笺引《方言》:"蜂古读如蓬(彭)。《本草》云一名蜚零(蜚廉音转)。合音即蜂。"

但是蝎虿古名亦读如"蓬",即:

"蟦,蛴螬。蝤蛴,蝎。"

"《说文》:齐,齐螬也。《方言》作蠀螬。谓之蟦。《本草》一名蟦蛴。《别录》一名肥齐(肥遗);一名教齐(在土中者又有草荸荠)"。

蟦蛴即螃蟹一名由来,又记作彭越、贲育。古语言中以此二名称勇士。

郝懿行指出:"蛴螬谓之蟦蛴(彭蜞,即螃蟹,今吴方言仍如此读)。关东谓之蝤蛴,梁益之间谓之蝎。"又说:"此语声相转而为名也。《论衡·无形篇》云:蛴螬化为复育,复育转

---

①蜂、蝎均为毒虫,所以后来演变为两种毒虫之名。郝懿行不明乎此,对此则注释基本上全错了。

②引自《扬子鳄》,安徽科技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12 页。

③传说羿杀"大封"、"委蚝"、"封豨"。汉人误以之为三物,殊不知其实是一物三名,即鳄。羿为鸟图腾,实际上这一神话反映了古代鸟图腾与鳄图腾的斗争。

而为蝉。《说文》:蚍,蚍齐也。蝎,蚍齐也。《诗·硕人传》用《尔雅》、《方言》云:资曹自关而东,谓之蚍蛴,或谓之卷蝎,或谓之蝗毂。梁益之间谓之蛒,或谓之蝎,或谓之蛭蛒。秦晋之间谓之蠹。或谓之天蝼。然则此物与蝼蛄齐名矣。”

又尺蠖,别名蝍蛾,即蛣蝠。又作虒、亦即蠖(虎)。

归纳以上所论,我们可以以下列三表,说明《尔雅·释虫》中一系列虫名的演变及其与鳄名的关系。

表一:

单——鼍——鳣——蝉——蟍鹿——蟋蟀——蜥蜴—蟍蛎——渠却——蚰蚰——伊威——(委蛇)——蝼蛄——(罗锅)——偻佝——佝偻——蚵蛠——螳螂——蜣螂——巨螗——螗蛣——蛣蝠—蝎(螗)——蚍蛴——(犹豫)——蚰蜒——蚎蜓——(忸怩)——蜺——(兕)——蛩——穷奇——强羊——商羊——强梁——罔两——方皇——彷徨——蛂皇——王父——琴虫——蛴螬——鸡鸟——天鸡——知了——雕——不周——复陶——嗥啕——皋啕——莫狗——(莫敖)——不过——(不谷)[1] ——(布谷)。

表二:

蟦——蛢——尨——龙(犹)——蟆——(貘)——(貊)——(马)——(彭)——(封)——蜂——凤——天翟(天鸡)——朦胧——蠓——螟蛉。

表三:

国貉——果蠃——(狐狸)——蒲卢——蛾罗——罗罗。

最后,作为这一系语音演变的小结,我们不妨再指出几点有趣的事实:

1. 蝎别名桑蠹(《诗·硕人》正义:蝎,桑蠹)。

案,桑、噩金文同字。蠹、毒二字相通。由此可知,所谓桑蠹,其实就是恶毒。这也正是蝎得名之所由来。而“恶毒”却正是鳄在古字书中的定义。《尔雅·释鱼》:“蚩,最恶毒。”蚩字正是鳄字的异体。

2. 蝉名又称“王父”。《尔雅·释亲》:“高祖为王父母。”古语言中称“蝉”——鳄为王父、母,其实是上古以鳄(蝉)类为图腾这一历史事实的语言学遗迹。

3. 鳄别名不蜩。我们应该注意,“不周”在中国古语言中乃是一个杀神之名。《史记·律书》记:“不周风,居西北维,主杀生。”

---

①古王者自称:“不谷”,亦即以鳄(龙)为名。

4.《释虫》中关于蜥蜴之名又云:

"强蚚,蛶螪,何,螝,蛹。"我已指出,强蚚,蛶螪均是强羊、强梁之音转。何,《玉篇》作"蚵":"蚵,龙,蜥蜴。"螝亦即鬼,蛹亦即庸。所有这些异名,无一不与鳄的古名有关。而宋版《玉篇》指出蚵就是龙以及蜥蜴,则尤为值得注意。

5.果蠃、蒲卢,在《释虫》中一释作细腰蜂,或土羊。一释作"桑虫",即鼍虫。——又释作蜗牛。一释作螟蛉,又作螟霝,即蠓龙。(龙、霝古字通)又作螟蛉,螟霝(龙)。但后人却似乎只知道最后一种说法。

统观《尔雅·释虫》篇所释诸虫之名,使我们不能不感到颇为惊讶而耐人思味的一个重要事实就是:古语言中似乎所有的虫豸之名,均与鳄——蜥蜴的语音及语义有关,是从同一语源中分化孳乳而产生的。《释虫》篇在结语处对上古人类关于虫的认识作了如下概括:

"有足谓之虫/无足谓之豸。"

对这一点,我们前已指出:"豸"是"虵"之近音相借字。至于"豸"的主义,郝懿行注引书证考详博。他说:"豸通作蛾。《史记·黄帝纪》:谆化鸟兽虫蛾。《索隐》曰:蛾一作豸。《正义》:蛾音豸,直起反。又通作止。《庄子·在宥》:灾及草木,祸及止虫。止即豸之声借。又借作廌。《左传·宣公十七年》:庶有豸乎?杜预训豸为解止,义亦近也。豸与廌古同音通用。廌与解又叠韵,故古以为训。《左传》:豸古作廌。故陆氏《释文》本作廌解。孔氏《正义》本作豸解。是豸廌通用。陆、孔并云据《方言》,今《方言》佚此条。"何案:豸古字与蛾、"易"、蚁音近通用。又与"虵"(虻)音近。所谓"无足谓之蛇",即以音近讹而作"豸"。而豸字的本义却恰是有足之虫也(解廌、蚁、蛾、蜴均有足)。

第四章 《尔雅·释鱼》中与鳄有关的动物名称

在前章中，我们分析了《尔雅·释虫》篇中与鳄有关的虫名。耐人寻味的是，在这部古代词书的《释鱼》、《释兽》、《释鸟》中，也都可以看到一些与鳄有关的动物名类。

我们着重研究一下《释鱼》和《释兽》。

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郝懿行《释鱼》笺注引《说文》："鱼，水虫也。"引《鲁语》："鱼，川禽。"引《晋语》："鼋、鼍、鱼、鳖，莫不能化。"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的动物学观念中，鸟(禽)、兽(虫)、虫、鱼之间，以至鱼类与两栖、爬行类之间，似乎不仅没有特别严格的分类界限，而且认为它们之间无不可以互相转化。

根据我的研究，《释鱼》中与鳄密切有关的名类，首先就是鲤鱼。

在现代汉语中，"鲤鱼，学名 Cyprinus carpio。属鱼纲，鲤科。体延长，稍侧扁，长达一米左右"(见《辞海》)。是我国一种著名的淡水鱼名。但在古代语言中，鲤，音通于厉、蠡、离、狸。因此它也是鳄的名称。

《尔雅·释鱼》将鲤、鳣、鰋、鲇、鳢、鲩、鲨、鮀皆归作一类。但后人不明乎此，破句而读之，以致往往完全误解了文义。

郝懿行疏：

"陶注《本草》云：鲤鱼最为鱼之壬(案，疑当作"王")。形既可爱又能神变，乃至飞越江湖。《古今注》云：兖州人呼赤鲤为赤骥，谓青鲤为青马，黑鲤为玄驹，白鲤为白骐。黄鲤为黄雉。"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似很令人奇怪的现象，就是以马名和鸟名(雉)来为鲤鱼命名。但是，如果我们想到，鳄在古代语言中，是经常被认为是一种龙马的话，那么上述现象就不难理解了。

《释鱼》又谓："鲤鳣鰋鲇鳢鲩鲨鮀。"

此句话，过去读《尔雅》者历来对之破读因而失误。其实这是完整的一句。

按鲤、鳣本为一类。鲤音从里，古读 lúo，鳣古音从 shàn 亦从 túo。lúo，tùo 叠韵通转。故《说文》中以鲤、鳢互训。鲤，《山海经》记作陵鲤，又作狸，与离、李，皆音通也。而狸、离、李，我们早已讨论过，都是鳄的名称。

关于鳣,郭璞注说:"鳣,大鱼。似鱏而短。鼻口在颔下,体有邪行甲。无鳞。肉黄,大者长二三丈。今江东呼为黄鱼。"

郝笺:"《诗·硕人》疏引陆机云:鳣鲔,生江海,三月中从河下头来上。鳣身形似龙。锐头,口在颔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纵广四、五尺。今于盟津东古碛上钓取之,大者千余斤。"

《释文》:"鱏,音寻,又音淫。"《字林》云:"长鼻鱼也。重千斤。""然则鳣与鱏同,唯鼻为异而。"(案,淫音通螾、蚓。前已指出,这也是鳄的名称。)

这里特别还要说明一下所谓"长鼻鱼"的问题,郝懿行引《字林》:"鳣,长鼻鱼也,重千斤。……鲟、鳣,声相转也。郭氏《江赋》谓之王鳣,李善《蜀都赋》注谓之鉏、鳍。"案,这种所谓长鼻,亦即长喙。这其实正是常在古人关于鳄的记载中被描述的主要体征之。

沈括《楚溪笔谈》卷 21 记(大略):

"予少时到闽中,时王举直知潮州,钓得一鳄。其大如船。大体其形如鼍,但喙长等其身。牙如锯齿。有黄苍二色,或时有白者。"

(大概正因为鳄长鼻,而象亦长鼻,所以鳄又有"象"之名。)

在较晚近的汉语中,以上诸鱼——鳣、鲟和鲤鱼一样,后来均已变作江湖中普通淡水鱼的名称。但从上引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它们的本义却与此并不相同。

除此之外,鳣转音又作鰋。郭注:"今偃额白鱼。"郝笺:"《说文》曰:鰋,白鱼也。今白鱼生江湖中,细鳞白色,头尾俱昂,大者长六七尺。"在这里,郝注昧于鰋之古义(白鳄),把它当作一种细鳞淡水鱼了。

鲤转变音作鳢,郭注:"鲖也。"(鲖又是鳢音转)郝笺:"《诗·鱼丽》传:鳢,鲖也。《本草》作蠡。《广雅》作鲡,云鳎鲖。陆机云:鳢似鲤,颊狭而厚。陶注《本草》旧言是公蛎蛇所变,然亦有相生者,至难死,犹有蛇性。"又说:"一名文鱼,与虫通气,其首戴星夜则北向。"这种与"蛇"通气,可以互变,又颇有神秘色彩的"蠡",其实原型正是鳄。郝懿行注指出,鲤鱼别名又作"鲩"。

《释鱼》:"鲲,鱼子。"

案鲲古音读若混、浑,与圆、卵音近,所以训作鱼子。鲲子亦作鳏。(郝笺,鲲、鳏古通用。)《类篇》:"鲲(鳏),大鱼。"

由此我们又可以注意到,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有一种出于江河中的大鱼正是名"鳏"。据说其性孤独。所以后来引申,孤独之人,无妻之丈夫,亦称为鳏。《诗·小雅·鸿雁》:"哀此鳏寡。"《孟子·梁惠王》:"老而无妻曰鳏。"《释名·释亲》:"无妻曰鳏。鳏,昆也。"[①]其实这

---

①然《释名》又谓:"昆,明也。愁悒不寐,目恒鳏鳏然也。故其字从鱼,鱼目恒不闭者。"但此乃望文生义之谈也。

种孤独的鳏鱼，也就是亦称作“单”、“孤”(狐)的鳄。《诗．齐风·敝笱》：“敝笱在梁，其鱼鲂鳏。”毛传：“鳏，大鱼。”《孔丛子》：“卫钓于沙，得鳏鱼。其大盈车。”王引之《经义述闻》：“毛传：鳏大鱼。当作：鲂鳏，大鱼。鲂也，鳏也，鱼之形体差大者。”案，鲂字从“方”、“旁”音，古语方、旁皆训作大，即今字从于龙而作“庞”。王引之又说：

“鳏之形状，传注无明文。以声近之字求之，盖即鲩也。《尔雅》：鲩。郭注曰今鲜鱼，似鳟而大。陈藏器《本草拾遗》曰：鲩鱼似鲤，生江湖间。今扬州人谓之鲜子鱼。声如混，鳏与云韵，字又作鲲。”

案鲲，宋本《玉篇》释作“大鱼”。鲲之别体亦记作鲧(鲸)。宋本《玉篇》：“鲧，大鱼也。”[①]

王引之是清代一位极有卓识的学者。他在这里指出，鳏即鲩，即鲤，即鲲，从而告诉我们，这些在后来完全不同了的鱼名，在古代却有共同语源。这是极为深刻而重要的。

除上述外，《释鱼》中其他一些鱼名中，也多有与鳄有关者。如：

鲽(《玉篇》：“大青鱼”)——即蝼。

鲡(《玉篇》：“似蛇无鳞甲，其气逊蠹虫也。”)——即厉。

鲀(《玉篇》：“鲮鲤也，有四足。”)——即貅。

鲵(《玉篇》：“石骨鱼”)——即兕。

鲮(《玉篇》：“鱼，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出《山海经》。”)——即灵，龙。

鲐(《玉篇》：“大鱼。”)——即貉。

又鲤字与鳢字音同字通。郭璞注：“鳢，鲖。”

案，鲖，古音读与鮀(鼍)同。郝懿行疏：

“《诗·鱼丽》传：鳢，鲖也。《本草》作蠡，云：一名鲖鱼。《广雅》书记作鲡。

肆又音“易”，字变作肆。[②] 音转作弑。

综上所论，我们可知：

豕(野猪)、虎与鳄三大猛兽，古人以为同类，并命以同名不分。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伯封实有豕心，贪婪无厌，忿类无期，谓之封豕。”封豕即彭伯。贪婪封豕即饕餮。

又宣公六年：“吴为封豕长蛇，以荐食上国。”

《说文》：“豨，豕走豨豨。古有封豨修蛇之害。”[③]

均以封豕、修蛇相对言。封豕贪婪无餍，实即饕餮。封与彭通。可训作“大”。封豕即

---

①大禹父名鲧，与中国古代鳄图腾神话有关，详后论。

②详见沈兼士《希杀祭古文同原考》。

③豨即豨，亦即肆。

庞大之豕,亦即鳄鱼也。

又如"鲔",据说此鱼可为龙:

郭璞说:"鲔、鳣属。大者名王鲔。小者名鮛鲔。"

郝笺:"云河南巩县东北,崖上山腹有穴。旧说云此穴与江湖通。鲔从此穴而来,北入河西,上龙门。……能渡龙门之浪,则得为龙矣。""案鲔化龙,高诱注《淮南·氾论》、《修务》篇俱有此说。"[1]

郝笺:"狸之言,不来也。是鲧鳌、鯠三字古皆声近。""能缘树食藤花,形似鳣是也。"其实,不来或鲧鳌就是霹雳,鯠则就是雷。能上树的鳣,正是鳄类。

关于《释鱼》篇,这里还应当指出一点。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释鱼》的结尾处,实际上掺入了一些本应归于《释虫》的动物名称。如蜗、蝬、蛭、虮,以及科斗、活东、魁陆、蜪蚅、蟾诸、蚌、蜌蛎、蚹蠃、蜬蝓,还有蝾螈、蜥蜴、堰蜓、守宫等。

蜗、蝬、蛭、虮等名类,均见于《释虫》。而活东、蝌蚪,据《古今注》:"一曰玄鱼",是对玄武、玄鼋齐名。至于蝾螈,在古人言中与蜥蜴同类,其与鳄的关系就更明显。而蜪蚅,郝璞注"未详"。我以为就是饕餮的转音。魁陆则又是傀儡的转音。蜌蛎则也是霹雳的转音。使人感到有趣的是,魁陆、蜌蛎、蜃,都与鳄、与雷有关,但又都是贝蛤类动物之名。(蚌音彭,亦像雷声)

特别有必要详细讨论一下的,是与蜗牛有关的几个名词。

关于蜗牛,在《释虫》中曾出现蒲卢,郭璞注以为即蜗牛。而在《释鱼》篇中,又有:

"咐蠃、螔蝓。"

郭注以为:"即蜗牛也。"

赤笺:"《说文》蜗,蠃也。蝓虒,蝓也。又蠃,蜾蠃也。一曰虒蝓。按虒,虎之有角者。蜗牛有角,故得虒名,俗从虫为螔耳。蜗、蠃与蜾蠃声同,故蜾蠃名蒲卢,蜗蠃名蚹蠃。蚹蠃与蒲卢声相转。螔蝓亦双声也,蚹蠃转为什累,见《中山经》,仆累即蟦螺也,又转为薄蠃。高诱注《淮南·俶真》篇云,蠃蠡,薄蠃也。

按:今海边人谓蠃为薄蠃子。栖霞人谓蜗牛为薄蠃。扬州人呼旱蠃。顺天人呼水牛,蠃蠡。《广雅》作蠡蠃。语之转耳。又转为陵蠡。《本草》蛞蝓一名陵蠡。《古今注》云:蜗牛,陵蠡也。《庄子·则阳》云,'有所谓娲者',《释文》引李颐注:蜗虫有两角,俗谓之蜗牛。又引《三卷》云:小牛,螺也。一云俗名黄犊。"

郝懿行的这一则笺释内容丰富,保存了大量古语、方言材料,极可注意。但可惜他未

---

[1]这一传说又演化为鲤鱼跳龙门的故事。鲤在中国风俗中,汉以来一直视作神鱼。一以辟邪,一以为吉祥有"余"的象征。

达一间耳。案蛞蝓一名"陵蠡",即陵狸、陵鲤,是穿山甲名。而穿山甲,古人以为亦是鳄类中的一种。

又蜗牛别名蠕蝓。蠕蝓音则来自蜘蛛。《方言》:"蜘蛛,蛛蝥也。自关而西,秦晋之间,谓之蛛蝥。自关而东,赵魏之郊,谓之蜘蛛,或谓之蠕蝓,蠕蝓者,侏儒之语转也。"《释虫》中蜘蛛别名"次蠹",亦即蝃蝀。是又为虹神之名。蝃蝀,《释名》则以为是东方水雾之名:"掇蝥,东方之水气也。"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蜗牛、蜘蛛、虹霓在古语言中,与鳄皆归属为一类。

而关于虹霓之霓,在《释鱼》中也有重要的记述:

"鲵大者谓之鰕。"

郭璞注以为:

"今鲵鱼似鲇,四脚。前似猕猴,后似狗。声如小儿啼。大者长八九尺。"

此所释鲵,即今俗语所谓"娃娃鱼"。但何谓鰕,却古今无确解者。[①]

我这里有一个新解。我猜想,鰕亦即"夏",是夏族人的图腾(鮌、禹)。《说文》:"夏,中国之人也。从夊,从页,人臼。臼,两手,文,两足也。"而夏字古文字字形,与夔、猱相近。"夔,神魖也,如龙。""猱,贪兽也,一曰母猴。似人。"其实夏、夔、猱都是鳄的名称。

郝笺:

"《说文》:鲵,刺鱼也。邢疏以为雌鲸,非也。鲸,海大鱼。雄曰鲸,雌曰鲵。与此同名非一物也。"

何案,郝说不确。鲵通霓,是神话中的虹神之名。海鲸、鳄类及大鲵(娃娃鱼),均能吐气致雨,于阳光下现为虹霓,所以古人以之为虹神,通称作鲵,归在一类。郝注常以后人分类观点去理解古人,失之于凿。所谓"明察秋毫,不见舆薪"耳。郝笺又云:

"《王会》篇云:秽人前儿。前儿,若猕猴。立行,声似小儿,盖即此物。儿、鲵古字通也。《北山经》云:决决之水,其中多人鱼。其形状如鰟鱼。四足,其间如婴儿。食之无瘕疾。郭注:鰟见《中山经》。或曰,人鱼即鲵也。似鲇而四足,声如小儿啼。今亦呼鲇为鰟,音蜮(蹄)。《水经·伊水注》引《广志》曰:鲵鱼声如小儿啼,有四足,形如鲮鲤,可以治(制)中。出伊水也。《史记》始皇帝之葬,以人鱼膏为烛。徐广注:人鱼即鲵是也。(何案:此人鱼——鲵,正当是鲸而非大蜺。郝说又误。)《御览》引《异物志》云:鲵鱼有四足,如鳖而行疾。有鱼之体而以足行,故曰鰕鱼。含水仰天,不动。小鸟就饮,因而吞之。《广雅》云:鲉,鲵也。《史记·司马相如传》云:禺禺,鱋鲉。徐广注:鲉,一作鳎。郭注:鳎,鲵鱼也。《汉书·音义》云:鲉、

①鰕,字变作蝦(虾)。在后来专用以称一种有甲介能跳跃而多足的动物。但这一语义转变,亦应与鰕本指鳄的语源有关。因为鳄亦有甲介。

鳀鱼也。然则魶、鳎、鳀,俱鲵之别名也。《海外西经》云:龙鱼陵居,一曰鰕,一曰鳖鱼。又云,龙鱼,其为鱼也,如鳀,即鲮鲤。其形似鳖,故又名鳖鱼。"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里所谓龙鱼——居山陵,有四足,形似鳖,其实就是鳄与穿山甲(古人以为同类)。而通过郝懿行所考察的鲵与龙鱼的上述关系,已无可怀疑地可以确信,鲵——鰕(夏),在古代语言中正是鳄的别名。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释鱼》篇中所记与鳄有直接关系的两种动物。这就是蝾螈和蜼。

郝懿行笺注考此甚详,他指出:

"《说文》:荣螈,蛇医。以注鸣者。又云,虺以注鸣。郑注《梓人》则云:胸鸣,荣原属。《说文》又云:易,蜥易、蝘蜓、守宫也。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易。按:蜥通作易。诗:胡为虺蜴。传:蜴,螈也。蜴即蜥字。故《释文》云:蜴,星历反。字又作蜥。是也。《尔雅》、《说文》乃云蜴间亦。《说文》、《字林》作易,此音误矣。

盖诗之虺蜴,俗读为易。因而《尔雅》蜥易亦误为蜴。不知蜴即蜥之异文。《经典》转写多误。唯《方言》作易、蜴。郭注音析不误。宜据以订正焉。诗疏引李巡曰:蝾螈,一名蜥易。蜥易名蝘蜓。蝘蜓名守宫。孙炎曰:别四名也。

陆机云:虺易,一名蝾螈,水蜴也。或谓之蛇医。如蜥易,青绿色,大如指,形状可恶。《方言》云:守宫,秦晋西夏谓之守谷,或谓之蚎蝘,或谓之刺易。其在泽中者谓之易蜴(原注:音析)。南楚谓之蛇医,或谓之荣原。东齐海岱之间谓之螔蜍。北燕谓之祝廷。

《广雅》俱本《方言》,而增以蚵蚾。《玉篇》:蚵蚾,蜥易也。《一切经音义》云:守宫,江南名蝘蜓,山东谓之蛛蚬(寻觅)。陕西名壁宫。

按:今登莱人谓守宫名蜴螔。青斑色,好在壁间即蝘蜓也。其在草中者,形细长,黄斑色,谓之马虻子,即蜥易矣。蜥易、蛇医,声之转耳。

东方朔云:是非守宫即蜥易。然则引皆同类。故《尔雅》通名矣。"

案,通常所说蝾螈,又名大鲵(Megalobatrachus, davidi—anus)。属两栖纲,大鲵科。成体长1米左右,大者可近两米。是现存最大的两栖动物。体外交媾,卵带呈串珠状,有护卵习性。头部有明显疣粒似角,多数成双排列。前肢四指,后肢五指。食鱼、蛙。鸣声似小儿啼,故名娃娃鱼。

从现代动物分类学的观点看,蝾螈在两栖纲(与蛙类同纲),而蜥蜴在爬行纲(与蛇、鳄同纲),分隔甚远,绝非同类。但二者在外形上确有所相近。所以古人把鳄、蜥易及荣原皆误归于同类。在《尔雅》中,蜥易(守宫)既出现于《释虫》(荣原),亦出现于《释鱼》。这是有所矛盾的。这里更重要的一点是,鳄在《释鱼》中也出现了,其字作蜼。释曰:

"跌、蜼、螣、螣虻。蟒,王蛇。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

案，趹即肆之讹体，字亦作"𢑚"。前面我们已论证过，这既是古代的猪名，也是鳄名，又是杀之本字。虿则正是鳄字的异文。再从音训考虑，即趹、易同音。易、虿(恶)古音亦同。所以由此看来，蜥蜴与鳄本来不过就是语源相同之词的分化而已。

郭璞注"虿"谓："蝮属，火眼(即红眼)，最有毒。今淮南人呼虿子音恶。"

又注"螣蛇"谓：龙类也。能兴云雾而游其中。《淮南》云：蟒蛇。注"蟒"："蟒，蛇最大者，故曰王蛇。"

这里尤为需要指出而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1．蟒音同于龙，其音恰正是龙字的古音。所以螣蛇既称龙类，又称蟒蛇。所谓螣蛇乘雾的传说，不过是鳄嘘气出云的神化而已。

2．王蛇，即王父，此正是鳄之图腾名。又，王古训有大义。(见王念孙《释大》)王蛇，亦即大巨之蛇。

3．蛇，与鼍通，上古语中本非同类，但秦汉以后常被误作一类。

4．蝮虺，属于鳄。(前已论证)《释鱼》中将趹、虿、螣、蟒与之并归于同类，是有很深刻的眼光与见地的。

郝懿行笺注云：

《说文》：趹，蛇，恶毒，长也。

虿，虺属。

按虿之言，恶也。此蛇最毒恶，故淮南人呼螣子。《说文》：它，虫也，或作蛇。螣，神蛇也，通作腾。《大戴礼·劝学篇》云：腾蛇无足而腾。《荀子》作不足而飞。《史记·龟策传》云：腹蛇之神而殆于即且。《后汉书》注引《尔雅》旧注云：腾蛇有鳞，是为龙类也。《慎子》云：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螾、蚁同矣，则失去所乘也。一名飞蛇。《中山经》云：乐桑之山多飞蛇。郭注：即螣蛇，剩雾而飞者。《淮南·泰族篇》云：螣蛇，雄鸣于上风，雌鸣于下风，而化成，形精之至也。

郭引《淮南》云蟒蛇者，邢疏：蟒当为奔。引《淮南·览冥》篇云：前白螭，后奔虬。许慎云：奔蛇、驰蛇。高诱注：奔蛇，腾蛇也。

按，螣、腾二字形近。《释文》云：直锦反，字又作朕。又徒登反。

孙星衍曰：蟒，字义当用莽。《小尔雅》云：莽，大也。按《尔雅》古文义作莽。莽，形近奔，故上注引《淮南》奔虬，误作莽，俗又加虫作蟒矣。

王蛇者，王，大也。《楚辞·大招》：王虺骞只。王虺即王蛇也。《类聚》引郭氏赞云：唯蛇之君，是谓巨蟒，小则数寻，大或百丈。《晋书·郭璞传》：蟒蛇以腾鹜暴鳞。今按，蛇有大者，便能乘风腾鹜，非必螣蛇始然。今有荣蟒，不能腾。人啖之以为珍味矣。

虺者，虫之假借也。《说文》：蝮，虫也。又云：虫，一名蝮，博。三寸首，大如擘指。是虺

当作虫,借作虺。

郭注《南山经》云:虫,古虺字,非矣。其说蝮虫,《南山经》及《北山经》两处并云,色如绶文。又云文间有毛如猪鬣,大者百余斤。然则,彼盖蝮虫之最大者。《楚辞·招魂》所谓蝮蛇蓁蓁,与《尔雅》之蝮虺,名同实异,非一物也。《尔雅》所释乃是土虺,今山中人多有见者。福山栖霞谓之土脚蛇,江淮间谓之土骨蛇,长一尺许。头尾相等,状类土色。人误践之,跃起中人。故郭氏图赞云:蛇之殊状,其名为虺。其尾似头,其头似尾。虎豹可践,此蛇忌履。足尽其形状矣。若然,《尔雅》首大如擘,擘盖臂之假借。又引《说文》,擘下无指字。今本有腹者,衍也。《诗》疏引舍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郭云:此自一种蛇,名复虺,亦非。《本草》陶注:以蝮蛇及虺与螈,分为三物。

今案:螈,疑即虺之或体。陶误分耳。

郝懿行此笺,征引宏博,某些判断亦颇具卓识。唯其错误有两点:1. 不明白上古动物名与近古动物名,有时往往同名而异指。加以语音异变,文字讹误,所以古言蛇,未必指今之蛇。古言虺,与今所指称虺毫不相同。故识断极须审慎。切不可一一对号入座。2. 郝氏熟于经典,但对于生物学的实际和理论,所知甚少。所以此注中虽汇聚了极为重要的语言文献材料,但其所论物类,则多不可信。

总的来看,郝氏在此注疏中所引征的文献材料,对我这本书中的基本论断,均是十分重要的佐证。读者自可两相参照。这也是我不计篇幅几乎全文抄录于此的原因除此之外,这里还有两个有趣的语言材料,亦不妨在此指出:

1. 莽,孙星衍注本字应作奔。按奔古音读彭。我在考论龙字古音时曾指出,其音可分三字:

a. 龙读 mǎng

b. 龙读 pǎng 或 pěng

c. 龙读 wáng 或 wú 或 ē 。

a 音即蟒。b 音即彭,亦即鹏(《庄子·逍遥游》有大鱼名鲲亦名鹏),亦即彭。c 音即鳄,亦即王,亦即雩。

2. 螣古字作朕。而朕通作蜃。我前面曾指出,古帝王自称"朕"即蜃,亦即螣。在此又得一佐证。

还不仅如此,事实上,古代帝王所有的自我称呼,如:孤,寡人、不谷,其实都是以鳄——龙自况。孤即狐,亦即单。寡即孤之音转。不谷之名见于《释虫》,现在是一种春鸟之名。而在古代却也是鳄的名称,因其冬眠苏醒,以鸣吼而报春,所以另一种报春鸟后来也被称为"布谷"(大杜鹃[①])

[①]大杜鹃(cuculus canorus canorus),亦称布谷。鸟纲,杜鹃科。

最后还应当指出的一点是,《尚书》及甲骨文中常有商王自称“余一人”的记载。“余一人”,亦即孤与寡人之义转。《老子》书中以侯王自称孤,寡为谦称,未必是不知于本义,倒可能正是为了论证其哲学观念的一种创造性解释。而相反地,胡厚宣先生,由甲骨文“余一人”这一称呼中发现了古代奴隶主贵族的妄自尊大,这其实都是与他们各自不同的历史哲学背景(作为一种价值预设)有密切关系的。

第五章 《释兽》及《释畜》中与鳄类有关的动物名称

从《尔雅》所记录的古语言材料看,在兽类中,猪、狐、虎、猿、马、牛、羊均与鳄类有密切关系。《尔雅·释兽》:“(豕)其迹刻绝有力,豟。”有力的大猪称豟。豟、鳄语通。

《尔雅》有“豨,修豪长”。郝笺:“修豪长,又云豪豕,鬣如笔管者。”今称豪猪、箭猪。而鳄鱼在古代也被认为是一种豪猪。

《方言》:“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前已指出,鳄在《释鱼》中称鰕。鰕、豭语通。

《说文》:“豕,彘也。”鳄类亦称豸,“长脊兽也”。

猪别名娄(娄猪),鳄则别名蝼。由上述语言材料看,古代关于猪的主要名称,与鳄的主要名称均得相合。

我们再看狐狸。狐,古多名。称狝,字亦作貉。《说文》:貉似狐善睡兽,又称“狸”,字亦作貍。前面已指出,所有这些名称均与鳄的名称有关。“狸”字,郝懿行笺注中指出:

“郭云狸即猪狸者,本《广雅》。《方言》作猪狸。郑注《大射仪》云:狸之言,不来也。不与猪,来与古皆同声。《方言》作貔猍。《广雅》作貔狸。并字异音同耳。貍,又作肆。肆即貍也。又与肄同,古通用。”

所谓不来,貔狸,前已指出,正是雷兽即霹雳的转音。而雷、狸古亦同音。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释兽》所记一种“狸”名叫貙,又叫獌,别名“蟃延”。

郝笺:“《字林》:獌,狼属,一曰貙。盖獌之言,曼延,长也。借作獌蜒。郭注《子虚赋》:蟃蜒,大兽似狸,长百寻。此盖孟浪之言。”

其实这并不是孟浪之言,因为蟃延、狸、貙獌,是鳄类的别名。而鳄类的特征,正是“曼延,长也”。

貔,字又作“豼,白狐。其子豰。”郭:“一名执夷,虎豹之属。”白狐实即白虎,《说文》称“虪”,《尔雅》作“虪”。前者读若鼏(mi)。后者读若“咸”,即獑,是“熊虎绝有力者之称”。(详下)豼、鼏叠韵相通。郝笺引《诗》疏谓别名“白羆”。

关于羆,过去释者多以为是熊类。案《释兽》:

“羆(今本作熊,误)如熊,黄白文。”

郭注:“似熊而长头高脚,猛悍多力,能拔树木。关西呼曰貑羆。”

案貑羆,能作鰕魟,其实也是鳄类之名。

郝笺,熊羆同类之物,羆尤极猛。羆之状,被发人立,绝有力而甚害人。或呼为人熊。”

《释兽》:“熊,虎丑,其子狗。绝有力,㺝。”

案,句中丑训作俦,类也。狗训作勾,即勾龙之龙,字亦作狗。狗、熊、虎古被看作同类(这与犬虎的古文字字形相似亦有关),所以鳄类古亦别名土狗。至于㺝,应即虥的异字。㺝音从咸。而郝笺“虥”引《字林》注音:“下甘反”,正读若咸。[①]

郝笺:

“虎,山兽之君。熊,兽似豕,山居冬蛰。按:熊通作能。《夏小正》云:能熊作穴。《秋官》穴氏攻蛰兽,即此属也。《左·昭七年》正义引李巡曰:熊虎之类,其子名狗。

按今东齐辽东人,通呼熊虎之子为羔。羔即狗声之转。又《玉篇》,山羊亦名㺝。”

这一则语言材料极可注意。它不仅清楚地表明了古代语言中动物分类的非严格性,而且揭示了以下几个重要之点:

1. 熊音从能,而能古音与虵同。虵(蛇)、熊皆为穴居动物,这一生态特征,揭示了它们可以具有共名的分类根据。

2. 狗可称羔,羊别名㺝,此又与白虎——虎熊之绝有力者同名。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人把羊也看作一种凶狠可怕的动物。即所谓“狠如羊”(《史记·项羽本纪》),所谓“商羊”、“常羊”。

由此我们又可以理解“大羊”为什么称“麢”,字从霝。前已指出,霝,乃是龙的同源字。麢,俗字作羚。亦通于“灵”。

郭注:

羚羊,似羊而大角。圆锐,好在山崖间。

何案,前已指“大角”,未必指犄然,尖而长的大喙亦称角。所以凡大角者称“羚”,这一据以作分类的特征,既可包括羚羊,又可包括鳄类。这应正是古代语言中,羚、灵、羊、鳄常相混讹的原因。郝懿行笺注:

“《西山经》云:翠山,其阴多灵。《广雅》作泠,云泠,角。《后汉书》西南夷传作灵,云灵羊能疗毒。《本草》又作羚,羊角。”

羚又称羱,而鳄类亦名狟(貆子,狟)。二字音通。郝笺:“《说文》:苋,山羊细角者,读若丸。《本草注》:苋羊似灵羊,角有文,俗作羱。是羱作苋也。《一切经音义》作羊元。……善斗至死,颜师古《急就篇》注:西方有野羊,大角。牡者曰羱,牝者曰羠。按,今羱羊出甘肃,

---

①字亦作憨。“关东人呼熊罴为貑狠。”(郝笺)即俗语黑瞎也。

有二种。大者重百斤,角大盘环。又称吴羊,即羒羊。”

何案,羚羊角大盘环,其角形态与鳄体的盘环形类相似。这可能是它们共名“羱”、“貆”的根据。郝笺:“貈子,貆”:

“今栖霞人呼貉为貆。貆、貉声相转也。郭注:江东呼貉为狭獭。”

这一则古语言材料也很重要。我们可以注意到:貉——灵——羚古音相转。貆——羱音通。而狭——羊音亦相通。又《释畜》中关于羊类,也谈到所谓羒羊(羒羊,又是古代传说中一种著名的杀兽的“坟羊”):

《释畜》:“羊、牡、羒、牝、牂。”

郭注:“谓吴羊白羝。诗曰:牂羊坟首。”

郝笺:“羒盖同坟,言高大也。牂犹强,强言肥盛也。”

由引可见,羒羊即坟羊,牂羊即强羊。

除此之外,在《释畜》中,还罗列了羊的许多名目种类,如:夏羊、羳羊等。郭注以为是所谓黑色羊、黄腹羊等等之称。然我颇疑其说为凿。实际上,夏羊与强羊、羒羊、坟羊与羳羊皆为声转。

上面曾经指出,穴居也是古人据以分类动物和命名的标志之一。鳄穴居又善吼,所以其名又与“獾”相迭合。《释兽》:“貒子,貗。”案,貗、蝼通。蝼即蝼蛄,正是穴居而地鸣的动物。郭注:“貒,豚也,一名獾。”郝笺:“《说文》:貒,兽也。獾,野豕也。《字林》:貒兽似豕而肥。《方言》:獾,关西谓之貒。按獾、貒叠韵,貒豚双声兼叠韵。貒、獾同物故古通名。《淮南修务》:獾貉为曲穴。今獾形如猪,穴于地中,善攻堤岸,其子名貗,与娄猪同名。”

又,貗字多音。音 lóu(蝼)、lú(力于反,屡)、qū(其禹反,蚰、蚼)。又案,《释兽》:“狸、狐、貒、貈丑(丑训作类)。其足蹯,其迹内。”在这里,貒与狐狸、貈均归作一类。这些动物也都是穴居的。在狸类动物中,又有“貙似狸”。貙,别名貙狸、貙刘(周礼),又貙娄。与其同类者又有:“猰貐,类貙。虎爪,食人,迅走。”

郝笺:“《说文》:猰貐似貙。虎爪食人迅走。《物类相感志》引孙炎:兽中最大者,龙头马尾,虎爪,长四尺,善走。以人为食。高诱《淮南·本经》篇注:猰貐,兽名。状若龙首,或曰似貙。善步而食人。《海内南经》作窫窳,龙首。”

猰貐,猰通作契、齿。《说文》异体作离。猰貐即蚩尤也。这种猰貐,毫无疑问所描写的是蛟鳄。还可以印证这一点的是,中国神话中的虹神名“蝃蝀”。《释天》:“蝃蝀谓之雩。蝃蝀,虹也。蜺为挈贰。”

案,雩、鳄同音。而蜺为鳄神名。至于所谓携贰,字亦作挈贰:“虹者,《说文》云蝃蝀也。状似虫。《诗》作蝃蝀,假借字也。蜺有契音。故《释文》引如淳:五结反。(《汉书·天文志》注)《文选·两都赋》注引《尸子》曰:虹霓为析翳,郭作挈贰。”(郝笺)

挈贰，其实是就是猰貐的音转。至于析翳，不仅正是云神屏翳得名之由来，而且也正是蜥蜴的音转。

我们在以前的讨论中指出过，古语言中的鳄类曾与猿猴类共名。这一点在《释兽》中也有证据。除了鳄别名貆外，《释兽》中还记有“猱猿”和“狒狒”。

“狒狒如人，被发，迅走。食人。”

郭注：“枭羊也。《山海经》曰：其状如人，面长唇黑，身有毛，反踵，见人则笑。交广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大者长丈许，俗呼之曰山都。”

郝笺：“狒，《说文》作䰨。云周成王时，州靡国献䰨。人身反踵。自笑。笑即上唇掩其目。食人。北方谓之土蝼。引《尔雅》曰：䰨䰨如人，被发，读若费，一名枭阳。”

何案，䰨《类篇》作𩲡。枭阳，即商羊、夷羊、常羊。《淮南氾论》高诱注：山精也。人形，长大而黑色。身有毛，若反踵，见人而笑。笑通作啸。郭璞《山海经图赞》又谓“号咷”，号咷即饕餮音变。

又《尔雅·释鸟》：枭鸱(亦名土枭)。今称猫头鹰，夜猫子。喜夜出活动和夜鸣。郝笺：“善笑。引《一切经音义》：怪鸱，关西名训猴。山东名训狐。又名鼓造(噪)。枭即鼓造之名声[①]。《尔雅翼》云：“土枭，穴土以居，故曰土枭、流离。”[②]

无独有偶的是，猴又有猱猨——蝾螈之名。《释虫》指出：“蝾螈、蜥蜴。蜥蜴，蝘蜓。蝘蜓，守宫也。”

《释兽》则指出：“猱蝯，善援。”

郝笺：“猱，《说文》作夒。云母猴似人。又云：猴，夒也。为母猴也。其为禽，好抓。”案，猱音一从柔近荣。一读若 náo。郝笺又云：

“《广雅》云，猱，狙，猕猴也。《初学记》引孙炎曰：猱，母猴也。《诗》角弓注：猱，猨属。笺云：猱三性，善登木。陆玑疏云：猱，弥猴也。楚人谓之沐猴，老者为玃。长臂者为猨。白腰者为渐胡。如陆所说，猱、猨、玃并同类而异名。母、弥、沐声转也。今呼马狐。马沐声亦相转。猱或作獶。猱转为戎。《匡谬正俗》云或问：今戎兽?答曰：李登《声类》：夒音人周反，字或作猱。猱有柔音，俗语变转谓之戎耳。蝯者，俗作猨。《说文》：蝯，善援，禺属。”

猳即蝦，也正是鳄类的异名。除上述外，《释兽》中又有猿猴名。

“豦”。其实豦、象源于同字而分化。郭注：“豦，大如狗似弥猴。黄黑色，多髯鬣，好奋迅其头。豦类也。”

---

①宋·袁文《瓮窗闲评》谓饕餮即《山海经》所谓狍鸮。狍鸮，咆哮，又作玄枵。

②流离，字亦作陆离。光怪陆离一词，语源即来自出水鳄甲的辉耀之色。其后字转作琉璃、壁离(即貔狸)、玻璃。

郝笺:"《说文》引司马相如说,豦,封豕之属。《玉篇》:封豦,豕属也。"由此可见,豦是一种既被认为属于豕类,又被认为属于猿类的怪物。至于所谓"封豕",我们前面早已知道,其真相正是蚊鳄。

更有意思的是,由于鳄与獾被认为同类(穴居而善吼),所以猿猴也被认为与獾为同类,这就是"猩猩":

"猩猩小而好啼。"

郭注:"《山海经》曰:人面豕身,能言语。今交阯封溪县出猩猩,状如獾狆,声似小儿啼。"

郝笺:"《说文》:狸狸,犬吠声,或作狌。《王会篇》作生生,若黄狗,人面能言。《海内南经》云:狌狌知人名。其为兽如豕而人面。

由此可知,猩猩是一种似狗(勾龙亦名狗)而鸣叫似小儿啼的动物。如果以此作为一种分类特征的话,那么古人认为属于蜥、鳄类的大鲵(娃娃鱼)与猴子,正可归入同类。这亦应正是二者得名之原因。

如上所述,猿猴可以称作猱,又称作"戎",如此则又与《释畜》中一种巨马为通名。

"马八尺,为駥。""马之绝有力者戎。"

郭注:"《周礼》曰:马八尺以上为駥。"

郝笺:"駥,当为戎。《经典释文》作戎。是矣。即上云马之绝有力者也。戎,郭引《周礼》原文作龙。诸书引亦作龙。[①]《说文》骒字下云:马八尺为龙。《月令》:驾苍龙。注:马八尺以上为龙。《淮南·时则》篇注引《周礼》及《后汉书》注引《尔雅》,亦俱作龙。郭引作駥者,欲明此駥、彼龙二者相当。因而改龙为駥,非《周礼》旧文矣。"

何案,郝懿行的这一判断是错误的。实际上,郭璞引《周礼》龙字作駥,这正是一则极有价值的古语言材料。它表明:(1)郭引文必有所本,(2)龙、戎(駥)二字古相通假。本书的中心论点是,古代所谓龙,其真相就是鳄与蜥蜴——即蝶螈。前面我们已证明,蝶、戎古字通。而马古音武,与鳄音亦相通。所以所谓"马八尺为龙",正表明,无论巨鳄、巨蜥、巨马古皆得称为龙,亦即"戎"。它们具有共同的语源关系。由此我们就可以进一步理解何以古传说的马类中有一种猛兽名駮:

"駮,如马,锯牙,食虎豹。"(《释畜》)

郭注:"《山海经》云:有兽名駮,如白马,黑尾。锯牙,音如鼓,食虎豹。"

案,这种似马的猛兽,其实就是蛟,亦作鲛(海中大鱼)。

郝笺:"《说文》:駮,兽如马,锯牙,食虎豹。《说卦》传云:乾为驳马。王廙云:驳马能食

---

①此引文为便于阅读而有所删略。可参核原文。

虎豹。《一切经音义》引舍人曰：駮，多力兽也。《说苑·辨物篇》云：驳之状，有似駮马。《一切经音义》引：魏黄初之年，云駮再见于野。《北齐书·循吏传》：张华原迁兖州刺史。先是州境数有猛兽为暴。自华原临州忽有六駮食之，咸以化感所致。

今按：駮为名，云为数。二数俱云駮为名，失之诬矣。”

何按：郝说实诬。云古字通陆，亦通作螭。所谓云駮，即螭駮，亦即螭蛟。

郝笺又云：

“駮，一名兹白。《王会》篇云：兹白者，若白马锯牙，食虎豹，是兹白即駮也。《西山经》及《海外北经》并云有兽名駮。所说形状与此同。唯《西山经》说：一角，虎爪为异。”

案，一角即长喙，又有虎爪，均是駮即蛟，亦即蛟鳄的佐证。

更值得注意的是，《释畜》中多种马名，均与鳄类异名相重叠。《释畜》中有多种马名曰：䮗、騩、驔、騉、骊、骠、騢、骆、駰。这一点，我们参照本书以上所论已可看出，兹不繁说。仅再补充两个例子。

郝笺云：“驔者，《说文》：青骊白鳞。文如鼍鱼。騢者，《说文》：马赤白杂毛谓色似鰕鱼也。”

鰕、鼍均是鳄类，古字书以此譬况马类，正表明二者在语源上的深刻关系。

不仅马之古名与鳄类有深刻关系，值得注意的是，牛之古名与鳄类亦有深刻关系。这里有一个古语音的事实颇为重要，这就是，牛古音读如“哞”——móu，正与“马”音近同。又牛、羊均有角。而鳄类喙尖似有角，所以古人据此分类，亦常赋之以通名，如兕(独角兽，音又与“虵”古音同)、犌(牛绝有力者)、犻(长身者)、犊(一作㸬)、犣(即犛牛、黎牛)、犪、犦等。

综上所论，我们可以将《释兽》、《释畜》二篇中与鳄类有关的动物名称归纳为如下几大类。

A. 狐狸类

狸、貄、㣇(即狌狸——霹雳。“伏兽，似貙。”貄，修豪兽。字与㣇、𧴪、肆、肄同源)[1]

貙(貙似狸。虎属，杀兽。又称貙刘。刘，杀也。)

貙獌、貙犴、貙虎(貙之大者)

獌狿(大兽，似狸，长百寻)

豼、貔(白狐、猛兽。一名执夷，食虎豹。其子名豰[2]。)

貒、貛、貗(豚也，一名貛。狸、狐同类。一名貗。)

貈、貆、貉、狭(似狐，善睡。与狸同类。今字作貂。)

---

①隶、聿甲骨文、金文字形近，故常相讹乱。聿旧说以为像有手执笔书写之形。

②郝说，字又作彀。

B. 豕彘类

猪(亦曰彘,亦曰豨)

豕(郝说,读与豨同。一名豕子)

豧(猪名)、豶(猪名)、豥(猪名)、豟(豕绝有力者)、豝(豕绝有力。即豟)、豵(娄猪)、豦(封豕)、蜎(虫,似豪猪者。《广雅》:虎,王蜎也。)

C. 熊虎豹类

虎(古亦称猫。亦名李父、李耳、李翁、唐伯、伯都、於菟。)

貘(一云白豹,云似熊而黄、黄色。一云即今熊猫。字通作貊。貊、豹同源字。)

豹(字与驳通,驳即駮(蛟)字异体)

虪(白虎)、虦(一作虥,熊虎绝有力者。)、虪(黑虎、玄豹)、狗(熊虎仔兽称狗。通作羔、豿。)、熊(猛兽名)、罴(猛兽名)、魋(如熊而小。或谓赤熊)、猰貐(似貙,龙首、虎爪,食人,迅走。)

狻猊(力能博象,形如狸,食虎豹。又云虦,今指狮子。《穆天子传》谓指野马。)

威脊(长脊兽,如虎有角,好行水中,即委蛇。)

D. 猿猴类(《释兽》归作禺属。禺,与鬼为同源字。古音与鳄通。)

蜼(一名狖。一名蝹。长尾而昂鼻。)

猩猩(如獾豚,声似小儿啼)

豦(一名举父。如禺、文臂,如豹虎。锐首,有鬣,即封豕。一说似弥猴。)

猱蝯(猴类名)

玃父(猴类名)

蒙颂(一名蒙贵。猱别名)

狒狒(别名枭羊。)

E. 犬狼类:

狼(古音与狸通。又与獾同名。)

狟(似大犬,多力,犷恶。)

豺(《牧誓》:如熊如罴,《史记》作如豺如离。杀兽也。)

狻(《玉篇》作狻,音即星。又音纵。)

狮(古以为犬仔。)[1]

龙(犬之多毛者。)

猃(长喙狗)

---

①《释畜》:"犬生三:狻二,师一。"

F．鹿马牛羊类

强(大鹿，牛尾，一角。又称麟，又称京。又称一角兽。)

骊(如马，一角。字又作槲。又称天马。)

骐(马名)

麟(亦作麒。“仁兽也”。独角灵兽。)

犹(字与豫通，亦可作鬻。形如麂，善登木。或说猴属。)

兕(一角兽。青色，重千斤。)

犀(形似豕。一角在鼻，一角在项。)

駮(即蛟)

野马(一名驒騱，与鼍、蜥通。一作騊駼。)

騉(与鲲通)

駥(马绝有力者。《释诂》：戎，大也。马高大而有力。)

駵(马名)、騵(马名)、骊(马名)、驈(马名)、骕(马名)、駹(马名)、鱻(字亦直接写作鱼)。

犦(牛名)

犪(牛名)

犪(牛名)

犝(牛名)

羱(即坟羊、吴羊)

羒(坟羊异名)

羘(坟羊异名)

夏羊(坟羊异名)

羳羊(坟羊异名)

羬(大羊)

G．禽鸟类

鹍(读昆，或作鶤。亦作鲲。古大鸡之名。亦为凤凰别名。[1]亦为黄鹤名。[2])

雉(鸡，与豸通)

鹏(与龙古音通，又与凤古音同。)

雕(古音读鸟。与犳音通。)

---

① 《淮南子·览冥》高诱注，鹍鸡即鶤鸡，为凤凰别名。

② 《文选·上林赋》张揖注：昆鸡似鹤，黄白色。

巂周(又名子规、杜鹃、鹎鶇,音与堤眭、蚔蛙同[①])
鷃(凤凰别名。与鰋通。)
翰(亦名天鸡)
鸑(与狔音通)
枭(即枭羊)
流离(枭别名)[②]
爰居(凤类)[③]
鼓造(枭别名)

在以上几章中,我们对《尔雅》"释鱼"、"释虫"、"释兽"及"释畜"所记与鳄有关的古动物名称,作了初步的研究。从中,我们观察到几点具有重要意义的语言现象。

一种语言现象是,在《释虫》、《释鱼》中,我们看到几乎所有的虫名和鱼名,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语言核心而滋生出来的。这个语言核心就是鳄。对这一现象我们已在前两章中作了较详细的讨论。

另一种语言现象是,《尔雅》中关于鸟兽虫鱼这四大分类中的许多动物名称,实际上亦均具有共同的语言基核——从而表明具有共同的语言来源。因而同一种动物名称,有时用来称谓一种动物,有时用来称谓一种鸟类,有时又用来称谓一种鱼类或虫类。这似乎是一件极不可理解的事,但却是古汉语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语言事实。这一语言现象的存在,实际上表明了上古时代动物学的分类观念与秦治以后的古代具有根本的不同。

最后,我们还可以打破一个传统的成见。列—布留维尔在所著《原始思维》中[④],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假说,认为原逻辑思维接近于归纳而不是演绎或类推。这就是说,原始人的思维特点,似乎决定了他们首先形成众多个别性——单一性,即较具体化的观念。例如把雪命名为和区别为飞着的雪,落地的雪,要化的雪。而雪这个较一般的概念,则是从这

---

①郝笺:"(说文):巂周,燕也。按子巂即子规,又作秭归。(高唐赋)云:姊归,思姊。《广雅》云:鹎鴂、鷤鴂,子规也。鴂与规同。声转为鹈鴂。《离骚》云:恐鹈鴂之先鸣兮。王逸注:鹈鴂一名买鶬。常以春分鸣也。《杨雄传》作鹎鴂。枚乘赋作堤蛙。《御览》引《临海异物志》云:鹎鴂,一名杜鹃。《说文》以巂周为燕别名,此古义也。《诗》疏引舍人曰:巂周名燕,燕又名鸟乙。"

②郝笺:鸱,亦名枭,亦名流离。亦名鼓造(即鼓噪)。枭即鼓造之名声。《尔雅翼》云:土枭,穴土以居。故曰土枭、流离。

③郭注:海鸟,大如马驹。似凤凰。

④列—布留维尔(Lucien levy—br uhl,1857-–1939),法国人类学家。此引根据《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些较为个别化的表象和观念中归纳、概括出来的。

这一假说，尽管从没有在较广泛的范围内，为人类学的经验证据所证实过，并且在后来受到了如皮亚杰、乔姆斯基等人结构语言学理论的强有力挑战；但在中国学术界，却似乎一直颇有影响。而从表面上看，《尔雅》中关于马、牛、羊、豕等动物的一些较细腻的区别性名称(例如各种马称作"骐、驒、骆、骍、駰、驔等)，又似乎的确为这一假说提供了某种程度的印证。

但是以上我们对中国古动物类名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对于列—布留维尔的上述假说实际上是非常不利的。因为我们的研究表明：

第一，《尔雅》所记若干常见动物的区别性名称，其涵义究竟如何，还是大可商量的。而且即使我们假定关于这些名称的传统解释成立，那么这种将同一种动物，根据许多细微特征而加以再区别的现象，在古汉语中远不是普遍性的。

相反地倒是另一种情况，我们在《释兽》及《释畜》中可以看到，不同类属动物的幼子，却常常有近同的名称，如"欣"(实即析)，强有力者则称作"强"或"迅"或"厄"。

第二，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以上的讨论似乎揭示了古汉语中语词生成的一条重要规律。这就是围绕着一个原始语音和语义的内核(作为语源的深层结构)，根据某种据以分类的共性特征，而将词的外延不断向外扩展(作类推)，新词往往是在这一扩展中，通过语音和语音记号的细微变异而形成的。也就是说，在一个原始语音——语义基核的周围，以类推的方式衍生出一系列具有语音和语义连续性的相关词的语族。

第六章 《山海经》中与鳄有关的神异动物

《山海经》是上古所遗留的一部奇书，一部具有某种百科性的地理及四方异物书。

此书之成书年代，今已不可征考(或说其辑成时代在战国末)。但极耐人寻味的一点是，此书中所记的多种神异动物，其形态、生态与类名，多与鳄类有关——有些则甚至可以直接毫不含糊地判定就是关于鳄类动物的原始记录。

但我们知道，商周以下的中国北部地区，由于地理、气候的变迁，鳄类在中原即逐渐成为稀罕动物。由此所可以得出的一个重要推论是，无论《山海经》一书辑成于何时，其所保存的大量地理和生物材料，则至迟不晚于夏——商之际。以下，我们仅择其重要者略作摘录。

一、南山经

△南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上。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食之善走。

(案，狌狌是鳄异名之一。)

△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孙。怪水出焉，而东流注于宪翼之水。其中多玄龟，其状如龟而鸟首虺尾，其名曰玄龟，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聋，可以为底。

(案，鹿蜀之状如虎如马长尾，古书中常这样描写鳄类。又鹿、蜀、玄龟(即玄鼋)都是鳄的异名。)

△柢山多水，无草木。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其音如留牛，其曰鯥，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

(所谓有翼，指鳄脊上鬣翼。蛇尾有翼，陵居，是鱼而形如牛，冬死夏生(冬眠)，此皆与鳄形态相符。又留牛，亦作犁牛。鯥与离、狸音通，正是鳄之异名。)

△亶爰之山，多水，无草木，不可以上。有兽焉，其状如狸而有髦，其名曰类，自为牝牡，食者不妒。

(类通作雷。类兽即后文所谓雷兽——鳄之古名。所谓“自为牝牡”，亦是鳄的生态特

征之一，其雌雄形态在外生殖器上表现不明显，所以不易识到。又，所谓“亶爰之山”，亶爰即蝉蜎，亦是鳄的异名之一。）

△基山，有兽焉，其状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猼訑，佩之不畏。

△猼訑，即肥遗、委迤、委蛇。

△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

（九尾狐、鸠、呵（即蚵，蚵龙），灌灌（即獾）均是鳄的异名。读《山海经》时要注意，其所谓鸟，皆未必是鸟，而可能是鱼、是兽。其他亦然。）

△有兽焉，其状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曰貍力，见则其县多土功。

（力通厉。狸力即狸厉，又作狸貉，是鳄类异名。）

△尧光之山，有兽焉，其状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蛰，其名曰猾褢，其音如斫木，见则县有大繇。

（猾褢，即狐狸。此名在先秦经典中异变甚多，如：滑厘、骨狸、屈氂——与釐通用、貉狸等。[①]）

△浮玉之山，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其名日彘，是食人。

△洵水，其中多茈蠃。

（茈蠃，即霹雳。郭注以为紫螺，不知螺古语中亦是鳄名。）

△泽更之水，有兽焉，名曰蛊雕，其状如雕而有角，其音如婴儿之音，是食人。

△祷过之山，其下多犀兕，多象。有鸟焉，其状如䴔，而白首。浪水出焉，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

△中谷，有鸟焉，其状如枭，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颙，其鸣自号也，见则天下大旱。

二、西山经

△西山华山之首，有兽焉，其状如羊而马尾，名曰羬羊。

△太华之山，有蛇焉，名曰肥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

△符禺之水，其兽多葱聋，其状如羊而赤鬣。

（注意：聋，通于龙。）

△禺水出焉，北流注于招水，其中多鲜鱼，其状如鳖，其音如羊。其兽多柞、羬羊。有鸟焉，其状如鹑，黄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遗，食之已疠，可以杀虫。

---

①参看刘节《古史考存·儒墨考》。

△羭次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长臂,善投,共名曰嚻。有鸟焉,其状如枭,人面而一足,名曰橐𩇯,冬见夏蛰,服之不畏雷。

(此文谓嚣、枭、橐𩇯都与鳄类有关。冬见夏蛰,指鳄的冬眠。服之避雷,则因鳄是雷神。)

△莱山,其鸟多罗罗,是食人。

△崇吾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股,名曰举父。有鸟焉,其状如凫,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飞,名曰蛮蛮,见则天下大水。

△钟山。其子曰鼓,其状人面而龙身,是与钦䲹杀葆江于昆仑之阳,帝乃戮之钟山之东曰㠊崖。钦䲹化为大鹗,其状如雕,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鹄,见则有大兵。鼓亦化为鵕鸟,其状如鸱,赤足而直喙,黄文而白首,其音如鹄,见则其邑大旱。

(鼓、钦鵕、鵕鸟,皆是鳄名。此神话与鳄的图腾故事有关。)

△泰器之山。观之出焉,是多文鳐鱼,状如鲤鱼,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从西海而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

△昆仑之丘,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有兽焉,其状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蝼,是食人。有鸟焉,其状如蠭,大如鸳鸯,名曰钦原,蠚木则枯。

△桃水,其中多䱻鱼,其状如蛇而四足,是食鱼。

△西水行四百里,流沙二百里,至于蠃母之山,神长乘司之,是天之九德也,其神状如人而豹尾。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有兽焉,其状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见则其国大穰。有鸟焉,其状如翟而赤,名曰胜遇,是食鱼,其音如录,见则其国大水。

(狡,即蛟。胜,即猩,遇当作禺。录、离古同音。由此则可见西王母神话与鳄图腾的关系。)

△独浴之水出焉,有兽焉,其状如貍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可以御凶。

△三危之山,三青鸟居之。是山也,广员百里。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白身四角,其豪如披蓑,其名曰傲㑔,是食人。

(傲㑔,即《左传》傲狠。)

△翼望之山,有兽焉,其状如貍,一目而三尾,名曰讙。

△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蛮蛮,其状鼠身而鳖首,其音如吠犬。

△中曲之山,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其名日駮,是食虎豹,可以御兵。

△邽山,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蝟毛,名曰穷奇,音如獆狗,是食人。

△涓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多騷鱼，其状如鳣鱼。

△崦嵫之山，有兽焉，其状马身而鸟翼，人面蛇尾，是好举人，名曰孰湖。有鸟焉，其状如鸮而人面，蜼身犬尾，其名自号也，见则其邑大旱。

三、北山经

△北山之首，曰单狐之山。

滑水出焉，其中多滑鱼，其状如鱓，赤背，其音如梧，食之已疣。其中多水马，其状如马，而文臂牛尾，其音如呼。

(案：文中梧即鳄)

△谯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有兽焉，其状如貆而赤豪，其音如榴榴，旬曰孟槐，可以御凶。

△鷵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其兽多麢羊，其鸟多蕃。

△伊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兽多橐驼，其鸟多寓，状如鼠而鸟翼，其音如羊，可以御兵。

△蔓联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禺而有鬣，牛尾、文臂、马蹏，见人则呼，名曰足訾，共鸣自呼。

△单张之山，有兽焉，其状如豹而长尾，人首而牛耳，一目，名曰诸犍，善吒，行则衔其尾，居则蟠其尾。

△大咸之山，有蛇名曰长蛇，其毛如彘豪，其音如鼓柝。

△少咸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而亦身、人面、马足，名曰窫窳，其音如婴儿，是食人。

△泰泽，有兽焉，其状如犬而人面，善投，见人则笑，其名曰山猙，其行如风，见则天下大风。

△鷵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海。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见则其国大旱。

△钩吾之山，有兽焉，其状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齿人爪。其音如婴儿，名曰狍鴞，是食人。

△北鷵之山，有兽焉，其状如虎，而白身犬首，马尾彘鬣，名曰独狢。

△有鸟焉，其状如夸父，四翼，一目、犬尾，名曰鷵。

△太行之山，其首曰归山，有兽焉，其状如曰麢羊而四角，马尾而有距，其名曰驿，善还，其鸣自讠山。

(案，还即“环”。)

△龙侯之山，决决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其中多人鱼，其状如鳑鱼，四足，其音如婴儿。

△有兽焉，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则飞，其名曰天马，其鸣自讠山。

△肥水出焉,而南流注于牀水,其中多肥遗之蛇。

△轩辕之山,有鸟焉,其状如枭而白首,其名曰黄鸟,其鸣自谈,食之不妒。

△泰戏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羊,一角一目,目有耳后,其名曰辣辣,其名自训。

△伦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有兽焉,其状如麋,其州在尾上。其名曰羆九。

△浴水出焉。是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见则其邑大旱。

四、东山经

△鳙鳙之鱼,其状如犁牛,其音如彘鸣。

△有兽焉,其状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见则天下大水。

△末涂之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其中多偹鳙,其状如黄蛇,鱼翼,出入有光,见则其邑大旱。

△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虎文,其音如钦,其名曰铃铃,其鸣自纠,见则天下大水。

△有兽焉,其状如菟而鸟喙,鸱目蛇尾,见人则眠,名曰犰狳。

△有兽焉,其状如狐而鱼翼,其名曰朱獳,其鸣自纠。

△有兽焉,其状如狐而鱼翼,其音如鸿雁,其名曰獙獙,见则天下大旱。

△有鸟焉,其状如凫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鉤。

△有鱼焉,其状如鲤,而六足鸟尾,名曰鲐鲐之鱼,其鸣自纠。

△有兽焉,其状如牛而马尾,名曰精精,其鸣自纠。

△鱛鱼,其状如鱼而鸟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鸳鸯,见则天下大旱。

△有兽焉,其状如彘而人面,黄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其音如婴儿。是兽也,食人,亦食虫蛇,见则天下大水。

△有兽焉,其状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行水则竭,行草则死,见则天下大疫。

五、中山经

△渠豬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多豪鱼,状如鲔,而赤喙赤尾赤羽。

△金星之山,多天婴,其状如龙骨。

△霍山,有兽焉,戎状如貍,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

△阳水山焉,而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化蛇,其状人面而豺身,鸟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见则其邑大水。

△昆吾之山，其状如彘而有角，其音如號，名曰蚳蛭，食之不眯。

△伊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洛。有兽焉，其名曰马腹，其状如人而虎身，其音如婴儿，是食人。

△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是多驾鸟。南望墠渚，禹父之所化。是多仆累、蒲卢。䰠武罗司之，其状人面而豹文，小要而白齿，而穿耳以鐻，其鸣如鸣玉。是山也，宜女子。

△飞鱼，其状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御兵。

△和山，其上无草木而多瑶碧，实惟河之九都。

吉神泰逢司之，其状如人而虎尾，是好居于萯山之阳，出入有光。(泰逢即太封)

△蠡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苍身，其音如婴儿，是食人，其名曰犀渠。滽滽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伊水。有兽焉，名曰獺，其状如獳犬而有鳞，其毛如彘鬣。

△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骄虫，是为螫虫，实惟蜂蜜之庐。

△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洛。其中多旋龟，其状鸟首而鳖尾，其音如判木。无草木。

△有兽焉，其状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其名曰文文。

△漳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睢，其中多黄金，金鲛鱼。

△骄山，神鼍围处之，其状如人而羊角虎爪，恒游于睢漳之渊，出入有光。

△光山，其上多碧，其下多水，神计蒙处之，其状人身而龙首，恒游于漳渊，出入必有飘风暴雨。

△岷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其中多良龟，多鼍。其兽多犀象，多夔牛，其鸟多翰鷩。

△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启而冬闭。

△貺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汉，其中多蛟。

△有兽焉，其状如蝯，赤目、赤喙、黄身，名曰雍和，见则国有大恐。神耕父处之，常游青泠之渊，出入有光，见则其国为败。

△视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汝水，其中多人鱼，多蛟。

△论水出焉，东南流注于视水，其中多蛟。

△有兽焉，其状如貍，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见则其国有大兵。

△有兽焉，其状如彘，黄身、白头、白尾，名曰闻獜，见则天下大风。

△夫夫之山，神于儿居之，其状人身而手操两蛇，常游于江渊，出入有光。

△有兽焉，其状如龟，而白身赤首，名曰蛫，是可以御火。(蛫即鬼。)

六、海外北经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或作相由)，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

其血腥,木可以树五谷种。禹厥(据)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

△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

△北海内,有兽,其状如马,名日騊駼。有兽焉,其名曰駮。状如白马,锯牙,食虎豹。[有黑尾,音如鼓]

△有素兽焉,状如马。(张揖注《子虚赋》:蛩蛩青兽,状如马。)名曰蛩蛩。

(何:蛩蛩即虹虹,是为虹神。东经:虹虹在其北,各有两首,注:虹,螮蝀也。)

△有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1]

七、海内南经

△兕在舜葬东,湘东南。其状如牛,苍黑一角。

△狌(猩)狌知人名。其为兽,如豕而人面。(神异经:西北有兽,其状似虎有翼能飞,便劓食人。知人言语,闻人头辄食。……名曰穷奇。)

△夏后启之臣曰孟(孟)涂。是司神于巴人。

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鱼者乃执之。

△窫窳,龙首居驹水中。其状如龙首食人。

八、海内西经

△贰负之臣曰危(诡)。危与贰负杀窫窳。

(鄂伯)

△穷奇状如虎有翼,食人从首始。所食被发,在蜪犬北,一曰从足。

九、海内北经

△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吞舟]

(郭注《楚辞·天问》:鲮鱼何所? 王注:陵,鲇也,有四足,出南方。《吴都赋》云:陵鲤吞兽。刘注:陵鲤有四足,状如獭,鳞甲化鲤,居土穴中,性好食蚁。郝:或谓今穿山甲,然与此

---

①原始思维理论以为先有具体名,后有共名。但实际上也可能相反,先有不确切的大共名,而后有具体的名。如马——牛(牟)——虎——雩——龙——狐皆同音。

经说异，亦不在海中，非此陵鱼也。《北堂书钞》卷 137 引此作鲮鲤吞舟。）

十、海内东经

△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在吴西。

（郭注河图：大迹在雷泽，华胥履之而在伏羲。郝笺《地形训》云：雷泽有神，龙身头鼓其腹而熙。雷泽，大泽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雷夏泽在濮州雷泽县郭外西北）

△有神，人面兽身，名曰犁䰠之尸。（郝：玉篇，灵作𩂣、䨩神也。或作䰠。）

十一、大荒东经

△东海中有流波山，人海七千里，其上有兽、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名曰夔。黄产得之，以其皮为[冒]鼓。击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天下。

十二、大荒南经

△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国，桑姓，食黍，射蜮是食。有人方扜弓射黄蛇，名曰蜮人。

△有人焉，鸟喙，有翼，方捕鱼于海。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驩头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维宜芑苣，穋杨是食。有驩头之国。

十三、大荒西经

△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

十四、大荒北经

△有虫，兽首蛇身名曰琴虫。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极，天柜。

有神衔蛇探蛇，其状虎首人身，四蹏长时，名曰强良。

十五、海内经

△有窫窳,龙首,是食人。有走兽,人面,名曰猩猩。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丹冠,名曰延维。

何新著作年表

书名	出版社	年代
培根论人生(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诸神的起源(第一版)	三联书店	1985
人生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6
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何新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注:收入开放丛书·中青年学者文库,本文库何新任主编)		
人性的探索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外文化知识辞典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中国文化史新论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龙:神话与真相(第一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谈龙	香港中华书局	1989
Democracy And Socialism Form	NEW STAR	
the Eyes of A chinese Scholar	PUBLISHERS1990	
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		
——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一卷)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1991
东方的复兴(第二卷)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2
反思与挑战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巨谜的揭破	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	1991
爱情与英雄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2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白皮书,内部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论何新(内部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何新画集	亚洲画廊	1992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下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6
培根人生随笔	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6
为中国声辨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7
危机与反思(上·下卷)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7
诸神的起源(新版)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7
致中南海密札	香港·明镜出版社	1997
《新战略论·何新战略思想库》(三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孤独与挑战(第一卷)	山东友谊出版社	1998
诸神的起源(日文版)后滕典夫译	日本东京树花舍	1998
(韩文版)洪熹译	韩国东文堂	1990
中华的复兴(韩文版)		1999
龙:神话与真相(第二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大易通解	澳门出版社	2000
大易新解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思考(第一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思考(第二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艺术分析与美学思辨	时事出版社	2001
何新古经新解(七卷)	时事出版社	2001
培根人生论	国际友谊出版社	2002
培根人生论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美学分析	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	2002
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时事出版社	2002
世界战略形势的最新观察	时事出版社	2002
论政治国家主义	时事出版社	2003
圣与雄	时事出版社	2003
何新集(第二版)	时事出版社	2003
风·华夏上古情诗	时事出版社	2003
孔子论人生·论语新解	时事出版社	2003
培根人生论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4
谈龙说凤	时事出版社	2004
泛演化逻辑引论	时事出版社	2005

责任编辑：王基建
选题策划：骆彦卿
封面设计：李鸿飞 春晓伟业·朱晓峰

龙·神话与真相



何新国学经典新解系列

ISBN 978-7-80232-055-0



（全套15册）定价：680.00元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龙：神话与真相
SS号=11828561